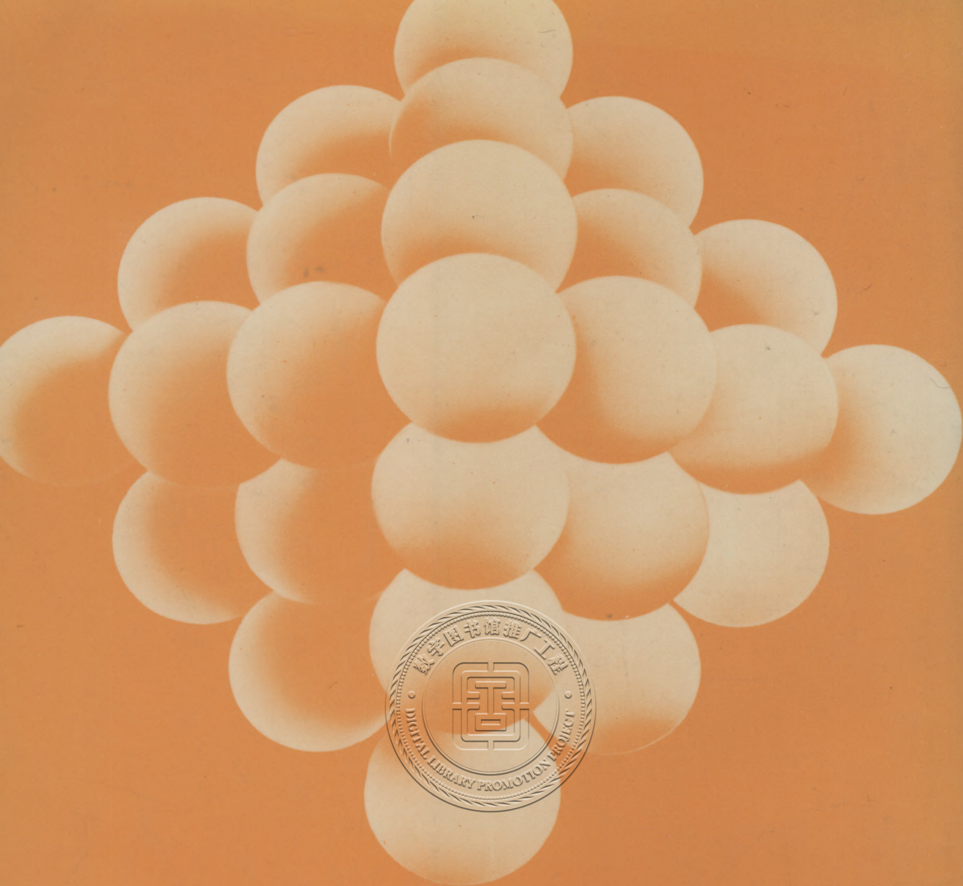


中國新文學叢刊

朱婉青自選集

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封面設計：郭承豐
■作家素描：金哲夫
■主編：張明弘
■編輯：杜松柏
羅愛萍
■校對：朱婉青
羅愛萍

中國新文學叢刊 160

朱婉清自選集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印行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一九八七、一二、



❶ 七十二年一月八日與何景賢博士結婚典禮上共切蛋糕，



❷ 前排左起李鍾桂、趙文藝、林澄枝及（後左）紅虹於家中小聚。



❸ 夫婦與僑委會曾廣順秘書長（右二）及僑選立委莫翔興（右一）攝於新春茶會。



❹ 左起美前甘迺迪總統外甥威廉、朱婉青、美在臺協會前主任宋賀德夫婦、美國務院首席國務次卿阿瑪寇斯特之子奎斯參加留美同學會晚宴。

母親逐漸地衰弱了，那是她與父親了斷之後的半年的事情。她的身心記得父親不再存在於這個世界上的現實，記憶裏最深沉的卻仍一來一滴在生命起刻畫頭紋，隱約又能清晰地浮泛在她的臉際，綠鋒時光再度回歸青春，那種甜蜜的歡喜。

時年八十四歲的母親，清晨梳起她稀疏的銀白髮絲，攬鏡顧盼，嘻嘻笑開了：

「先生頭，快叫她在在起來，我們要去散步。」

穿過一生的顛簸坎坷，誰是伴我攜手，纖纖上有雨露繡綠衣，母親提著小竹籃，手提竹籃，口中省唱著，過那郊野，邊叩叩合合的呼吸聲中得到感覺時出父親在世的思念與這人，要加倍思念！要團結手牽

目錄

小傳

民國四十年三月廿九日出生於臺灣臺北，爲能提早進入復小就讀，自報年齡爲卅九年次，於是身份證上成爲籍貫江蘇省宜興縣的虎女。

由嵛理女中而至景美女高，常能濫竽國文老師寵兒，也經常在演講、言辯等社團歷鍊充實，而主編校刊及投稿報章奠下了終身以之的志趣。

中興大學中文系課程中，最喜愛孟瑤先生的「史記」與「中國戲劇史」，平劇社公演粉墨登場則由生而旦、文武通吃，乃至恒久難以忘情，做爲相伴永生的雅興。

畢業後創辦室內設計雜誌「摩登家庭」，復遷居南部執教於東港水產職校、屏中、左中、中正預校，高三國文與三民主義科目因之滾瓜爛熟。

再返臺北，就職「你我他」電視周刊編輯主任，曾結業於臺視與中影編劇班的充足經驗適可擔當賺取辛苦錢的影視編劇工作，貯存完備充當盤纏的學費與生活費後，負笈美利堅。

先入德州理工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後轉紐約聖若望大學東亞研究所，遂任職紐約世界日報，亦擔任臺灣新生報駐紐約特派記者，另爲文復會主編「文薈」季刊；課、業俱乏餘暇時，仍勉力擔當美東反共愛國聯盟文藝組召集人，爲愛國盡心力、出人力，成其紐約市之著稱女鬪士。

民國六十九獲選返國參加海外愛國留學生研習會，七十年遴選爲國建會文化新聞組代表，其時，已取得碩士學位而通過紐約大學博士班入學考，老父卒逝暫停了進一步努力的機運，爲盡獨生女無貸責任，返國侍奉寡母，入中央日報副刊室服務。

七十年十一月，行政院文建會成立，轉入行政體系做另番工作體驗，七十六年十月調職僑委會，仍不離文化岡位；同時，中視周刊停刊，應命出掌新型態「掃描線」月刊總編輯；而於政治作戰學校兼授中國現代史課程、淡江大學大眾傳播系執教雜誌編輯學。

其後，轉入夏威夷大學持續深造，亦曾獲亞太基金會獎學金赴日、韓做研究訪問；曾得到行政院新聞局優良雜誌金鼎獎最佳主編獎；省政府獎勵優良出版品之七十六年度小說獎則以「洋紅十丈」一書蒙榮譽出版。寫作道途上，迄今爲止，正式計算，耕耘整十載，累積字數逾千萬。學術著作有幼獅公司出版之「電視聯播時代」，將我國電視發展做斷代史記；留學生涯則以「番邦

風情話」爲生活情味寫眞，由中視文化公司出版。

本書名爲「自選集」，實係遊學海外心得與素描，全部完成於浪跡天涯的過客心路，大都曾發表於中副及新生副刋，世界日報副刋與時報雜誌亦有部份，權作個人代表作品，蕪雜處難免，精神中心不失忠於國家、愛我民族的中華兒女風格，是爲全書獨特內涵。

第一輯　散文

拉拔克的「中國秀」

十五日晚上八點多，廚房裏的電話鈴大作。

「快！第五頻道，有奇怪的東西！」是理工大學同學林嘉惠的太太，聲調急促，語氣詭秘，不知道有何發現。

第五頻道是教育臺，在拉拔克很少有人問津，主要因爲德州地處美國南部，民情保守，而拉拔克這中型都市更有一付典型的「鄉下人」嘴臉，可想而知其教育臺之內容味同嚼蠟，當然不及其他三電視臺之「肥皂劇」，或著名影人的大「秀」有號召力。

辟辟拍拍把好奇心移往第五臺，還沒看清楚畫面，彷彿國樂的聲音刹時充揚在耳邊，電話鈴聲再度響起：

「看了沒有？那邊的！」

定睛望去，是彩帶舞，在國內看過很多遍的，同樣的宮裝美女，同樣的粉綢翩飛，似親切又陌生的面孔，像耳熟卻奇異的樂聲，儘管連自己都忍不住告訴自己：這是一批中國人，在做中國式表演，而那位報導節目的美國佬也一再強調這個特別節目叫「中國藝術」，可是——到底那兒不對勁呢？說不出來的一種直覺，是因爲他（她）們一張張刻板而飽經憂患的面孔？還是因爲除去必需的舞臺衣着之外老老少少一式的「人民裝」？總之，任何一個來自臺灣的同胞都絕不致於誤認這個節目來自祖國，它屬於「那邊」，一目了然。

節目很多，也看得出花了心思和苦練，事實上這是個大陸出來的民俗藝術團體，在美國做巡迴表演的現場實況，大會堂裏但見老美們座無虛席，全神貫注，頻頻給予熱烈掌聲，大概在這批「看熱鬧」而非「看門道」的番邦子弟們心目中，這花拳綉腿，左款右擺的歌兒舞兒們，就是「中華文化」了！

整個體系的表演分做四部份：民族舞蹈、國樂演奏、國劇和獨唱。

民族之舞裏包含了一種大概是「半現代」的劇情「啞戲」，也就是有故事的舞劇，不唱也不說，演員藉音樂、動作來表現情節，這在西方芭蕾或其他鄉村舞劇乃至現代舞劇中都常看見，原本不稀罕。

但，他們的處理是在穿了舞衣的一羣舞者之中，突然加入「人民裝」「同志」，臉上是平劇式化妝，身上是「革命性」動作，誇張地做操兵狀急進，扭曲的五官似乎是爲了表達劇情中昂奮熱切的情緒，狠命划動，躍進的四肢帶動那一身黑色僵硬的軀體滿場疾走，叫我這舞蹈的門外漢也忍不住感到彆扭。

自小在臺灣生長，今年之前尚未離過國門一步，曾聽說匪類太多竄改歷史、擅動文字、扼殺文化的故事，也在大學時因爲加入暑期的救國團活動，有緣參觀調查局，得一睹匪情資料，看了所謂的「簡筆字」，眞個簡到沒法卒讀，完全失去我們「方塊字」的特色，也看了「紅燈記」、「白毛女」的錄影，知道他們的國劇已經成了「人民歌劇」，是身着人民裝上臺唱青衣、花臉的……但是，無論心理上如何早有準備，眞正看一場完全的大陸表演，仍然免不了有深刻的痛心與問號。

年初遊港九，北角戲院貼出「東方紅歌劇團」的大字報，大公報、文匯報猛做鼓吹，五十元港幣一張票，我的好奇心犯了，逼着好友儀正陪着同往「考察」，儀正猶疑地說：

「你不怕嗎？」

我當然不怕！有什麼可怕呢？怕共產黨知道我來自臺灣抓了我去？那正好，讓他們知道一個自由祖國調敎下的子民有多堅定的反共信念與反攻決心，讓他們瞭解民主政體給予老百姓的樂觀

進取氣質和大無畏的精神！

或許有人想：不怕回不了臺灣嗎？更這可笑！臺灣豈是個不分是非黑白的慘酷共產世界？政府一向採取開明開放的政策，陳若曦、侯榕生、古葳葳、馬瑞雪……多少來自大陸去過大陸的作家，他們可是一踏進臺灣就入了獄？相反的，他們受到更熱切的關心，去撫慰被共黨踐踏過的心靈，臺灣的民主是眞民主，這一點，只有我這種生於斯、長於斯的「土著」看得最眞切，可嘆海外竟有這多不明眞相但憑謠傳或臆測去誤解的人士，好生令人搖頭嘆息。

最後我仍是去了北角戲院，卻足足回來痛惜那五十元港紙達數天之久，五十元可以上「大排擋」狠狠「海」吃一頓了，我卻浪費了時間、精力和這五十元血汗枯坐在角落打瞌睡，歌，是中國歌，卻是「華主席！我們敬愛您！」殺伐的調、肉麻的詞，配上無表情的撲克面孔，千篇一律的「人民裝」，觀眾是找娛樂還是上軍訓？舞，就跟今天在美國電視上的一模一樣：「改良」音樂、「革新」內容、「特效」化妝。

挾着「東方紅歌舞團」的殘餘印象，仔細去分析眼前這些共黨一手導演的「藝術」，可以歸納出幾個脈絡：

①我國傳統舞蹈中的柔媚、祥和、含蓄、文雅不見了，代替的是激烈、暴戾、冷酷和殺氣騰騰。

②表演者的自由意識和自我發揮完全受到控制，這些舞臺上的人的確賣命，也的確做了儘量討好觀眾的努力，但是他們一看便知並非醉心或獻身自身表演的藝術，而是戰戰兢兢爲保存能出國表演這份特殊地位而謹慎從事，不敢馬虎。

③共黨有意藉這種「文化交流」做他們的政治侵略跳板，達成赤化世界的野心，所以儘量把「戰鬪意識」融在歌舞裏，詞、樂、舞全是別有深意，叫人不知不覺中毒。

正由於以上三點歪因，導出舞臺上不倫不類的果，舞者羣的表情不是惡狠狠，便是假惺惺，笑得做作，兇得莫名其妙，那怕是年輕少女，而且扮成天女、仙姬，臉上也隨時綻開巴結臺下的微笑，總揮不去「強顏」的感受，動作不是不乾淨俐落，就是帶着令人不寒而慄的肅殺，看着看着，竟然會全身打個冷噤，也不知道有什麼恐怖，就起了鷄皮疙瘩。

國樂演奏的狀況和舞蹈相同，每個演奏者都那麼「動態」：身子扭動，樂器抖動，曲子浮動。他們還是一身「人民裝」，不知是心定不下還是怎的，祥和的國樂到了此間活像熱門音樂，連拉二胡、南胡的「同志」也激烈得腦袋瓜和手腳齊晃，是過份陶醉於自我的表演？不！是曲子本身條條又快又急，而幾乎人人都一付誠惶誠恐的面貌，我常發現他們在節目進行中彼此偷覷，一方面窺伺別人的出力程度，一方面使自己「做」得更像一回事，好爲己邀功、批鬪對方。

鼓，成爲主奏樂器，咚咚咚咚，陣陣血腥，聲聲廝殺，連笛，也吹起急如星火的千軍萬馬之

聲，甚至古箏、洋琴，鑼當然不用說，號角根本就做前導，整個國樂部份有如八二三炮戰的炮聲，轟得人頭皮發炸！

當我沒辦法只好把聲量旋到零，情願看「啞巴戲」的時候，不免暗想：共黨不是叫嚣着「和平」嗎？要跟我們「和平談判」？何以在最能代表民族心聲的樂曲中流露出這多火藥氣味？看起來，又是耍的當年「國共和談」老把戲，假談判，眞攻擊，邊談邊打，邊打邊談，好好先生的假面具下滿目猙獰！幸好今日的自由中國政府已經有了慘痛教訓，再也不上當了！而共黨侵略的野心自然流露在殺伐之樂裏，美國這些呆呆在臺下看熱鬧的「一等公民」，竟然感覺不出來？愚昧的卡特政府居然自以爲與匪建交就能解決危機？這可眞合了世界一致公認的美國佬特色：幼稚、天眞、貪生怕死。

歌唱部份俱爲獨唫，大概是爲了「入鄉隨俗」，下工夫練就些英文歌，發音之「菜」，咬字之不清，聽到一曲將盡還抓不到一個單字，所以根本不知唱些什麼內容，而這些大歌唱家的臺風已令人絕倒：

一位人民裝胖哥或肥姐，雙手反背於後，兩腿交互做「稍息」狀，雙目望天翻白，口呈O型，吐出一連串含混的英文……

何況旁邊還有位穿了長袍馬褂的鋼琴伴奏？（想不通，這件奏怎又不穿人民裝了呢？他們的

規矩眞令人費解。）

說到國劇部份倒叫我意外「驚喜」了一番，因爲「紅燈記」那一號的平劇已改回爲原來的形式，不再穿人民裝吼花臉了，這一點雖然也早在臺灣就從報上知道，但是一旦發現竟然和國軍文藝中心的國劇有相同形式——至少比歌舞要接近一點我的旣有體認，還是免不了精神一振，雖然最後依然懷着失望關上電視。

失望的並非我們通常所謂「這齣戲唱砸了」，而是根本不曾聽到有人在「唱」，幾齣戲都是開打一場的啞劇，從頭到尾沒有胡琴聲音。

我們不否認老美聽不懂唱腔，對他們來段「反二簧原板」有如對牛彈琴，但是，旣打出「國劇」招牌，總不能光給人「工夫」的印象就完了，至少至少，該有點交代，讓外國人稍懂什麼是眞正的中國戲劇，絕不只是「中國工夫」而已，而是一種高深的綜合藝術。

這裏所謂「代表中國」的戲劇卻除去翻滾特技無他，而且是一小段、一小段的，每齣戲都「掐頭去尾不唱中間」，剩點雜碎，一羣打手上去拳來刀往，草草下臺鞠躬，讓報幕的人嘮嘮叨叨把故事用英文講上半天，然後在「打鬪」中插播字幕解釋這批人在幹什麼，這就是國劇？是咱們的國粹？

還有那刺耳的鑼鼓，不知道爲什麼像是廣東戲加蹦蹦戲再加點紹興戲的味道，因爲「武場」

的鏡頭一閃而過，沒看清是那些樂器整出的噪音，可是基於大學票戲至今十載經驗，敢斷定個中必有古怪，加減了些「傢伙」，才有那種合聲出產，把國劇的韻味徹底失去了，成爲地方性色彩濃厚的「綜合劇」，也許這正是他們的意願——來個地域觀念大剷除後大融合，是共黨妄想「團結」的手腕之一，但從與我同觀此「秀」來自臺灣本省籍的外行同學表示：他寧可把國劇和歌仔戲分開欣賞，至少，那種處理方式是傳統的。講個笑話：本省籍阿婆們愛看歌仔戲，要是把國劇裏加了歌仔戲調，老阿婆就會放棄歌仔戲去看國劇嗎？搞不好把原來的國劇欣賞者都嚇跑了。

消除省籍觀念是對的，但不要做自欺欺人的皮毛，共黨行事之形式化、不切實際，可以由小看大。

德州理工大學近兩百名中國同學，十五日這晚大部份在家的都經奔走相告，收看了第五頻道的節目，眾人的心情眞是既興奮又沈重，興奮者，大陸拿出來的東西不足以代表眞正的中國，相形之下，祖國寶島的水準要超越很多；沈重者，藝術被戕賊了，文化被歪曲了，眼看着如此怪誕的表現，卻在千萬外國人之前被冠上「中國藝術」冠冕堂皇的大帽子，豈不令人冒汗？令人跳腳？

所以，臨關上電視，忍不住祈禱：下次，讓他們瞧瞧來自臺灣的「眞貨」吧！「贋品」自然會受到唾棄與淘汰的。

緬懷預校

來到拉拔克第一天，搬進公寓的時候，左鄰右舍老中們紛紛上門張望新加入的夥伴，人頭裏，有張笑咪咪的熟面孔！

「你？是預校的老師吧？我在預校當過排長，中正一期的！——」

啊！是了，難怪一瞥之間就叫人懷念起鳳山暖洋洋的冬日，這人可不是學生們奉送「笑面閻羅」雅號的羅排長嗎？前年寒假大考，到他「轄區」代監考，還見此君微笑着把個調皮小子罰站在長廊上……

他鄉遇故舊！飛翔萬里的飄泊之感刹時消弭掉一半，中興莊上舊棲之地清晰浮現在眼前，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那兒有我教書生涯中最充實的兩年，有份不捨得塵封的珍貴回憶，點點滴

滴，頓然溢滿在這大學村中的斗室裏，帶來一屋子溫馨。

其實從來不敢妄想自己能勝任「教官」這種威嚴裏帶了肅然起敬意味的使命，所以，當一關關，由資歷甄選、教案編撰，到試講，從國文科兩百五十名角逐老師裏入選爲五名之一的預校老師時，心裏有點喜中帶憂，雖然原來在屏中教的也是羣大男孩子，但是他們究竟屬於「文人」，預校的子弟卻係如假包換的「武將」啊！何況，去中興莊參加入門試的時候就見識過這批小將的手采了：一身筆挺寶藍制服，白軍帽，三呎以外就原地立正，雙腿用力靠，「啪」！標準敬禮——

「教官好！」

原來，進了軍校就從普通老師升格爲「教官」了！而且雖然不過是「文職聘僱教師」，但是也發給一本「補給證」，比照軍中階級發眷補，原先教育部給我們的教師福利還全部保存着，公保、互助保險、福利中心購物證……一樣也沒少，卻多拿了那本粉紅皮的補給證小册子，按月領着軍中的口糧；上電影院看着半價「軍票」；全家大小往軍醫院看病拿藥，比公保還便宜（所以大夥都在選擇比較後把公保卡束之高閣啦！），旅行時，愛住教師會館可以，想上國軍英雄館打尖更便宜；買日用品，軍中福利站自由出入；南來北往，登記軍用機開來飛去；那怕是出門遭難沒錢花，到憲兵隊還能憑補給證借點路費呢！

難怪同學們知道我轉入預校任敎，都用旣羡且妒的口吻來上這樣一句；

「這下神氣啦，未來的將領之母啦！」

可不是嗎？中正預校就是原來的海、陸、空三軍幼校合併成立的「黃埔幼校」，學生們國中畢業以後如果僥倖在身心各方面都能通過嚴格的考核，而學科成績也「派司」，錄取進來，依分數、志願決定了軍種，三年後，就直升三軍官校和政戰學校了，官校畢業後，他們可以考參謀大學讀研究所，也可以考外語學校進修外文，考公費留洋出國深造，一毛錢不花，順順當當，只要是眞人才，豈不就是國家未來將領？所以說預校是「將才搖籃」可不假，學生們流行一句俏皮話，有的老師聽了不入耳：

「今日我看你，明日你看我！」

意思是向老師挑戰，將來要老師對他們刮目相看。

我倒不覺得這句話有什麼不敬之處，相反地，相當爲他們的豪情壯志感到高興，如果我的班上眞出了爲國家立大功的將才，那才是這輩子最大的榮幸呢！

不過，無論是師、是生、是官，想進預校也不是那麼容易。

師，要有敎師合格檢定證書，要有兩年經歷，要有敎育學分，要聲量大，國語好，字跡工整，要教學認眞，作業批改詳盡，課外主動輔導……通過考試踏進校門以後一年一年聘書都是校

長親自考核上課勤惰、教學成效以後發的，如果想「混」，下一年就再見啦！

生，是體格檢查就涮掉一半，近視眼、太胖、太瘦、有病……都不行，國家用了大力量建立這所革命幼苗的搖籃，怎能不採「精銳制」呢？智力測驗是考驗一個孩子的智慧、性向，學科測驗是要求他們做個「文武兼備」的現代軍人，沒兩把刷子的孩子，別想做中正旗下的小兵丁！

官，據說更嚴了，從校長說起，依軍中制度，兩年輪調，我在時的兩任，孟憲庭中將和周世斌少將，前者豪邁爽朗，愛學校勝過愛自己的家，就像個大家長；後者是留德高材生，做事簡扼、明快、果決，冷靜沈着，是最傑出的軍事家！他們兩位都經由先總統　蔣公挑選後愼重委任，實在因爲預校是由蔣公一手創辦起來的，花的心血一如當年　蔣公建設黃埔軍校，從建校到落成直到今天，蔣公不知蒞臨了多少回，關懷眷顧之心，令預校的每一份子都感到驕傲，就連我這無名小卒，也碰上過一回　蔣公迎面散步而來親切握手寒喧的場面，叫人好生受寵若驚，學生們更常爭着告訴我：

「總統昨晚又來了，到我們寢室跟我說話呢！」

事實上，預校受到的矚目，自總統　蔣公以下眞是人人關切，嚴前總統、宋長志將軍、王昇將軍……那位大人物我們沒見過？而且根據咱們這批自命「眼光明快」的多事婆分析，凡是調來預校的軍官，定是最具潛力、最受上面賞識的，所以一旦來了，必定高升，像教育長張濟英一來

就升將軍，政戰主任王子翰也在任內升爲將軍，副教育長羅海賢現在是海軍艦長，而孟校長在離校後榮升中將……

預校的確是天之驕子！但是它並沒有眞的「恃寵而驕」，一切發展和建樹，都在大家戰戰兢兢的合作下順利推展。

記得我第一回踏進國文組辦公室，看見組長寫在黑板上滿滿的提示，可眞給嚇住了，週五下午是教師研討會、教學觀摩會，週一上午是週會、小組會，平常總有個「隊職官與老師溝通會」或政戰部召開的「學生思想教育加強會」，……這些會如果係一般「行情」想成無聊鬼混可以過去就錯了。

不單是國文組的國文、公民、三民主義老師，其他自然組、社會組、數學組、英文組乃至體育組的所有老師，大家所負共同使命只有一個：如何把學生的學科教好。

因爲預校的學科課程和一般高中比只有更多，以國文舉例，一般省中社會組也不過一週六堂，而預校是七堂，甚至八堂。這樣的逼他們用功，主要爲了加強學生實力，要他們做「槍桿、筆桿、雙肩扛」的現代知識軍人，打消過去「軍人是老粗」的印象，在這個大前提下，學生們的住校生活被安排得非常緊湊，而老師和「隊職官」的責任也因此被分擔得極重。

老師負責傳授知識，隊職官負責訓練生活，這兩方長官就是學生最親密的人，相形之下，和

學生們同寢、同食，給他們上軍訓，陪他們早晚自修，解決他們一切身心問題的「隊職官」，無疑更像學生的導師——雖然在老師這部份，每班也派有導師一名，但是隊職官的營長、連長、排長更能親近學生，瞭解學生，也管束安撫學生。

所以老師們除了定期開會增進彼此的教學收益、切磋大家的教學心得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和隊職官合作，儘量幫助學生在各方面成長。

每個教授班都有一位專屬排長，是「孩子王」，對班上每個學生的來龍去脈都摸得一清二楚，他們多半是大專畢業的預官，也有專修班畢業的小軍官，每四個排長上面一位連長，來自官校，標準的學生們「大師兄」，每一年級一個營長，那可是學生敬畏如鬼神的「上帝」了！

每回老師和隊職官開會都是一場辯論大賽，大家分年級、分連召開，把有問題的、沒問題的學生都提出來討論，上課時他們打瞌睡嗎？對老師不够恭敬嗎？作業沒有按時交齊嗎？……這些是老師的問題；誰情緒惡劣晚上偷偷哭啦，誰打架啦，誰有偷東西嫌疑啦……這些是隊職官的問題，於是，只見七嘴八舌，爭相提出，誰該獎，誰該懲，如何去「拉學生一把」，或者無藥可救開除，都會有一番徹底研究，大家常開玩笑，每班學生都是「一父一母爺爺奶奶」齊全，班長如慈母，天天給他們蓋被子、講故事甚至還幫學生縫衣服；老師像嚴父，整天逼功課恨鐵不成鋼；連長是奶奶，告狀、撒嬌、評理、討賞都上那兒去；營長就是老爺爺啦，神聖不可侵犯，令出如

山，學生見他像耗子見貓。仔細想想，爲了培養出這批國家的棟樑之才，眞是「大家辛苦了」！

從來沒敢計算預校究竟有多大，只估量大概在三十五公頃以上，因爲每回從任教的高三教室走回國文組辦公室單程就要十五分鐘，據說和輔大差不多面積，除了像預校這種「國立高中」，全國再也找不到第二所高中有這等氣派與規模了！

學校劃分成很多「區」，中央行政巨厦之後是具有一流儀器設備的科學館，左右兩邊各六幢教室、寢室大樓，和整潔衞生的厨房餐廳。

每回踏進教室，看見一張張紅潤的面龐，坐在嶄新流線型的鋁製課桌椅上，每人在教室後面有個保險櫃擱東西，頭上是一排三隻共三排大吊扇，每人頂上天花板嵌一盞長日光燈，黑板是最新的活動式，光潔鋁門窗外碧草如茵，學生們拿着國家發的書、筆記本、字典、毛筆……穿着國家發給的漂亮制服、鞋、襪，腳邊立着一隻國家發給的○○七手提箱，到了假日就一個個神氣活現提了出門！早上，是稀飯饅頭小菜，中午晚上變着花樣四菜一湯，炸醬麵，水果宵夜沒有少，每月慶生會還加上汽水、全鷄，甚至明蝦、海參……學校演電影、辦晚會、請藝工隊，除了這些，國家再每個月發放零用金給他們，讓他們假日出去玩，買東西孝敬雙親……

「學生王子」也不過如此了吧！父母把孩子往預校一送，有這麼多現成的人力、物力在共同爲培育自家的孩子努力，到官校畢業，走出一個現成的人才，天下還有比這個更省心省力省錢的

好事嗎？何況他們將來的工作都由國家分派好，不愁失業的「不銹鋼」飯碗，比遠讓父母花上大把鈔票讀出來找不到事做強過何止千萬倍？

記得那時家住左營，到鳳山得轉車三趟，費時一個多鐘頭，學校爲了接送遠道老師們，買了三部中型冷氣巴士，天天早晚沿線開駛，就是學校附近老師也有另一部大巴士上下班開車，沒課的空堂或中午，到各年級「文康中心」喝瓶汽水，打打撞球或乒乓，或是躺在沙發上看電視、聽音樂，下課時學生一湧而進，和老師比賽，或陪老師坐着聊聊天，想要買什麼或拿什麼，不必自己跑，學生自會爭着效命，嫌他們煩了，就踱回辦公室看看報，改改本子——辦公室是冷氣房，冬暖夏涼……日子過得既充實又舒適。

中午我很少帶便當，雖然便當自有勤務老趙統一收齊拿去蒸好送回，而且學生們會在每間教師休息室送一鍋湯下飯。我一定去學生餐廳包飯，那兒有一餐十五元的四菜一湯水果，老師們專門一席，吃得痛快淋漓，碰上節目或慶生會加菜，眞是「吃不完兜着走」，帶都帶不完哪！

那時節，回想起來，眞個富足得可以！不論精神或物質上，都有「享用不盡」的感受！

每個月除去本薪，總有許多零碎錢進帳，主副食代金、超鐘點費、導師費……加起來至少八、九千元。資深的老師都在萬元以上，而住家有宿舍（單身、有眷都有），交通不要錢、吃飯太便宜、福利社有的是軍中價格日用品，難怪老師們紛紛買房子、買車子，「窮敎員」這種名詞實

在該收起來了。

而同事間相處得極好，不一定是本組的老師，或搭同一輛交通車，或住同一眷村宿舍，或教同一年級，都會建立起深厚的友誼，記得剛搬新家，全交通車的老師都來家吃餃子，大家包的包、煮的煮，最後還有位熱心的生物科蔡愛玲老師留下來替我洗乾淨全部碗碟，而她根本是有傭人在家從不動手的教授夫人！

記憶中，學校裏沒有不肯熱心助人的事，來美前，申請學校需要塡表、寫自傳、打介紹信，全是英文組王雲祝、盧玲、吳漢冬、楊拂青、楊寧臺幾位老師幫忙改文法、打字，他們把同事的事放在心上當自己的事，那份厚誼，叫人難忘。

學生們給予師長的，更何其豐盛！

搬離左營時，是已經畢業進入官校的「老學生」翁鵬飛、潘國政、汪士浩他們來幫忙，辛辛苦苦替老師出力；導師班上的學生程念慈在我臨走前親自從新竹家裏跑到臺北吃了許多次閉門羹，因爲實在太忙，竟然未能謀面，他留下禮物和信返回官校去了。

一樁樁，一件件，預校兩載留下的何止這區區數千餘言？記得辦公室座位一直在我對面的劉安正老師結婚請我做介紹人，我還謙遜着不敢接這份榮譽，記得他說：

「我們不都是預校的一份子嗎？這就够啦！」

可不是！只要有資格進得這個美麗的大家園，誠誠懇懇全心在此耕耘，不分官、師、生，就有最親密的情感，最踏實的收穫，那份眾人皆以預校為榮的「歸屬感」，就是彼此最大資產，實在不必「妄自生分」的！

讓我在這遙遠的異鄉，為我們的預校祝福，也祝福所有曾屬於中興莊上的朋友，調職、畢業或離開都不足以影響我們對它熾熱的情感，只要心中常存回憶與嚮往，萬里如常在！就像我們離開祖國一樣，回去只靠遲早而已。

我愛油廠

剛遷入新家沒幾日，那天，正在院中收拾番茄苗，好奇的芳鄰太太踱了過來：

「你從臺灣來嗎？」她指著我貼在信箱上、門首、車房頂各處的青天白日國旗與「自由中國」字牌，總算不致於再從日本人猜起。

「臺北？或高雄？」怪哉？她怎知我曾久居這一南一北二大都市？

「高雄好啊！我去過一座大工廠參觀，一個很棒的社區，是叫煉油廠吧？……………」

一言鈎起萬端心緒，眼前這位滿臉雀斑的長舌洋太太頓時覺得可愛了起來，想不到在拉拔克如此僻壤，竟有這麼一位知音，於是，忙不迭地將她延入客廳，泡杯上好凍頂，比手劃腳加洋涇浜全部出籠，好好「蓋」一蓋久違了的故居，也差可解解鄉愁。

高雄煉油廠！幾乎每個寶島子民都久仰「她」大名，不是因爲她乃全國「石油聖地」，而是因她環境清幽，福利優厚，大家都安居樂業！連這位好容易出趟遠門逛逛的鄰居太太也曾慕名一遊，也讚嘆她的清新可人，我曾有幸在她懷抱「溫存」兩載，如今一旦睽違，眞個魂牽夢縈。

高雄煉油廠是中國石油公司的總工廠所在地，正確的地址應該屬楠梓，可是因爲鄰近半屏山下左營大路，所以大夥都自稱是左營人，其他附屬的小廠甚多，像林園等地的，都非「絕色」，眞正「天香國色」，還是那巍然相對的兩座「大城」——總工廠區和總宿舍區。

很難忘記第一次親臨「城下」的感受，隔著一條林蔭大道，警衛森嚴、氣宇軒昂的左右兩邊城門肅然相望，光由門首往裏窺覷，就覺得已美不勝收了，右邊的工廠區乃國防重地，但見遙遙相望，大型煙囱林立，火苗濃煙，轟轟作響，近山卻一片綠油油好景緻，照說該是兩極截然不同的情趣，何以竟做合併的處理？

後來我才明白這就是高雄煉油廠的妙處，將緊張重要的重工業安置於輕鬆曼妙的好風景裏，難怪在這裏做事的同仁們很少見「國防面孔」，他（她）們很認眞，可是極愉快，上班寓有郊遊式的樂趣，觸目盡是鳥語花香，溫馨和諧的氣氛在整個廠區迴蕩，工作效率怎會不提高呢？

工廠區裏最好玩的是遊樂場，就在偌多辦公大樓之後山間，騎脚踏車環繞一週也要個把鐘頭，那兒是一片茸茸綠草坪與枝葉茂密的大樹，孩子們玩的滑梯、雙單槓、鞦韆、搖搖椅等散落

在各小山坡上，大荷花池中可泛舟垂釣，石几石椅上可野宴野炊，平常，這兒只供「自己人」享用，到了週日，就開放讓慕名而來的觀光客一飽眼福，許多遊客遠自臺南、嘉義坐了公路車來「朝聖」，往往到了傍晚還留連不捨，尤其平時沒有活動空間的孩子們，好容易有了撒野的對象，在草地上打滾，在小橋上追逐，能充分享受到野外生活的情趣，而由於「她」保養得法，沒有蚊蟲，沒有蛇類，卻又不像一般風景區那麼人工化，可以比擬是穠纖合度的一位佳人了！

兩年油廠居，我去過遊樂場不下百餘次，非爲貪玩，只是愛煞了她那股子天然韻致，尤其當沐浴於西下的斜陽中，靠在垂柳絲絲的荷塘岸邊，聽風嘯，觀遠山，目送陣陣倦鳥歸巢去，常能帶來心境無比的祥和。

除去遊樂場，工廠區內最常報到的是中正堂。

中正堂是咱們的「油廠大戲院」，每週三、週日晚上都放兩場免費電影，很多好片都是高雄才下片或甚至正在上片的，只需憑服務證或眷屬證去領一札「票」，有片子的時候自己提早一點到福利社去劃個座位，就携家帶眷地去享受吧！夏日炎炎，咱們的大戲院裏冷氣十足，很多人是爲了「避暑」去的，在這自己的戲院裏，不用那麼拘泥生分，大可左右寒暄，樓上樓下問好，反正全是一家人！逢到劇情激烈之處，鼓掌的，嘆氣的，活像在家看電視那麼自在，孩子哭，孩子跑，也無人起噓聲或嫌棄，何必呢？都是「她」的孩子嘛！但是那怕如此風氣自由，中正堂內仍

是整齊清潔一如向來的風貌，沒有誰丟果皮紙屑或吐痰小便什麼的隨意破壞，這是因爲「她」的孩子都愛她，那怕撒個嬌，也不捨得揉皺了她的衣襟，一方面是油廠子弟家教都好，所以，比較起來，「油廠大戲院」比臺北一流電影院都具水準呢！

每週至少向「戲院」跑兩回之外，其他各種歌舞表演、比賽也都要到「戲院」欣賞，逐漸的已經很習慣在靜謐的夜色下踩著腳踏車，從曲終人散的人潮中衝出來，悠然掠過工廠區的叢叢花木，回首，只見身後矗立著一尊尊吐著火舌的大巨人，前瞻，是荷槍實彈的輪值警衛，夏夜，梔子花香飄然引路，冬夜，一明一滅，隱身在草叢裏的五彩小燈泡溫暖得足以壓倒寒風，那時分，我總有種矛盾的感覺，究竟我是置身樂園或戰場呢？爲什麼這兒明明是一方「重地」，卻總帶給我欲吟詩或唱歌的衝動？如果說和大陸的「草木皆兵」相比，和人民公社的集中營式苦況相較，則高雄煉油廠豈止仙境？該是大陸苦難同胞心目中的「香格里拉」了。

宿舍區的萬種風情，那就更難以言語形容！

這裏所指「宿舍」，僅我所住的「宏南宿舍」而已，也就是最大的一宿舍區，正對工廠區大門的，其他如宏毅宿舍等太多太多區域，一一逛遍都需時不少，就不多介紹了，總之，直到告別油廠，我知道自己都不曾遍歷整個楠梓的「她」，要是說全省「她」的分支合計，那該是個天文數字，但是雖未親歷，卻知其境，只要是「她」名下的，不分大小，一視同仁，都具有相同的特

色和美景，所以，聞一知十，只需見見我的宏南宿舍，就知道身爲油廠一份子的驕傲。

還沒有登記宿舍的時候就聽說住宿舍的十大好處啦！

①門禁嚴，有公家守衞，不怕宵小。

②區域大，是一「花園新城」，公寓式乃三四十坪全現代化設備，平房式則有大院落，只象徵性收薪水十分之一的房租，卻能享受到一流的宅院。

③福利中心包括男女美容院、餐廳、日用品店、麵包店等，收費低廉極了。

④免費的大型高爾夫球場，可供「高級享受」。

⑤大約是外面十分之一價格的全電動保齡球館（包括撞球乒乓球等其他設備），讓外人十分羨慕。

⑥室內大溫水游泳池，還另附給孩子練習的小池，是夏日最佳也最近便的去處。

⑦室內大體育館，各種球類比賽每日進行，燈火通明裏，養成人人健康的體魄，寬闊的網球場，建構極佳，球將們愛之若寶！

⑧低廉的洗衣房，乾洗水洗都便宜之至，家裏可以不必買洗衣機！

⑨鋼琴室多間，給孩子們免費練琴，培養氣質。

⑩托兒所、幼稚園，給住在這一宿舍區的孩子們上課，做家長的可以安心去工作。

就因爲住宿舍有這多優點，大夥爭先恐後遷到宏南宿舍而來，通常是依年資、職等、登記先後分發，慢慢「升遷」，剛開始分到四層樓的卅幾坪公寓，慢慢可以搬到三層樓的四、五十坪美式公寓，然後遷小平房、中平房、大平房，到了服務幾十年之後，住的可就是別墅型洋房嘍！

我們住的是最起碼的「小」公寓，剛搬入時，廠方派了人來免費大粉刷、油漆，我們愛漆啥顏色就給我們弄啥顏色，燈啦、水啦、窗啦、門啦，都翻新整修過，連地板都整理一新，三房二廳一廚一衞一洗衣陽臺，算下來至少有三十五坪大，卻是全宿舍區中最小的一種了，我深愛那長方形至少三、四坪大的廚房，更愛那向着綠茵的前窗，尤其在三房中有了一間粉成淺綠的書房，又有多出一間可佈置出專放音響、電視的「休息間」，而主臥房裏擺上一整套妝枱、衣櫃、床還十分寬裕，如此居地，還有什麼不心滿意足的呢？尤其來美後發覺，油廠水準比諸美國有過之無不及，人人都說老美住的好，我說不如油廠好，不信，比比看吧！保證讓老美自嘆弗如。

住油廠時，我黎明起床，預校交通車七點前就到門口來接啦！閒步出門，只見廣闊的綠園內三三兩兩早行人，太極拳社一早集會，練跑步的健身客繞着柏油大路一圈又一圈邊跑邊說笑，澆花的太公太婆們紛紛在自家院落展開工作——許多油廠員工，都將父母、岳父母迎來共享斯樂土——側門邊上油廠小菜場裏豆漿、燒餅店已擠滿了老饕。我多半踱往賣肉粽的小攤拎兩隻熱粽，或在高高壯壯的山東太太那兒兩塊錢買四大隻白白胖胖水煎包子，滿懷香味的踏上交通車，任車

行蜿蜒，我吃我的「車上早餐」，和同事們「東家長西家短」一番，認眞時則討論討論教材，談談學生們動態，不知不覺，就此展開快樂的一天，直到傍晚五點半，再度踏下交通車，可人的油廠又已沈浸在金色餘暉裏默默迎接我了，靑靑的芳草味裏飄送來麵包房新出爐的油奶香，熟識的朋友們携兒帶女擦肩而過，我夾着課本，滿足地步向亮着燈的家，家人早就在廚房忙着做晚飯了。所有住油廠的丈夫們幾乎全是理想標準型，是純良的環境使然？還是油廠天生氣質感化人？依我看，兩者皆是，而「不假外求」的娛樂條件也是主因。

由於一局保齡不過臺幣三元，我成了保齡球王，雖說常吃鴨蛋，至少自我安慰足以美容強身，那怕只是買瓶低於市價的「批發」可樂，閒坐一旁觀賞「球場百態」，也是件悠然快事，其他高爾夫球、網球、排球、籃球，在「反正不要錢」的大前提下大肆自娛過，也混水摸魚到那一池溫水中胡亂「游」了數下，油廠二載，很少往大高雄的五光十色裏徜徉，省下不少鈔票，身體卻反而強壯了，倒是「無心揷柳」的傑作。

偶而想念「人間煙火」時，我們登上每日定期來回高雄的交通車，在大統、大新都有站，兩元一張票，嶄新的遊覽車，買了大包小包，搬往旣定的站，照時刻表上車回家，其他鳳山、岡山……各地，每天也都有車相通，司機都是熟識的老人，不會有「晚娘臉」，也不嫌人行李多、孩子吵，大夥都有舒適的座位，誰還去「外面」擠公車呢？

油廠有自己的學校，從托兒所到高中，著名的「國光中小學」是只收員工子弟的，卻有太多外界的優秀子弟想盡辦法欲得其門而入，原因是此校升學率高達百分之百，這歸功於校長的嚴格督促，據說，那瘦瘦小小的女校長是油廠高級工程人員的夫人，丈夫因公殉職了，她把全付心血都投注在學校和學生的身上，她的公正、嚴厲遠近馳名，每天早晚，都能見她一襲藍布旗袍，布襪布鞋，騎在一輛搖搖晃晃、吱吱呀呀的老腳踏車上往返學校，路過之處，罕有人不「下馬執弟子禮」的，實在是她在油廠太久了，學生們一批批長大、畢業，又回來就業，她已經屬「太老師」級，也是油廠的名人榜上的首名，她對油廠下一代甚至下數代教育的貢獻，委實不小，我常感油廠的孩子個個彬彬有禮，「國光」功不可沒，可惜並非每家油廠子弟都有「國光」可入，國光的要求太嚴了，淘汰也利害，而「國光」無大學，不算「一貫作業」，否則，豈不更完備？

在宏南宿舍旁邊的是另一宿舍區，與設備齊全的油廠醫院。

不知道是誰開的玩笑，說進了煉油廠就「包」下這輩子，養生送死皆不愁，打幼兒開始，吃喝教育、醫藥齊全，最後兩腿一伸還有墳地一塊奉送。玩笑歸玩笑，事實卻也是事實。

曾經在我們那各科齊全、整潔、現代化的油廠醫院看過不少次病，記憶最深的是牙科一位女大夫，和我不相上下的年齡，畢業於臺大牙醫系，先生也是臺大的，在中鋼任工程師，他們組了個小家庭同住在宿舍裏，我曾問她何以不出國深造，她給我如此的答話：

「為什麼一定要出去呢？我們現在不是很好嗎？」

說的也是，她的高明醫術和耐性細心，已經在油廠建立了相當聲譽，走在廠區，無人不尊一聲「大夫好」，她是駐院醫師，薪水敍起來比碩士的還高，這般環境，又有那點比國外不如呢？她不迷信「遠來和尚會唸經」的「鍍金論」，知道勤勤懇懇守在自己的崗位上把事做好，把人做好，盡一己之力，服千萬人之務，造千萬人之福，這就是油廠眞精神！

居住油廠兩年，其實只有不到一年眞正住在宿舍，因為剛去還「排」不到宿舍名額哩！但是我絕沒有放棄過一天身為油廠一份子的應享之權利，夏天，我買五毛錢一只的貨眞價實冰棒吃，冬日，我躺在俯首皆是盎然綠意的草地上晒太陽，家中從沒斷過那五塊錢一長條的土司麵包，中秋節也一定不忘記早早去站隊搶購三元一隻的大月餅，雖說每家都由廠裏贈發一盒，但是太多親友託我們買「油廠月餅」了，她的蓮蓉就是全純蓮子做，椰蓉就是一肚椰肉，厨房是公開作業的，乾淨加放心。

但是，油廠也把我弄懶了，雖家有洗衣機，卻從不開用，每每把大大小小的衣物連襪子都一股腦送到洗衣房，想想看，一套西裝乾洗也不過廿幾元，尋常水洗就都是五元以下的事，自家用水、用肥皂粉，加人工辛苦，多划不來？不如就此「扔」到洗衣房算了。

在油廠那塊「乾淨土」上，我們自成一個小王國，像是「葛天氏之民」，想來，桃花源記裏

的神秘處女地該卽如油廠般迷人，在油廠，不論職等，大夥都能交上朋友，因爲上自廠長，下至工員，都棲息在她的濃蔭之下，我常在那十三元洗頭帶做花的美容院中遇見各位「長」字級夫人，也常見眾家「長」們短褲T恤奔馳於高爾夫球場或網球場，「階級意識」是不存在於油廠的，雖然在公事房大家公事公辦，私下，卻因親密的共處共居，鷄犬相聞而情感倍增，我們「自己的」銀行、「自己的」郵局裏那些小姐都熟得可以叫出每個客戶的名字，國光的老師們也可以清楚辨認那個孩子是住那號宿舍的那家子弟，因爲，老師們也有老師專屬的宿舍，他們也住在油廠裏，和學生又怎麼不打成一片呢？

我不知現代化的生活方式是否贊同油廠那情同一家的精神，因爲，隨着文明的進步，人與人都因爲太忙而日趨冷漠了！但油廠總是「跟不上時代」，她依然緊緊把「一大家子」串成一氣，張家的蛋糕與李家的餃子交換吃，王太太與陳太太一起學打毛線。

我也很少在油廠看見所謂「奢華的現代物質文明」，雖說家家都住着廣厦華居，看彩視、孩子學鋼琴，但，門首放的永遠是腳踏車，家裏也很少酒櫃、絲絨沙發，書香與藤椅才是油廠特色，各式運動器材成爲最佳點綴品。

我愛油廠！因爲她的純樸，因爲她的自然與自在，她就像個包容一切的慈母，歡迎所有嚮往她的孩子歸順在她腳下，她付出最多的愛，來照顧得一視同仁。

聽說在全臺灣有很多類似油廠的地方，像臺糖公司的糖廠，就是另一樂園，別處我不曾親臨其境，只知道「我的」油廠是這般誘人與醉人，尤其在拉拔克待下來，品嘗過美式的「禮貌」和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之後，深自懷念油廠那份親切，無限回味油廠那份溫馨，至少，當「三長兩短」時，「遠親不如近鄰」，油廠有的是支援的力量，她的字典裏永無「孤單」的字眼。

油廠！你別來無恙？願你在「亂世」永保那份天然，也願有更多人回去縱身在你懷抱。

風雲際會

——聖若望大學近貌

久仰「聖若望」的大名，不只因爲這是一所堅決反共而對中華民國極支持友善的大學，更因它有一個幾乎專爲中國人設立的科系——「東亞研究」，早在副校長薛光前博士在世時便儼然成爲「臺灣大本營」，許多來自國內的有志之士，紛紛投身聖若望的旗下，共研共讀，也共同爲反共聖戰努力與充斥紐約的左派相抗，在那紅磚黃牆、古色古香「Asian Center」裏，能感受到一股海外團結力量的和風，是屬於來自寶島的中國同胞的，是紐約的反共前衞中心！

來美後足跡遍歷數十州，是旅遊，也是抉擇，到底該上那兒「落戶」呢？這「落戶」，非是

求一安身立命之所，長治久安，而是在這短暫的「遊學」生涯裏，尋找一席能增我以智，長我以學，而又不爲海外這些複雜「派系」之爭所擾的乾淨土，好好閉門讀讀書，然後足以「腦滿學肥」的回去，也不枉負負笈天涯一場！

首選之地是德州，因爲它新拓，因爲它潔淨——共黨的牙爪尚未伸展得如美北般肆虐——，也因爲它學費低廉、生活容易。

但在下意識裏，總不能忘情聖若望，當然也爲著先姑丈在那兒有一個吳南如獎學金的設立。雖然開疆拓土的領導先鋒薛博士已逝世，而聖若望仍是聖若望，卻難免不若昔日之親切。思忖良久，取捨又取捨，一個學分一百一十三美元的經濟壓力，紐約居大不易的挑戰，北部嚴冬零下四、五十度的恐懼……任何威脅都動搖不了那潛伏在心底的一個固執意願：去！去聖若望！見見那些同來自祖國的高人！別輕易放棄風雲際會的大好辰光！

因爲：傳說聖若望的「亞洲文化中心」裏藏龍臥虎，各路英雄好漢濟濟一堂。

於是，通過了代理薛博士的美籍修女維吉尼亞，正式來到聖若望做研究生，第一個學期規定學分十二個，四門課選下來，果真喜相逢了些意料之內的人物。

第一個，是劉墉。

那是一門中日韓相較的近代史，教授年僅三十，來自哈佛大學的東亞博士，這是他第一次開

課，早早就一身西服畢挺，立在課堂了。其實上課時間未到，卻已三三兩兩「上座」八成，我提着錄音機，最後入場，後座已滿，只得在第一排落坐，正忙着插妥電插頭好安頓下來，第二排後座一個輕亮悅耳的男聲響起：

「呵！眞不錯，想到帶錄音機啊！」

純正的京片子，熟悉又和善，抬頭看，白皙的小伙子，戴一付黑框眼鏡，漆黑滾圓的大眼珠子在鏡片後含着笑意，咦！好生面善，他是誰呢？確定在那兒見過！

「我？我是查理！」

聽得出是半開玩笑，像戲謔式的存心隱名，不對！要中文名字，才能揭開這個謎。瀟灑的一筆好字在筆記本上揮出「劉墉」，啊！可不是他嗎？中視的記者與節目主持人，那位出了名的才子，寫「螢窗小語」的作家，也是安克志大使公子的國畫老師……

迅速地，在腦中整理出這位「查理」的檔案，驚喜裏，「相見恨晚」之感油然而生，原來，傳說中倨傲的劉君是個這般可愛的小男生，那怕他自稱三十好幾了，卻一臉娃娃相，活像鄰家十八歲的小弟弟，笑起來向上彎成弓形的嘴，盛滿謙和，掩不住的書卷氣自眉宇間溢出，是了！謠言誤人！不是有人說他自命清高卓然不羣嗎？不是有人說他急功近利浮華虛榮嗎？直到他坐在了我的身後成爲同窗好友，這才逐漸能體會到「盛名之累」與「動見瞻觀何時易乎」的眞理。

劉墉是個「半工半讀」的研究生，他那「工」打得高妙，是在聖若望夜間部教授國畫，也就是說他在聖大亦師亦生，就拿賺之於聖大的束脩來聖大進修，來了也將近半年。我曾經這麼問他：

「爲什麼你來這兒？放棄了臺北的功名富貴，所爲何來？」

他笑答：「說了你以爲肉痲，不過那是眞心話，就是多學點東西，多充實自己，多做點有意義的事。」

他又這麼說：「你問我有何目標，就只是做個藝術家！也爲我們的文化傳點消息，假如不是眞心如此，也就從商從政去了，不必在這裏挨辛苦！」

劉墉的特徵是衣冠楚楚，向來不做「嬉皮」狀，但是，當我們同室四個來自臺北的女孩仰他大名請其入陋室共進晚餐聯誼時，這位翩翩公子也能脫了西裝，挽起袖子「蹲」坐我們那沒有餐桌椅的小客廳就着四碟小菜吃得津津有味，想起其人於焚香畫室，揮毫紙上時的風雅，在夜間部當眾示範教洋人山水花鳥的威風，乃至在臺灣的電視上拉風四面……不免竊喜自己來到聖若望的「睿智」，否則，如何能識這位名家的廬山眞面目？又怎能由他那兒常「聊」出些珍貴的珠璣？至於決定花六十五元去修他「老人家」開的山水課又是另一收穫，誰叫我們這位「劉同學」如此「誘惑」人——

「六十五塊，學廿四小時，保你可以唬唬洋人啦！要不是有美國政府補助，可不會這麼便宜哦！」

老坐在劉埔隔壁的大個子是老惠，姓「惠」的人不多，一看便知是旗人姓，他也不「省油」，在師大語文中心作育洋才無數，年紀也有三十好幾，父親就是臺視的名國劇導播惠羣，於是老惠唱平劇比美科班出身，人又豪爽詼諧，大馬金刀的，實在「是一條漢子」，問他何來聖大？──「看！聽！學！沒別的，見世面，闖江湖嘛！」

江湖道上多崎嶇，混洋書也不是蓋的，別看老惠平常嗒嗒呼呼，眞正用功的時侯天塌了也用肩膀頂着繼續奮鬪，家裏儘管富裕，照樣上唐人街餐館打工，大少爺把圍裙一穿，就此搖身變大廚，那份樂觀奮鬪的活力，誰也不及。

和我同上日文的鄧某人大名被教目錄學的李教授「糗」過，說是「Always rich」，因爲他叫「常富」。如果仔細盯着他瞧上三秒鐘，一定有種似曾相識之感，爲什麼呢？那是他的最高機密，非「親近」不知，我沾了與他住得近，常搭其便車回家的便，知道他原來就是著名玉女歌星鄧麗君的老哥，難怪那小巧的鼻眼酷肖之至，只是妹妹的臉圓如滿月，他卻略有崚角，妹妹矮，哥哥高，要不，就有如雙胞般傳神了！

老鄧出身政戰學校，下部隊多年後決心奮進，來到聖若望苦讀，這對一個已在部隊多年的軍

人來說實屬不易，如非底子好、悟性高，決心強，不足以應付教授們的滿口洋文與連篇英文報告，由老鄧能通過托福，讀完那些指定的大把洋書可知，現在臺灣的軍校水準何等提高，軍校生決不比普通大學生遜色，軍人改行從文也未嘗不可，只要有心上進，根本不論是否讀了大學——更何況軍校壓根就和普通大學課程一樣。

我向老鄧打探他妹妹的情形，他說她在加州入學，打算自我策勵後年底返國，我實在佩服鄧氏兄妹的精神，他們不怕道中荊棘，爲自己開路，而且選擇的是光明坦途。

除去比較熟的這幾位好友，也有些卽將畢業的學長「眞人不露相」：

像總是一雙球鞋、一襲藍衫褲的洪姊，在圖書館打工，教授要影印教材總是找她，她也總是和和氣氣，輕輕盈盈地穿梭在總圖書館地下室的「亞洲專室」裏，其模樣，實在是「一個女工的故事」，如果不是別人告訴我，我永遠想不到她一直在臺大考古系擔任副教授，此番回去，就要升任教授。

像溫柔的吳姊，曾是名記者，現在也不輟於寫作，是名作家，像一位山東腔的「李大叔」，衆人傳說他是唐人街的店東，像一頭花白頭髮的文化學院講師……

中國同學羣中固不乏學識、經歷皆超人一等的前輩，就是外國同學也皆非弱者，譬如那上課經常發出各種有深度問題的美國老爹非力浦，乃將軍致仕，如今利用含飴弄孫之暇讀書自娛；譬

如一頭「路易十六型」捲髮的比利時語言專家已經教書七載，準備唸完聖大進軍耶魯，他會說十五國語文，中文裏，研究過廣東話、上海話、臺語……

於是，可以想像出這批「老薑」上課的實況，一位美國修女同學在臺中住過好些年，可以和旅臺九月的教授以流利京白對口，我們三個同來自中文系的新生則經常被當做「國學辭典」使用，不時被考以十三經注疏、四庫全書之類的問題，而每當討論到近代中國之命運前途時，又是一番唇槍舌戰——多麼恐怖，那竟是以英語和洋同窗展開的激辯，這在一向英文奇「破」的我來說，有如「一簾幽夢」，眞怕夢醒了依然故我「月朦朧、鳥朦朧」——單字迷濛、文法迷濛。

日文課上，也是一種新刺激，雖然眾人皆是啊伊烏也喔的從頭來，卻好像學習情緒都蠻高，進步也快，只見一批老中，個個在兩堂課下來後，都能以日語互做回答，而那唯一夾雜其中的不怕死美國同學強森卻捲破了舌頭也擠不出半個字，到老師點名叫他唸時，只好兩手一攤，兩肩一聳，給你來個「對不起，我實在唸不出來！」丟盡了老美的面子，惹得那位不上日文卻聞風而來看熱鬧的比國語言大師給老美下了如此斷語：

「哼！美國人怎麼學得好外文？他們連說自己本國的英語都各帶土腔，土死了！」

一言未畢，老中紛紛拍手贊成，倒不是往自己臉上貼金，是爲我們優秀的「品種」自豪，可不是嗎？連日文教授也承認：

「日文是由漢文演變而來，日本民族也本是中華民族的一分支啊！」

下得課來，閒步校區外，回首身後，巍然矗立，最醒目而具民族色彩的建築可不就是我們那座「文廟」——「亞洲文化中心」嗎？這座由薛博士生前一手募捐建造的中國人大本營，如今雖因薛先生之逝世而黯然，但是，東亞研究系中仍是中國人的天下，臺灣學生佔百分之八十，事實上，有誰比中國人更具有資格去研究亞洲的問題呢？那些捲着舌頭強說京片子的老外再怎麼努力，也不若我們生於斯、長於斯的亞洲同胞更能瞭解東亞的史地與淵源。

所以，對於那些不瞭解聖若望，不知亞洲研究中心內涵的好奇者，我願提示這些資料給大家參考——

「東亞研究」不是「中文系」，也不是「中國人到美國學什麼中文」，而是一門集社會、政治、歷史、經濟、文學、藝術於一爐的英文課，是以東亞的中國與日本爲主要對象，研究這兩國的史地文物與源流發展之科系，內容豐盛而有趣，足以對整個東亞的演進滋生體認。

「東亞研究」之中豪傑俊彥齊集一堂，水準不輸哈佛、耶魯，入學非難（托福五百即可），但畢業非易，總得熬出了火候才能「修成正果」，如果不是修煉成英語文有相當表達、吸收能力，是不足以「混」出名堂的，所以一般謠傳「好混」，實爲無稽之談。

薛博士過世後，許多人認爲中國同學不能再到聖大東亞研究所立足，這固然有其立論點，但

我們正因爲薛博士創業惟艱，更該奮身保衞他老人家旣定之江山，不可輕言放棄，否則豈不辜負了薛博士辛苦打下的天地？

聖若望學費雖貴，總比哥倫比亞大學或哈佛大學好些，何況亞研所的中國學生努力點總有獎學金支持貼補，不足的，吃吃苦打個工也就過去，反正在美唸書那兒都一樣，美鈔不經使喚，不打工無以生存，實不需爲了省下幾文錢割愛聖大。

時下流行的是學電腦、練會計，君不見商學院大客滿，各門課都早早「Close」了，而文學院門可羅雀，這叫「趕時髦」，其實不一定這世上每個人的大腦都適合加加減減，如果眞有志向，不隨波逐流的文科生，何需求一時之飯碗，放棄了眞正的興趣？「亞洲研究」是一門適合唸過歷史、中文、政治、經濟、教育、藝術、法律、社會、考古、哲學、外文……各文科生進修的研究所，內容這般廣泛，可選擇自己相近喜愛的課程去修，強似大改行去補修六、七十個學分硬轉讀商科。

自從中共與美國建交以來，「東亞研究」這一系突然有成爲熱門的傾向，主要是那批天眞急躁的美國毛孩子，自以爲從今以後他們只要讀點中文，懂些遠東皮毛，就能搖身一變爲「中國問題專家」，就能在美國政壇或商場謀個顯赫功名，出發點旣非爲興趣，研讀那遙遠陌生的古國文明也就成爲很吃力不討好的苦刑，如果逐漸讓這批「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傢伙們佔據了各大學的

亞洲或中文系，豈非屈辱了我們的文明尊嚴？基於這項理由，也就更該鼓勵我們自己人出來研讀東亞的問題，帶領那些連文天祥、鄭成功也不知道的外籍同學，讓他們從討論課裏眞正瞭解些東方文化，更能深入探討當前的大陸問題，而非睜眼瞎子，只會囫圇呑些零碎史地知識，其他則一概由一面倒的教授操縱控制，得來些不確消息、不正思想，白白糟蹋了個好人才。

老校友前輩們知道我來了聖若望後，很高興地在信裏、電話中告訴我：住美國，就以紐約最接近臺北的氣質，好歹一療相思病；聖若望自薛老師故去，有種「廢園」之感，也該讓一批新血輪過來，傳一傳香火，繼一繼絕世……

在我心深處，聖若望於我，非但是一求知之地，更爲一奮戰之地，初到紐約，正值陳婉眞在紐約告洋狀、絕食製造新聞的熱鬧時期，聖大的中國同學也都以此爲話題各有所見，但也沒有什麼迴響，我那時方在註册，尙不算門裏人，卻難免對聖若望失望，對亞洲中心的潛力存疑，直到自己身歷其境，才知道薛先生之逝世對整個中國人在聖大，乃至在紐約有多大遺憾，所謂的「一夫當關，萬夫莫敵」，而今，一夫安在？而偌多國人卻不能發揮更強一些的團結力量來，眞是不勝羞愧。

但是，放眼望去，聖大亞研所高手如雲，整個聖大各系來自臺灣的學生比率奇高，已經畢業的也多半不曾離開紐約，爲什麼我們不能再組織獅隊，再振雄風，給那羣虎視眈眈的左派仔以致

命打擊？不叫匪類太肆意橫行。

如今，除對聖若望的臺灣同學寄予期許，更祈盼在此能產生一個論學養、論經歷、論才幹都足以與故薛副校長相當的人才，來再造契機，重振聖若望亞洲中心的國人勢力，來人必得兼具薛師的領導力與服眾力，又要有足够的膽識修養挑大樑，這可不是卽席可得的將才，也絕非只要得過博士卽可勝任，這是一項神聖而艱苦的挑戰，可謂海外第一線，相信，或有一天，我們可以欣然見到有一位眾望所歸的人給大家帶來新希望。

另一方面，財力支援是最有力的發言，聖若望是私立學校，需要的是錢，洋人那種純唯物的「見錢眼開」習性可以輕易被金錢左右了方向，所以過去聖大亞洲中心能在充實的財力支持下保持獨立自主，這全是薛師的貢獻，也是國人愛國、助國也助學的集體表現，自薛師故去，亞洲中心收歸校方管理，眼巴巴看着國人的血汗結晶活生生被洋人收去，前幾輩的學兄姊們何等痛心，後輩的我等又何等無助？

寄語同窗的英雄英雌們！聖若望，尤其亞洲中心，該是我等善自把握的一畝良田，怎麼耕耘必怎麼收穫，不要徬徨！不要畏懼！只要握緊手，不做倒戈的敗類，反攻的聖戰勝劵在握，聖大也遲早恢復薛師在世時的氣候。

李海迎春曲

春節到了！這是民國六十九年的正月初一好日子！老外們何能體會一個平平凡凡 February Sixteen 對這羣老中的意義有多深？當咱們高高興興小年夜祭祖時，洋朋友還當咱們是在慶祝情人節哩。（二月十四日正逢 Valentine）

紐約這樣的華人薈萃之都，可想而知籌備舊曆年那份熱烈和興奮，從二月一開端，就緊鑼密鼓起來，幾乎家家都來個「傾巢而出」，名符其實的共襄盛舉，酒會、餐會、舞會、座談會、遊藝會、遊園會……到處熱熱鬧鬧的，一直要忙到正月十五元宵之後，眞是中規中矩按了老風俗在正經過年，一點兒也不因爲人入了番邦，渡了海，就丟了舊心情，相反的，正因爲我們不在自己的土地上過年，更加得一絲不苟來傳揚老「點子」，免得代代延續下去，遺失掉專屬於我們的「

祖宗心法」。

中國人多的地方是這樣隨心所欲，快樂無邊，實在不太多鄉愁客恨，但那些冷僻或孤少同胞的小角落呢？春節的除舊爆竹一聲，是否得以傳至他們的耳邊？伶仃落單的滋味，到了春節這大節骨眼上，或許會頓入愁腸，化做點點相思淚，遍灑異國鐵欄干……

在沒有到過「李海」之前，想法中是消極的，但經一場輕快旋律的「李海迎春曲」，一切自然改觀。

大約在一月底，紐約此間的留學生負責人鄭安國老兄就打電話來預約：「二月九日上李海『支援』啊！給他們打打氣也是好的！」

「李海」是一所大學的名字——Lehigh University，位於賓州東北部，和紐澤西州鄰近的伯利恆城，從紐約市開車過去大約兩個多小時行程，學校雖非特大，在臺灣的「知名度」也不甚高，但它在全美工學院的排名甚前，機械、冶金、材料各科系的成就都十分突出，對學生的審核與要求也甚嚴格。李海大學，是小城裏的一顆明珠，居民們都以它爲榮。

如此一戶眾望所歸的地方大學之中，來自臺灣的中國留學生人數，搜遍各系，加上眷屬，總共名單上不過三十人左右，若和紐約聖若望大學的三百餘人相比，眞正「小巫」，幸好伯利恆城是個工業都市，鋼鐵廠與大公司容納了約兩百名中國人就業，只不過，這裏「中國人」的定義就

稍「廣」了點，各種想法、立場和「出處」的同胞俱備，要是辦起事來，七纏八繞，很有一番「熱鬧」。

可敬可佩的是「李海」之內這三十多位「寶島子民」，他們來自最團結友愛的祖國，就這樣「知其不可而爲之」的展開招兵買馬，把僅有的三十名左右「人力資產」來個總召集，一個也別想溜！（其實也沒人打過偸懶的主意，小地方，彼此都太接近、太淸楚啦！）從兩個月前策畫，爲了怕時間太近春節，各地活動太多，衝突了抵消實力，訂下二月九日週六的好檔期來個迎春曲，節目企畫案中眞是洋洋大觀，酒會、餐會、晚會、電影欣賞會、摸彩……一大串。

這裏面，吃吃喝喝的東西尙可「有錢來使鬼推磨」以小收門票補助，晚會表演節目可眞傻眼，職業藝人如果「出差」到小城，少說數百美金一小段唱做，別忘了這是在海外，「國粹」在一片「中國潮」中，早就炙手可熱，不論國劇、國樂、中國歌曲、民族舞蹈……皆非「專才」莫辦，老外不是好「唬」的（他們在鑑賞中國「古董」上，常自命專家而挑眼），「另一類」的老中則根本坐等看把戲，希望李海同學們出出洋相。當然，絕大多數支持中華民國的善心人都默默在提供援手，免得這三十多位熱心同學太過艱苦。

我們之去李海，就是基於「同文同種同鄉同學」之誼，來個「拔刀相助」，在鄭安國大哥的親自開車護送下，帶去了三個精心練習的節目：平劇淸唱、古箏演奏與民族舞蹈「小放牛」。

去時車上鄭大哥就叮嚀：李海的同學辦這個「中國之夜」太不容易，我們一定要好好的賣力，替他們爭口氣。

等到車停在李海大學古雅巍峨的學生活動中心大堂前，看見一排排閃亮的車子，一羣羣衣着儼然的中外來賓隆重地步上樓階，再踏入會場，瞥一眼佈置得端莊高貴的舞臺與餐會長桌，以及那奔來走去，佩了名條的三十多位「主辦人」，難以掩抑的讚嘆讓人由衷感動——

這些舉着鷄尾酒杯輕言淺笑的賓客們，幾乎囊括了李海大學的所有中外教授，伯利恆城的名流紳士淑女。以他們準時盛裝捧場的態度可知，這「中國之夜」是當地的一樁大事，人人以與會爲榮，而場中高懸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正似向川流不息湧進的佳賓宣告：今夜，是屬中華民國的良宵，今年，是中華民國揚眉吐氣的年頭。

這面國旗之笑靨迎人，又有段故事。

據說，當「三十巨頭」共議大局時，居然有當地的「土豪」示意不可明掛中華民國國旗，說是有礙「友好」，卻遭到百分之百的全票否決，再百分之百通過非把青天白日旗飄揚會場不可，徹底粉碎了陰謀份子們的別有居心，結果竟差點因爲這件事，引發九日現場「攪局」行爲，情況到了相當危機的地步。幸而李海的同學們都不是「省油的燈」，個個威武勇猛，文武全才，把話攞明了出去，不怕惡勢力，也絕不低頭，硬是憑着「鐵沙掌」打出條血路，才換得這一晚平和安

詳的氣氛。

聽他們說這段「前言」時尚不曾有太深刻的切身感觸，但是一個個用目光來追隨觀察，實際上因表演預備工作和他們協調洽商，眞正發覺，即或梁山泊上的一百零八條好漢，也或不及這三十餘員神將的萬能萬靈。

在接待上，招呼賓客時，他們好像外交使節一樣彬彬有禮、周到體貼。

在服務上，自助餐派發時，他們繫上圍裙，活似天生的大厨侍者。

在管理上，控制音響舞臺、安排節目，他們分工合作，各展所長，有如嫻熟的專業人員。

印象最深刻的是體重大約九十公斤的晚會司儀之一吳鶴孫，這位東吳商用數學系畢業後在李海深造電腦的「阿福先生」長得酷似電視明星傅雷（只是又大了幾號），黑壯壯的個兒，爽朗朗的京片子，從賓州也不知打了多少電話到紐約跟我們敲定節目、表達感謝，等我們下午五點僕僕風塵趕到，就前前後後「打點」着替我們送酒菜，還怕冷落佳賓，臨行再三相送於寒夜校園，回來後馬上接到他殷殷關懷是否平安到達的電話。如此美意，使我們「三腳貓」的表演自慚形穢了！而此「胖哥」，臺下一付「苦力」狀，登了臺換上件中國傳統長袍（據說借自同學爸爸的，所以才正好可以塞得下），拿起麥克風走臺步，妙語如珠的機智臺詞源源不絕，還眞相當瀟灑，我們盛讚他是眞人不露相的翩翩濁世「吳公子」，只見他呵呵大樂，拍拍肚皮，半認眞的說：「

吳公子上戰場才見神威哦！」

大家心裏有數——在伯利恆城，在李海，能辦出如此「平安」的一個中國夜，早就明裏暗裏上過若干回「戰場」了！如「吳公子」者，有張飛李逵的造型，該是最佳「打手」，所以但見他那行雲流水般的臺前丰采不足爲奇，若是連同幕後艱苦卓絕談判、斡旋、爭議的步步驚魂合觀，「吳公子」該改稱「吳大俠」，海外第一線上的敢死隊。

另一位陳治同學，來自中央大學，馬上便可拿到李海的博士學位，大約是受命擔任我等「紐約貴客」的「保鑣」，寸步不離，從微小之遞張餐巾紙，到學園簡報、人物介紹，口才流俐、態度親切，那份「總在左右」之情尤可感，提行頭、跑腿，爲我們的表演搬東西，替我們找化妝間……上上下下大概把個李海大學都翻過來了，直到晚上十點多，依依不捨離開李海校區，陳治和我們互留下電話通訊地址，他給我帶來最強烈印象的一件事便是談及去歲方拿到碩士學位後回臺灣結婚。他說：

「我結了婚回來繼續讀博士，太太不願來美國，我也認爲她在臺灣工作好好的，不必來了，反正我一拿到學位就回去。」

「你太太不願意來美國？不是說很多女孩子爲了想到美國來才搶着嫁給留學生？你拿了學位馬上回去？已經有工作在等着你嗎？」我的問題很不禮貌，卻是很「實在」的疑問。

「臺灣的女孩子也許極少數有觀念錯誤，卻絕不是多數，像我太太這樣守本份的很多啊！至於我嘛，大學畢業後服兵役，然後就出來唸書到今天，沒有爲國家社會出一點力，當然得趕快回去啦！在臺灣長到這麼大，做了近三十年中國人，叫我改祖換宗嗎？叫我在老美機構唯唯諾諾嗎？我倒不相信那樣會使我快樂，或是個人有什麼發展。」

欣慰地伸出雙手，我向陳治臨別時簡短致意：「紐約見。同時，臺灣見！」

楊彩雲是晚會的女司儀，負責以英語向現場外賓報幕。她是個面目姣好、婉約可人的廣東女郞，才由香港來到李海，在李海大學過去不太接受女生申請的傳統下，她是校內唯一的中國留學生女孩子（已婚之眷屬不算的話），而且是拿高額獎學金的商科生，可見她的成績水準超越常人。

我們除了在「臺上見」，爲她的道地英國腔英語傾倒外，我也愛煞了她裹在亮綢長旗袍下的健美與她那中國少女特有的纖柔文雅氣質，而她的廣東國語還挺足達意，楊彩雲是個揉合了中西優點的好女孩。

與彩雲最後散場在洗手間又相逢，我問：「彩雲，你在香港受英國教育長大，現在又留學美國，你仍然愛中國嗎？」

她瞪大了美麗的杏眼，努力以中文說完全句：「當然嘍！爲什麼不愛呢？我是中國人。——

自由中國的人。」

多可愛的一朵彩雲，飄到了靜謐的小城，落在了古意盎然的李海，而無論她再移散何方，總不會失落了自己的國籍與歸屬感，她是朵幸福的祥雲。

用餐時，正當我們爲如此可口豐盛的中國大菜咋舌，對座一位自稱「李海老校友」「每年必趕回來參與盛會」的教授說：「這家中國餐館老板眞不錯，每回只要自己人包他的席，他不但不賺，還要倒賠，親自來料理，做得格外賣力。」順手一指，果見一位忙忙碌碌搬湯端肴的中年文士滿頭大汗在那兒指揮李海同學們當侍者，不像個大老板，倒像個「下海」的司馬相如，想像中，那又是另一篇章的可歌可泣好故事罷！

有人介紹李海的天字第一號「龍頭」——機械系教授薛昌明先生，讚譽他在「破壞力學」方面有非凡貢獻和表現，爲李海的中國人之光。握手寒暄時只感面熟無比，好像似曾相識，啊！這不是薛光前老師的長公子嗎？薛伯伯的幼女寶琳和我在十三、四歲時就是好朋友，這「大兄」卻從不曾謀面，但是一經點醒，頓然「大悟」，薛老師故去後，聖大失了哲人護衞，每當懷想，不勝唏嘘，「移情」作用之下，這眼前的李海薛主任就份外親切了。

晚會節目在通力合作下，眞是進行得有聲有色，合唱啦、工夫啦、話劇啦……相形比較，李海的同學們在爲團體付出的心血方面，要比任何大學校、大同學會更加認眞，他們是把這個「中

國之夜」當「命」做，使盡了「吃奶的力氣」，三十多人，要個個扮演多元化的角色，直到晚會結束，電影欣賞上場，「蛇形刁手」出現銀幕，還只見勞苦功高的工作人員們在善後，清理，送客，算帳、整晚，他們自己吃不好，喝不好，忙昏了頭，可是只要聽到中外來賓一口一個連誇他們「好」，一切的辛苦就「值回票價」了。

我們的平劇、古箏演奏與「小放牛」，其實並非一級水準，也不過盡心力而已，但李海的熱情朋友們誠心感謝，交口相讚，臨走每人還送上李海的石質筆插與銀筆爲紀念，金錢上的價值其次，友誼的交流暖洋洋遍行全身，直達肺腑，好可貴的一羣至眞性情好朋友！願明年我們再來。

李海的迎春之曲，譜出一頁寶島留學生積極奮鬥宣揚國威勝利戰績，由李海這三十多位「不認命」「不怕死」的鬥士精神可知，「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何需畏懼環境困頓的迫人或閉鎖？只要誠心替國家做點什麼，任何形態與方式都足達意，而且定會獲得洋朋友之支助，絕不會眞正落得孤軍奮戰，因爲，我們敵愾同仇的心絕對是促使大家緊緊拉起手來的主力軍。

小地方、小學校、甚至或只有一兩中國人的所在，和「鄰人」聯絡，向附近的「大站」拍發「SOS」吧！包準有意料之內的熱情迴響。如李海之「中國夜」者，是我們送給外賓、同胞乃至「敵人」的「和平原彈」，或許不會立時爆破，卻潛力無窮，在這民國六十九年的好開始，願李海精神常在，願中華民國散播在四海之外的粒粒種籽都發揮力量，欣欣向榮。

票房春秋

眼看四月十二日，「業餘」又當一年之始的春季大公演了！這是我來到紐約，加入票房之後首度參與公演前種種盛況。主掌內外、大小一把抓的副社長蕭明，人稱「蕭老板」，幾週前就叮囑：

「大夥兒來幫忙整戲箱啊！掛的掛、熨的熨，白蛇頭上的緞子球丟了還沒做呢！」

幹練熱誠的蕭阿姨在「業餘國劇社」二十二年了！屬「發起級」元老，一點一滴，盯着這個「戲班子」，由「身無長物」到如今一應俱全，信不信由你，一個海外的全自費票房（今年度開始才有了州政府補助金），居然能從頭到腳，由裏到外，頭面、盔靠、蟒袍、靴鞋、兵刃……沒有那齣冷僻戲能難倒它拿不出東西來使喚，寬敞的戲箱間裏，落滿了笨重厚實的大鐵箱子，打開

銅鎖，一包包整整齊齊，像模像樣，有如圖書館檔案：五花洞八青衣、拾玉鐲全套、三叉口夜行衣……每齣不同單元的戲各有專用行頭，彩綢的、亮緞的、繡花的，每抖出一屋子眼花撩亂，就抖落出「白頭宮女」一段天寶舊事：「這還是那回演『霸王別姬』臨時熬夜手縫的，看看這針腳，現在眼力不比當年嘍！」

「當年」一晃十餘載，「業餘」這個響亮的字號巍然矗立在紐約市已成「老大」，「家當」固然熬出了氣候，聲望也自凌駕同儕。拿得出眞人才、排得出好戲碼，每年的各季例行演出與「外銷」別埠，無不瘋狂爆滿、賣座一空。無論老中老外、內行外行，趕時髦裝中國通也好，眞正愛之若寶擠上過乾癮也好，聊以寄情一慰鄉愁也好，總之，花籃、掌聲、佳評，「業餘」從來不缺主動捧場、出錢出力的「贊助者」。華人同胞以爭相支持「業餘」爲榮，西洋朋友也沾沾自喜於他們能挨上個「中國邊」。早在尙未來美前就風聞「業餘」威名了！只是如今一旦「身在此山中」，才知除了表面上的藝術貢獻，「業餘」還肩挑了另一些「時代」交付的重擔。

話題應由社址談起！

二十多年，「業餘」大營遍歷唐人街各角落，移來挪去，發現除去「房租」問題成爲令人頻頻喬遷不耐其煩之主因，「立場」問題更爲擾人。每每，砸了玻璃、破了大門、進來了槍俠、闖入了刀客，怪只怪票房的地理位置總是「不對位」，如今，乾脆不偏不倚落在「立新書局」正樓

上，這「立新」門首，可是長年懸掛汚星旗的！每回雙十、元旦等遊行，路經此「惡名昭彰」的東百老匯「左大街」，都要格外「卯上」一番，加上華埠大票什麼鬼影幫、怪手幫的各幫各派地盤劃一劃、分一分，想像得出，能平靜得下來嗎？

偏偏，咱們這不怕死、不信邪的「業餘」好漢有的是殺手鐧、鎮山寶，試試看：站到對街「五芳齋」小館門首，踮起腳跟朝咱們票房在五十七號二樓窗口瞥一眼，包管，就算近視一千度也能被那充溢在窗格內外的青天白日滿地紅鮮艷色彩吸引住。細細一觀：赫然大旗，堂皇高踞票房正廳中央，華貴端莊，肅穆清新，一掃樓下匪域的猥瑣鄙陋氣息，爲理直氣壯懸在樓下小鐵門首的「Yeh Yu Chinese Opera Association」金字招牌露臉。「業餘」可是「登記有案」的僑社著名反共社團呢！不肯騎牆、不肯藏頭縮腦、不肯妥協姑息的結果，我們的票房，就此佔據這萬方矚目的「戰略」地位。

首先，還有一二自己人爲了目標太顯著，怕暴徒繼續搗蛋，主張不掛國旗，可是社內兩位中堅人物：一是操二胡的王潛石先生，也是社中的常年幹事與前任副社長，由於他是聯合報三十年來的開山功臣，現在又出掌世界日報副總編輯，那份忠黨愛國的赤忱，眞可以說是耿耿可昭日月。另一位是「老朱」，原在領事館服務，出身黃埔，偌大年歲了，一腔熱血，以社爲家，對「業餘」、對國旗，簡直視如生命。在他們兩位一言九鼎之下，當時還是堂堂把國旗掛了出來。

不過，話說回來，臨街窗玻璃被一砸再砸也不是辦法。所以，現在於「歷盡滄桑」之後，很做了一番嚴密防衞措施，同時也佈置了幾道「機關」，社員入社要經二位老社員「作保」推薦，閒雜人等，無人引路，挿翅也難混得進來。

而我心深處，常在凝望着這幅大國旗，萌生無限感慨，國當多難，海外國人相聚何其可貴！在紐約市，在華埠，尤其東百老匯街，一個「要樂子」的純遊藝集團，該是何其不易，又何其可貴的心血呵！於是，每週六下午路經熙攘唐人街的這段「危險區」，耳邊廂但聞陣陣絲竹並奏之音由高空飄來，不時夾以喧天鑼鼓點。循聲追索，猛抬頭，敞亮的燈火通明「業餘國劇社」毫不隱蔽的屹立於斯，人影濟濟，正熱鬧得緊。或許，打黑槍悶棍的殺手已對妥他們的準星尖，掉句洋文：Who Care？英雄不怕死，怕死非英雄。只是，水袖長髯的亙古戲曲世界裏是沒有共產黨的，我們何能叫傳統中那般信、望、愛的劇中人物去理解何者是鬪爭與邪惡？

猶憶去歲雙十過後，由「皇后區海外華人聯誼互助總會」負責人，熱心的莊嚴阿姨正式引薦入社，那時正值「業餘」國慶公演完畢，就這麼儍里呱嘰被領着帶到一位慈眉善目「老公子」面前——「這是社長文紀洛，多關照啊！給你們注入新血輪來了！」莊阿姨好像「獻寶」一樣丟下了我。於是，這一身活力，本該稱作「文伯伯」的「少年家」忙碌起來：學戲多久啦？會那些齣戲碼呢？上過臺的有些什麼哪？身上工夫如何？嗓子調門唱C成嗎？……身家調查已畢，立時吆

喝一聲，文武場待命！當場「試音」，來一段吧！通不過試唱這關，如何敢到「業餘」闖字號？在海外，國劇人才本就奇缺，何況「業餘」乃紐約第一把交椅，抬出去的「角兒」要是「菜」了，太說不過去，這下，「巧婦要為少米炊」，挑精撿肥的，「業餘」可眞難喔！社長不是好當的。

絕的是，這位前任文社長自己根本不會戲，一切貢獻之於劇社者，全係主動服務，無條件支援，甚至猛貼腰包、賠淨時間精力，只因其年輕美麗的夫人孔祥桂是個「戲迷」，於是閨府追隨，這對標準「婦唱夫隨」賢伉儷，在文社長的朗朗笑語，文夫人的婉轉清音中，編織出好一曲「雅音小集」。

事實上，國劇易於上癮，常帶給人「吾道不孤」之感，那管年齡、職業、性情、相貌……各人不一，只要一觸發此「電」，電流自是貫穿巡廻，再不可「異中求同」的人們，也能全幻化出相融的情誼。

譬如在臺北時，曾經加入過一個「家庭票房」，是聯合報老總錢存棠錢媽媽發起的，隔週一回，大隊人馬到達錢府連唱帶吃，同樂一下午，而我之所以得入此門牆，乃因某次隨侍最愛戲的孟瑤老師往國藝中心觀劇，巧遇了一位正在臺大客座之莊生命教授夫人，經由莊媽媽之介……而莊媽媽又在華府碰面了——所謂「人生何處不相逢」，如果相逢正好在票房，又是海外，相信感

受一定份外深刻吧！

國畫大師胡念祖也是「業餘」一員中堅，唱鬚生韻味十足，熱心與熱情都够「火候」，舉凡劇情所需各式扇面、詔書、圖畫，皆由其大筆一揮，想來比古人當時的眞景還像樣，上回有位李媽媽唱「趙五娘」、「描容上路」一段，胡大師就此「繪影圖形」，把趙五娘畫成李五娘，惹得大夥恨不能都唱一段什麼有圖片的戲，也好免費得一幅胡大師眞蹟，而且還是「人像寫生」哩！胡師每週六都必上「業餘」報到，在我尚未買車前，一直擔任我等愛好國劇的同學們之義務司機。當例行排戲進行至三更半夜終於完畢，唐人街頭漆黑一片，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只見詭秘的空寂之巷，悄悄閃出一隊娘子軍，帶隊者，正是我們的胡大尊師，小心翼翼領頭步越數條大道前往泊車之所，載運上一整車的大黃魚，人口爆炸時，我便啟開其旅行車型「後艙」，一頭鑽入，享受「運豬仔」式樂趣，沿途曼吟四平調，管他千橋萬壑，一路由曼哈頓開啟話匣，搖搖晃晃回咱們的皇后區，聊他個上下古今——

「參加平劇社有什麼收穫嗎？喜歡票房吧！」胡師問。

「當然啦！精神上全靠票房支持了！一個人千里迢迢的孤伶伶在紐約，沒有平劇社安慰，都沒寄託啦！」不知是誰緊趕「聲明」。

「沒想到國外票房水準竟然能到這種高『克拉斯』地步，眞叫人不敢相信！」又是一名小看

了海外劇運的人物。

「反正，不知道爲什麼，我就是喜歡票房，這是我來紐約唯一高興的事！」這是葉婉之，當年在與大票房與我同進退的學妹，這會兒，又在聖大相逢，唱在一處，誰說不能「以戲會友」？

「好好把握你們的快樂罷！這就是身在紐約的福氣，有『業餘』當你們精神糧食！我有個計畫，想編新戲，改良式的現代國劇，你們都可以幫忙研究啊！」胡師看來才華非只限手繪，更及於透過心靈與大腦而表現的戲曲天份呢。

於是我們談改良國劇，談戲曲掌故，談臺灣劇壇近況，拿出每一位古往今來的名伶名票讚一聲、評一聲，又懷想一陣，「神經發作」起來，眾女生合唱一段「大登殿」的「十三嗨」窮過癮，嬌聲尖氣地，折騰得萬綠叢中那位掌舵的胡師嗬嗬大樂，建立起多少志同道合的忘年交情！平劇的魅力卽在此，只要一旦迷戀上了，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就像強力膠一樣能很快黏附起「敵愾同仇」之心，對外「抵禦外侮」，對內增進團結。

票房裏的一等一好氣氛就是這麼醞釀出來的吧！

就這樣，每到了星期六下午，報社下班也三點半了，腳步就像被根無形線繩牽引拉扯，沒命的往票房投奔，到了身不由己的地步。那怕在大考期間，甚或晚上有天王老子召宴，都可以一股腦丟在身後，非上票房不可。癡癡呆呆由窩克街拖着疲乏的腳步，橫向漫長的堅尼路，挪向孔子

大厦方位而去，好容易眼見菜場盡頭，東百老匯街沈鬱的色調中，一方殘舊朽木窗櫺裏透出光明，溫馨與甜蜜的滋味湧上心頭，步履頓時輕快許多，三步併兩步，狠狠上前捺着一層又一層電鈴，非要等到敲開重重門禁，一陣吊嗓子的嘹亮音符撲面迎來，震得兩耳發麻的鑼鼓嗆嗆直貫，向每一位早已或坐或站、或練功中、或正品茗的熟面孔統統點頭打過照面，這才把一顆懸掛了整整七天的心擺落地。

等到自己往燒着熱水的小几領過香茶或咖啡一杯，舒舒服服在鋪着紅毡的排戲大堂旁鬆軟大沙發裏一頭栽進去，閉上煩勞了一星期的雙目，打開平日難得有福收聽到鄉音的耳朶，再騰出一手隨着正起勁的琴聲打打拍子，兩腳這麼得意揚揚抖兩下……天哪！什麼愁煩全不復存在了，只剩下無盡的感激與感動，感謝草創「業餘」票房的先知，為多少在海外尋找不到自己的遊子定出了方位，為中華文化的承先啟後費了多少工夫，票房給予我們的豈是消閒而已呢？

難得的是，票房從來沒有向我們要求過什麼，一切都看各人自動自發。除去一年十元的會費（這是「學生票」，社會人士為二十元），票房由於近年爭取到美國政府一年兩萬美元補助，省吃儉用也就很小康了，所以宵夜聚餐啦、喝杯咖啡啦、打個電話啦，都不像老美社團那般計較，保存了老中社會的一點人情味，公演或外賣收入，都儘量用來添置行頭、增加實力，感謝鞠躬盡瘁的蕭明阿姨，沒有她二十餘年「以社作家」，辛苦賣力，「業餘」何來今日之蓬勃發展？

四月十二日眼看就到面前，這回演出兩齣好戲，一是「斷橋」，一是「大翠屏山」。「斷橋」是我最愛的一齣唱作俱繁情感戲，在與大國劇社時公演過。沒想到，能由社中決定，讓我這甫加入的新人來擔綱上陣。由於每回都能把十元一張這麼昂貴的票傾銷一空（臺幣近四百元一張），使得演出者緊張得要命。可別讓觀眾喊着退票啊！白蛇不好當。幸而，咱們有位好師傅，就是曾經在邵氏影城大放異彩的周龍章，「西遊記」影片裏的孫猴子，現在紐約華策會文藝部的主任。周師傅年紀輕輕，道行不淺，生旦淨末丑全來，忽扮男，忽換女，什麼戲全通。有了他的指點，再親自「跨刀」給徒弟「配戲」演許仙，相信上臺準「砸」不了。

而「大翠屏山」是由香港重金禮聘來的「七小福」劇團兩位高人：陳元香、虞元紅上臺開打，「中國工夫」硬是了得！成龍的師妹也不是「蓋」的。

經過數週的排練與走場，依着「敎練」指揮，一遍又一遍複習，沒事的前輩高人在一旁指點正誤，改進缺失，令人深深體悟到，今日我等之「上臺」，非僅代表一個「我」的個人表現，而是關係着「業餘」全社的聲譽，而票房之內每一成員的彼此愛顧，休戚與共之心，便是維繫「業餘」二十多載隆望不墜的主因。

公演在卽了，大家又忙將起來。寫海報、印票、發新聞稿、打幻燈字幕……多少事先的籌備工作，而這還不包含了收拾行頭、打點道具、抬佈景、準備燈光、說明書……，要在一個光光鮮

鮮的晚上，紐約這種八方好漢匯集一堂的大都會，好好力求表現，爭一個「好」，博滿堂采，可不是簡單的事。屆時，座下的洋君子們乃是以「國際水準」作觀，每想到此，心理負擔就沈重之極，兩腿發軟不敢登上舞臺了。

但是，也許由於這齣「斷橋」正好是周師傅與郭小莊共研創的「白蛇與許仙」同樣「版本」，是新編的，而「雅音小集」近來在臺北的轟轟烈烈，早已越洋傳來，動人聽聞。我等票友，何敢與行家相提並論？說技藝，差太遠，講工夫，更少鍛鍊。然而，相信，共同的心願一致，那便是爲我們中國的傳統藝術菁品傳一脈「香火」，這該是無分內行或票友，或海內與海外，衆家同好，都責無旁貸的。

際此公演前夕，紐約突傳地下鐵工人大罷工的消息，說是每年一度，要爲了加薪問題大大威脅上這麼一回。若是眞的「罷」了地下鐵，公演豈非門可羅雀？（在紐約，再有錢也情願不開車而坐地下鐵，省泊車之苦。）社裏熱心人士們急如星火，認爲應當將公演延期，我卻不作是想。公演本是一種忠於理想心願的表現，每名演員亦但求盡心焉已耳，何需在乎觀衆之多寡？又何必僅爲了表現而表演？有心欣賞的觀衆，再怎麼風雨，也會來的吧？只是，人之常情，總願場面熱烈，也風光體面些，在我私衷裏，僅盼一次又一次的公演循環勿斷，「業餘」的氣數愈演愈盛，只要「留得青山在」，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之下，少不了揚眉露臉的良機，大罷工又算什麼

呢？橫逆是免不了的，尤其在邁向康莊的大道途中，總得有擔當承受磨難，國運如是，社運何嘗不然？

祝福這回公演，祝福我們的票房，更祝福我們的國運。

野臺洋戲

每年六月到八月之間，德州都會有大規模的野臺戲在坎眼（CANYON）這個天然峽谷之中上演，吸引了來自各地的觀光客做壁上觀——這可是眞正的坐於石壁之上觀劇，而且是欣賞到純自然佈景的標準「野臺」。

百聞不如一見，早就聽眾位先進老中們宣揚，這種洋戲有多妙，而且是德州佬們當州寶的一樣偉大藝術傑作，所以大夥趕緊趁六月廿日好戲一開鑼，就早早電話訂購了二十張票，開了四大部車，浩浩蕩蕩，從拉拔克殺往「騎馬聖地」：坎眼去也。一方面評價一番老美的文化水準，一方面像趕集一樣湊個熱鬧，還可附帶馳騁黃沙，嚐嚐當牛郎牛妹的滋味。

峽谷確是名不虛傳，崖壁峭拔，紅岩奇峻，尤其在落日餘暉的映照之下，車行蜿蜒，聳立的

石壁圍繞在四周，閃閃生輝，腳下又是萬丈深谷，綠濃濃的叢林與赤艷艷的朱沙飛馳過車窗，換來一聲又一聲驚嘆，妙的是，驚嘆之餘，總有人以臺灣的名勝做比較，然後用一句「這裏算什麼」收尾。例如：

「哇！好棒的樹——算了吧，溪頭的樹比這裏綠，這點小場面，算老幾？」

「阿哈！小心，山路好險——免了免了，橫貫公路才過癮，這叫羊腸小道！」

眞合了那句話：「山是故國青、月是故鄉明」，其實，坎眼的山色的確誘人得很，卻總覺不如踩在自己土地上的踏實，幸而，新鮮的野臺開場鑼聲已響，我們在大批頭戴牛郎帽的臨時警察指揮下排隊泊好車，就此進場等候大開眼界。

隨着大批衣冠楚楚的洋客們順序進入石臺，不免令人強烈想念起金門的擎天廳，相形之下，這德州的野臺不過「玩具級」罷了，擎天廳是在炮火連天的戰地挖出來的地下廣宇，記得還是唸大學時參加戰鬪營有幸在那兒參加晚會，坐大卡車進去時只不過覺得幽然別有一番洞天，等到置身其內，才赫然發覺眞不愧名喚「擎天」，偌大的舞臺加巨額容量的席位，又是藏身地下，若無戰士們擎天巨手，何能開闢出來？在心底一有了成見，就不感到坎眼的臺石有多偉大啦！

坎眼的野臺妙在利用原始山巒做背景，搭配了人工佈景，構成半眞半假的一幅畫面，於是，德州的商標：馬、槍、蓬車都可縱橫舞臺，不受場地限制，賓客們坐在一階階高升上去的石級上

觀劇，心理上頗有接近自然的快感，而演員不論唱、說、奏，都不用麥克風，也不用插電的樂器，一切都採用有原始風味的方式進行，儘量以眞代假，劇情又是百分之百正宗德州故事，難怪被譽爲州際代表作了。

方才在門口曾經匆匆瀏覽專賣紀念品的商店，也領了一份說明書，知道這種野臺大戲是「季性」演出，今年已屆第十四季，劇名叫叫「Texas」：德州，下註一行小字：「鍋柄歷史音樂浪漫劇」，叫人看了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何謂「鍋柄」？請教了一位坐在隔壁的紅臉正牌德州佬後才知道，原來德州的形狀一端尖出似鍋之柄，於是成爲註册商標，此劇乃一具體而微的「西部開拓史」，也可說是「德州誕生記」，是他們德州人民驕傲與光榮的標幟，難怪放眼皆是一派「德」相的鄉紳淑女來此捧場，說明書上以黑體大書：在第十三季結束時，統計共有一百零五萬八千九百七十八人曾觀此劇……

清朗的號角響了，眾人都把眼光集中到山頭頂上去，只見一名壯士，手執大旗，跨下一匹駿馬，有如天兵般刷刷揮舞着旗兒直奔下山，如雷掌聲四起，石臺刹時湧現了無數彩衣男女，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聲量之大，足可讓數里外傍聽，翩翩丰姿，盈盈笑靨，好生繁華，衣着是電影中慣見的「飄」裏那種古裝，故事也就在半說半唱之中拉開序幕。

剛開始時，我就像看屏東慈鳳宮前歌仔戲一樣，只能半猜測半摸索的看看熱鬧，後來說白多

了，歌劇轉爲話劇，加上鄰座的好心德佬不斷解析，總算豁然貫通，原來，這是說一位有抱負的青年阿姆斯壯，母親死後，父親和姐姐相攜離開這塊只能耕作而不進步的乾熱土壤，只有他，決心留下，把家鄉建設起來，爭取開鐵路、裝水電、興商店，保存農業社會的特色而且謀進步，但也開發工商業，終於能排除萬難——包括地方保守人士的阻擾、政府機關的不信任態度、女朋友的琵琶別抱……——最後，阿姆斯壯成功了，他成爲「民族英雄」，「德克薩斯州」，也於焉成立。

除去中間休息的十五分鐘，這齣野臺戲似乎並無明顯的「場次」，道具佈景也是簡化過的具體而微式點綴，他們巧妙地引用了左右兩邊各一的小舞臺：那種有半圓活動木枱的隱身型臺面，燈光一黑，或左或右，就呀然一聲推出一番新氣象，由此，加上中央大臺，就可以從容的連換三景而不顯急迫了，這三個臺上有時全有人，做整體表演，有時只有一臺「進行式」，其他二臺準備中，一切樹、房、廳、院都是「滑輪推車」狀態，所以兩秒鐘就能變個花樣，加上後山是如此一片遼闊天地，可以大肆利用發揮，所以，從頭到尾，忽而馬蹄答答，跑過一票騎士，忽而車行轔轔，拉來一列蓬車，槍聲乒乓，雷聲隆隆，還造出德州特有閃電，在山頭激觸，讓人差點以爲是眞的變了天呢！

野臺戲眞是蠻好看的，演員們皆具水準，他們連唱帶跳，又說又笑，聲音宏亮，歌喉優美，

舞姿婀娜，而且扮啥像啥，人人稱職，無論拉小提琴的、彈吉他的，獨奏合奏，都有默契，後來我悄悄移到前面近臺處仔細觀察，發現演員們一個個把目光投注在觀眾席的後上方，才發現那兒立了一位指揮，隨時控制節拍，整個場面都靠他在調度，這下才算恍然大悟，不再爲之驚怪了。

看此洋戲的表現方式，可以發覺，「鍋柄史」中揉入了歌劇、舞蹈……………各式各樣手法，譬如一場夢境，就是標準的現代舞型態，以一羣紅衣女郎代表火燄，火燄又代表戰鬭，紅衣女們揮舞着蛇般游動的臂膀，吞噬了成羣的壯漢，帶來紛爭暴亂……………而鄉村家宴 Bar——B——Q（烤肉大會）又是民歌的天下，配了土風舞，活潑生動的氣氛洋溢在劇中逸趣橫生。

看着看着，總不免想起屬於我們自己的東西，瞧！那淘金老頭做勢砍木工作的模樣，不正是平劇裏「抽象」意念表達的一種方法嗎？和「拾玉鐲」裏玉姣姑娘趕鷄、扎鞋有何不同？那羣人舞唱的酒宴，依我看，也就是「掃蕩羣魔」裏眾魔上場合唱的翻版，輓歌之淒怨，有如「反二簧原板」般動人，逗樂的丑角，正似崇公道或馬達、江海擔負着相同的開懷責任，中外戲劇是否天生就具有相似的精神？我不是研究戲劇的專家，只是強烈愛好，不敢胡說八道，但是，看着看着，總覺洋戲很多地方與我們國劇是一樣的形構，若是深究起「內涵」，洋戲可還眞不若國劇之耐看。

記得在臺北幾乎每禮拜都有國軍文藝中心或國父紀念館的好節目可看，文戲武戲一應俱全，

好角兒雲集，還有票房的票友們公演，同樣的歌與舞，說與做，國劇更細膩、更曼妙、更柔和，藝術價值也更高，而屬於「工夫」的部份就更非洋戲望塵可及了。這就是西方與東方文化上最大差異所在吧！一個是現代化的率眞與直截了當，一個卻是如此含蓄、深沈和委婉，所以，那怕是臺灣鄉間的酬神野臺戲，只要不是那種改良的穿挿唱流行歌、跳廸斯可，都會有一個動人的故事情節，加以悅耳的唱腔，娉婷的身段，偶而會來段挿科打諢，或刀兵相見，使人精神一振，每回路過，都能吸引我癡癡呆站良久，看得忘記回家，那怕臺語不太靈光，也將就着猜一猜啦！

這坎眼的洋野臺戲，不就是「換湯不換藥」嗎？不過是鑼鼓換了喇叭吉他，花旦青衣變成花裙女郎，奔放的舞蹈取代起覇、淌馬、小快槍，而歌聲入雲成了唱腔的替換。

不知道有沒有人笑我？我眞是滿心的「以觀國劇之心」終場，而私心竊自「催眠」：我這可不跟在國父紀念館沒什麼兩樣嗎？天知道，當一封封中央日報海外版傳來什麼「雅音小集盛況空前」、「中國歌劇白蛇傳首演」，眞逗得人心癢難熬，這回看場野臺洋戲「解饞」，就難免不附加一種「移情作用」了。

居地拉拔克是個標準「文化大沙漠」，純樸是够了，藝術細胞一點沒有，在此，一個馬戲團來公演三天，就算盛事了，可以造成奔相走告，萬人空巷，坎眼距拉城幸好僅兩小時車程，否則，連這次野臺戲也撈不着呢！

而我畢竟是在仰望着劇終的滿天熖火中走出了這洋野臺，耳邊盡是臺上的嘶喊：「Texas! Texas!」德州！德州！就像我們的「中華民國萬歲」，臺下那羣洋人忘情地、激情地站起來隨聲舉臂高呼：德州！德州！我只得奮力從他們像小山一樣高壯的人海裏「鑽」出場去，一位老太太伸手攔住我：

「嗨！女孩兒，剛才聽介紹，你們是中國人？臺灣來的嗎？我女兒在臺灣呢！她………」

方才中場休息過後，突然臺上開始介紹「團體來賓」，有教會團體，有學校團體，有遠自東北岸來的貴客，也有德州當地的士紳「員外」，「外國人」，則只有我們——

「來自拉拔克的德州理工大學中國同學二十位！」

我們全體起立，向四方點頭微笑，聚光燈圓閃閃打在臉上和身上，掌聲和議論紛紛嗡嗡一片：「外國人！是中國人！是中國大陸還是自由中國？」

「一定是臺灣學生，看他們高興的樣子，不可能是從中國大陸出來，紅色大陸的人都很窮，看不起秀的！」

那一瞬，我突然感到厭氣這洋野臺，有種格格不入的彆扭，爲什麼這不是眞的國父紀念館？爲什麼世上竟有「兩個中國」？一向把「外國人」這名詞當金髮碧眼洋人的代名詞，而今自己竟然扮演了這個角色，一向以身爲中國人自豪，卻有另一個令人蒙羞的赤色中國給咱們丟人現眼，

唉！情緒就這麼莫名的低落了。

老太太的話卻適時的響起：

「我女兒來信說她不想回美國了，她在臺灣大學唸中文唸得很有興趣，她有個中國男朋友，我今年想去臺灣看她，聽說中國人是不嫌棄岳母同住的，我就這一個女兒……」

同行的老田上前拍拍老太太：「放心吧！去臺灣只有讓你享福，你也不會想回來啦！臺灣的戲，比今天的還好看呢！還有中國菜，你愛吃嗎？……」

門口響起一陣歡呼，是演這臺洋戲的演員們出來戲服送客，老太太忙不迭地眉開眼笑追出去看熱鬧，我們也隨人流，被推到場外花園中，果然，臺上的人物都在眼前，他們是西德州大學音樂系的學生，一個個像名伶一樣爲賓客簽名，與大家合影，樂器也都搬下臺來，手風琴、吉他齊奏，開心的觀眾們不由自主尾隨他們跳起方塊舞來，時間已經近午夜，羣眾們卻久聚不散，他們是被這番歌舞昇平的繁華景象炫惑了，也是美國人天眞任性個性的顯明表露，我們這羣「老外」，各自上車，一部份打道回拉拔克，一部份往露營區紮營準備明晨上馬馳騁，對屬於別人的狂歡，提不起附和的興緻，也打不進他們的圈子，就這麼帶着曲終人該散的惆悵離去。

這叫我強烈地想起那回一支娘子軍到新竹吃拜拜，逛完了廟會看野臺戲，然後流水席大啖一場山珍海味，最後眾人在七歪八倒的滿地紹興酒瓶中猜拳，輸了的人上臺客串，唱「友情」，

唱「梅花」，唱「誓言」，老寶她們還有膽子做名歌星狀邊扭邊舞手臂來段「在那裏，在那裏，不要迷失你自己………愛情已經找到你！………」

奇怪的是，那不過一個土里土氣的鄉間，沒有漢堡，沒有麥當勞，只有槓丸湯、蚵仔米線，野臺上麥克風裏傳出粗糙的「阿母哇——」這一刻，卻如此叫我想念得泫然欲涕。

野營時，我躺在冰涼的硬石地上，帳蓬外傳來陣陣蟲鳴與鼾聲，美國的蟲鳴與中國人的鼾聲，剛看完的一臺鮮活景象走馬燈一樣在腦中廻旋，很感謝這野臺洋戲，喚醒我太多曾忽略的好東西，相信有一天再能享受到那些福份時，我不致於再輕率「等閒」視之。

綠領歲月

從來沒有想到可能在十七年後於拉拔克喜相逢楊承傑，最後一次見他是彼此十二歲，而今，他已是一家餐館大老板，額上添了辛勤的皺紋，兒女成行。

記得初履斯地就有人告訴我一些「風土民情」：

「此間若論又便宜又好吃的中國菜，首推天廚，老板叫傑姆斯，年輕輕的，一等的好人！」

「好人」的定義包括够義氣、講信用、有同情心、不驕不狂，還具有在海外必備的同胞之愛，不致於開了飯館專「吃」老中。

爲了見識這「好人」，特地跑一趟天廚，卻看見老爹一名守檯——老板回臺灣去度假採購了！這是「太上老板」，他爸爸。

這一錯開，就是兩個月，直到某日往另一家餐館「長城」的女老板凱茜小姐家串門子。

「咦？這張照片的男士好面善，他是誰？」

「他？噢，我妹夫，他就是天廚老板，楊承傑！」

「什麼？楊什麼？你再說一遍？」

「楊、承、傑！」

好極了！腦子回轉過來的刹那第一個念頭就是「今後可有了吃白食的地方」，這名「好人」，鐵定是當年「綠領好漢」羣中的那位「英俊小小生」，不是他，還有誰？

離開臺北時吳企平給了我徐明朗的洛杉磯電話，吳算是相當有緣份的「綠領同胞」了，我們曾在高中時見過一面，也就是把這過往十七年腰斬，中間算是碰過過頭，徐很早出國，他連大學也沒唸就到了美國，難怪當我由電話裏聽到那「大男人」腔調頗不適應。

「喂！徐明朗，蝦米郎，你怎麼聲音變成如此悅耳的男低音？」

「怪了，你也是大小姐口音嘛！豬八戒！」

「田鷄有消息嗎？」

「沒有，我四處找你們這羣散沙，快瘋掉了，我七月回臺灣，打算登報尋人啦！」

「你怎麼登法呢？」

「吱那還不簡單：復小六年孝班全體同學速向本人報到！」

好吧！報到報到！看看那當年如驕傲小公鷄的班頭馮濟敏何處去，據說他清華畢業後也來美深造了，再看看班上的頭號公主伍經是否也成少婦，膩聲膩氣的徐愛妮仍然那麼嬌嫩嗎？豐滿的鄭小英瘦點沒？…………

要是徐明朗知道我意外的「撿」到楊承傑，不知該多高興啦！

「撿」回楊某的後遺症是此後每週「進補」，油水過多，只好上藥房找消化片。

驚詫的吾友格蘭忍不住發問：

「你們的感情有這麼好嗎？——我的意思是快二十年不見，而且他是個男的，當初大家也不過十幾歲……」

我把此話照譯給「傑姆斯」，相對一陣哈哈，誰能體會我們綠領同窗那份堅定執著的情感？那可不是像紀念册上常題的「勞燕分飛」後只做意思意思「常念影中人」而已，我們眞個懷想、眞個珍惜，也眞個寶藏那份稚齡的友誼，信不信由你，我記得每個同學的名字、相貌與說話聲音、習慣動作，每階段聯考都查榜登記他們分發到什麼學校，我甚至忘不掉魏老師給我的每一次鞭子，不過記憶中並不帶恨。

復興小學是臺北私立小學裏數一數二的「將才」，當然，那時尚無國中，升學率是第一優先

評估一個學校好壞的試金石，方校長曾經很自豪的說：我們綠領子的同學只要進了考試場，就是全包了第一志願！

校長沒有錯愛，記得那年全班高中金榜，返校慶功，一個個齜牙咧嘴的調皮相，可以穿「便服」了，偏偏都捨不得換下我們的綠領衣衫，誰叫它給我們帶來幸運與榮譽呢？白襯衫上配了翠綠的一條領子，下面是藏青西褲或裙，就這麼依依不捨地才勉強向穿了六年的它揮手告別，也告別了天眞爛漫、不解人事、無憂無慮的童年。

楊承傑說：「你啊！還是跟小時候一樣，愛說話，愛笑，嘖嘖嘖！眞老性不改！」

我說：「你啊！老嘍！看看，皮都鬆了，想當初還有女生暗戀你，嘖嘖嘖！該悔恨一輩子！」

其實大家都是老毛病，老德性，不過不再動不動「割席絕交」了，記得我跟馮濟敏共過一桌，每天一早搶着看誰先去「佔位子」，奪了先機的人可以有權把胳臂大大彎伸過去，一吵起架就忙着拿刀片割桌面，恐怕沒有那張桌子倖免過此難！

記憶裏只有那些早熟的小女生懂些溫存之道，然而也不過為求一陣哄堂大樂，於是小男生越怕，小女生越追上去找麻煩，往往一追一逃，滿教室亂跑，活像什麼「活捉張三郎」，要是小男生被沾到一點衣服或皮肉，那可要又拍又吹又洗又擦的整治半天，有如染了細菌，眞想不通何以他們日後「發育」了竟如此愛女生，而在那個階段卻又如此敵視女生如毒蛇猛獸。

「你的算術以後好一點沒有？不打不成器，八成不錯！」

「免了吧！大專聯我考的數學是十四分！」

不明白爲什麼有人發明叫小學生算種樹和養鷄的問題，總之我一向牛竅不通，偏偏又有人出一本名喚「圖解算術」的東西，一天的家庭作業可以被鈎出一百題，每天揹了個大帆布書包回到家，就此墜入五里霧中，滿天鷄兎，一地綠樹，硬是沒本事凑出合理的答案，熬到三更半夜都不敢伏案小睡，除非明早不想活啦。

忘記是那名救苦救難大菩薩居然找到一本解答，自此眾生普渡，每晚只需手執電話筒互遞情報，十分鐘清潔溜溜，的確有過一段快樂歲月，可惜好景不常，很快就被「精出油來」的魏老師拆穿西洋鏡，來個集體判刑之後，解答充公，罰雙倍習題，每天一早的「地獄門」也只好硬着頭皮賭闖，左手臂總是「白裏透紅」，沒消過腫。

「說眞的，魏老師何處去？他是個好老師！」

「他高升啦！做了大華中學的主任，後來又聽說去新加坡了！」

魏老師應該是綠領歲月裏的主流，從五年級認領了我等小雛兒開始，他那方方正正的大臉就沒在噩夢裏消失過，他先生一頭半絲不亂的西裝頭，油光亮亮，飄出的髮油味兒現在如果再聞到，保證不會弄錯，銅鈴大眼藏在厚鏡片內，瞪得人全身發軟，頭皮發麻，講書聲音大得無法打

瞌睡——被吵得睡不着也！而且大約當時尚無「魏師母」，他全天候緊迫盯人的守着我們，包括中午。

「嗨！記不記得魏老師的便當！」

「能忘嗎？東洋旗嘛！」

一打開便當盒，是滿滿的白飯，壓得緊緊，中間一顆話梅，日本國旗式！有時則連飯也無，兩根香蕉打發一天，狼吞虎嚥吃完趕緊接着改作業，給當天小考不及格的倒楣鬼補考，回答功課好的小子們發問，累極了在臉上用手抹一抹，有愛拍馬的獻上濕巾就擦一把，有值日生記得倒水就喝一杯，小學老師多半採的是「全包」制，什麼科目都教，魏老師就這麼「苦守」着把咱們從五年級拉拔到六年級，每回揍人都要咬牙切齒，一路拖着一路哼哼唧唧：

「你爲什麼不會？爲什麼做錯？教過你多少遍了，你怎麼這麼不爭氣？…………」

不知情的人以爲他打自己兒子，才有這等程度痛心。

「萬義暄挨打最多了！他腦袋比你還漿糊。」

「可是魏老師也有疼他啊！他大字寫得好！」

有特殊才藝總是受疼，可也「愛之深，責之切」，挨棍子機率成正比，那時分倒眞恨不得自己有張「白板」臉，叫魏老師看不出自己的好與壞，就可「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

，寧可無功，但求無過，「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望吾等成龍成鳳時代就這樣矛矛盾盾的過去。

魏老師之上有方志平先生這位女校長，更像「拚命三郎」，好似從來不食不眠，日以繼夜的坐鎮校長室，何時何事都可上門求教，那時節因爲我愛多嘴，乃一再被派出校外參加各種演說、辯論賽，每回都要由魏老師先加訓練，送去方校長「過目」，然後出發，等到抱了獎回來，也是先上校長那兒領賞，再由魏老師好好授勳，一貫作業，難怪聽說後來方校長離開復小，把魏老師也一併帶走，轉往大華再度合作，把大華中、小學收拾得如日中天，聲勢大奪復小，這眞叫鐵搭檔，是一個「運籌帷幄之中」，一個「決勝千里之外」的陣勢。

格蘭總是張着懷疑的綠眼珠發出問號：

「你確定你記得那麼小的事？你能理解？你能判斷？你確信你那個時候懂得運用感情和理智？你不是在開玩笑吧！」

怪的是，就像我四年級時開始偷看父親書架上的紅樓夢一樣，綠領歲月留給我的竟然儘是些成熟的回味，一點不帶勉強。

想當年，像徐明朗豐富的便當盒，總叫大夥艷羨，有那妒忌的，就不免「人身攻擊」，責他以「公子哥兒」，流口水的，難免涎着臉上前「乞討」，我卻總愛觀察他上體育課。

徐是我們班上頂尖的「富戶」，有一切最高享受，得所有老師寵愛，主要是他的家境優裕，而人又聰明用功，但是，他卻只有一條完好的腿。

小兒痲痺使他成爲不得不「跳」着走路的「怪人」，在小說裏我們常可讀到這種病痛的悽慘遭遇，多半是被小朋友們追着恥笑，或是自卑而自暴自棄，或是性格暴戾不安，總是沒幾個正常下場。

徐卻全然不是那一型，他努力做一切正常人做的事，過所有正常人過的生活，奇的是大家也都渾然忘卻他的腳，從無什麼譏諷，只有上到體育課，才產生些技術上的小問題。

問題出在大家都不怎麼愛上這強迫跑跳的課，只有徐最愛，他明明可以免上，偏要擠着搶着來，而且要學我們穿短褲，露出他生病的那條細腿，跳來跳去硬跟大夥一起上課，還非要老師給他同等待遇，該考的一點不含糊，他高高興興的來，滿頭大汗的回去，從不缺席，叫體育老師窮皺眉。

不知道爲了什麼，我總覺得自己是瞭解徐的，雖然十一、二歲的年齡並不明白什麼叫「瞭解」。

我也做過一些自己清楚在做什麼的決定，譬如和一個忘記姓甚名誰的小男生換墨水。

他沒有墨水——那種街上買的正牌派克墨水，甚至沒有比較便宜的鑽石墨水，原因是他可能

稍窮了些，而當時的復小子弟多數至少小康，私立學校總是昂貴些，負擔不起的家庭就不把子女送來了。

這男孩因爲缺少了該有的東西，只得「弄」來些不知名的液體裝在瓶子裏，那是些藍水，卻淡得離譜，破鋼筆吸了進去又成灘浸透出來，弄得他的作業不成人形，魏老師再三警告他「不可玩遊戲」，他還是一付嘻皮笑臉，好像一點不放心上。

我也許根本不喜愛他，卻直覺的感受出他笑臉下的悲哀，他的衣衫雖整潔卻陳舊，他穿着露出腳指的球鞋，他蒼白的臉上故作邪惡，只爲了要掩飾不安，避免同情。

我把家裏的派克墨水拿到學校，故意向他訴苦，說我的墨水太深不漂亮，喜愛他的淺色，執意和他交換，遲遲疑疑的換了，自此他可免受些洋罪，我把換來的瓶子扔進了垃圾桶。

很少有人體會一顆十二歲小女孩的心，是否纖細得足以容納一份玲瓏的智慧，事實上那時我們絕不再愚騃或懵懂，正如校長說的「綠領挾威」，綠領帶來威風，我們昂首橫過馬路，聲勢驚人，自認已是少男與少女。

「劉君平仍在香港？鄭小英還是對他一往情深嗎？」我問。

「實在不知道，沒聯絡。但是，你知道黃和平下落嗎？記得以前我很喜歡她呢！」

「你不是喜歡陳蘭！」傑姆斯的漂亮太太一旁揷口，話裏頗含醋酸的成份。

「算了吧！他是風流情種，誰都愛！」我說。

男女同班也僅只那六年小學而已，以後就是另一個漫長的六年「和尚」「尼姑」分制，見了異性活像見了鬼，又怕又忍不住想交往試試。

五、六年級時少部份情竇已開者早早墜入了「情網」偷偷愛慕上個把同窗，成爲眾口相嘲的把柄，就像「江山美人」裏一羣小孩子站在李鳳姐門口唱曲叫罵，發難的原因多半不在乎，頂多漲紅着臉嘴裏回罵兩句，那「被愛」的「苦主」可慘了，又要否認，又要生氣，着急與羞窘兼而有之，手忙腳亂簡直不知該如何是好，於是乎只得掩面遁逃，像受驚的小鹿。

一直到大夥升上高中，仍然會輾轉傳來昔年「羅曼史」之延續，譬如某一夥舊友集會，提起「前情」，各自含羞低頭不語……那時分，已經不再屬厭氣異性的歲月，相信低下的頭裏脈脈含情多於眞正惱恨，可惜，至今似乎尚無「絲領姻緣」，而眼看年華易過，各人分別有其歸宿矣！

「傑姆斯當年瀟灑得緊，一個小平頭，一條藍短褲，方方的小臉上清清秀秀的五官，人家功課又好，對女生又有禮貌，那個女孩子不喜歡？」我故意「氣」「楊夫人」，說的卻是實話。

復小沒有醜的！——這是咱們自豪的話，私下想想，我們的「六孝」誰不是可愛孩子？我們結結實實，靈靈慧慧、伶牙俐嘴。

「你最愛說話！每次郊遊都喳喳喳說個不停！全車只聽見你一個人聲音！」

可不是嗎！媽媽常說：「從小看看，到老一半」，這就叫本性難移，難怪自從一陣「青青校樹，萋萋庭草」之後，雖各奔前程，卻難脫原來小時的「造型」，本人從小就是「蓋型」，楊某，是「實幹型」，所以，至今蓋者仍蓋，腳踏實地的傑姆斯已經坐擁名店，成爲殷實富商了！

我們的復小，可別來無恙？

「哇！算一算，八百年沒回去看看母校了！」

「沒回去不是不想回去，是一直忙奮鬪，其實相當想那件綠領襯衫的！」

常見報紙上有畢業三、四十年的老同學攜兒帶女和白髮老師重回母校話當年的，我們又何嘗不能？只要在全美全臺登啟事，一個跑不掉！

「那時候，不知道大家都怎麼樣了？」

怎麼樣？相信個個都有成就，個個都有貢獻，大家都是站在自己的崗位上認眞做事，盡心盡責，總之，一個也沒有叫綠領蒙羞！這就是母校給的「品質保證」！六年基礎教養，不好，也會好！

「眞想讓我的孩子也回到復小！」

去吧！只要可能做到，克紹箕裘就從根部起，選擇一所好小學比考中一所好大學更重要，因

爲，孩子的人格將因這成長的六載而逐步成形，及至定型，萬難更改！愼擇其環境該是父母送給孩子成人的最佳禮物！

感謝我的父母，給了我穿上綠領的機會，讓我永遠心存感激，感謝方校長和師長們，賦予綠領歲月如此豐富優雅的內涵，讓我等薰陶蘊育出今日的氣度。

也感謝所有同窗的好友們，除了那登山失事未知生死的邱高，大夥都如此努力勤懇，給綠領露臉，不教自己白白空負母校。

祝福！綠領！綠領同窗！前行者不弱，後繼者加油！

「江青同志」的臺上臺下

三月廿九日青年節，紐約華埠柏格村高中禮堂有一齣新穎別致的歌舞諷刺劇應景推出，由於它的主題「時髦」而尖銳，手法獨創，突破了一般舞臺劇的窠臼，引起了各方面廣泛注意，個人因實際參與其劇整體籌劃與演出，願對此海外文宣工作的嶄新嘗試盡量做一客觀剖析。

首先，從紐約地區華文報紙上連續三天頭版四欄大廣告得知，這是慶祝中華民國七十年青年節紀念大會中的餘興節目，卻也是當日下午除演說、合獨唱等其他節目之後的壓軸好戲，演出單位爲「大地劇社」，主持者係「美東反共愛國聯盟」。

「美東愛盟」在紐約地區是響噹噹的反共團體，「大地劇社」卻十分陌生，事實上，此社成立尚未滿月，乃是由「美東愛盟」旗下眾藝術文化愛好人士所共組，可以說是美東愛盟的一個「

分舵」，這由它的社長崔鼎昌即美東愛盟執行秘書，副社長則爲我這美東愛盟文藝組召集人可知，「大地劇社」的立場毋庸置疑爲「純右」，它所選擇演出的主題和內容形態也必有其一定的主見和目標，然而它絕非「打手」型啦啦隊，而是軟性的文化戰新品種利器。

成立「大地劇社」組織

在打算成立劇社之初，眾人爭以不同提名投票，我所提的「大地」兩個字最後高票當選。「大地」的含義不言而諭，卽孕育萬物、生生不息之意，反共的種子落在這一片芬芳的海外區域泥土之上，如何開花結果，尚待有志之士共同努力。戲劇是溝通人與人之間意向的最佳工具，以「大地」爲名，點燃劇運的火種，煥發出激烈的火苗，照亮黯淡的極權世界，或至少反映些黝黑角落的眞貌，這都是志同道合之士共同期望達成的目標。

於是「大地」草創，倉促間決定在青年節時鶯啼初試。

說來有趣，「江青同志」這絕佳題材來自一句玩笑話。事當大陸十惡公審新聞熱門之初，電視報刋爭以毛婆醜態做大幅報導，某日，「愛盟」一批老友相敍於留學生服務中心，突有人指著我這一臉橫肉發噱：「嘿，妳倒挺像江青的！」一旁善繪工文的董天嵐，乃毅然接口：「來來，

我來編一臺戲，臭臭這妖婦，妳來演她，不是活江青？」

戲言旣出，討論青年節慶祝活動的議席上就此弄假成眞，董天嵐以數十載文工歷練，很快就寫出「夜審江青」初稿，經「老戰犯」段克文將軍修訂術語，改名「紅朝殘夢」，最後，爲吸引左、中、右各派都來「接受思想洗禮」，三改爲不下結論的「江青同志」，敦聘專習舞蹈的榮海蘭小姐執導，再由茱麗亞音樂學院習鋼琴聲樂的榮智江（又名貝德）君加入了音效特殊設計，使乾燥的舞臺話劇成爲載歌載舞的「動作派」新典型。

以江青這中國歷史上罕見的簒位「女暴君」做題材固然討好又新鮮——至少，切合時令，然而，如單以受審一小段經歷做描述未免範圍狹促，於是，新潮的現代心理劇手法之下，過去式的江青：女明星藍蘋，乃至小女孩李青鶴都以幽靈方式出現舞臺，與現在式的垂老瀕刑可憐蟲階下囚「江青同志」相互交映，基本上，時態仍是現在進行式的，但，打破了時空的舞臺上拋擲著歷史的腳印，江青的「奮鬪」發跡，江青的鬪爭奪權，江青的獨裁暴政，江青的倒臺傾覆……包括了她的愛慾、憤怒、橫行、衰絕……一一點綴在「當朝新貴」鄧小平、華國鋒、葉劍英等人舞臺特殊造型裏，文革十年腥風血雨，亦以抽象代替具象，明白交代給臺下觀眾，大陸眞相，不必再多費口舌，已然血淋淋呈現在大家眼前，江青同志，只是一個媒介，是帶領迷途羊羣的路燈，江青的下場，也就是中國共產黨的下場呵！

準備工夫不够

雖然在表達技巧和演出安排上有些小小缺失，而使少部分觀眾發出怨言「看不懂」，大體上來說，「江青同志」仍然相當成功，演員的努力和編、導、音效創作的傑出構成空前國語舞臺劇，尤其是「政治意味」如此濃厚的華人劇作在紐約有如此崇高評價。落幕後檢討弊病，則亦不需諱言，可以爲歸結以下幾點，作爲大地劇社的自我檢討：

①劇本之跳接、穿揷在銜接上有些不連貫之處，交代不淸，觀眾如非很專心或極費思索，往往「回不過意來」。這是求新、求變時的必然現象，卻宜再做中和性漸進緩衝。

②一人兼飾多角，甚至飾到五個角色，混淆了觀眾視聽，這是倉卒成軍、人手不足的後遺症，間接削弱了演員在舞臺上的份量，破壞了代表性的固定形象，是絕對應予避免的。

③燈光幾乎完全無法配合劇情進展做變幻，非燈光師之罪，是事前燈光人員與導演沒有磋商的機會，甚至打燈光的人當天中午才拿到劇本，連內容情節都不淸楚，足爲日後演出的準備工夫之戒。

④化妝及造型上未太注意，華國鋒居然由青春瘦皮猴小傳飾演，當著滿堂公審叫出大名時臺

下未免失笑：江青本人像是像，卻不够蒼老(也是捨不得醜化自己的不肯爲藝術犧牲心理作祟)，影響觀眾情緒上的認同。

⑤道具、布景過於抽象（幾乎一無所有），則顯寒酸，經濟能力不足與準備時間不够是眞正原因，自我安慰「現代」只是藉口，尚待各方援助。

⑥演員聲量部分不足，麥克風佈置有失，使觀眾漏去不少精彩道白，演員音調太尖銳，頻率過高，亦收反效果。固然非職業人員演出無法苛求挑揀（尤其海外劇運，若都非純北平語不可就沒人共襄盛舉了），普通舞臺技巧還是可以力求改進的。

演員賣力賣命

至於「江青同志」的演出成功處，也可歸納出幾大特點：

①演員賣力，到了賣命的地步，無不全力以赴，歌的、舞的、打的、殺的，逼眞而投注感情，有笑有淚，有眞實感，觀眾一致公認，這是具水準的好戲。

②音效的配合，有如神助，增潤趣味，加添浪漫，適時而起的鋼琴聲與男高音獨唱，柔化了這齣嚴肅的政治戲劇，簡直可與百老匯近日紅透半天的艾維塔歌劇（Evita）比美。

③奇幻的江青現在與過去穿插，編導榮小姐功不可沒，她所創造的幽靈式效果，除神秘感與噱頭十足外，更有介紹江青一生的歷史導遊任務，只惜時間過於倉卒，尚不夠詳盡過癮，只做化龍點睛交代，然已夠耐人尋味。

文宣工作開創新形式

散戲後做回顧與展望，臺上臺下做番巡禮，驚人的成就感固驕傲地縈迴在眾同仁心中，僥倖的冷汗未嘗不導人遍體通寒，一個劇社，以一個月的草率成軍，來負擔如此一個走在尖端的主題——演出江青的戲，談何容易？又豈可輕挑這副重擔？但大地劇社像初生之犢，勇氣十足，並未惹人非議、落人笑柄，甚至是標明左派的「北美日報」也照發了我們的演出新聞。但是，如果今後希望有更超越的水準，更多羣眾的掌聲，更多理性與感性兼顧的好戲源源出品，還需有以下幾項認知：

㈠組織上的健全。建立完善的制度、規章，勿以業餘性質而草草忽忽，要以職業式的嚴謹，確立權利、義務與利益，如此才能眞正做好一件事。

㈡劇本的編撰、修改、定稿，導演的敦聘、協調、執導，演員的定角、定型、定位，爲全劇

成敗關鍵，宜做事前長時期準備、安排，而非如此這般一切「無政府」狀態「抓到碗裏便是菜」。

③宣傳上的配合。如何讓「近悅遠來」，不失去那些「對政治沒興趣，所以懶得看政治戲劇」的觀眾。事實上「江青同志」了無八股氣息，根本不帶強烈色彩，只是忠實反應眞相，卻已足够「機會教育」，但太多人聞劇名而止步，這是大地劇社今後的難題。

㈣托缽化緣非根本，劇社經費如全依賴美東愛盟支持，只有勒緊腰帶一途，如何打開知名度，爭取各界支持，鞏固經濟來源，是此不爲牟利，只有弘揚眞理的劇社所宜深思者。

㈤廣求天下賢才，齊步向前，尤其是愛國、愛戲、愛護美東愛盟的各方志士們，歡迎同來共襄盛舉，一起把這份寓反共於藝文的理想做好，「大地」無門戶，愛國無分你我，尤其海外，唯有腳踏實地的幹，才有豐碩收穫呢！

以戲劇爲矛，舞臺爲盾

由臺上走到臺下，脫去江青那身臭皮囊，回復到劇社一名小兵丁的自我，不禁要爲「大地」的生機祈禱，今天，在海外反共文化陣營中，辦演講座談者有之，搞遊行示威者有之，弄雜誌傳

單的更有之，就是從不曾有過如此以戲劇爲矛，掌握舞臺爲盾，正面、側面對陣老共者，旣是天字第一號，又爲「武林第一人」，且看這一場迂迴之戰戰果若何，相信不比其他任一種策略爲遜，而其深植民心、傳揚種子之效卻是別種文宣工作所難企及的。

林肯中心看中共平劇團

——梅祿玖為了自知所學不討番友們的好，臨時放棄了這趟「出關」良機，把整個風頭讓給了趙燕俠……

八月十二日至二十四日，紐約市的第一號藝術大會堂，林肯中心的 Metropolitan Opera 來了美國的暱友——中共之「文化使臣」——「北京京劇團」，當六十三街迎風招展的斗樣布招牌「Peking Opera」，為原本就炫爛多姿的百老匯大道更加添了所謂的神秘「東方情調」，趨之若鶩的洋朋友們即或僅為了表示其「文化水平」的格（Class），也得恭逢其盛一場方可滿足其在「中國熱」中的「中國通」地位，更何況依據中共的宣傳單上所云簡直「此曲祇應天上有」：

「破天荒第一次，保證令你嘆為觀止！北京京劇團首次來美作公開演出，將會為大家帶來動

人心弦的神話故事、可歌可泣的史詩，和幽默諧趣的表演，加上炫目的漂亮戲裝，一定令你畢生難忘，請萬勿錯過！」（註：此單內一切中文字俱爲臺灣所用的正字，不見一個簡體字，中共之學臺灣，或可謂其海外宣傳之富有彈性由此可見！）

劇目相當雅俗共賞（或可說是看似中番咸宜），共爲八齣——紅魚公主、摸更（黑中鬭）、十八羅漢鬬悟空、拾玉鐲、三岔口、白蛇傳（盜仙草）、凌波仙子（洛神）、雁蕩山，作每日輪迴的搭配，這分雷霆萬鈞之力，也够風光一時的了。

然而，在這十二天的每日一場，週六、日兩場，林肯中心近四千個席位幾乎場場客滿狀況下，無論中外佳賓，無不在曲終人散後搖頭嘆息，所謂的「內行人看門道，外行人看熱鬧」，「北京京劇團」無論在門道、熱鬧上，都有其先天不足、後天失調之處，無法產生預期中的一炮而紅奇效。

首先，讓我們來看看此次領銜主演的名單。依次爲趙燕俠（青衣）、劉雪濤（小生）、李元春（武生）、楊少春（武生）、張雲彬（武生）、趙慧英（武旦）、郝慶海（花臉），而以在大陸向掛頭牌的楊淑蕊（青衣）、王樹芳（青衣）、嚴桂祥（花衫）等爲邊配，全隊共七十四人，俱來自「北京京劇院」中四個團之一、三兩團（以第一團爲主，第三團爲輔所精選），除卻趙燕俠是紅遍赤色中土三十年的老牌首席紅星外，其他皆顯得在名望上襯不起來，而如「老小生」劉

雪濤者，徒然充做趙的「下手」，也無甚表現機會，李元春與楊少春、張雲彬爲中國功夫「打手」型人物，反而成其臺柱，這是因爲洋人根本欣賞不到眞正京劇藝術菁華之所在，白白蹧踏了具備一條好嗓的年輕一代如嚴桂祥者，而趙燕俠以五十二的年歲，水桶樣的身材，就算再強調其唱腔何等曼妙、嗓音如何清越圓潤，也引不起「眼見爲美主義」西方人的口味。

梅葆玖臨時退出

事實上，根據數天以來多場實地觀察所得結論，趙燕俠的招牌戲「凌波仙子」以一個內行人的眼光，確有她獨到之處，趙氏出身梅門，而能獨創「趙派」之格，將唱腔中尾音的轉折處，以強化式「嘎嘎」調增加戲劇效果，是相當有味的改革創新，同時因爲趙原籍北平，咬字特別清晰，而行腔運調韻味十足，身段確不含糊，是個大將之才。可惜文革十年，趙被江青一巴掌打入十八層地獄，下放種田，一聲口也開不得，到了「翻身」時又被迫唱樣板戲，折騰得面目全非，昔年外號「小檀香扇子」的窕窈麗人，成了臃腫的垂老婦人，而今中共爲了向「友邦」炫耀「文化財產」，不惜把趙再起死回生，一掌托天，要她裝點起來「爲國出力」，趙燕俠自己，何嘗不是啼笑皆非，喜憂參半。喜者有此良機放洋光采，讓昔日英名一復江山，憂者如果不討洋人之

喜，唱砸了豈不十惡不赦。所以難怪這十二天戲之中，趙主唱者寥寥可數，而要唱，亦只唱凌波仙子這萬無一失的招牌戲，「拾玉鐲」也泰半由其得意弟子嚴桂祥「代打」，趙燕俠此來美國，心理負擔之重，可想而知。

而另一個使趙患得患失的心理因素，便是梅葆玖的臨陣脫隊。

梅挾其父梅蘭芳的餘威，本該是此行之天王巨星，多少美籍朋友久慕梅氏一門盛名，盼著一睹梅葆玖丰采，梅也作了隨隊的打算，不料經過行前一再檢討，梅的擅長無非唱工，排出的戲碼僅「霸王別姬」一齣耳，然而洋人不僅聽大段唱工是「鴨子聽悶雷」，而且也難欣賞那男扮女的老乾旦，若是到頭來梅在風頭上反輸了趙，或是自己的戲碼因順應時勢而演出機會過少，豈不壞了一世英名？思前想後，梅只得做了「犧牲打」，退出公演，同時更因梅的排場過大，不僅要求攜帶私人京胡、二胡各一把，更要求另帶六人隨行侍候，如此龐大開支豈是主辦單位所願負擔？由於此種種因素，讓趙無端撿了個大便宜，成爲獨一無二的大樑，但是，就因如此，趙更畏懼自己撐不起這洋場面，尤其在洋客們嚮往梅戲而得不着機會所產生之「假想愛情緒」下，趙肩上的擔子就更沈重難以負荷了。

也曾透過紐約「中立派」人士的引薦與趙做了直接通話，然而一聽說是記者，又是來自中華民國的，趙燕俠積數十年「鬪爭經驗」，趕緊表示一切要委諸領隊蔣元戎的應允，才可作少許發

言。蔣是何人？領導幹部是也！此君既非唱戲的，也非文武場，就只純粹扮演一名監督者兼發言人，是「北京京劇團」的一隻鷹犬，中共一再叫嚷着要和臺灣做「親密戰友」，骨底子裏畏臺灣如蛇蠍，就怕大陸一切跟向臺灣的路子走，無法控制地喪失了共產主義極權統治。所以由趙私底下和紐約此間朋友們所作接觸的小心翼翼，便知今日中共在派遣出外的各式人等紛紛投奔自由時，那種因惶惑而狠急謀求亡羊補牢之道的辛苦。

結束了紐約的首演，接下去便是費城、新澤西、華府、洛杉磯、舊金山、肯塔基、明尼阿波勒斯、芝加哥、波士頓等三個月的全美巡廻演出，這些北京京劇院八年坐科出身團員們，一個個面有倦容，「老傢伙」們更是疲憊不堪，美國的「國際創作藝術公司」（I・C・M・）花了三百五十萬美元成本包下這個「大秀」，是否能賺回老本呢？試以他們努力用來吸引番客的「武打片」做研究，有其共同的特性。

・都是「掐頭去尾」的一場「厮殺」而已。

・拿機關佈景的更換勤快、花樣繁多炫人耳目。

・動作以愈誇張、愈過火爲佳，以期收刺激之效。

・言行動作不脫樣板戲之模式，瞪眼嗔目，望來肅殺有餘，柔美不足。

・演員們不惜人人充小丑以博觀眾一粲。

既無字幕，亦無報幕，務必讓一座楞然以「唬」住外行。

不是宣慰僑胞，而是媚洋邀寵

基於以上諸原則，「摸更」與「三岔口」看來有何不同？「十八羅漢」與「雁蕩山」也成了表兄弟難以區分，反正只要幕一落一啟間，換上一臺景，上來一票人，互相打趣與打鬧一場，就是「京戲」了，洋觀眾們反正也弄不清中國故事都講些啥子，有樂便可，所以只見滿座驚呼頻頻，是被那些翻滾的快速與槍刀的砍殺嚇的，而每每到了一戲已絕，問以劇情如何，仍是不知所云，每晚來上三短齣如此搭配的「啞巴戲」（反正無唱工，到了改良徹底處，連說白也免，全以動作代之），使得那一批由四方而來欲一遣鄉愁的老中們不禁大罵山門，早知道，何必花這寃錢寃時間？中共當局批准他們出來的意思，想來也絕非爲了「宣慰僑胞」，而是媚洋邀寵罷了。

八月中，正值林肯中心外大噴水池前舉行一年一度「社外藝術節」的演出（Lincoln Center Out Door Festival at Fountain Plaza），十六國的代表們輪番露天獻藝，互較看家本事，我中華民國的節目正好安排在八月廿三日北京京劇團臨行前一日的下午，由紐約業餘平劇社的朱婉清、周龍章、葉婉之合演「白蛇傳」之「斷橋」，他們的團員也都聞風光臨，做了忠實觀眾，在

他們品頭論足之時，我曾這樣的告訴他們：

「我們這三人都非科班內行，全是大學時代課外活動學來的錄音機學生票友，如若有興趣，可請欣賞十一月時來自中華民國之眞正平劇團演出，定可一分高下。」

在此中共先打出一張自命十全把握的王牌而遭不佳風評之時，我國平劇代表團的來臨就分外顯得引人矚目與受人期待也，在此願以海外文化戰場的「把場」小卒祝福我們的劇團，藝與技的勝仗是必然的，卽或在個人言行動靜上，我國藝員的泱泱之風也必賽過那畏縮退卻的高壓政策下可憐的藝人們，而據他們偸偸傳出的怨言，此行每人分文不必夢想純義務的演出，還是給了莫大便宜，成爲人人爭奪的肥差。

不以成敗論英雄

——中華國劇團在紐約的辛苦仗

由於「中共京劇團」前脚才出紐約，後面便緊跟着來自中華民國的國劇代表隊伍，所以那怕其實無意較量，也自然而然形成了明顯的對比，在這場硬碰硬的海外文化陣仗中，「中華國劇團」戰得甚爲辛苦……

自十月五日深夜這行六十五人的隊伍抵達紐約，直到他們結束了十、十一、十二三天來的賣力演出，「中華國劇團」給予紐約人的印象似乎一直保持着「小本經營」與「孤苦奮鬪」，所以，當他們成功地達成任務時，一向居大紐市言論先聲的「紐約時報」也不禁給予極公允的「優於北京京劇團」評價，但，站在一名平劇內行與旁觀比較者的老中立場，眞忍不住爲咱們國劇團

的英勇鬪士們揑把冷汗。

選劇過份遷就美國觀衆

正如紐約時報說：「崇尚時髦的心理，在政治和藝術上是和服裝方面同樣地牢不可破。中華民國國劇團曾於一九七三年及一九七四年兩度來美公演，受到盛大歡迎。但是這個劇團是來自臺灣的，臺灣目前已經不時髦了，在一般美國人的虛妄心理中，臺灣的地位已爲大陸的中共所取代……」臺灣曾經一度成爲中國熱的「功夫」重鎮，但是，大陸在經過卅年門禁森嚴後首度門戶大開，吸引了大批好奇洋客，神秘與怪異的物以稀爲貴思想牽動了大批尋幽探勝人士去一睹中共廬山面目，所以那怕「北京京劇團」的演出不過一羣受文革蹧蹋的殘餘老朽在硬充場面，紐約的一批自命深具「時代感性」人士也心甘情願趨之若鶩大捧其場，相形之下，來自臺北的這支菁華銳利之兵，反成了陪襯。

平心而論，擔任中華國劇團經紀人的老美經理要對這種不公平現象負絕大部分責任。

據團員曹復永說，他們站在外國生意人的立場，有如上菜場買貨物一般到臺灣去「試看」過十多齣戲，經一番挑三揀四，指定了如今展示的四齣劇目：「長坂坡」、「乾坤圈」、「貴妃醉

酒」及「金錢豹」。他們不但指名「要」這四齣戲，而且規定了時間前三齣各不得超過二十分鐘，同時意見特多，這裏要删，那裏要加，把好好完整的戲「整」得不成其形，理由是「美國觀眾沒耐性看長的唱做」，「有打就好」。

這種過分遷就觀眾喜好而歪曲了京戲型式的「削足適履」做法，是失去藝術道德良心的！這樣只注重簡短打鬪，甚至不必考慮劇情及連貫的武功戲，犧牲比較複雜唱做和道白兼重好戲的做法，使中國觀眾，尤其內行，大失所望，一點不過癮，而西方觀眾也根本無法探知中國京戲的眞精神，頂多只知一個皮相。

美人經理唯利是圖，要靠着我們的平劇團多賺些鈔票，所以才如此規定戲碼，而且爲了少出多入，居然安排了「布碌崙音樂學院」這般場地來做演出，此「戲園子」僻處黑鬼區不說，陳舊狹小，舞臺欠佳，場面談不上，連水準都不必提，要是和中共佔的林肯中心來比，眞是「人比人氣死人」。

但是非常令人感動的是咱們這批國劇虎將，一個個很「莊敬自強」，包括文武場在內，很能適應環境，北京劇團在大園子內大鑼大鼓，我們在小舞臺就輕鑼柔鼓，一招一式卻決不含糊瞎混，要說比起北京劇團許多京劇型式的過分簡化、若干演員的年事過高，以及因中共胡亂竄改戲劇造成的怪誕內容，或文革十年疏於習練造成的膚淺草率演技，我敢說：咱們在精神上還是佔了

上風。

新人揚棄梨園行的習氣

仔細回想我所欣賞的十二日下午三時那場表演，準時，是第一個優點，三聲鑼響，如期揭幕，很有時間觀念，洗刷了「中國人沒紀律」的無妄之罪。而黑燈後、開場前有段英文劇情介紹詞相當不錯，稍補無幻燈字幕之不足。

舞臺中後方有塊可隨時升降的黑幔亦屬佳構，它代替了傳統中的不雅「檢場」人士，一起一落間，換景快速，予人好感，而點綴式的幾個小佈景，有畫龍點睛之妙，卻不喧賓奪主，沒有「海派」的「機關」過多印象，也沒有中共劇團的「演話劇」德性，只是稍微給予素淨的舞臺一點新鮮感，相當成功。

服裝的嶄新與麗亮是中華劇團另一著聰明棋，據說，此行一切行頭，包括鞋子頭面、蟒靠裙褶全係新製趕做，配色美不勝收，質料也係上選，讓舞臺上呈現一片燦爛光華，先一步導引觀眾有了「胃口大開」之感。

演員AB制的輪流上場與「老牌搭配新人」制度造成中華國劇團最大成功。試想：以葉復

潤、曹復永之輩當家老生、小生身分，何至於來配個員外、太監呢？又張富椿、翁中芹這般名聞四海的「練家子」，倒要上猴兒之一、妖女之一？嚴蘭靜、趙復芬唱全本大戲的紅牌輪着演二十分鐘楊貴妃乎？——非常高興，看見今日劇校造就出的新血輪已盡脫所謂的「梨園行習氣」，不搶要角、不爭排名、不計戲分，大夥同心協力，只想着如何合作把戲撐下來，把戲唱體面。所以，大牌可以跑龍套，名角兒知道謙讓禮貌，更能給新人「出頭天」機會，如「乾坤圈」中劉傳華小小年紀挑大樑，「金錢豹」裏更全是最年輕的一輩擔綱，如此一團和氣，國劇怕不振興麼？

致力克服客觀條件限制

順應環境而更能克服環境、運用環境是中華兒女的厲害之處。既由洋經理定下了劇碼，如何才能使它稍具特色、勿太生硬？睿智的編導者在「金錢豹」中小姐祭墳一段動了手腳，改作小姐遊園，將崑曲中最精彩的「遊園驚夢」借過來頂曼妙的一場載歌載舞，看得全場如醉如癡，這項成就，不可不令人拍案叫絕。仔細想想，卻甚是心酸，爲了爭這口氣而不違反「洋規」，中華國劇團也眞是鞠躬盡瘁了。

所惜者，小毛病依舊不少，以一個「愛之深責之切」的「自己人」立場而言，演員雖經兩月

密集受訓，似乎「卯上」仍嫌不足。「長坂坡」八員旗將行動不一，手腳欠俐落，曹操老兄一上場還未唸定場詩便掉了髯口（服裝師該打屁股）；該日（十二日）飾楊貴妃的趙復芬則嗓音沙啞聲量極小；「乾坤圈」的哪吒小心翼翼「玩」圈圈，一看就知緊張兮兮，難給人「輕鬆自如」之感；「金錢豹」的滿臺翻滾起身後居然尙有踉蹌……。

無論如何，我們也不能再責怪什麼了，原本，這支隊伍就在「先天不足」（無法依自己的理想出師）及「後天失調」（被經紀人安排成寒酸小家子氣質）下掙扎圖強，所以，一切的失誤都足以其奮鬪不懈的精神抵過去，而在未來九星期的持續作戰中，他們所要面對的，不僅是向中共同性質的團體挑戰而已，更是爲「中華民國」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挑戰，在老美的勢利眼、趕時髦心理下替多難的家國申張浩然正氣；更因爲除了紐約之外，該團此次訪問演出的大城市較少，如俄亥俄州首都哥倫布一類的中型城市及密西根州的卡拉馬裏一類的大學城才是他們訪問的主要對象，所以，他們所肩負的使命將與中共京劇團迥異，中共是大張旗鼓的做表面文章，我們卻係腳踏實地的深入「民間」。

在海外樹立平劇新形象

正如十月八日下午五時半，在紐約市廿三街的錦江餐廳，中華國劇團團員與來自紐約、華府

各地愛好國劇人士所做座談中的結論，以下諸問題方是中華代表團此趟對海外國人主要意義：

①國內的國劇從業人員如何協助海外國劇票房，提高國劇水準。

②熱愛國劇的海外票友，如何幫助國內的劇界，更精益求精的進步。

③海內海外愛好國劇人士，無論職業的、業餘的，大家如何共同攜手發揚國粹，讓外國友人對我國國劇有更正確的認識和瞭解。

中華國劇團，如能定期巡迴公演，不僅帶來海外愛好者的觀摩機會，也藉此介紹傳統文化的機會加強中美民間友誼，領隊莊本立先生此次携來一部分「華夏之音」的錄音帶，及國劇臉譜與有關刋物，是送給紐約及全美雅好國劇僑胞的最佳禮物，值此國內正如火如荼進行「國劇大競賽」之時，海外人士有幾個共同心願期諸中華國劇團能轉達回去的：

①如果出國公演的戲碼的確非遷就洋經紀的洋口味不可的話，是否可私下自備一套戲碼專爲自己同胞演上一場？

②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海外票房是否可「扣留」這批訪美代表團的行頭，擱在新聞處之類的公開機構供各方借用？

③既以「中華」爲名代表國家出使，是否演員應給予更精確的集訓，對他們有更嚴格的要求，以臻更理想的境地，光耀國威？

今日，我們且不以成敗論英雄，中華代表團的紐約一仗，是辛苦了！所以，深切期望往下各「站」同胞多多給予他們鼓舞打氣，尤其在那些華人罕少的城鎮，多發揮同胞愛該是我們對中華國劇團的最佳態度。

中國人的民族自決

——由海外一連串座談會談起

金鷄一啼天下白，民國七十年開春以來，全美各地掀起一連串演講座談的高潮，時間地點雖有不同，話題內容卻屬一致，脫不了中國未來前途、出路的問題。

例如一月廿五日，波士頓哈佛大學法學院內，夏志清、墨子克、鄭竹園、翟文伯、丘宏達五位知名教授主講「中國危機與出路」；一月卅一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柏特勒圖書室，唐柱國、段克文、丹尼爾三位親身經歷過共黨統治的活見證共論「中國的前途」；緊接着，二月十四日，紐約中華文化中心，顧貝克、金介甫、吳立克三位美籍旁觀者淸的友邦人士發表「中國前途展望」演說……。

類似的座談方興未艾，當此聞鷄起舞的不凡年頭發端，轟轟烈烈的中國民族自決運動正是起始，不限於美東這政治嗅覺較敏銳的地段，也不限於美利堅這海外一隅，中國人的問題只有靠中國人自己來解決，多少議論、多少期望，都圍繞着同一個疑問——中國究應何去何從？

臺灣忍辱負重三十多年

在國際間流行着競說玩「中國牌」這類時髦名詞之時，中共似乎成爲「中國」的代表，臺灣成爲玩「中共牌」中最大的籌碼。這固然由於中共風光，躋身聯合國代表席次，也由於中共的確盤踞了超過臺灣幾百倍的土地，「掌握」多過臺灣不知若干數目的人口，提起「中國」二字，似乎總在默許間暗指的是「那邊」，中華民國忍辱負重三十多年，生聚教訓，遠適海島，爭的，就是這一個「中國」的名分，巴望的就是沈冤昭雪、重見天日、揚眉吐氣的一天，「中國」二字，對寶島上一千八百萬「死士」的意義，何僅一國號而已？其價值，又何止疆域資源而已？浩然正氣，沛然莫之能禦，小小一個臺灣，卻成世界大局的重心。中華民國這桿旗幟，才是臺灣之所以爲目下臺灣的原因與意義。

可惜的是，卽使身在臺灣的一些福人亦不知其福大命大，搞不清目下飽溫富貴的出處，或自

私短視，想偏安江左，或瞎眼昧心，要改朝換代，恐怕他們不曾深思過臺灣在一旦放棄與丟掉了那「光復大陸」的所謂「反共八股」之後，會是個何種局面後果？中華民國的尊嚴與驕傲萬一淪喪消磨後會何等空虛淒涼？千秋萬世這四個字在現實的工業社會固然不太切近利害，但是好歹我們不能典當了黃帝老祖來換幾餐安逸飲食，再艱苦，還是要撐持下去，爭一個眞理的。

所幸者，海外華人們不甘寂寞，要搶着發言立論，爲中國命運把脈開方，這是因爲長年異鄉浪跡，人人都有個魂歸故里，頤養天年之夢，數載遊魂爲番奴，誰也願意見到祖國強盛壯大添風光。華僑之所以爲革命之母，實在是吃苦受氣挨冷落怕了，滿腔熱望寄鄉關，這分心意與權利鬪爭無關，與既得利益無涉，純純的愛，產生烈火般的行動，僑胞愛國起來不得了，留學生的心態也差不多，沒有人能說這些愛國瘋子別有企圖，所以他們講起話來也坦率、無忌諱，更客觀得多。

以一個中國人——不論內黃外白或內白外黃，只要是自許爲中國人，以身爲中國人爲榮的心情與角度來看大中國：大陸也好，臺灣也好，的確都是同胞，都是國土。統一，勢在必行；團結，至爲需要，相信除了少數人，中國人多數還是顧全大局的成熟人，尤其大陸同胞，由「門戶開放」後如潮湧般來到海外的一張張嘴裏親口證實，他們民心思漢的情況已經到了飽和點，只差突破那一層表皮，便可沸騰而出。

共產主義框框

仔細想想，古說滄海桑田，歷史的腳步是會重複的，淸末的景象，一如大陸現狀，昔年封建的框框，一如今日共產主義的框框，圈死了中國這條巨龍，辛亥民主思潮之澎湃洶湧，亦如七〇年三民主義之聲勢奪人，這是時之所趨、勢之所導、利之所欲，是順水推舟，不是鄧小平或任何「英明領袖」所可「力挽狂瀾」的。

造成這種一面倒情勢的主因無他，不過一個「眞」字訣，因爲凡是眞的東西，就像鋼鐵一樣，硬而紮實，假象只能騙人一次、一時，哄不了多久。中國旣在過去三十年一分爲二，各行其是，也就是在做一項「大競賽」，好似兄弟分了家各奔前程，三十年後再聚頭來比比誰有能耐。三十年後，臺灣與大陸，一富一貧，一自由一奴役，一現代一落伍，够不够當作評判勝負的依據？鄧小平本身在經過了幾重起落後，終於抓到了實權，所以一心「勵精圖治」，這種心態是可貴的，至少，要比毛、江的胡整要高明很多，但是，鄧矮忘了，分家非由今日起，三十年大陸的眞空、貧血已掏虛了身分，單憑高齡鄧「老總」，能把三十年一筆勾銷麼？

有人說，「臺灣什麼也沒有，就吹一個經濟」（某中共公費生語）。錯了！文化是經濟的原

動力，發展經濟是要有大腦的政府帶領着具智慧的民眾一起推動的，所以「文革」的愚民政策有如搬磚砸腳，而臺灣，那怕硬著頭皮，不過一個小小臺灣給你發揮，也能克苦克難的白手興家。

又有人說：「就因爲臺灣小，所以好治嘛！」（亦中共公費生語）不錯！食指浩繁難兼顧，大陸不好弄，但是，爲什麼有漢唐？爲什麼有盛清？爲什麼一到了共產黨手裏什麼都走了樣？中共的文化就只是把一切推往「四人幫」嗎？別忘了人是被迫上上下下的，花無百日紅，制度卻老在那兒掐着人喉嚨，遺害千年。

三民主義不是魔術，能變一個貧瘠的小島成高厦、良田加工廠的世界金鋼鑽，一切只在基本的出發點大有不同，不信，換過來試試，看看三民主義能不能振衰起弊、重鼓大漢聲威？看看共產主義能不能保有一日之光鮮？

基於眾人對共產主義的失望——不諱言，「解放」之初，確有不少人存着幻想，但三十年失音，也够磨平了這分癡狂——以及「巨龍、巨龍，你擦亮眼」的迫切，「拜託放棄共產主義」是每一位華人同胞的心聲。我們不說呼籲、聲討或「解放」，因爲我們深信一家人是血肉相連的，大陸敗壞在政治體制，大陸可恨的是弄權者，戀棧一批禍國狗腿，大陸的河山依然清麗，大陸的人民一樣可親，我們不再稱同胞是「匪」，因爲「匪」是有的，卻不能代表百姓，大陸放棄共產主義也是遲早的，只是一時拉不下這個臉，或還存了點僥倖、迷信的心。

其實，看看大陸人民現在渴望「三轉一響」，要求電視冰箱，急切出國留洋，好一派壯觀社會主義傾向，共啥個產乎？鄧小平要救急、救窮、救亡，一切以生活水平之提高爲優先，經濟學臺北，臺北可是標準的三民主義模範省裏模範大都會啊！大陸其實早就放棄共產主義了。

決不與共產黨並存

或有人以「臺灣何頑固」來諷辱國民黨委曲求全、力促團結的一片丹心，認爲一切說辭皆藉口，不過國民黨有意抓權不放在此。，以一名生於斯、長於斯，十六歲入黨的「老臺灣」、「老黨員」對國民黨的瞭解，深深知道不是那麼一回事。個人敢大膽保證，只要「中共」放棄那一個「共」字，眞正撤銷了共產主義的陰影，與臺灣三十年來努力的目標一致：遵奉三民主義，則誰人執政都一樣，在朝在野相互監督，大前提下一切好商量，國民黨不一定非做「當權派」，只是國民黨決不與共產黨並存而已。

說到這「扔掉包袱，才有抱負」的大清倉行動，中共該扔掉的東西太多了，除了基本的「共產主義」，更有它在逐步朝向「四個現代化」拼命時走火入魔產生的許多流弊，譬如過度崇洋媚外、凡事大走後門、外行領導內行、同工同酬迫使人民懶散不求進……愛之深、責之切，盼望大

陸同胞們和我們一起力爭上游，中國才有前途。

至於期許於中華民國政府者，由於臺灣勢必爲中國未來發展之典範，所以除了在經濟上領導他們，在知識文化上也要促使大陸服膺，我們要用優良的政治經濟制度、良好的政經建設、文化建設的成果來影響大陸、啟發大陸人民，改變他們蒙塵卅載所沾染的不良氣質，我們之需要「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是有意義的。

最後，個人有一點天真的淺見，便是所謂的「三通」問題，海外實際上早已明裏暗裏互通消息，只是恪於彼此立場不同，我方政府無法做官式認可，但平白給中共以「怕事」的感覺，當做口實冷嘲熱諷，其實我們應無懼於此挑戰。

金雞一啼萬家興

雞鳴早看天，七十年恰是鷄年的意義不凡，意味着東方旣白，明朗乾坤，中華兒女要振翅高翔了！我們十分驕傲，卅年來有「知其不可而爲之」後光榮的成績，足以告慰列祖列宗，我們能坦然面對中共一灘爛泥，告訴他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們有資格擔當領導，指出中國一條坦蕩明路；一切的一切，都來自我們奉行三民主義，提倡自由民主，我們做得對！中國人的自

決，若循此正確軌跡逐步走下去，「金鷄一啼萬家興」，中國強大站起來，並非奢望。

公審大戲

——紐約教授聯席座談的意義

由十一月二十日，中共「特別法庭」開始審判林江十要犯，無論中、英報紙，左、中、右各派人馬，無不在此隔洋之遙熱烈關心、大肆談論；畢竟，紐約乃政治派系錯綜複雜之地，政治嗅覺特殊敏銳所在，而中共此一「奇招」與「異術」的發展、結局，實在是舉世矚目的一大丑劇，是以紐約華人們的「參與感」也實由愛護整個中國的前途而來。

所以，當紐約華文報紙以頭版顯着地位一連三日刋出「隔洋遙看四人幫公審」的座談會廣告，着實引起了好一陣的沸沸騰騰。

熊教授主持座談會

這項座談由香港「中國人」雜誌主辦，以海外的標準看，「中國人」，一向作風嚴謹，且堅持站在中華民國的立場，因此舉辦座談會的目的，那就是由中國人來評論中國事、中國人來講講中國話題，每一個流着中國人血液的同胞，都有權利關切這個中共所玩把戲的內幕，和其對中國未來命脈產生的影響。那怕不過隔洋看皮影戲，根本言而無用，左右不了什麼，好歹，是一份意見的表達，具有代表性的正義之聲輿論。

所以，當十二月十二日，隔海的紐約哥大師範學院湯普森廳一字排開七位專家對此熱門話題展開討論時，近百來人甘冒風雨、頂着凜冽寒風前來，圍擠在座，聆聽與表達，也彼此激烈爭辯。

事實上，我們不得不坦率地說，座談會的「專家發表」部份並不見得十分成功，在主持人——紐約大學政治系熊玠教授的開場白裏，固先「約法三章」：平心靜氣，不做極端之論，也不在「學術研討」之外加添任何意氣之爭，但，六位教授，再包括主持人自己，都不過就報章資料加以整理，並無任何突出的結論或突破性看法，倒是第二部份的觀眾發表意見之中，頗有不同方

向的特殊見解，彌足珍貴。

由事先安排好的主題與主講人（各因其所專長做發揮，這項分工做得甚好），我們可以找出這次「遙看」的主要方向，便是針對中共舉辦此大「秀」的目的與效果做一探討，也因爲這一場表演，來考察中共將來可能的道路。

成王敗寇的政治審判

在「中共爲什麼要審十人幫，又爲啥拖到現在才審」這方面，張以淳教授開宗明義點出來，「政治派系鬭爭」就是最佳答案，當權者鬭下野者，當權派鬭失勢派，各據派系，各擁嘍囉，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所以鄧小平在「復辟」後要導演一幕公審也是理所當然。——至於何以拖延日久才審，張敎授不曾有答案，據觀眾一般看法，無非時機和部署問題，在鄧小平沒有充分把握操勝算、穩掌大局前，不可能貿然搬磚自己砸腳，同時十人幫中「首惡」江青與「民族聖人」毛澤東是夫妻關係，不可能審江青而不牽涉毛澤東，鄧小平若非醞釀到火候已足，可緩慢而間接地來動搖「毛本」時，他是不敢把江青公諸於世的。

沐猴而冠粉墨登場

所以第二道主題「何以合林彪集團與四人幫兩案齊審？其特殊意義何在？」就已經有了明確解釋，正如高英茂教授提示者，「陪審」的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江騰蛟不過臨陣搭配，主要使命在爲毛澤東當盾牌，解脫些必然面臨的歷史罪狀與責任，則在「陪祭」者產生巧妙保護毛的作用上，當然要合而審之，大翻舊帳。

至於本案所呈現的整個審判程序，以及因而引起的法律問題中，法律專家邱宏達教授評之爲沐猴而冠，粉墨登場。卅五名所謂「法官」，只有五人眞正有法律訓練背景，其餘一概爲各派系代表，在特別法庭成立之初，亦根本採分贓制擇人執法之策，由「人代會」通過成立的一切場景、人物，包括那份所謂「起訴書」的復辟派政治翻案文章，都屬騙局裏的一環。

冷紹烇教授補充意見爲「此審判爲政治實判上加了司法審判的外衣」，什麼是「政治審判」呢？那就是一幕導演好的百老匯大秀，在國際舞臺上試行首映，一切進行與結局都早已在政治利益大前提下安排就緒，法律只是唬人的糖衣，專行欺騙那些迷信法治的百姓，讓他們心甘情願接受這份事實。

批死人鬪活人平民憤

張旭成敎授的言談是七人中較長也較具體與系統化的，他指出中共此審是要進行「批死人、鬪活人、平民憤、鞏固政權」，新領導階層要藉強調建立與維護法治的形象，骨底子裏，不過一場你死我活的鬪爭大會，鬪爭的箭頭，馬上要指向華國鋒，政治這玩意兒，實在不是「我擺酒你吃飯」而已。

由這次大審所得新資料，我們對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六年間對中國大陸的了解勢必起了一種修正作用，而對中共未來政策路線的發展也因此有一新認識，國際間的反應亦在預料之中。陳慶敎授舉紐倫堡大審被人拿來與十人幫公審相比之不恰當提出說明，他認爲紐倫堡大審爲引用國際法、國際慣例之國際問題，而四人幫爲國內問題，性質不一，不可共較長短。

又，中共無法止步的惡性循環鬪爭是一種共黨基本制度下的常態，若不加以改變，騷亂與動盪不可止而中國無前途、百姓無屏障，甚至批死鬪活，搞得元氣大傷予外人以可乘之機。

而如今總算還置身幕後的毛澤東這座「神像」，遲早也將成爲新貴的椅墊，如今想盡方法祖護老毛的原因，無非因爲目下中共與過去蘇俄鬪爭史達林時代不同，當年史氏身後尚有赫魯雪夫

撐撐場面，而毛之猝死使中共一下子找不到新的偶像，在沒有相當份量的人足孚眾望前，公開批毛造成無謂自亂陣腳是一種錯誤。——由此可見鄧小平老謀深算，不愧東山再起的老將，由鬥爭中學乖的機會主義者。

這次座談會裏所激辯的一個「鬭爭」問題中，來賓中有相當多的各方意見，例如：人類本是一個鬭爭的社會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則中共的權力鬭爭實不足為奇，但一位自述為「蔣經國先生小學同班同學」的吳老先生說明，「競爭」與「鬭爭」乃兩碼子事，自由競爭不必流血殺人，而奪權鬭爭有如「以人肉當飯吃」，和吃白米飯怎會是一樣意義？

周恩來、林彪、毛澤東間恩怨也成為熱門「冷飯」，大炒特炒，一位見解高超侃侃而談的中年主婦直陳林彪絕無殺毛意圖，則周與毛合謀刺林再假造證據誣陷林氏一門叛國的推測相當合理化，林彪之死一直是中共難以自圓其說的敗筆，既不切合實際，近日公佈的「故事大綱」中也過於神化而有如詹姆士邦德○○七影片，可嘆林彪由於小不忍（該再按捺自己以待毛逐漸繳械或入土）亂了大謀，反被一架莫名其妙飛向蘇聯的飛機陷於鞭屍莫白，如今又把其左右親信一一提上公堂出出老醜、算算舊帳，林彪的祖墳風水該是差了一點兒。

總括而言，大家一致確信，中國大陸上如今還是存在着相當多暗潮、激流的，地方派系固然四分五裂，「四人幫」、擁毛餘勢也定有小撮在潛伏密謀，反正即如鄧小平等可以東山再起一樣，在中共的亂世裏，只要「留得青山在」，說不定若干年後「又是一條好漢」，誰也難說、難料事情究竟會怎樣延續演化，不吭氣的張春橋被稱爲是「有骨氣的好漢」，而不開口的言語往往才是最佳辭令，張的心思，誰又可猜透不是想以「沈默是金」換取未來之燒柴再做計較？

而這場結之以嘈雜、激動與興奮的隔洋遙看大戲討論，如果要說有什麼成果的話，就該是讓一頭鑽在紐約政治熱浪裏無以自拔眾男女老少有項新認識——中共不是白做戲供國際人士免費過癮的，他定有所希冀與目標必須在此唱和間達成，天真的外國朋友們也該起一身雞皮疙瘩來好生提防着罷！

可敬的隊伍

他們來得多麼巧妙而令人雀躍！又多麼不凡與生動自然！

歲末冬寒了，瑞雪紛飄的紐約正迎向五彩炫爛的耶誕佳節，百老匯大道邊的西四十五街名士高劇院高懸起「中華綜藝團」的招牌，不是鐵幕內的小丑獻藝，是來自寶島臺灣的文化使節團！

漫步在熙來攘往的百老匯街頭，眞禁不住要爲「名士高」前那閃耀的「Taiwan」這個字濕潤了眼眶，寄身紐約已經匆匆一學期過去，百老匯光顧過不下十餘回，各地洋人們的「秀」與影片欣賞了又欣賞，好奇心早已滿足，眼界也自大開，但是，在觀摩比較之餘，何嘗不悄悄冀望着有這麼一天——讓自己驕傲地端坐在滿座洋客之間，充滿自信地望着寬敞而高尚的舞臺之上精緻地演出着自己同胞的藝術菁華，則當洋朋友們鼓紅了雙掌，目光中流露出欽讚時，我心深處，該

是何等痛快和滿足？

尤其，當這份光采是足以遠遠超越「那邊」的表現時，就更足構成我們每個熱愛家國的遊子心理上無尙的安慰與自得。

他們眞的做到了！他們七十多位可敬的身懷絕技鬪士，十二月十八日開始，直到三十日下午結束了最後的第十六場演出，紐約市徹底地被他們力與美的充分表現征服，而他們據說是九月十七日就風塵僕僕的踏上了征途，整個美、加地區，將共有百餘場的奮鬪，那不是花拳繡腿式的小比劃、小場面，而是拿出生命與血汗，在顯見的勤習苦練下，將藝與技做了最高超的交融，緊密協調的合作表現在每個遞道具、傳聲息的無言溝通上，當我從變幻多端的燈光下，仰望他們在臺前縝密無瑕疵的舉手投足、攀高爬低，心中不禁泛起一股溫柔而又酸楚的情緒，敬意與愛意交織。天哪！他們都是何等俊朗清秀，又何等洒然脫俗？他們是祖國訓練培育出的一名名現代武林高手，也就難怪前後左右一個個老外看得張口結舌，一臉的驚疑，滿口的詫嘆。

不用花太多筆墨形容我所眼見的十九個長達兩小時的精采節目內容，雖然，如導播廖煥之先生告訴我們的：每到一地，節目都因場地、觀眾而做修正變動，所以他們準備的絕對更多，而骨底子裏「有」的，當然就更不止於此數，但是，還是忍不住要爲那神秘的東方魔術「唬」得一愣一愣的，也爲吞下麥克風、霓虹燈、鋒利寶劍的女郎揑把冷汗，更本能地用雙手摀住臉，不忍心

再看四隻酒瓶上架着的六張椅子，與倒立在椅子頂端的空中飛人。

成功不是偶然的，任何一項卓越的成就必來自眾志成城下整體的聲息相通，去一趟後臺，訪問一遍團員，陪着他們經歷一次緊張而嚴肅的上戲過程，可以體會到，「水準」這兩個字，已經不只是形容他們每個人的技與藝，而更足以概括那份整個團隊間的向上心、榮譽感和休戚與共的互助，他們每個人都那麼一絲不苟，專注認眞，臺前臺後都一樣，誠懇而堅毅的宣揚國威信念構成他們神態間流露出一股泰然自若與幸福美滿，那是一個人眞正在「享受」一件有意義的行爲時，所必然具備的特殊氣質罷！

中華綜藝團！我是因了父執輩「老友」副領隊王大空先生光臨紐約而特去一盡「地主」之誼的，卻在場內場外巧相逢了不知若干同學、同事、朋儕，一張票十五元呢！沒有誰捨不得，綜藝團本身更不送一張人情票，共襄盛舉嘛！衣光鬢影下，整整齊齊地黑壓壓客滿一場又一場，長禮服、黑領花的洋賓們抱着一探文明古國深幽的心境來此「尋寶」，眸子裏跳躍着去國懷鄉的老中們，爲了一解愁結，他們都滿足地載了一腦子「嘆爲觀止」終場散去，謝幕時一臺的中、美旗海揮舞出兩國間的友善和無法中止的關係，光是豎起大拇指誇聲「好」，眞不足表達心中的感觸。

「林肯中心」曾有過來自赤色大陸的綜藝團，如果好好加以比較，不難發現「我們」和「他們」之間的最大不同點，相當明顯的，在演員的神情上直接影響到全場的情緒，那就是輕鬆與緊

張之比，俏皮與僵硬之分，帶動到全臺每一環節，都逃不出這特殊氣氛的掌握。

我們的，是隨時開個小玩笑，有個不經意的小頑皮表情，那怕小失誤，也向觀眾眨眨眼，逗來臺下會心一笑的鼓勵。

他們的，是每一秒鐘都如臨大敵，好似隨處有殺身大禍，刻板而無趣，「樣板」加「毛式」，令人無法不起鷄皮疙瘩，看「秀」成爲受刑，何其沒味道？

何況，我們的團員下了戲，多數逛街、吃小館、參加僑社舞會，要不三兩結伴去採買、訪友、聊天，披上團裏統一製發的米色大披風，自在地徜徉紐約街頭，密實溫暖，再怎麼酷寒的紐約，也擋不了來自寶島的熱流。

而「那邊」的人們呢？臺上臺下都一樣，相互看守着，不敢越雷池一步，手頭也一文莫名，上那兒都不可能，唯一的路，就是窩聚在下處開批鬬大會，把沿途一切可資「檢討」的人與事拿出來一一鬬爭，於是誰也逃不了眾手所指的「鬬臭鬬垮」命運，第二天卻仍打點精神臺上見，試想，節目好得起來嗎？演出時面上會呈現動人的愉悅光采嗎？暗淡的「毛裝」制服粗劣單薄，穿在灰黯的「演員同志」們身上，熬不過風霜，抵不住悲苦，如此夢寐求之的一探自由氣息，也能活生生淪爲「隨身攜帶牢獄」式的監禁，也眞叫人不得不放棄做夢的權利了。

而連那些糊裏糊塗過一輩子的美式粗人，永遠認不清中國問題的「盲」觀客，都能在中華綜

藝團節目流暢的進行中用他們太不易感的心靈「觸」到了我們與「那邊」彼此間的分野，試聽我身後第三排上那對夫婦的私語：

「奇怪，這回和上回的不太一樣，這回的演員都旣年輕又漂亮，很愛笑！」丈夫說。

太太嗤之以鼻：「廢話，這次是臺灣來的中國人，你見過比他們更富足的黃種人嗎？當然他們又健康又笑嘻嘻了！」

丈夫不解：「什麼？他們不一樣嗎？」

「是的！不一樣，他們是可敬的隊伍。」

「那麼，我們總統結交的朋友不是他們了？」

「也就正因爲如此，他們才更可敬！噓！不要說了，請讓我們好好欣賞完節目，回家再談吧！」

我忍不住扭頭一探究竟，卻正巧接觸到一雙洋溢着友善、同情的寶藍眸子，是那位精明有主見的美國太太特爲投注過來的一瞥，交換了一個心領神會的眼神，我放心地回過身來，不必向任何人多說什麼了，中華綜藝團本身就是一個極佳的「樣品」，帶給西方社會的一些震撼，也是中華民國臺灣的一次成功「外銷」，銷出之後，不但本利雙收，而且「外快」良多，直接間接爲國家、爲民主自由正義，發抒了長長一口氣。

前有雲門舞集，後有中華綜藝團，感謝這些來自國內的精神食糧供應隊，帶來作客天涯的人多少話題與快樂，從大夥一傳十、十傳百地醞釀着去欣賞、捧場、加油打氣，直到心滿意足地隨着一批批滿口「奇蹟！」「太妙了！」的「外賓」（其實身在國外，我們才是外人呢！）散場出來，四十二街口的地下鐵上擠滿了說國語的同胞，無論識與不識，彼此都能知道是共同來自一處，也定將歸至一處的，而方才又共同分享過如此一席盛筵，滿口生津之中，嘰嘰喳喳的鄉音撩繞，好生親切，又好生叫人忍不下漲滿胸臆的激情。

讓我們祈禱吧！爲多有這樣够讓人挺胸抬頭的可敬隊伍出現在人文薈萃的紐約，最好，是定期的演出與展示，別讓「中國藝術」這四個原本清逸的字眼，被無知的老外誤解爲就是「那邊」的三腳貓，在海外的文化戰場上，相信憑我們的人才與訓練，先天後天都將大獲全勝。

去留之間

李宗正先生回去了！記得上月最後一次見到這位謙和的化工權威，還半開玩笑打哈哈：「李博士，眞下得了決心結束這多年的心血嗎？會不會臨上轎退婚哪？」

未及數日，國內報上見他返國設廠，引進新知新術的消息，不由打心底裏爲他喝采，更以這樣的同胞友人爲榮！

說實話，要發這一「奮」「打道回府」是需要大智慧，大毅力的！尤其對早年出國的「上一輩」留學生而言，那時節，申請居留，尋找工作都不難，如果方結束學業的當天不曾「立斷」回國服務，這一蹉跎，十年八載，就此在他鄉落了戶、駐了足，房子、車子買下，孩子進了學校，外語能力一天天由適應到流利到自如，人也從思鄉若狂慢慢麻木到隨遇而安，假如僥倖工作順

手，年薪兩、三萬，臺灣又沒剩什麼親人，相信，極可能，這一支華裔優秀的「品種」，就此植在了異國的沙土上，一代代「ABC」傳了下去，再無可奈何也只是空餘惆悵。

近年來的留學生可不一樣，不知是否國內輔導就業方面愈作愈好，或是國情愈艱險，愈能激起青年們的護國心，已經很少聽到沒出來就打定主意不回去的人了。只是，去留之間，依然是項矛盾。

最普遍的論調是：「我打算畢業後先做兩年事再回去，一來多個國外經驗、歷練，二來賺幾文美金。」

於是，多少個「兩年」也許因循下去，直到兩腳陷在難拔的爛泥之中，到頭來，年齡也不容許再回國「重新開始」了，只好在悔恨間把人生數着日子勉強走完。

何必呢？像「我們的歌」裏的謝晉昌那樣潦倒國外一生有什麼舒服？就算有余織雲那份好生活吧！她快樂嗎？廖靜慧又得到了什麼？——「我們的歌」已經變成同學們聊天的「常性」話題了，因爲，我們都是所謂的「留學生」，一批徬徨在十字路口你推我讓的迷途羔羊，誰也不敢說走那一條道路是正確、有利的，不少人在「觀望」。

所以我越發敬佩李先生，他在美事業一帆風順，孩子都滿口流利英語，實無「必要」「拔椿而起」，何況在這國外謠言滿天飛的「美麗島暴行事件」時期。

但是正如近日海工會副主任莊懷義博士重返紐約和大家共聚閒聊時給人的印象一樣——莊博士也是決定回去的一員，國內徵召他時，他在紐約早有很好的崗位——這些「放棄」了手頭現有的「籌碼」，而被人認爲是「賭唆哈」的才人，他們都「大贏」，而且相當滿足。

這倒並不是意味着回國就如一局牌，因爲玩牌總有輸家。這只能象徵一件事：國家從不虧待眞正肯幹，也有潛力的人，其實並不論其人是否海外回去的。

所以，如果自己度量，掂掂「斤兩」，自己想回去並非爲了「挾洋自重」要賣那頂浸過洋水的方帽子，而是眞有實力，也有心貢獻才力去建設祖國，則祈禱回去的人多多益善，一湧而入，國之幸，民之慶；要是根本出國一趟，胡混瞎混，學位靠作弊，向教授告饒，甚至花錢買來，奉勸不必回去了，如此德性，回去徒增國家負擔，白白佔了位置，不如在洋人圈中討個小生活，晃蕩四海，才符合「個人需要」。

提及各人的理想與要求不同，使我想到本屆愛國聯盟美東區的召集人孟憲斌先生，他是個典型的「留」例。九年前他辭去了中學的教職來打天下，而今，他是 vivitar 公司的主任工程師，自己有生意興隆的商店，每次有任何愛國活動，他捐款、贈禮、奔走，効命不遺餘力，也就因爲他肯爲國家、國人出錢出力，肯犧牲精力時間參加愛國活動，本屆才會眾望所歸當選召集人。

記得我曾很熱烈地與他討論去留之間的取捨，言下似乎不甚理解與諒解他的落葉不歸根，他

很誠懇地分析：

「人有許多種類，有的天性流浪，有的命定守成，如果世上的每個人都固守家園，今天或無美洲新大陸的發現。國家需要向外擴張力量，人力的外放，何嘗不是件『滲透性』的好事，尤其對於像我這樣適應力較強，也有勇氣闖的人，該是充任『前衞』的材料，只要我心繫家國，賺了外人的錢來支持國人、國家，你說我是否抱愧遺憾呢？」

相信紐約市認識孟君的人都可以證明他眞的言行一致，這種想法與做法，正應了 國父的「華僑爲革命之母」，如果昔年無海外偌多華僑支持，大事難料。所以經過一番「考據」之後，我不再用有色眼光去看以前所想像的「洋奴小商人」，而認眞地心懷欣賞來爲如孟憲斌先生之輩「死士」禮敬！只要看看今日紐約的華埠唐人街頭多少終身辛勤的華人同胞如何在爲中國在海外的「勢力」做殊死鬪，我們實在不該再責以「不回去」的疑問。

我們或許可以這麼思想：因緣際會，各人性情、發展要求之不同，產生了許多種不同的路子，只看條條大道那線適合自己走向爲國出力的里程。

如果是七老八十了，害怕「臺灣不保」，要賣房子賣地，想盡辦法擠上美國當「難民」；或者定居海外，一心改宗易祖，六親不認，何況認原國籍，如此不堪的傢伙們，國家放棄他們也罷。

假如是自期擔任「外戰」軍士的有心人，而他們也眞嘔心瀝血點滴在做的，該是國家最親密

的子民，絕不該忽視或拋棄了他們。

至於那些騎牆草、兩面倒，今天回大陸，明日返臺灣的人氏，個人認爲政府應仔細研究他們的心態：這些人是存心腳踏兩條船？或是挾此重彼，再挾彼重此？如果他們明明在出了大陸後又回臺灣大罵共黨政權，試問當初何故回去？是好奇？是「思鄉」？是要證明自己有洋「身份」不怕被「鐵幕」拘押？或是自許爲「和平鴿」，要「促進統一」？

不知道今日我們在全美鼓吹的「大陸留學生回臺灣看看」的活動可以做到何種程度，我有一個私人的小小願望：

讓我們儘量歡迎大陸來人投奔自由，而勿再縱容那些出身自由的「特權份子」往大陸來來去去了吧！

或許我這份「論調」失之偏激，同時，民主的精義其實就是容人自由比較，但是，在心理上，總難排除對那種很不舒服的「不信任」態度，難道中華民國政府曾經欺騙過民眾有關大陸的眞相嗎？爲什麼在這多反共義士、逃亡難胞、外國記者嘴裏、身上，不能讀出大陸的眞相全貌？而非要自己親身走了一遭之後才嘖嘴嗤牙宣告：「唉！大陸眞是好慘！」

同時，那怕今日臺灣政府就是一向如此開明大度，既往不究，任憑比較，我們既有堅定的愛國立場，就不該有令人猜疑的行爲，這不是政府對我們的要求，是我們自己對自己的要求，要是

連這一點應有的「表白」態度都沒有，談什麼愛國呢？所以，在我的「小心眼」裏，是無法認可那些滿嘴「唉呀，北京不行嘍，比臺北差多了！」的「反共」者的，雖然我們的領袖與政府從未責難過他們，甚至相當禮遇他們，但是只要換個角度想想：這一招，到大陸行得通嗎？就知道，中華民國是用了多大的愛心與耐心來兼容並蓄，要是誰敢再在海外胡說八道，講臺灣政府的謠言，那未免太無良心。

紐約半年居，心理上老了十年，大概是眞的大都市所見所聞多了，光怪陸離之事層出不窮，但一腔衞國熱血奔騰不息，近日艾琳達這瘋婆子在各處散播妖氣，下午在報社打工時常能接到怪電話，詢問「聽說施明德已經被秘密處決了？」的事，令人啼笑皆非。特此呼籲，眞心爲國的同學、國人們，不論你決定回去或留下，都將有你的價値與力量，不要忽視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這份力量，把它發揮出來！不必耿耿於懷自己不曾回國就算「不忠」，只要自己肚裏雪亮，並未心藏二志，做一分算一分。就算做得不多，或沒有人知道，也對得起自己良心。做的方式很多，各盡心血、各竭所有而已。也沒有一定的「反共公式」，只要注意：團結就是大力量，別做「散兵游勇」，多拉同伴，多尋友人，請每個人都自許爲「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范仲淹，去主動分擔一些天之將降的大任吧！

談「人才庫」的建立

「美東華人學術聯誼會」是個集美東地區學者之智慧所組成的「腦力激盪」團體，到一九七九年已是芳齡有四。每屆年會召開時都受到相當大的重視，政府也派遣有關首長蒞臨參加，主要是希望團結海外學術界的力量，貢獻祖國，使一批批深造有成的學人得到最佳機會返國服務。

今年度，例行的年會在十二月八日如期於紐約巴的摩爾大飯店召開，青輔會姚舜秘書長特別代表政府飛抵致意，等於爲這網羅了美東學人於一堂的皇皇學宮打了一劑強心針。

「海外學人返國服務」這個號召，一直是國內機關首長們最殷切的期望，相信也是海外眾多學業事業皆有相當成就的傑出人才們共同的意願。每年，也都有不知多少學者束裝返國，進入合適的崗位，開始將他（她）們在國外研習所得，貢獻於國內，改進國內的技術，增進國內的新

知。這份橋樑的工作，何其重要，也何其需要。

然而，是否有人曾提出過下面的疑問：

・國內能容得下這麼多歸國學人嗎？

・是不是每位想回國的學人都得各得其所、如願以償？

・海外學人在返國服務後能獲得合理公正的待遇嗎？

・對於不曾出國深造的國內學者而言，各單位對待海外學人的方式有無造成他們的心態不平衡？

・海外學人如何進行辦理回國服務？

上述這許多疑問，在這次姚秘書長來紐約的期間，曾經在多次公開的餐會、大會上有極誠懇的闡說，相信這不僅表示政府當局對問題核心的瞭解透徹，也表示政府對解答問題的誠意與腳實地處理問題的態度，將可一掃海外眾多在學或正面臨畢業或已安頓於職位的留學人士的疑慮。

姚秘書長對國內的「空位」究竟有多少？可容多少人回去的問題，很肯定的表示，臺灣省雖已建設到三民主義模範省的地步了，但是，各界各業仍然是求才若渴，尤其政府不斷在創造新契機給源源出岫的青年才俊們有發揮的餘地，所以不需擔心「無可安插」。

舉例來說，中山大學建校工作已進入緊鑼密鼓階段了，這所設於高雄西子灣畔的未來「最美

麗大學」，就是海外學人返國服務的最佳園地，中山大學籌備負責人李煥先生在姚秘書長臨來紐約參加這次年會，曾鄭重相托，中山大學明年就將很快建設完工，以最速效率參加聯招，首先就是成立工商學院研究所，然後陸續增加理工、醫、海洋等其他院系，這麼多的研究、教學崗位，海外學人何不共襄盛舉。

姚秘書長又說：國內工商管理方面的教席奇缺，尤其是學有專長的博士人才，如電腦等，非常希望他們能多多引進國外的新方案。偌大的海外留學生圈內，應可自然而然產生如此一個共同意願，便是立志返國服務，使得大家在求學心情上，或未來計畫上都有較安定的感覺。

至於留學生學成回國後，在國內的研究環境或生活狀況，都將呈現什麼遠景？以中山大學將要做的一點點小事情舉例，長期低利貸款買房舍置產該是相當基本的一件福利，事實上，這也是政府一直在爲無論大、中、小各級學校公教人員所努力的方向之一，其他像升等、研究費等切身問題，也都會有合度的安排。總之，只要是各人都「各就各位」了，而且是所學正合所用，剩下的問題，政府無會不代爲設想周全，不會給這些放棄了賺美金機會而返國服務的愛國學人有任何委屈。

只是，在我認爲，海外學人們也該爲政府想想，爲國內的學者們想想：是否政府對待歸國者的態度會強烈影響到不曾出外「放洋」者的情緒？

當然，政府一向是公正的，不會有任何厚彼薄此之分，「客座」的優待也只是獎勵一時，不可能長久，所以，所謂的「士博士」、「士碩士」也無需自慚或激動，國內的學位有時是比國外還紮實的，只是，今天有這許多人離鄉背井前往異鄉異國「採辦」去了，則，當他們滿載「新貨」回來時，總是新鮮些，基本上，大家所佔的崗位、所領的待遇，所獲的重視全然相同，所以，誰也不該有「差異」感，那純屬一種不必要的心態。

問題只在，返國學人是否能安於國內的環境，還是待一陣子後覺得不如在國外生活舒服、物質上享受，或是以己身的程度傲視羣倫，才自己製造出鴻溝，自尋苦惱。

相信，今日參加了「美東華人學術聯誼會」的眾位學者名流都有這麼個一致認識，就是力求平凡、平淡與平實，研究學問第一，以一介眞正讀書人而言，豪華的享樂，或自命出眾的地位都不重要，「士」者雖非必「寒」，卻也很少看見排場一大把的吧！

在辦理回國服務程序上，姚秘書長站在青輔會每年協助大批青年學子就業這件大差事的經驗角度，告訴大家，只要向青輔會提出意願，自然可獲依次辦理，只要不是大家一窩蜂非搶大都市的熱門崗位不可，總有安排的可能。而透過特殊科技人才的條例，也無需再參加高考這些試場，就能擔任公職，只不過一旦要晉升主管時，便得因銓敍的關係，參加特考，這也是合理的。

國內的工作條件與生活環境都屬一流，在今日臺省高度物質文明的發展進步下，憑良心說，

絕不輸歐美分毫，所以，何必苦守海外為別人的國家充牛馬下役，一輩子寄人籬下，為洋人作嫁，其情何堪？所以，學成歸國的確是最便捷省心又快意的一條路。想來，今日存在的癥結問題仍是國內事求人，與海外人求事這兩者之間如何溝通的問題。

針對這點，姚舜先生點出他此來紐約的目的，便是寄望於此學術聯誼會，為國內成立一個「人才庫」，庫內不放金銀，卻儲備着比金銀更可貴的財富，就是人才！各方面的人才！把整個美東地區所有特具專長的人士資料做一完整的檔案，學歷、經歷、專才、希望崗位……，一一列明，隨時修正增刪，提供國內有關單位參考，則事求人的應該再無滄海遺珠之恨，人求事的也各得其所，供求之間，如魚得水，何樂不為？美東華人學術聯誼會嚴會長為嚴前總統家淦先生之長公子，對姚秘書長的「人才庫」提案欣喜之至，一再表示，這是「勞資」雙方共同的心願，因這「人才庫」的成立，將可撮合「良緣」無數，是國家之福，也是個人之幸，免去多少遊子浪跡天涯的心酸事，也增加多少國內發展進步的可能性，「人才庫」的建立，勢在必行。

聽到了這「人才庫」馬上付諸實現的消息，海外負笈者羣何等快慰於心！這等於是在未來鋪陳了一條光明坦途，雖然「人才庫」不過橋樑一座，卻解決了長河滾滾，飛渡無舟之苦，許多人詬病的「國內只需八行書」之說也不攻自破，身為決心返國服務的留學生之一，我忍不住為「人才庫」喝采！

只有一點小小的建議，給政府的，也是給所有身在異國學人們的，「美東華人學術聯誼會」不過美東一區之「人才庫」，則全美、全歐、全……，海外該有多少人才庫啊！目前的要務該是設法聯絡全世界各地區的人士，設下無數人才庫，則政府在需人之際，才有充分的「後盾」，星散的同胞，也可得良機獲取向心力，那怕不一定庫中人人都立即回國服務，也是一種團結人才，共同爲祖國繫心的方法。更何況我們都知道，人才國之本，一切國家政事皆有待濟濟多士的貢獻其才智，始克日見其光明遠景，執政者本身，固然均爲卓犖大才，但新陳代謝，實有賴於及時儲備，以此「人才庫」者，何其重要！

感謝英明的政府，爲大家設想如是周全，也感謝姚舜先生，千里迢迢，攜來好音，「人才庫」已經成爲海外學人及準學人們的衷心期望，我們切盼它眞正發揮實力，做好橋樑的工作，也建立「海外學者」的共同信心。

讓我們同聲申討

羈旅異邦，來自家鄉的消息一向是最令人關切的話題，同學相聚，也無不爭先恐後以「轉播」自己看報、通長途電話，道聽途說蒐集來的國內音訊為樂，不知道這是否就足以稱為是「關心國事」或「愛國」，只知道，全心的寄託與發洩都在那風雨飄搖的海島之上，那是我們魂牽夢縈、終身倚靠而必要回去的世上第一等好地方——她繁榮、她民主，她和平、溫煦的陽光一年四季普照大地，開明的政府照顧着善良的老百姓，至少在我出生成長的廿八年歲月裏，親眼所見，親身所體會，臺灣帶給我們這一代青年人無盡的關愛與無窮的希望。

然而，為什麼有這麼一批不知天高地厚，吃飽了飯撐着嫌無聊的傢伙，唯恐天下不亂，生怕臺灣不亡，就要千方百計想盡點子來製造事端，引起糾紛，非把平平靜靜的「美麗島」搞成醜

惡？搞成千瘡百孔？

這也不是第一次了，我們在海外得到那幫瘋子們發神經的消息，中壢事件以後，大夥碰面談起來總不免搖頭嘆氣，但仍止於對無識者之鄙棄，並不認眞「看重」他們，也談不上痛心疾首，本來嘛，如此小部份的「作亂」，又起得了什麼作用？只要政府和百姓不受大傷害，姑且付諸一笑吧！也許這是不曾親歷其境的不負責任看法，但也代表了我們對臺省安定穩固的信心。

這一回，卻似乎不是那麼簡單了。

十二月十二日，世界日報頭條新聞赫然出現「臺灣高雄發生暴亂」的驚人大字，想起十一日的頭條還是蔣總統對臺獨絕不姑息嚴正聲明，而正當四中全會召開的首日，何以竟有這樣的「巧合」事故發生？由於十二日之報導僅屬一小部份，使大夥議論紛紛之餘不免又急又猜，盼望着更進一步的消息。

十三日的報紙成爲洛陽紙貴，爭相傳閱下，驚心動魄的字眼映入眼簾：「美麗島雜誌社發動遊行，刀斧手起而行凶，造成憲警民眾一八三人受傷」。令人痛心的暴徒與犧牲者統計數字，慘不忍卒讀的現場實況報導，緊緊揪住了每顆來自臺灣的炙熱心靈，紐約市沸騰起來了，學府間打破了好一向以來的平寂，幾位正積極籌組大紐約區「中國同學聯誼總會」的各校豪俊好友相互以電話探詢消息，掩不住、忍不下的憤慨直沖胸臆，痛恨加傷心發洩在咀咒中：

「鬧吧！打吧！好好的日子不要過，準備弄翻了船大家沒頂嗎？」激烈的拍着桌子破口大罵：「太混蛋了，政府爲什麼還要容忍他們？早就該一個一個抓起來槍斃！」

我們的小樓上連着三、四晚聚滿了來自不同校區、不同崗位的各路朋友，一張張臉上寫滿着惱恨，縱論下，再也克制不了買張機票回去看看的衝動，老李在得到消息的第一天就掛電話回臺北了，沒想到得來的父親教訓是這樣：

「急什麼？沒事！政府會處理的，好好唸書，我們好得很。」

果然，十四日第一版出現「臺灣究辦高雄暴亂、捕獲十七名爲首嫌犯」，叫人鬆一口氣，大夥互遞好音，直到十五日，斗大的「警總逮捕黃信介」黑字露面，一切便正如報端那行標題：「政府鐵腕執法，民間人心大快。」

也直到十五日，遠在美國的我們，詳詳細細得以讀獲整個事件的始末，十六版全版，載滿了眞實的現況，駭人的傳眞照片裏，可憐的警方人員以肉身相抗刀斧火把，字裏行間，慘烈悲壯的一頁抗暴史在淚眼模糊中活生生浮現，天啊！有打落了一嘴牙的，有打成腦震盪的，有……這是人的世界嗎？還是暴徒們都已泯滅了人性呢？誰無兄弟，誰非同胞？誰又能坐視我們上一代辛辛苦苦經營了三十載的復興基地如此被糟蹋？滿懷憤懣的搶起電話掛給所有尙不知政府已採取行動

的朋友，他們的回答千篇一律：

「抓得好！關起來，最好斬首示眾，看看還敢不敢搗亂！」

以爲這種「古典」的「殺頭」思想太偏激嗎？不！這手段對付任何兇犯或許都嫌過份，只有對付這些忘恩負義、打定主意要背叛反共復國基本國策，將臺灣前途斷送的亂臣賊子是恰到好處，今日臺灣是處在何等地位，豈容裝神弄鬼的政治乩童作祟？

已經連着好幾夜不曾好好闔眼了，家中電話整晚不斷，也許因爲我正好在報社打工的關係，今日便可見後日之校樣，於是同學們以我爲「消息靈通人士」，總巴望早一些知道這件案子進展的最新情況，而以國家爲己任的這批知識青年好友們，雖然都在國外讀書，我深知他們，包括我自己，何嘗一日忘情鄉國呢？關心的不只是國家命脈，更是中華民族那卓越優秀的文化傳統，不能被這些揮着刀斧、火把的小丑破壞一丁點呵！

而有多少存心不良的煽惑份子，竟敢這麼大膽的對着我們這些翹首熱盼的臺灣同學如此光火：「你們看不到臺灣的眞況報導的，連中央日報也是特地『做』一份海外版騙你們上當！」又有這麼一說：「你們眞幸運，反正出來了，臺灣家裏的人也就顧不到啦，好好留在美國謀生吧！」

忍不住要口出粗話了——眞是活見鬼。每日在報社都可見到原版的臺灣各大報，包括中央日

報國內版，這總不會是「做」了寄來的吧？和海外版有何不同？不過是因海外航空運輸經費問題，縮減了版面，其他一切內容全然一致，臺灣的一切消息我們都仔細遍讀各報，瞭若指掌，世界日報更每日忠實報導，海外同胞何嘗被「蒙蔽」？又那裏「上了當」？

羈旅負笈，學生生涯够苦了，沒有那個是樂不思蜀的，只不過期待着那學成回去貢獻才力的光明坦途，才忍下千萬創痛，咬牙生存下去，就因爲如此艱苦，所以期冀於國家的熱愛才份外旺盛，事實上，那怕已年薪美金三萬五萬的「華裔美人」又如何？相信在內心深處仍是只有向源自一流的發祥地認同，我們是中國人，今日世界上唯一堂堂正正能代表中國人傳統，也跟得上時代的中國只有一個，便是中華民國，赤色鐵幕內的中國人民正削尖了頭皮往臺灣的方向逃奔，所謂的「四個現代化」，就是「臺灣化」的遮羞名詞罷了。在這麼體面，讓人引以爲榮爲傲的自由中國土地上，卻生出了這幫歪哥，當洋教授關切地詢問起這樁亂子時，我眞以這批叛徒的低劣行爲羞恥。

有位一直在西岸定居的舊友，十四日夜半遠遠打來長途電話，她幾乎是嗚咽着訴說：

「臺獨他們太黑心了，在臺灣胡搞，在國外還要瞎搞，總共也沒幾個人，就跑到辦事處去吵，藉機裝瘋。我很想上書蔣總統，請求用最嚴厲的方式處理這件事，可是孩子太小了，我也太久不提筆，你好不好寫一篇文章，就算代表我們的意思，要這批該死的還我們的臺灣本來安寧，

我們不要他們！我們要臺灣像以前一樣平靜安詳，我明年暑假還要回去看爸媽呢！」

眞的！我們都要回去！父母在那兒，家業在那兒，從小到大唸過的每一間學校，踏過的每一寸土地都在那兒，爲什麼我們沒有權利保持它的淸麗與純眞？我們要那些暴徒何用？他們不過一批妄自尊大，自私自利的共匪虎倀而已，讓他們下地獄吧！

於是在十四日淒淸的紐約寒夜裏，燈下直抒我等共同心曲，雖無法代表同學們每個人的共同意願，卻至少代表在我四周一雙雙焦慮的眸子。我們要同聲申討：叛國賊，滾出去！把他們空投大陸吧！既然他們對臺灣的現狀如此看不順眼，何不讓他們前往大陸過過日子試試？

爲「北大」民主難產嬰催生

「傷痕文學」的廻響

所謂「北大」，不再是蔡元培、胡適之的北大，卻也不會再是活挨整、亂遭批的北大，今日之北京大學，頗有昔年五四方興的氣象，歷經了文革十年風暴，北大的學生們由惶惑中淸醒，自軟弱裏剛強，他們秉承着學長腳步，開創了又一度救亡圖存，「內除國賊、外抗強權」運動，那就是自去歲以來轟轟烈烈的北京大學學生草擬徵集簽名的出版法草案。

這項草案運動，並不是突發事件，它經過長期醞釀與培養，可以說是中國大陸整個民主風潮中的一次高潮。前，有一九八〇年海淀區僞人民代表選舉案，北大選戰中，競選人之一王軍濤對

中共提出九點無情痛擊，極盡譏評諷刺，激發了共幹高壓，卻也引領了民主暗流的表面化；後，有署名「中國改革聯合委員會」在北大校園以小字油印傳單，針對鄧小平叫陣，指其欺騙民眾，要求「黨中央」大清洗，矮鄧為首的陳雲、胡耀邦、趙紫陽全部下臺；北大學生們，確實正肩負着裏應外合推翻暴政，響應我政府號召掀起民主整風的時代使命。

至於此項以「北京大學廿二公民」名義草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印刷發行法」草案，由於不僅由北大學生們在校內校外發起簽名運動，俾送交偽「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法制委員會」參考，更在海外激起莫大廻響，引發香港、美國、日本各地僑胞、留學生聲援協助，信函、簽名贊助卡如雪片般飛向北大校園那公開於世的信箱，北大民主旗幟，眼看著迎風招展，勝算在望。

說起導引出北大如此民主狂潮的來龍去脈，不免追溯至民國四十一年中共公佈的「管理書刊出版業、印刷業、發行業暫行條例」，和「期刊登記暫行辦法」，這也就是中共現行的所謂「出版法」，管制了大陸一切出版、印刷、發行的管道，根本上完全取銷了出版自由。

民國六十九年七月，中共再發佈了「加強出版工作管理新規定」，以杜絕方興未艾的地下刊物出現，不僅未加改善其限制，反更變本加厲緊掩民口，以為如此卽可杜絕民主後患，引起了民主鬪士，學生們極度不滿。

在各種對新規定所產生的示威運動、反抗狂潮之後，中共透露將正式制定「出版法」，但是北大學生們懷疑在新的出版法中能否眞正兌現僞「憲法」所規定的出版自由，因此遂有民國六十九年十二月十四日的「草案」之擬定，很快地，如星星之火燎原，不僅各地區大學裏一片同仇敵愾，就是海外，也磨拳擦掌，香港大專院校率先響應，終於演發了不可收拾的「黨民之戰」。

中共爲了有效對付這不可抑止的民主火苗，本年二月，發佈了「中發字九號文件」，規定「在全國範圍內取締民間團體及民間報刊，任何民間團體及報刊非經『政府』批准，一律取締」，充分顯示出中共無意開放出版自由、無誠意實行眞民主，所有假意做作的開誠佈公或有心民主全是幌子。

非僅如此，一連串嚴厲的鎭壓措施終於顯現了共黨多年來處心積慮消滅民主之光的眞面目，三、四月間，一共逮捕了在北平發動爭取出版自由示威運動者二十一名，全是大陸各地下刊物編輯或發行人，包括了「四五論壇」前主編徐文立、楊正及大字報作者王希哲等人。六月初，南京的徐遂良、于偉民和杭州的楊少雷也紛紛下獄，他們都是試圖出版民主刋物的民主運動份子。

中共這樣的高壓是否能產生嚇阻作用呢？答案是否定的。北大學生一本五四精神，熊熊沸沸，在湖南、湖北、安徽、上海等地，掀起了抗暴的高潮。三月一日晚七時，北大校園出現了十餘張抨擊鄧小平的傳單，署名是「中國改革聯合委員會」，小字油印，指責鄧氏復出後言而無

信，是個騙徒，要求人民大會改組各級領導班底，允許黨外人士名符其實參政，黨中央也來一次大清洗，鄧小平以下陳雲、胡耀邦、趙紫陽……全部下臺，一時之間，北大共幹風聲鶴唳，不得安寧。

三月下旬，北大學生藉口排球隊凱歸，公然以慶祝爲名集會活動，共黨也莫可奈何；而數月來，北大校區屢遭外來暴徒侵擾，同學們卽趁機張貼大字報，指責學校當局未能重視學生安全，採取有效防範措施，要求自行組織自衞隊，這都是一種高壓下的發洩力量。

至於著名的「支援白樺」運動，更係一項震動世界的「後遺症」，也屬於北大民主風中的一個旁支，他們抗議「解放日報」攻擊白樺作品「苦戀」的不合理，要求將苦戀由羣眾公演，讓大家來據實裁判公議；五四紀念日當天，北大校園內出現了許多筆記本大小的小字報，爲白樺做辯護……。

凡此種種行動，積極或消極，都受到了強烈禁制，選舉一過，北大就有兩百餘名學生受到嚴厲警告，不得再滋事罷課，否則退學處分；人權主義份子胡平、王軍濤則在「中發字九號文件」後就被拘禁、監視；該校學生刋物「思緒」獲公安局通知不得再行出版；三月下旬，北平市公安局並通知各高等院校，今後凡未經批准，不得舉行超過十人以上的集會，學生會與學生會之間，不得舉行紅衞兵式串連活動，同時，北平郵電局也接獲通知，嚴禁外地學生會利用電話與北平各

高等院校進行連繫。

即或如此，北大的同學仍然有藉機公然張貼大字報，進行大規模集會的情形，那種不怕死、不畏強權的大勇精神，和決心推翻暴政統治、實施自由民主的心向，不是中共抓人或禁令所可遏阻，而北大的學生潛力，也由此得到明證。甚至三月底，北大校長周培源因此辭職下臺，改由副校長張龍祥接任，也證明北大的反共勢力已經造成了中共的頭痛病徵，中共無力改善治療，只得任其自由發展，如此「有心無力」的現象，正是我們大陸青年撥亂反正、揚竿起義的最好時機，「民主」這難產嬰，該是「剖腹取子」的時候了。

至於如何由我們自由地區青年，來擔當一次高明「大夫」，協助北大這民主難產嬰的母親，努力突破，努力求速效，把握三民主義勝利年，在歡慶建國七十年之際，即有喜劇的收穫，這還得由支援北大「廿二公民」開始。

根據北大同學公告的通訊地址，這項草案的連絡人是為：

①北京大學七八一二信箱，方覺收。

②北京大學七八一四信箱，房志遠收。

③北京師範大學學生會收。

④北京大學黨委辦公室收。

則，我們海外有心人士，何不做這麼件舉手之勞的善事——寫封信，封入誠懇的關懷和支持，給北大同學們一份來自自由地區的助力，讓大陸內部的民主風更加吹得興頭，讓中共加速潰敗與破產。

尤其重要的，信中光有讚譽慰勉不够，必須主動由我們提示方案以供參考，如何能在最短期限，以最有效方式，迅速擊破中共黨的控制與力量，使民眾免受其箝制，這種「顧問」式的具體點子，如果多出幾個，以北大同學的機智、敏銳，必然會裏應外合，大獲全勝。

其次，發動海外自由青年關懷大陸民主難產風，支援愛國青年的好辦法，在此運動之下自然敵友立判，而化敵爲友，感化敵人、親近朋友，是當下形勢中非常急需的工作，只要大陸內部的朋友愈多，反攻大業將會愈順利、愈成功，目光放遠些，日後整頓大陸的收復工作也將愈輕鬆愉快。

總之，大陸和中華民國臺灣，既爲一水相隔的血親，又爲必然於三民主義之下統一的大中國，則義助北大，乃至義助整個民主風，便成爲我們責無旁貸之事，且看在此「仁心仁術」醫師的調理下，北大的民主難產嬰如何呱呱墜地了。

我們屹立如山

是去年六月的第三個禮拜吧！炙熱火傘高張在德克薩斯州遼闊平原上，位在西北方如拉拔克這中小型城市原是一片寧靜、保守，含蓄得連酒也不准進城販賣的地方，在尚未遷居來此前就聽說是塊純正的「乾淨土」，沒嬉皮酒鬼，沒搶刼分屍，最令人欣慰的是，沒有左派的足跡。

不知道是無孔不入的共產黨滲透分子們瞧不起拉拔克非「重鎮」，還是拉拔克樸實無華的「士」相巧妙地掩飾了它的潛力。事實上，它的第一學府：德州理工大學內就有兩百多名中國學生，其他就業散居之老中何下百人？如果說共黨眞有心搞好他們的「統戰」陰謀，委實不該忽視了我們的拉拔克才是。

曾經很多次和我們佔全體中國同學百分之八十的來自臺灣朋友們「共商大計」，政府並沒有

「指示」我們去如何反共，也不曾給我們薪水、津貼來做所謂「職業學生」，但是，只要是曾受政府一天照顧、一天培育過的同學、眷屬，沒有人不斥責邪惡、伸張正義的，讓那些不清楚共黨眞面目，不明瞭臺灣進步現況的老外們有個正確體認。

在敵我之間，有一股肯定他非敵是友，卻很難責成以反共復國聖命實踐的，就是少數來自香港的中國同學們。

他們雖然國語不甚標準，一臉「老廣」相，但他們是如假包換屬我等炎黃後裔，和我們交情非淺，大夥一樣同居同食把臂論交，「哥兒們」彼此了無間隙。

但是，往往只要大夥兒一展開「政治性」討論，自然而然就有些無法水乳交融了，我們激進的反共情操往往叫他們搖頭，他們那「反正都是自己人」的看法也叫我們嘆氣，聊着、聊着總不免動了肝火，惹一肚子悶氣，氣的不是這幾位香港朋友們「不肯反共」，而是他們不認識共黨眞面目，對共黨總存些幻想，以致心中承認了共黨的存在地位。在這種狀況下，除了一再苦口婆心提出史實辯解，眞拿他們沒辦法，誰教他們自幼僑居異地（卻原來也是我們中國的土地啊！）不曾在祖國懷抱中親炙過溫暖與平和，又怎能奢求他們有根深蒂固的反共思想？

因此，每每在這種唇槍舌戰的場面下，面對一些似是而非的歪論：

「難道大陸上的人不是中國人？」

「大陸上那麼多人口，那麼廣大的土地和資源，世界各國都承認他們了，你們何必非作對不可？」

「我們也承認臺灣啊！可是，我們又為什麼一定要棄絕大陸呢？我們的親友都在大陸！」

忍不住，往往只有賭氣似的和他們打賭：

「好吧！你承認，你讚美，你引以為榮，請！你『回去』看看，如果你住了一個月還不想開溜，又如果你溜得成，不被扣，你出來以後還想再回去，算我輸你，多少都可以！」

說完氣話，只剩下深沈的嘆息，為什麼另有一些堅強反共的香港友人？為什麼同係「僑生」，許多韓國的，越南的……很能認清共黨眞面目？想了很久，只得歸因於香港這塊彈丸之地過分龍虎混雜，又距廣州太近，除非家人親友曾遭共黨毒手，生長在「東方之珠」的自由子民對最善僞裝的「鄰人」存有「幻覺」也是理所當然的吧，這麼一想，也就原諒了他們，只要他們不做出「助紂為虐」的行為，且容慢慢改造可也！

誰知道，事情還是來了。

一紙「通告」，像枚炸彈一樣投進了平和、安詳的拉拔克，沸沸騰騰，在理工大學中國學生羣中激起強烈震撼。

「通告」是張打字精美的白卡紙，下有花邊點綴，頂上一排英文：「中國影片及幻燈片」，

下面斗大兩個中共簡寫字體：「歡迎」，然後是日期、時間、及主辦單位：「香港同學會。」

細讀以下之英文內容簡介，共有四部「戲」：都是僞善面貌的統戰內容。

光由綱目上看，應該還不足以窺此「活動」眞相的，而爲了免傷和氣，又不方便再去「尋仇」式的上門找出端倪，只由眾人口中傳說得知，這些東西來自奧斯汀德州大學分校的香港同學，那兒是有名的左傾大本營，節目裏的第四部「大軸」，就是他們學校一批回歸分子拍回來製作的，此次他們「遠征」西北方的拉拔克已非初度，去年此時就曾有過「親善訪問」，只是徒勞無功，沒收到什麼實效，所以今年捲土重來，再次給咱們拉拔克的「善男信女」洗洗腦，也好在「外圍徒眾」羣裏多幾個搖旗吶喊的小卒。距此週末佳節還有好幾天，通告像燎原的星星之火，焚燒了整個拉城，到那兒，都可以看見「它」的「倩影」，中國同學、中國餐館、中國人家當然不用說，就連老外也一網打盡，理工大學各系館各大、小教授的辦公桌上無不出現那筆「歡迎」字樣，我們這票反共到底的「死硬派」一致決定前往「捧場」，也好即席做點我們該做的事。

放映的場地在理工大學家政館，一點正去，兩邊的停車場早已「車山車海」，熟朋友的車彼此都認得出，喏！這不是老田的嗎？老方！老李的……該來的全來了，進門一陣黑壓壓，老錢說：

「怪哉！這是香港同學會的活動，怎麼臺灣全到場候教？」

我說：「對於我們終歸要反攻回去的地方，也該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

自此落座，一些外籍人士散坐前排，我們大票「反共鬪士」團團集合後方。前二部是BBC錄製的黑白記錄片，一位腦滿腸肥的主播人由清廷腐敗談起，講到八國聯軍、黃花岡起義，民國成立，就已承認了 國父創立的「中華民國」乃眞正中國政府，又有 蔣公當年北伐、對日抗戰的英姿頻頻出現，每出現一次，我們就鼓掌歡呼一回，使全場洋溢一片擁護 蔣公政府的熱潮，然後毛澤東的禿頭出現，我們繼之噓聲四起，大家交頭接耳，惹起老外側目相看，我們不在乎老外認爲咱們「不講放映秩序」，我們只在乎老外們知不知道在這世界上此一海島的子民們個個決心反共到底，絕不妥協，絕不騎牆。

這兩部記錄片的下半場幾乎是老毛一人天下，他那暴君的嘴臉與大地的滿目蒼涼，人民的一身襤褸形成強烈對比，尤其描寫他流竄江西、陝西，如今利用「統一戰線」等技倆顚覆作亂，眞是淋漓盡致，痛心加痛恨，令人不由得暗暗握緊了拳頭。

第三部幻燈片乃一十分「有心」之作，看得出，聽得出絕非遊戲消遣，因爲一開始，變聲帶的旁白就揭示出主題：「許多海外遊子都盼望知道四人幫下臺以後的中國大陸現況，所謂『四個現代化』邁進是眞的嗎？除了回去看看，無法道聽途說，所以，我們一行二十二人組成了科技訪問團……」

這「我們二十二人」就是德州大學奥斯汀分校的香港同學，有男有女，自九龍入廣州、經杭州、上海、南京到北京、哈爾濱、大慶回美，東部可說沒遺漏大的據點，但他們沒有說明這是參觀的「樣板」。

瞪大了眼睛向我們的故園山河風景望去，一張張幻燈片裏，西湖確是不凡，長城氣魄萬千，頤和園有如仙境……美啊！故國，我旁邊的老田激動得眼眶都溼了。

「老田，你的淚是白掉了，想想看！是外人砍你一刀心痛還是自己一家人操刀心痛？好吧！有些人說，寧可被兄弟坑，也不被路人坑，因爲總是一家人；問題是假如兄弟作風不像兄弟，比仇人還狠，連偷帶騙一陣搶，到頭來還向你裝蜜糖假面具，目的只是打你剩餘價値的主意，請問，你寒不寒？要我，就寧可不認這兄弟，而這分『大義滅親』的心酸淚，要比被外人踩兩腳更透心痛、透心恨！」

也許我「太偏激了」，當　蔣總統堅決拒絕共黨「和平共存」統戰陰謀的時侯我才掉淚，那淚，是歡喜的淚，欣慰我們有這麼個有骨氣的領袖，不上當，不低頭，不再認賊人當兄弟，這不是「本係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這是「壯士斷腕」，死肉只有割除才能獲得新生，所以，我不恨老美見利忘義，我不恨聯合國小人當道，那都是「他家的事」，而共黨，是「門裏」的亂賊，恨起來格外叫人牙癢，至於「認賊作父」的傢伙，除了可憐他們無知，只有寄以他們遲早覺醒後

的悔悟了。

對那些眩惑於河山壯麗的朋友，我便這樣「點」「點」他們：「不錯！那都是我們的山河、國寶、文化遺產，但，山和水，古物和古景不是一直在那兒嗎？那是中國固有的，不是共黨創造的，緬懷江山而因此去投誠共黨，你不嫌自己太幼稚？」

想知道「那邊」的同胞過什麼日子，從這廿二人訪問裏不難推理，大概畢竟這組幻燈片非出自正統特務機構，一不小心，就露出了馬腳。

像介紹上海市的工人待遇，低的是一月三十人民幣，高的八十人民幣，三百元一臺黑白小電視機，以這種水準來推算，低收入工人將近一年所得只够買一部小電視，還得不吃不喝不花一毛全部存起來才行。反觀臺灣的工廠，最低一個工人也有四、五千元一月，那些特殊技術的鉛管工、泥水工一月一兩萬不止，而黑白電視現在已被淘汰得無人問津了。

天下最可笑的莫過於「馬不知臉長」，自以爲自己有的乃天下奇珍，別人都沒見識過，其實說穿了一毛不值！幻燈片裏就這麼稀罕的介紹那些工人的家、公社的宿舍，說他們是「有電、有水」，差點就沒說是「有房頂、有牆壁」，鏡頭下，寒磣的房間被認爲是高級住宅，簡陋的佈置成了「樣板」，天哪！這就是「四個現代化」大進步之下的大發明？上海街頭一些腳踏車，被形容成是十分富足的象徵，假如在美，或可美名言曰：運動減肥器材，但是大陸老百姓早就下放勞

改的運動過量，而又只靠糧票度日饑腸終年，這一輛腳踏車眞是跟在臺灣有一架飛機差不多稀罕，難怪要獻獻寶，只是看在我們有些來自臺灣坐慣計程車的小康人家子民眼裏，不免失笑！

很多沒有耐性的「觀眾」，這時一個個都溜了。

爲了知道到底什麼叫「人民解放軍」，這「軍」與一般自由世界的「軍」有何不同，我只得堅持到底硬生生撐到幻燈訪問結束，在一大堆「景色武器」賣弄下，倒也免費上了一堂地理課，爲了表示大陸現在是有教育水準的，訪問團到了很多大學留影，可惜，那些名稱赫赫的大學裏學生頂多一兩千人，然後在自圓其說的解釋裏總是這麼一套：那全是因爲四人幫橫行，以致一切不上軌道，如今四人幫不存在，美景指日可待……。

再遠溯，就把「文化大革命」，紅衞兵都抬出來罵罵，責任全部卸脫，好像過去之一切全錯，今日之一切全對，所以「中國」要起飛，妙的是幻燈介紹詞中他們自己有一段疑問的旁白：

「……爲什麼能在過去造成這許多不幸的因果呢？何以能允許四人幫橫行若此？中共是否該自問？……」

着哇，共黨一貫的技倆就是鞭屍，反正死無對證，就此一切罪過歸於九泉，而且是「下臺者死」，只要一個觔斗栽了，什麼英雄史也成了鬪垮的資料，今天的影片彷彿在告訴觀眾四人幫罪無可赦不要緊，保證不久的將來一切罪過會歸諸華國鋒、鄧小平，十年風水輪流轉，別急！慢慢

等着「一代新人換舊人」吧！

「解放軍同志」們登場以後場子裏陸陸續續又走了不少沒耐性的觀眾，主要是負笈海外大家都用功，沒那多閒工夫浪費了去看無聊戲，何況這羣解放軍如此叫人反胃？

倒胃口的，倒非他們長得沒有一向在臺灣見到的同胞清秀整齊，而是他們的「編劇」、「導演」手法拙劣，以致演員們雖賣力卻不討好，就像在餐廳吃飯的一幕吧，一桌桌的「同志」們誰也不敢亂抬頭看菜，可是又大概被命令要做出輕鬆愉快狀，所以只好強顏歡笑，平時大約也無法吃到如此豐盛的白飯與兩盤菜，大家明知是戲劇也能抓住機會猛塞一頓，狼吞虎嚥的餓相令人鼻酸。

漫長的三小時過去，人羣在猶自回眸的夕陽裏散去，聽說，九月秋季班開學，大陸就要正式派人來了，終於，拉拔克也「榮列金榜」，被共黨看上，這是我們的光采啊！這表示，他們發現了我們這股暗力的不容忽視，他們需要也有心來爭取這塊地盤了，則今天的場面該只是個小小的「序曲」，是做開路先鋒的！我們翹首盼望，只怕共黨要「賠了夫人又折兵」，我已經想好了，我要張開熱切的雙臂歡迎他們，只因，他們一心欺詐，我們一心誠懇，歡迎他們投誠，歡迎他們倒戈，相信，他們心裏早就偷偷期盼着我們招手呢！

以後，香港的同學們和我們很少再討論大陸的情形。

半年過去了，香港的幾位原本騎牆的同學，現在卻成了我們各種活動的好幫手。

大勝仗

我們打了個勝仗：信不信由你，沒費一兵一卒，大獲全勝，人人叫好。

事情是這樣的：一年一度的雙十國慶又在「歲月如梭」裏來到了，這是美匪建交以後的第一次國慶大典，相信全世界的愛國人士摩拳擦掌者大有人在，何況是號稱天字第一號「龍蛇混雜」的紐約：對那些客居紐約已十幾二十年的老鄉客們來說，我這才到一個半月的「雛兒」眞是「不成氣候」！傻楞楞、怯生生，有如躲在門縫裏看熱鬧的小土蛋。不過，土歸土，愛國心不減，又在一股強烈的報國思鄉激動下，接過了就讀的聖若望大學同學會籌備重任，總要做點什麼吧！要讓這光輝的節日光彩光彩。重頭戲雖有人頂着，小嘍囉也是中堅分子啊！尤其在十號當天，眞正叫做「短兵相接」，不「卯上」不行！

紐約這個怪地方，是眞正的「天有不測風雲」之地，前兩天才是穿短袖T恤滿街跑，突然就能在一夜之間降到全身披掛仍然猛打抖，十月十日當天，猜猜看，狀況如何？

——一早就跌溫至攝氏零度，下午開始瑞雪紛飛，大地銀妝，各地傳來街頭凍倒丐民的消息，汽車引擎發不動，人的脖子因爲縮得太緊扭不過來……。

家裏的電話鈴就此不斷了：

「喂！阿朱，到底要不要遊行哪？這麼大雪，會不會停辦了？」

「遊得動嗎？我耳朵都快凍掉了。」

「有沒有左派擋路？我們要不要帶槍或菜刀？」

「…………」

「…………」

我的答案千篇一律、斬釘截鐵：「要遊行！絕對要遊行！如果沒人遊，咱們自己去遊！冷？放心，凍不死。左派？更放心，打得死！」

於是，下午三點，聖大的同學們沒課的（或有課放棄了而執意爲國出力的），有車的、孔武有力的……齊集我的小公寓，一票人，數部大小車輛，「接龍」往華埠殺去。

最値大書者，羣眾中居然有一對老美夫婦，是熱愛中國「無法自拔」的典型代表，千里之外

由長島趕來，出人出車還出嗓子大吼，站在我們聖若望大學旗號下頗爲「體面」，他們雖是「冒牌同學及同胞」，卻比少數漠不關心的同胞好得多，想到他的可愛，眞恨不得抱着他們的猶太血統大胖臉來個響吻。

言歸正傳，到達華埠時已是下午四點，凜冽寒風中偌大唐人街人山人海，扶老携幼，拿國旗、舉標語的人潮似湧。天。還是那麼冷，一點沒改善，而且有變本加厲的趨勢，人，卻一陣比一陣熱烈，青天白日旗好像排山倒海而來，吱吱喳喳，全是故鄉客，連老廣們都放棄了方言，響應起國語運動，西裝筆挺的「上流社會」華人與一身牛仔衣褲的青年學子打成一片，反正全是同胞嘛！管他什麼行業、身分，只要是爲了愛國，「身外之物」全免可也。

五點，遊行開始了！崔苔菁高高坐在花車上喝西北風，有人不解：「這妮子瘋了？還嫌冷不够？」她的作用很大，最少，「宣傳活招牌」够響亮，雖爲嬌小姐，肯這麼賣命，不要以爲那「花車載美」很好玩，如果大夥登上去挨一陣風雪，也就知道「高處不勝寒」！

我們兩邊各一壯漢舉大旗，白布上紅藍跡大書：「ST. John's University」我揹了麥克風筒，「小跟班」阿眞捧了大把國旗沿路散發，大約十四、五人組成的小隊伍，是遊行中學生團體的第一炮，前行者，是美國退伍軍人協會組成的「支持中華民國」隊伍，後面跟着大批各校友會、同學會、同鄉會社團體，風，呼呼吹，雨，淋淋落，大夥高漲的情緒不減，呼聲一聲比一聲

高，情緒一陣比一陣激動——

「實行三民主義！」、「解放大陸同胞！」、「消滅萬惡共黨！」「中華民國萬歲！」、「蔣總統萬歲！」、「萬歲！萬萬歲！」

眼淚混着雨水落在每個人衣襟上，鼻頭凍得紅通通地，眼角也自紅潮潮，天哪！祖國！這一刻，街頭高呼，眞正做了「海外遊子」，才深自體會出我有多愛妳！多依賴妳，又多懷想妳。爲什麼我們依偎在妳懷抱時不知珍惜、不覺可貴？爲什麼非要到「天涯淪落」的一瞬才痛心疾首地以妳爲念、引妳爲榮？我們是犯「賤」嗎？還是「人在福中不知福」？

邊走着，揮舞着手中小國旗，我的呼聲一聲比一聲響亮，我的熱血沸騰燃燒，轉頭看，人人臉上都煥發着一抹紅暈，是興奮，也是感動，冷？早就忘啦！

突然！有人一聲吼：「打倒共產黨！該死的共產黨滾出去！」人羣裏一片騷動。怎麼回事？抬頭望，呵！原來走到了左派開小書店門口啦！難怪裏面一羣鬼頭鬼腦的傢伙探頭出來又趕緊縮了回去，難怪大夥一臉憤慨恨不得「吃肉喝血」的激動。能不恨嗎？左派利用這些所謂的「文化」做晃子，大幹陰謀無恥的勾當：販毒、走私、買賣人口、開設賭場……無所不爲。打！打！不是要眞的打上去，是要打倒萬惡共產黨！

不知道是害怕還是心虛，這間書局經我們如此猛轟一無反應，簡直像「天打木頭人」，好沒

意思！有人說：

「十月一日左仔們的僞慶他們都不敢『做』，何況我們這麼幹他們，他們屁都不敢放半個！」

話是粗了點，道理是正確的，左仔眞是怕了，因爲鷄蛋碰石頭不好玩，他人少勢又弱，何必自討沒趣呢？十月一號那天據說華埠大雨，街上連一個鬼影子也沒有，要是跟今日我們的聲勢相比，眞叫「無巫」見「特巫」。

「又來了！又來了！」、「珠江國貨公司」在望，這「國貨」兩個字就是他們那個所謂「國」的地獄特徵，一行人紛紛交頭接耳：

「我們停在他們門口別動，別便宜了這批傢伙！」

「梅花」出籠了，「救國團團歌」出籠了，「熱血滔滔」唱了一回又一回，我們這「龍頭」打頭陣在「珠江」門首停了下來，幾百雙憤怒的眼睛像火炮一樣「投殺」而去。看來，假如眼神可殺人，珠江大門早被我們的怒火穿透！裏面的共黨走狗早被我們的激憤處死。

中視的記者劉墉突然出現，拿了小錄音機，是來做訪問的。

「來啊！你也是我們同學嘛！加入！加入！」

想到每週一咱們共上的近代史、美術史，就不由自主向這位玉樹臨風的劉公子招招手，回頭

一望，卻大吃一驚。

天哪！聖若望的隊伍中何時跑出這麼多人來？方才不過十五人左右，如今大約是三十多人，定睛看，有些依稀相識，有些素昧平生。

「你們那裏來？」我好奇。

「學校啊！看到妳的海報，自己就跑來了嘛！」異口同聲的回答。

「謝謝你們！謝謝你們！」

邊點頭表示「嘉許」，不爭氣的眼淚又湧上來了，不只是因爲正是齊唱着的國歌，也不只是由於同胞愛的激動，也是欣喜自己沒有做錯，苦心沒有白費，那怕「當」了功課，誤了「打工」，只要每個人都能因爲我一點小力量的傳達，因爲一點帶頭作用，拋下了大紐約繁忙的冗務、課業，眞個來共襄盛舉，一傳十，十傳百，不分彼此，不分晴雨，共赴國之慶典，則，國家的前途何其可喜，何其光明！

國人智慧揚眉吐氣

——萬國發明博覽會上的異彩

一九八〇年度「世界發明博覽會」於五月十五日至十八日在紐約市的史達勒大酒店舉行。經由這一場與來自全球二十三個地區的發明家、發明新產品「別苗頭式的競賽」，非常欣慰，中華民國的二十四個攤位處於國際性的共一百六十七個攤位之中，大放異彩，爲中國人揚眉吐氣，也爲中華民國爭取了相當榮耀的優勝金牌，現場且獲得大量訂單，可以說「名利雙收」。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發明火藥、羅盤、指南針及印刷術的國家，這在我們的歷史課本上已有詳盡說明。在休士頓太空總署「拿撒」的一面陳設牆上，亦高高懸寫著幾個中國大字，來證明這項中國人爲「核子老祖」的事實，中國人是世上最聰明優秀的種族，猶太人長於生意買賣，而中國

人對發明的巧心，舉世無匹。

雖然，這次在紐約舉行的盛會，中華民國是第一次應邀參加，但是，躋身國際羣雄之中，包括英、西德、墨西哥、大韓民國、日本、挪威、奧地利、西班牙、瑞士、新加坡、南非、加拿大、以色列、阿根廷、匈牙利、澳大利亞、印度、伊朗、義大利、香港等地的發明家們無不對中華民國各參展新奇發明欽佩讚揚，豎起大姆指，這應歸功於中國人別具之靈巧智慧和機心，才能有特殊的突破與構想。

舉例來說：陳霖富這位「多產」發明家，這次推出了四件東西，無一不令人嘆爲觀止，「健康皮鞋底」居然在鞋後跟有一小型的「發動機」，前面鞋底用塑膠製造，有特殊的通氣設計，走起路來，兩腳生風，凉爽愉快，大夏天也不會積汗，腳氣、風濕等都不致於發生。如此高明的「鮮」物，成本只有美金一塊錢，難怪許多廠商爭相定購，相信不但爲發明家本人賺來一筆可觀的財富，也爲「國民外交」做了最好的代言，讓大家知道，中國人的智慧是何等高超。

陳霖富還有些其他讓人咋舌的發明，譬如防水的「理想拖鞋」，自動顯示身高體重的體重機，安全防盜鎖等，實用之外，更兼「可愛」，有如改善人類生活的利器，帶給人日常生活之中意想不到的方便，這應該是「發明」本身最大的樂趣與利益。

有位發明家洪福二，他發明了「汽車燈安全控制器」，沈繼陳則發明自動指示燈、防盜鎖、

反射式發熱烤箱，都受到現場「顧客」們相當的重視。徐文忠的濾水器，瓦斯熱水器也十分別緻。劉與欽及劉蘭地發明利用玩具作教學活動，也新穎有味，何啟禎發明一項防盜及安全視覺距離監視功能電視機，對商店有很大用處，蔡慶和發明用新方法培養綠藻，對食物有新貢獻……其他許多攤位實在一一舉之不盡，唯一不是來自臺灣的「華人」攤位香港陸君，也有機械方面精心設計的發明品。

這次萬國博覽會在相當融洽的氣氛中結束了，中華兒女的優異表現與虛懷若谷的態度贏得了中外一致好評，領導中華隊來美的中央標準局負責人相信亦以「不辱使命」自豪。同理，這是每一個中國人的光榮，紐約地區華人同胞亦一致希望明年我們能有更優良的表現與更龐大的陣容來此，爲我們海外的民心士氣加一針強心劑。

在此樂享這豐碩的果實同時，我們不免想到幾個附帶的問題：

·何以隨行而來的發明家不多？並非每一「物主」都能隨着自己的發明同行，爲自己的產品加「註解」、做宣傳、打「天下」？這是否基因於政府並無「公費」補助，而要每一位發明家都得「先下資本」，才能獲致將發明品廣爲「傳佈」的「贏頭」，使得早已窮盡心血精力來埋頭發明的「苦哈哈」們已力所不逮，無法再做遠渡重洋的投資，這種「苦情」，是否有值得注意改善的地方？

・發明的本身，究竟是「實用」第一，或好奇爲尚？由這次眾發明物在國外「市場」上受到歡迎的程度差別可知，老外們最注目的，仍是那最能使國民生活走向簡易化的實用物資，而非徒具噱頭的「唬人」花樣，東西越實際，越注意到生活小節，也就越容易爲大眾所接受，越得以開拓國際市場，這是每一位有志「發明事業」的同胞應特加着力的地方。

・發明物的「賺取外匯」，在理論上是頂頂大好的行爲，更應努力爭取，但在實際作法上，若「生財無道」，也就是不懂「包裝學」，在看似平凡其實不凡的新發明上加以「花邊」，就引不起「買主」的興趣，平白浪費了大好的腦力與精神，這種「老王賣瓜」的心血是務必要花的，這應該不是「耍花招」或「賣弄風騷」的出發點，而係順應老美的「民情」需要，所以，適度的吹噓是必然的，就算站在「推廣國貨」的立場，也應做些「活動」，以增生色。

・發明是一件辛苦而吃力不討好的行爲，根本不能預期事情的後果究將如何，極有可能會白忙一場，落個一場空歡喜，但是，只要有志者，鍥而不捨去努力，方向是正確的，則嚐到甜美的果實時，將是無可言喻的偉大成就。因此，如果在艱苦奮鬪的過程之中，有那具遠見、有眼光的殷實有力人士，願支持發明家們的理想，做大膽有魄力的投資，相信將對發明家及發明事業有極大鼓舞作用。

・發明與智慧是不可分的，發明更需要傻勁，培養一個博士也許很難，但培養一個發明家更

不容易，發明家似乎是介於天才與瘋子之間的不凡人物，所以我們應如何去發掘發明家，培植發明家及保存發明家不受現實或環境的壓力左右，這是個「植根」的問題，而非一蹴可及的淺論，需要由政府機構做有計畫的「栽種」，才有開花結果的可能，而不是坐等發明人士們出現，讓他們經歷過重重磨難後成爲奄奄一息的「乞食者」，此乃本與末的問題，如果倒置，其後果，將也是逆流的罷。

普通人對「發明」的理解不多，常想着那是一種荒誕的美夢，或是不切實際的空想，其實不然，這世上如果沒有發明家，我們今日那來的電燈、電話等現代化享受？那怕一枚小小的廻紋針，也經過特殊的發明與設計，這世上應本無「不勞而獲」的果實，因此，若是期望將人類生活的福祉延伸到最高的境界，那將有賴全世界的「有心人」共同努力，才能達到「日新又新」的永遠不息狀態。

海外的環境十分特殊，來自全球的各種族都可能在任何角落相逢而相識，站在「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立場，便只有最能適應（而非「順」應）變局與逆流的人得以「維持」下去，中華民族在這方面，向不後人，憑着我們的智慧、心血，往往能開出一條血路，爲中華兒女奠下好的基業。

由這次的「發明家大會串」就活生生能看出，「非不能也，係不爲也」，古老的大中國是「

落後」了嗎？是不能再擁有漢唐時代的雄風了嗎？不！絕不！中國的科技一點不曾後人，多少國內培養出的科學家散布在全美各崗位做着研究與發明，就算來自國內的「土」發明家罷，也能在有限的環境中做到嶄露頭角、揚眉吐氣，人稱「廿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中國是在廿世紀生聚教訓够了，其潛力與發展無窮。

由小看大，發明大會，該是源頭，由培養好的發明家，創造有意義、有價值的發明物，重，可以植國本，輕，可以揚國威，提倡與鼓勵發明風氣是刻不容緩的。

「北美文化訪問團」紐約大豐收

八月底才由臺北返回此間準備開學，信箱裏突然發現一封黑黝黝的毛筆「公函」。讓人吃驚的不單單是毛筆正楷工整八行書而已，居然，還來自兩位素不相識的陌生者署名：張瑟音、吳添洪。

官樣文章，寫的是「婉清先生鈞鑒：久仰臺端，秉愛國熱誠，堅守正義，爲國辛勞，特敬致崇仰之忱，兼顧公私廸吉。本校全體師生，深體國步維艱，外交境域窘困，茲爲拓展國民外交，以敦睦中美兩國民間友誼，藉以宣慰僑胞，頃奉准組成北美文化訪問團……謹據本團行程，訂本年九月廿二日十七時搭乘專車抵達紐約……期能惠予鼎助，並代爲安排演唱拜會活動……」

下面的頭銜可長了——臺北市私立祐德高中、協和工商，校長……

這可怪了，堂堂張、吳二位大校之長，居然率領了一個龐大的團體，要來「投靠」我這一名「非地頭蛇」的小人物不成？紐約之大，能人頗眾，如何錯愛到了咱奴家的頭上？要是不能幫上個把個忙，豈不要害人「流落異鄉」？可是要眞想幫幫忙，又從何幫起乎？一丁點兒資料沒有，甚至連這兩所學校在何方都不清楚。

急中生智，打電話試著查訪明路吧！總會有消息靈通人士，能指點迷津。美國雖大，中國人的圈子還是挺小的。

果然，有了！數日後洛杉磯的趙怡兄來了回話：沒錯，是一個團，大概八十多人哦！預定出發的日期被颱風延誤了點兒，所以西雅圖那站時間上要縮減了，但紐約不受影響，定可如期到達。

好吧！既是必來的貴客，又眞是「山中無老虎，猴子稱覇王」，要我來做「大厨」，就替他們想個點子，如何「文化交流」一番？而且最好是能和團員差不多的年齡的美國朋友……

翻爛了電話簿，打遍了至親好友，居然，就此逮到一位政大校友會的「邊淑川小姐」，是服務於「六十五初中」的，有點戲唱了。

再進一步，由邊小姐介紹，和「六十五初中」校長「達米柯先生」接上了頭，安排好一個從早到晚的「中美聯歡」，萬事俱備，只欠來人了。

千呼萬喚，中秋前夕的三更半夜，電話鈴大作：「喂，朱小姐嗎？我是張校長——」什麼？張校長是位女士？這下子又吃一驚，此團的意外招式眞不少，領隊兼校長，是位女同胞呢！

一半兒爲了好奇，也必需先了解些行情，打被窩一躍而起，小香妃直殺「West Way」旅館，他們下榻在那兒呢！張校長終於由八行書裏呼之而出，是位慈祥、高貴而能幹的女士，一手創辦了祐德與協和兩所學校，能說流利的國、臺、粵、英各語。

安排好次晨一早來接了校長同去華埠六十五初中拜會演出，回家時張校長的短短幾句話老在耳邊廻響：我是個非僑，一心就想回祖國投資創業，所以辦了兩所學校，不是爲賺錢，是爲了替國家的教育工作出點力、盡點心……

這會兒，我眞高興能收到那紙八行書了，爲這麼位可敬的女校長效勞，是我的榮幸呢！

一下子，張校長就又打扮得素雅大方地出現在我面前了，這是中秋節早上。

六十五初中，是所唐人子弟集中的學校，校長卻是義大利人，邊小姐是專教授華文的雙語教師，這趟「北美文化訪問團」，還是他們六十五初中第一度有貴客上門。

浩浩蕩蕩，北美文化訪問團「師娘出馬」，由女領隊帶着，上午十點半，展開了「文化攻勢」。

達米柯校長與張瑟音校長幾乎一見面就十分投緣，主要原因還是張校長英語流暢，而達米柯先生是位「華人校長」，六十五初中有百分之七十七·五的學生是華裔，他太喜愛與瞭解中國人了。節目的安排是這樣：他們（指中、美兩所學校間的同爲中國人同學們）自由交談，一同上課，一起用餐（美國政府供應的營養午餐），再集合到大禮堂，讓來自臺灣的美麗隊伍大展歌喉（訪問團幾乎全是女生天下）。

表演相當精采，有民謠，有校園歌曲，有中國藝術歌曲，有現代通俗歌曲；熟悉的茉莉花、鳳陽花鼓、流行的龍的傳人和恰似你的溫柔等都引起老大廻響震撼，臺灣姑娘們愈唱愈來勁兒，美國孩子們也愈聽愈喜歡，最後，藉着歌曲的交流，他們乾脆決定結個「乾」親家。

好親戚得來全不費工夫，六十五初中需要華文教材，祐德的同學需要增加英語能力的助力，他們約好，「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爲彼此的友誼做無條件服務奉獻，交換訪問當然不在話下，中、美民間的手，又拉得更緊了。

中秋佳節，就此在圓滿的文化交流中閉幕，勾畫出一個美滿的遠景，也帶來中、美兩國對未來的無限生機，相信祐德、協和二校同學，都將十分「飽滿」地回去，而那分爲國盡力的快樂，已非滿載而歸所足形容，張校長這位女性中的英雄也足以驕傲了！

剩下的，只有一些我們由浮面上看不到的疑問，有待整理與解決：

①祐德、協和的同學們是在差不多一半自費、一半公費（學校方面出資）狀況下出國，據瞭解，政府某單位也曾補助校方少許經費，臨行亦由有關當局授旗，則「半公半私」的訪問形成了一種尷尬，使這個「北美文化訪問團」不知是做官式拜會好，還是做私人民間聯誼好，「妾身不明」成爲對外表態時的曖昧。

②團員多爲女生（男生僅三名），形成女性訪問團，不論做何演出都陰盛陽衰，達不到理想上的水準，這是由於該校家長們認助子弟出國經費上的問題，女生家長多過男生，也是沒有辦法的事，但是，假如有任何方式平衡性別，或許在外人看來較具理想。

③張校長率團出征，能言善道，精通各種語文，委實難能可貴，但隊伍中除校長外，缺少一位有同水準的秘書（兼司儀報幕）可代理、陪同協助校長做「外交」工作，則凡事必校長躬親，失體面也兼顧不下，這位秘書性人物是所必要。

④類似之團體出國，究應以外籍友人爲主要對象，或以我國僑胞爲對象，是眾所爭論的疑問，究竟國民外交重要或宣慰僑胞重要亦爲執論焦點，或許，二者兼顧卻不偏廢較佳，而因巡迴演出訪問，各地皆爲蜻蜓點水，很難面面俱到，所以，立定主要目標（或依各地狀況做主要對象調度）是出國前的必要計畫。

青少棒凱歌過紐約

他們都老高、老壯的！

一共十四位十三歲到十五歲的「大」朋友，平均身高有一百七十公分，平均體重達到六十五公斤，在領隊徐齊鄰、經理李瑞麟、教練、秘書等率領下，八月廿六日中午風塵僕僕由芝加哥抵達了紐約。

正式見到他們——凱旋而來的中華青少棒國手們，是在紐約中華公所禮堂，他們浩浩蕩蕩地一個個張大了好奇的眼睛，望著熱烈歡迎的主席陳炳基及眾鄉親父老們，許多僑社的美麗少女等待在大門外手執簽名紙筆希望他們留下些回憶。

晚上，北美事務協調會出面主邀，由鄧權昌處長伉儷及眾多僑界領袖共同在華埠珍寶樓設

宴，除去為他們慶功洗塵，也是為他們送行，結束了辛苦的陣仗與輕鬆的環遊，青少棒的選手們也是倦鳥還巢，接受歡呼的時刻了。

四戰四勝的美國之戰，這批美和國中同學打得過癮、打得漂亮！屏東的美和國中因為有了一批又一批出色球手而聲名大噪，中華民國也因有了這些戰無不克，攻無不勝的好戰士而更光采、更奪目，在世界體壇的地位更形鞏固。

據領隊：臺北徐外科醫院的負責人徐齊鄰說，他的老父徐旁興乃是今年青棒國手的領隊，屏東徐氏一門，為了與辦美和中學，及將棒球運動在校內推展，使其成為國史上的一頁，花費了無數心血與金錢，才有了今天這樣局面，棒球運動也幸虧徐家父子軍，接下了棒，也不致讓當年紅葉的餘威有損，始倡此「國運」的謝國城先生該相當安慰了。

其中包括兩名去年青少棒國手及三名過去世界少棒冠軍國手的美和青少棒隊，這次組成不易，訓練更困難，因為他們都是散住在屏東各鄉鎮的國二、國三子弟，集訓時要把他們一個個接到學校，再一個個送返居處，幸而這批已經是「半大人」的孩子相當懂事，一關又一關，經歷了國內的南區六場厮殺，再全國性三場角逐，遠東區四場初決，美國五場拼鬪，才贏得了今天的勝利成果，由這批滿臉淳樸卻一身是膽的小將身上，可以讀出成功純非偶然的眞理。

潘文柱、徐整當、李國淸三人是從小開始訓練，一直追隨李瑞麟教練的「子弟兵」，他們不

但曾於少棒時期爲國爭光，更在這次青少棒冠軍賽裏表現傑出，尤其徐整當，被大會選爲「最傑出的球員」，談起如此殊榮，大夥臉上飛金，都不免眉飛色舞，與有榮焉。徐整當才國三年齡，明年還可以再度出賽，像這樣有一連三回出馬機會的幸運兒，除了乾杯之外，還眞是該爲他身爲「國寶」的傑出表現喝采。

紐約環遊，小將們都說「過癮」，除了參觀那些聞名已久的百老匯、聯合國、世貿大樓，更見到太多熱情的僑胞和留學生，接受了太多禮物與溫暖。

家裏在屏東開鐵工廠的郭建霖，是個腼腆羞怯的小男生，他表示，這輩子，能有如此風光的一場回憶，也夠炫耀子孫，「光大門楣」了，父親和母親都以家裏出了國手而光采，他自己呢？相信永遠都會做一名棒球運動的支持者，爲發揚棒球精神而努力。

有趣的是，由於經常做球類訓練使得學習英文的時間不够，他們的英語能力都不強，但，結交外國朋友的能耐卻相當大，比手劃腳外加紙上畫圖作業，小國手們和其他各地代表搞得水乳交融之至，當賽後別離的時候，美東與美西兩隊預定在某一天的半夜離去，竟然派出代表要求中華隊的小朋友來個捨命陪君子，陪他們耗到午夜，再送他們上車，這下蓋瑞選手村裏可熱鬧了，中華隊眞的一諾千金，陪了！大夥又唱又叫、又吃又笑，直狂歡至深夜，才依依不捨送走了新朋友，結下不解之緣，往後長大，有得是朋友好交！

每員虎將都喜滋滋的告訴我們：行李裏的東西都換光啦！什麼原因呢？原來八個來自世界各地的隊伍都有個習性，就是將自己所帶來的東西「拋出」，再換進他隊的「收藏」，這下子不單是錢幣、原子筆、手錶、皮帶等的「交易」了，到後來連內衣、襯衫、手帕也全部「支援」出籠，自己的東西無可再換，就去「偷」同隊其他人的上場，教練的皮箱裏就此被「洗刼一空」。

欣喜的背後總有感嘆，和幾位負責執事的先生深談，不免都有個感慨，棒球運動原是非常值得推行的一項國家運動、國際運動，現在國內卻仍停留在「私人企業」階段，無論經理或教練，全是兼職，無法做全天上班、全心工作的專業人員，原因卽是經費不足，如果專職則無以維生。這樣「半打工」式的非職業性訓練，是否能繼續維繫我們在世界棒球界的原有地位是個大問題，眼看其他各國都以最大的警戒來「對付」我們這世界棒球盟主，我們是否也該提高警覺，謀求一個一勞永逸的方針，爲這已打下的江山做好紮根的工作呢？

紐約中國畫展

十二月四日，紐約市勒辛頓大道，北美事務協調會新聞組大禮堂，有一項別開生面的書畫展覽揭幕，八名「洋婆子」加六名作品飄洋過海的寶島年輕畫者，與五名紐約當地女弟子，配合了他們共同的老師劉墉，合開了這次轟動一時聯展。

八名洋弟子的中譯大名是：凱若、桃瑟、莎瑞、郎萬世、蘇珊、麥帝、史黛霞、艾麗西亞，其中蘇珊、麥帝、艾麗西亞都曾在全美美展中多次得獎，而史黛霞是在臺開過畫展的老手。

寄自臺灣的作品有王秉文、林慶華、范璐、魏嘉鳳、林明麗與賀可慶，他們都是追隨老師已多年的入室弟子，所以都能見出深厚的功力；相形之下，在紐約當地所新加入的中國學生吳雪雪、朱婉清、陳婥蕾、高雙英、張麗瑛就顯得作品稚嫩得多，但由於畫齡未及一年，所以也難得

苛求。

這項將持續三週的中西合璧展出，在四日揭幕酒會中約有中美文化、藝術、學術界人士及僑界領袖兩百人參加，共展出劉墉本人作品八幅，二十位餘學生的作品三十六幅，包括一幅長十二英呎、寬三英呎的「大型山水」，氣勢磅礴、意境幽遠，劉墉共費時一週方足完成。

劉墉本人在民國六十七年由國立歷史博物館推薦，應維州丹維爾美術館及自由中國之友協會的邀請來美講學，先後已舉行過四十餘場展覽，並於次年開始擔任紐約聖若望大學國畫課程，榮任該校專任駐校藝術家，全美各地曾追隨他習畫的學生已超過五百人。

劉墉以多才藝聞名，畢業於師大美術系，在國內曾多次獲得優秀青年詩人獎、話劇金鼎獎，七七年當選全國最受歡迎的電視記者，現亦同時兼任中視駐紐約特派員之職，在他著作的九本書中，「螢窗小語」由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獎助出版，已成為國中學生的最佳讀本。

劉墉的畫，融合了傳統國畫的筆墨氣韻與西洋畫的光影透視技巧，加上他在詩文上的深厚素養，創造出幽遠深沈而含蘊哲理的畫風。此度展出的「古老的回憶」與「月夜」兩件，前者，以書法飛白的技巧表現枯樹，背景的頹垣古廟中，老僧正在烹茶，夕照中密鴉羣至，表現出一幅蒼古的畫面；後者，則描寫寒林月色，夜鷺翩飛，表現出幽深寧靜的感覺。同時，劉墉以其獨創的噴染力方法，創造出新的意境。國立歷史博物館館長何浩天認為，劉墉將中國傳統的沒骨畫法，

與其個人的精神融合在山水之中，表達出豐富的墨韻和幽遠深沈的效果；美國卸任駐華大使安克志則評論劉墉的畫擷取了中國傳統的技巧，而自我發展出獨創的風格，由優美細膩的工筆山水，到幽邈荒寒的月色，都反映出他的精神境界。

在劉墉弟子們的作品裏，美籍的部份，都已邁向工筆花鳥與山水，這是劉墉一種有計畫的訓練過程，對於洋弟子們，他一向以沒骨花鳥、四君子啟蒙，因其可立見效果和成品，且顏色多、彩澤豐盛，容易激發興趣，更可因勢導練用筆用墨的方法，然後再進展爲寫意山水，再回頭習工筆勾勒花鳥，再回頭畫工筆山水……

至於中國學生，訓練方法則完全不同，是由細筆與恭謹開始磨練，與洋人以粗筆開始培養興味相異，同時除了習畫，還要學中國詩詞、哲學與書法、裱畫，力求「十項全能」，再進一步，要習篆刻，拿用刀的經驗來幫助用筆，如此層層遞進，來回反省（寫意與工筆交替循環練習），深入與內涵獨具是理所當然的。

根據這八位洋弟子的自述，開始時，他們也自認西畫是較國畫更具理想和更易於深入的，但是入了國畫門牆之後，他們才發現，陶醉在一片書香中的國畫意境無可比擬，有位方入初級班的美人魯絲小姐在參觀她的各位同門師姐展覽時表示，她最喜愛的是水墨畫，因爲水墨最能表現畫者的修養與用筆。這是件多麼讓人驕傲的事！因爲水墨畫可以說是國畫裏最不易討好與最難表現

的一種，而劉墉成功的教學使得洋弟子們個個非僅徒具皮相的技巧，更有眞正充實的內涵，那要經由多少潛移默化，艱辛的教導才能達成呢！

尤其，在此次展出作品裏，根本無法分辨何者爲中，何者爲美籍學生的創作，何以劉墉能把美弟子的洋味盡去呢？這就是由於教學時儘量以國畫的哲學境界去涵蓋西方色彩，久而久之，當洋弟子們由裏到外，都能「中國化」、「中國通」時，就不會有任何「不中不西」的問題了。但這種陶冶的工夫說來容易，其實存乎一心，都看如何運用，所以身爲老師的劉墉，其成就非我們表面所見的了。

由這次畫展，我們可以看出我國海外文化工作非凡的成就，這也是一種推展中華文化的豐碩成果，劉墉使學生透過山水畫來欣賞中國優美的風景，透過畫中的內涵來瞭解中華文化，這是他在美敎中國畫的另一項深遠目的。

（在畫展結束後兩天，居然收到一通洋電話，要以一百五十元買本人的處女作，當然予以婉拒，美鈔易得，而心境難求，要我再畫出那麼幅幼稚之作，看來也不可能了，畢竟咱們畫藝還是在進步之中，豈不可保留點自我的心路歷程以供回味乎？）

海外文藝大秀

「五四紀念日」中，看那串串珠玉，纍纍甜果………………

美東反共愛國聯盟與紐約「自由人」雜誌聯合舉辦了一項規模龐大的自強徵文比賽，掀起紐約市乃至全美熱烈的「大家都來發表意見」的縱論國是高潮，有幸身爲此次徵文的主辦人，願與國內諸友共享，也讓大家瞭解，我們在此做些什麼，有些什麼成效。

舉辦這麼一項徵文是意義不凡的！那怕一定有些不够美滿周全之處，光憑信念與誠意卽爲值得喝采的「小事情，大場面」，在「愛盟」、在「自由人」，在「小女子」本身，俱爲創世紀。

「愛盟」來說，爲本屆召集人孟憲彬兄走馬上任第一炮，論「發芽」，尙在二月十六日的春節自強晚會之前，眞是「任重而道遠」，要直到五月四日頒獎完畢方可落幕。

「自由人」雜誌呢？在主編孟德聲博士挑大樑之下，坐「半片江山」，身爲二分之一主辦單位，責任不小，擔子也重，將來「成果展示」時有得敎讀者「目不暇接」，實乃恢復定月出刋以來之強心針。

至於這從中「攪局」的「奴家」，小學開始投稿國語日報，這「半輩子」學了文、做的文、愛煞了文，自己也明白「狗改不了吃屎」，非當一生的「窮酸」不可，但是由在臺灣敎古書到了今天的啃洋書，大腦袋被美利堅合衆國、大紐約市的腥風血雨折騰得也差不多了，只怕被喚出來當這名「調味大厨」不稱職，白白把一鍋「什錦五香」笨手庸腳整頓成豬大腸，就未免罪過。

事情眞相是如此：愛盟自一九八〇年元月一日新召集人走馬上任，展開新年新緒新氣象，承繼着歷屆召集人如梁光、熊光渭……諸先生之傳統，智囊中列了洋洋大觀計畫表，頭條即爲「嚮應政府自強年舉辦徵文比賽」，可稱愛盟新春攻勢頭一出擊，像「招牌」一樣，不響亮還得了？愛盟與「自由人」兩方合辦的大事，得找個跑腿小嘍囉，這下「爛芋混充烤牛排」，就因爲平素小女子愛亂塗鴉，被一紙「徵兵令」，奉召入闈，充一名打雜勤務兵，在兩大「龍頭」——二孟將率隊下，徵文大賽於焉發端。

由「平地一聲雷」，要到「積水三千丈」，可不是玩的！長城造了多久？何況咱們的徵文是名副其實敞着大門唱「空城」，數着小小羊兒「招」回家，這種「操之在人」的活兒最難幹，總不能一戶一戶打鑼打鼓硬逼人上作文課嘛！所以，如何訂立一個題目、文字的尺度，如何得天下之精英投效「我邦」，如何沒有滄海遺珠之恨，眞是件「白了少年頭」的「怎生一個愁字了得」！

記憶之中，「徵文」這玩意兒國內外各機關單位也辦得不算不「風起雲湧」了，往往最令人「津津樂道」者，便是誘人的奬金額，偏偏，咱們「愛盟」與「自由人」都是「非營利」的「主動愛國」組織，沒那麼好的經濟條件，所以在這方面像老牛拖車一樣——喘得辛苦，無法提出很「有利」的「物質保證」來「以增顏色」，只能說是盡力而爲，但求「小可」耳！而這一點「基本額」都還得由召集人辛苦去籌措，或募或捐或自掏其腰包，（因爲「大厨不管採買」，所以無法得知其苦處，卻可想而知一定活像武訓興學，要耗上不知若干卡洛里！）如此「艱苦卓絕」，還得一樣不少的從報紙廣告、奬金分配、頒奬大典……等皆需「孔方兄」才得過關的道上踩過去，相信，「社會大眾」在知悉內情後，也就不忍責怪我們的奬金是每名優勝「只有」一百元，佳作「才」五十元了。

談到本次徵文的方式，得感謝「小兵」先生，此先生如果是常閱「自由人」的老讀者不會陌生，每期必有一篇精彩言論出場，「小兵」非外人，就是憲彬兄也！其人雖任工程師兼開藝品

店，屬紐約華人界中之「殷商」級，卻「文藝細胞」濃厚，作品氣勢磅礡，有如天兵神將，縱橫千里。其思想亦然，本次徵文，一切題旨、字數、風格、精神……全由其「腦汁工廠」出品後定型，若非「小兵立大功」，憑咱家的豆腐腦，只有把徵文做成一碗豆花湯的份。

此外便是介紹在這次徵文大賽中擔任最主要工作的評審諸君，目前所預定之初選五位評審爲熊光渭、孟憲彬、孟德聲、歐陽仰山、朱婉清，複選五位是夏志清、馬克任、陳裕清、熊玠、胡意秋，除去小女子本人是「塡空」湊數之外，其他皆爲紐約之聞人達士、專業學者，相信各位參加徵文的朋友們一定非常放心滿意可將自己的佳作交付這些大公無私的高人們之手，也相信憑他們的銳利法眼、智慧高才，定能把眞金煉自赤火，求得最完美的答案！

在手續方面，分爲初步（收集）、二步（整理編號）、三步（聯合初審）、四步（各別複審）、五步（最後投票）等階段，十分愼重的抉擇那最「名至實歸」的「名份」，絕對的科學化、合理化，也「理想化」——務求「天衣無縫」。文稿一來，馬上交由專門負責的同仁編號彌封，然後收歸集中，才展開讀稿，這種公正公平公開的作法，一定會使徵文大賽得到眞正的好作品，是可令作者們放心的。

現在，站在我這總打雜者的立場，頂關心的問題就是文章稿源，是否有如此多的熱心人士，願發抒心聲，也願共襄盛舉？我們知道「巧婦難爲無米炊」，不參與，就無法掌握，文章少，難

做挑選，所以衷心地期望，多多益善，務求稿源旺盛，方能使眞正的好文章脫穎而出，帶來我們好的建議與理想。

其實不一定冠了「作家」大銜的人才可寫稿的！任何人，只要會寫中文，可以組合句子，都能提筆一張胸臆！文章的華美在其次，重在內容是否確具建設性，因爲「愛盟」與「自由人」一向立於愛國、強國、報國的立場做事，這兩「家」合辦的徵文，當然以建國「大綱」「方略」爲主，不同於一般散文小品，無需寫成一泓清泉般清麗脫俗，如內容空疏，徒然架構詞藻，也是枉然。

而在眾位「下筆如有神」之分際，但願有大家關心和需要的東西：

・我對國家前途有何看法？又有何方案貢獻？

・我在海外，能爲國家做點什麼？

・我要求政府改進的，或政府能做得更好的，是些什麼？

・抵制臺獨與左派，奮鬪裏得到的是何教訓？

・中國人如何團結起來，又如何徹底解決所謂「雙胞案」？

・中國人之命運，操在何人手裏？誰可「牽一髮動全局」？

・愛國途徑很多，我選擇那一種？方式是什麼？

・身為中國人，我驕傲的是什麼？痛苦的又是什麼？
・透視了海的兩邊，它們的比較如何？
・假如我是中華民國一名公僕，我現在怎麼做？

這不過個人一點思緒所及之「小腦激盪」，有更多、更好的意見有待發揚、發揮，那就不是此間方寸所足言者，尚有待廣大讀友集思廣益，為這次徵文共獻心力。

放心，願大家破除一點「迷信」，就是「徵文還不是做做樣子」，或「多難為情，沒選上丟臉」……如此觀念，除了徒然令事件阻滯不前，令個人得不着進益（徵文應是一項挑戰）實無一點合邏輯之處。想想看！

——那怕是「天王老子」，誰不是「肉骨凡胎」？別把自己想成「萬能博士」，所以參加後，得獎是意外，不得是意內。

——參加真為了非得獎不可嗎？除非等獎金「度日」，「參加」本身，該屬一種對生活、生命之挑戰，是富戰鬪意識的「遊戲」耳！還好「玩」得緊，是文字大捉迷藏！

——換個角度，愛國不後人，參加愛國徵文乃最好的表現方式，光憑這一信念，不參加簡直不成啦！

——以文會友，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讓大家志同道合，以「自由人」爲「俱樂部」，好生在海外轟轟烈烈做場「文藝大秀」，豈非快哉？

由此，盼望全美愛盟盟友、「自由人」作者、讀者、愛國同胞、仁人志士……都響應這項緊急呼籲：

無分男女老幼，無分職業立場，提起筆桿，寫下抒感，投向「自由人」信箱，當做給國家、給自己、給你所喜愛的「自由人」一份新春最佳賀禮！

當春暖花開的青年節，豐碩的成果結滿枝椏，隆重莊嚴的頒獎大典將於「五四運動」紀念日召開，我們可以坐下來細細品嚐今日栽下的種子，那一定是一串串閃亮的珠玉，是一株纍纍盈盈甜蜜果幹，每一串、每一枝，皆代表着愛與盟，是同胞們愛心累積出的盟信，也是自由的人們共同心聲。

千里走雙騎

——看梁秀中、羅芳紐約美展

她們是我在衞理女中時的美術老師：梁秀中女士與羅芳女士，都曾經認眞的在課堂上駡我們把炭畫的饅頭偷偷吃了的劣跡，也曾經「應觀眾一再要求」擔任過寫生課的模特兒，被大夥畫成了一付八婆的德性而啼笑皆非。

一晃十五年了，再度重逢於紐約時，梁老師已經擔當上師大美術系主任的大任，羅老師是和梁老師同來做師大美術系教授聯展的。

老師們依樣高雅丰姿，穿上曳地長旗袍，手執鷄尾酒杯，穿梭於勒克辛頓大道卅街上中華文化中心禮堂展覽會場，代表的不僅是中國傳統藝術，她們本身就是一幅古典派柔和中滲入現代化

剛勁的仕女圖。

師大美術系總共有四十五位師長，這回只派兩位女將，配合了原在紐約聖大做客座交換的顧秉星教授，展出四十五件山水、人物與花鳥，僕僕風塵，全是自費而吃力不一定討好，爲的是「投石問路、重點出擊」，代表着國內最高美術學府的師尊來做海外聯展，這還是以往零星個展之外頭一遭，除了向中共做文宣挑戰，也肩負著提高此間唐人街文化水準的任務，要是成績良好，明年再來時，就或是一整隊的人馬了！

仔細欣賞這次展覽中三位老師才筆，雖然巧妙各有不同，基本上卻有共同特質，就是向傳統挑戰的現代化意味濃厚，國畫，的確一步步在今人智慧下走向了創新的道路。

梁秀中老師的人物畫一向出名，那不是「八美圖」裏那種古女一個模子打造的「鵝蛋臉、丹鳳眼、菱角嘴」造型，而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的現代體裁摩登女郎、山地同胞……，也許是受到西方素描和人體解剖學的影響，梁師筆下的人物，似乎更有靈性和血性些，除去用「栩栩如生」來形容外，生活化與人性化該是最恰當的註腳，妙的是雖然如此之具現代化感性的人物，卻以最傳統的國畫筆觸勾勒，忍不住好奇問梁師：這也算是西風東漸中國畫畫風的一種「革命」嗎？梁師笑答：

「說它是自然趨向似乎更恰當些，本來嘛，我們不能老活在過去裏不是？」

復興中華文化，除去「復」而外，「興」也的確是椿要務！

羅芳老師一旁點化：「死板而不切實際、不自然的做作式國畫不是傳統，我們今天要保存的乃是傳統中筆法的高妙處，而非依樣畫葫蘆來場假佈景。」

羅師在山水畫上也確有她獨到的一面，蒼勁的筆觸，不像出自嬌小的「師娘」，頗有一派宗師風範，尤其是表現在大幅上的氣魄，磅礴得可以，而小品又充滿了趣味性，正像她的本人，屬於宜莊宜諧的隨和型，最令人欣賞的是些現代寫生式山水，那可眞不是一般的假山假石可相比擬。

要像羅芳老師那樣瀟灑地將水與墨「玩弄」在小小一撮毫毛之下眞不簡單，往往，最乏味的一灘烏色，不知怎地，揮上枝葉，頓然成爲好景，再使上彩澤，也清新而不呆滯，高雅而不淺俗，這種融會了傳統中繪畫南宗與北宗之披麻、斧披兩種皴法，而又以現實景色爲藍本所繪出的「摩登山水」，難怪看來親切而又不脫古意了。

顧師的國畫現代化就更徹底——除去材料上，包括筆、墨、顏料及用筆上的基礎不動搖，這位旅居紐約十載的大師，筆下已盡見摩天大樓與縱横鐵橋，好似國畫也在廿世紀的西風之下感染上時代情感，有了新的突破，這眞是椿「今古融匯」的創作。

預展酒會在八方英豪會一堂的盛大場面中結束了，到場的每一位藝術界中西專家、學者無不嘖嘖稱奇，奇什麼呢？一來，是訝異於畫之無框，全是浮貼在牆上的「光身」，這由於他們純自

費的展出既運送不起畫框，又現配不起裝潢，只得克難將就，幸而由於內容吸引人，並不因此而影響了畫幅本身的美感。再者，基於如此富意義的活動，何以今年方做初度嚐試，以師大美術系執牛耳的聲望，早就可以到海外貧乏的「文化沙漠」做些導水灌溉的基礎工作，也好讓已經半番化了的僑民子弟，多些觀摩學習祖國文化的機會，畢竟，來自中華民國的正統國學，方是從不會被戕賊竄改的正途。

紐約之後，兩位師娘又將轉向美西奮鬥，憑着一股宣揚國威的壯志，她倆携着手千里走雙騎，勇氣不小！但願這次出馬，打下擂臺，建立聲望，讓國內領導海外，把我們的藝術精髓縣延傳揚在世界每一個角落，也願政府能全力支持這種散花播種的基礎工作，造就更多的機會，成就更大的事功，相信這正是梁、羅二師身先試出的最大心願。

臺灣！臺灣！

臺灣！臺灣！從民國四十年我降生於斯，到民國六十八年才第一次離她懷抱，整整二十八個年頭我活在那裏，有誰比我們這種「土生土長」的人更適合稱做「臺灣人」？

十二月三十日，星期天。天氣：乾燥晴朗，溫度：寒冷中肅殺，卻不足以叫人瑟縮不前。是個難得的安靜週日了！自從來自家鄉的消息裏染上「火藥」氣息，大夥的心都不定，美麗的寶島偏教一些醜惡份子弄成全然不美，好端端的大高雄市，搞出如此「烏龍」公案，讓千里之外的我等心繫鄉國者何以排遣那份悲憤裏帶火冒的憂慮？

儘管報紙上敍述得够詳盡了，照片加特寫，沒有一絲一毫遺漏，也保證百分之百眞實（誰沒有個把親友在臺灣常通長途電話啊？他們不打來，我們還會打回去哩！），卻仍然滿足不了如饑似渴的滿肚子心火。何況，還有不少胡扯八道、顚倒是非黑白的左傾歪報，在那兒亂放謠言（不

如說是『妖言』更恰當），當然我們不致被唬住，卻攔不住它出報不是？白紙黑字的，擱在報攤上，看了就生氣。

氣多了，雖然想要出一鼻子，至少，發洩一番也好，最佳狀況是有個說話的對象，眾人敵愾同讎一場，也就自然而然不再那麼悶着冒火煙。問題是：大家知道的都有限，誰也無以「教」誰，說來說去，「權威性」一點沒有，豈非煞風景？

所以，這位平安使臣的來臨就特別叫人興奮了。

這一日下午，三點。勿街十六號的留學生服務中心人滿爲患，熟人生人羣集，都爲一睹這位由國內專程趕來的非常人物，以及聽一聽他的國內見聞。

他是莊懷義博士，海工會副主任。

其實在紐約待久了，莊博士的大名早已耳熟能詳，因爲他出身紐約，一直是紐約的愛國學人，現在紐約有許多人士都和他是老朋友，而他也是相當年輕的一位本省籍才俊。

乍見莊博士，聽其開場白。就具有相當的好感，不愧是政府着力延攬徵召之將才，人，儒雅謙和，話，中肯條理，在回答各式問題尤其表現了他的機智和敏銳，而代表政府闡釋美麗島事件時，一點不帶主觀或公式八股，整個賦予人的印象是莊博士非常成功地達到了平安使臣的任務，他的平易、誠信，爲政府做了最佳傳達。

「美麗島事件」的確是身在海外的眾家遊子們熱烈關懷的對象，因爲國內報紙與此間世界日報所載詳情，居然與那批臺獨、左派份子宣揚的內容大不相同，譬如他們說：政府派了鎮暴車壓死臺獨多人，偷偷埋了，又什麼警察一共只傷七、八人等等，可笑的荒謬源源出籠。假如誤信爲眞，鐵定「上死當不償命」。只是，又誰有證據指出「反派」們在海外的陰謀與騙局？

莊博士做到了！

他出示一些現場的照片，對來龍去脈娓娓道盡，很有耐性地分析美麗島事件之前因後果，讓人心服口服，滿足了好奇，也粉碎了不實的謠言。

發言與發問限時五分鐘，因爲大家想說的話、想問的事太多了，舉手之踴躍，簡直令主席梁先生難以「擺平」了，像「戒嚴法」的問題，雜誌言論尺度的問題，各種「招式」全有，當然也都是善意的，那怕評論或建議政府做什麼，言辭雖銳，立旨絕對友善，這就是現階段中國人進步的表徵，他們已經不害怕說出心頭話了，顧忌什麼呢？有什麼不敢提出的看法？

如果莊博士的身份地位代表「官方」，那麼他就是一個「政府代言人」，是一座橋樑，他帶着政府開敞的大門而來，希望「賓客滿堂」回去，政府肯下這樣的工夫來瞭解海外民心，這是政府開明、有希望的表現，莊副主任之回到紐約舊地一遊，意義非淺。

最讓大夥關注的，莫過於政府如何處理美麗島事件之善後，公開公平公正的審判是大家所要

求的，唯有如此，才能服眾。至於判決是否失之太寬或太嚴，那都不是問題，相信中華民國政府不致於讓人失望。

本來嘛！臺灣何其安定與踏實，臺灣是塊寧靜土，不是血濺五步的沙場，不要拿臺灣和其他國家相提並論，我們有我們的處境，所以才有我們的做法與結論。

莊博士的話不祗一端，給人的感觸卻萬法歸宗於一源：國民黨是在盡力而爲的！臺灣在國民黨主政下是走向更妥善的道路的！沒有人能否定這一點，也就沒有人能談什麼「革命」，因爲沒有革命的條件與對象。

可笑的是，臺獨們以「烈士」自居，好似臺省現在眞已經到了十字路口，非抉擇不可了！尤其把外省人與本省人強烈劃分一刀，黑白兩道要火拼的打殺氣息濃厚，眞使人啼笑皆非。

記得會後我們全體轉移陣地往孔子大厦觀看了來自臺灣的最新電視錄影帶，那是華視製作的特別節目，訪問不少美麗島事件關鍵人、目擊者。我注視着銀幕，心中湧起無限愁悵。臺灣！臺灣！從民國四十年我降生於斯，到民國六十八年才第一次離她懷抱，整整二十八個年頭我活在那裏，有誰比我們這種「土生土長」的人更適合稱做「臺灣人」？那怕我有個一嘴上海話的父親，那怕我臺語不靈光，我理直氣壯加封自己是「草地郎」，我對臺灣的依戀、感情根本就是呱呱墜地而起，自然得無需加註解，渾然成就得天衣無縫。

猶憶許信良在紐約演說時左一個「河洛人」，右一個「臺灣人」，把臺灣的「人種」搞成複雜無比，連他自己這「客郎」也沒地位了。他卻又趕緊追補：「只要自認爲臺灣人的都算臺灣人」，只是，我懷疑，臺獨們無論開會，遊行，各種發言都非臺語不算話，而且非臺籍不接納，則，豈非在「臺灣獨立」這大前提下隱藏了另一項更可怕的陰謀？「中國」是大的整體，中國絕不只臺灣一個省，何可將一省的偏狹地域觀念涵蓋了全體的發展？如果臺獨份子們不能看破這一點，就是自取滅亡，自絕於全體中國人。

我想：依附一項眞理是一定「保險」的，那就是「走向光明」什麼地方可以找到光明和安全，就走向那兒，這不叫「現實」，這叫人之常情。

然而，今日之大陸又給我們什麼呢？除去暴政、落伍，以及對老百姓的迫害，整個大陸沈淪在黑暗中已經三十年，他們拿不出東西來「統一」，他們不配。

而臺獨，除了叫叫嚷嚷、殺殺砍砍，他們又有什麼？有系統的「改革」方案嗎？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嗎？有遠景有希望嗎？全體中國人誰願意臺灣脫離中國版圖，臺獨還有半點可能嗎？老實說，他們一無所有。

所以，眼看着廿世紀的現代史實打我們眼前「派司」過去，我們心裏該淸楚自己要什麼、抉擇什麼，不是要在庸庸碌碌之世間謀些功名利祿而已，是要賦予自己一個促使時代走向正確的使

命，這種抱負和勇氣是人人得有的，否則，誰來讓後代得以安然延續呢？

莊博士來得好，會談結束後，各自散去的同胞們可曾有個判斷？他之來，帶來了什麼象徵和意願？

明眼人，別傻了，承認這個事實吧！

——除去臺省的安定繁榮，今天中國人再也找不到第二個希望了。只有臺灣才是今日中國人的希望所在。

謎

雖然已經事過境遷，卻在彼此心底留下永難磨滅的回憶。

十月七日下午一點開始，紐約華埠哥倫布公園有場盛會，乃是爲了慶賀雙十國慶準備的大規模遊藝會。

整個活動分了三頭進行，一是「野臺戲」——各式節目表演。一是遊園會——四十個攤位有吃有喝。一是土風舞會——打算在場中來個錦上添花。

我們聖若望大學初組同學會，也是初次正式參加活動，大夥熱烈的狀況可想而知，我自己臨時被抓差主持野臺戲，但我們的攤位仍是得負責到底，籌劃的工作早八百年前就已展開。

記得在籌劃之初，大夥對此攤位的構想是務必要做得「有克拉司」，絕不要落了俗套，要「出塵」有氣質，要雅而共賞，亦非曲高和寡，要省錢、省事、討好……

總之，我們要這個聖大的攤位成爲人間絕色，平易而可人。爲此絕頂要求，智囊團們不知傷了多少腦筋，費了多少思量，簡直連頭髮都想白了數根。

所謂「智囊團」，包括一些聰明雋秀的小子如劉定國、吳允之、鄧常富、劉萍、恒昌……及列位才華出眾的淑女像葉婉之、黃麗貞、張效慈、張麗瑛……他們分屬聖大各學院各科系，全是來自臺灣的研究生，也是我的「死黨」，經常在我們「四大美人」合租的小公寓中「共商大計」的，這回，因爲我一人肩下了這事關國之榮辱、校之體面的大差事，大夥豈能坐視？七嘴八舌，就此展開辯論：

「我們弄個書畫展，請妳那好友到場坐鎮，包定哄動，門口掛個招牌：才子現場揮毫，不就行了？」

主意雖好，想到沒有？劉墉身爲中視駐美記者，他也得採訪新聞啊！何況劉公子體弱難禁風，現在是四大皆空狀態的「野營」，難不成叫他在飛舞於西北風中的宣紙上「潑」墨？傳到臺北他夫人耳裏，非責備我們「虐待公子」不可，搞不好，「現場示範」傳話三遍，變質爲「公園賣畫餬口」，那可就太唐突「今人」矣！

「那就請你們東亞系的名書法家張教授捐些字來賣如何？」

立意甚佳，張老師也非常熱心地捐贈了多幅墨寶，但是書畫皆是一樣：無金裝不顯，未裱的

字畫看來顯不出氣派，而裱工甚貴，何況處在美國，這種國粹益發值錢，若無雄厚資本，裱一幅畫七、八十美金，如何負擔得起？

「那就只好賣春捲了！」

那個洩氣鬼？春捲固好，唐人街頭滿街是，不稀奇啦，我們要求是通、達、雅，且又出萬人之上……這，可就得好好思量。

不知那位出驚人之語：「我們來猜燈謎！」

妙哇！燈謎！此乃中國文字遊戲中之絕品，自古為文人才子創造了多少佳話，今日聖大的「校格」正是翩翩濁世一佳人，燈謎的「品」正合吾等心意，就是她啦！

接下去就是那兒去找謎面？共出多少謎面？及獎品水準、獎品分送方式……種種問題，一時之間討論得如火如荼，場面之熱烈，活像瓦斯爐上的開水壺，咕嘟咕嘟直冒水蒸氣。

分配好各「組」工作人員，誰採購、誰繕寫、誰吆喝、誰運貨……只剩下最重要關鍵物件：謎書。

要是身在臺北，這區區小物，重慶南路、羅斯福路，那裏沒有？這下子「番邦過渡」，找一本「國色」談何容易？唐人街不是沒有，是過份「那個」，譬如「熱天看不見，冷天才出現，要問是什麼，就在你嘴邊」這種謎，不猜也罷！

爲了廣訪天下「賢書」，遠在臺北家人、親朋，近向波士頓、洛杉磯據點大力求救兵，撒出去天羅地網，等了一日復一日，就是不見隻字片語回音，各人天天第一要事就是查信箱，興沖沖開了，又氣呆呆碰一聲關上，「嗷嗷待哺」的心情，活像大旱望雲霓，又似八十老娘望兒歸……總之，時光容易匆匆過，籌備了又籌備的天下大事，活生生到了臨場前一天還一事無成，終結一句話：活活被誤了佳期。

直到十月六日下午，明朝便是「登場候教」吉期，全體起了大恐慌，偏巧當晚我有天下第一號的好友遠來，除卻當夕無見期，只得把一切重任委給了頭號智囊團劉萍與葉婉之，一切全權處理，船到了江心也回不了頭，丟下一句「風瀟瀟兮易水寒」，就此聽天由命了！

結果吉人自有天相，阿斗就逢諸葛亮，劉萍與婉之二人聯手，在六日一個下午之中，出了新招式以代舊點子：還是謎，卻非燈謎，乃「詩謎」。

「詩謎」者，把古人詩詞較通俗者，一句句拆下來，中間少去一兩字，試試「看官」的水準！

舉例：「國破××在，城×草木深，感時×濺淚，××鳥驚心」，好猜不？其實容易，只要在臺灣唸過高中，那人不琅琅上口？爲了怕得獎過易，乃以連過五關方式打陣，五毛美金猜一回，連闖五陣有機會抽獎，獎品全是五毛以上的實用品，只有三、五個「安慰獎」是棒球糖一

根，另外，還有特獎。

提起特獎，叫人忍不住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同窗劉埔響應號召捐了他的精心傑作：山水一幅，張隆延教授捐了墨寶三張，另外，殺出一匹黑馬。

「黑馬」叫「恒昌」，聽介紹時只覺其性甚怪，其貌甚異，後來一打聽才知，其人全名應爲「愛新覺羅恒昌」，是標準滿族後裔，溥儒的姪孫，要是慈禧太后在時，少不得他也是位「貝勒」，搞不好，還有入繼大統當「皇上」的希望呢！

自從知道了恒昌的「身世」，就愈發看着他有「帝王之相」啦！衆人一致公認，他是天生的「天子氣質」，他聽了還是老樣子——含笑不語——此君一向沈默寡言（這就更像令出如山的天子啦！），但是做事有如快刀斬亂麻，那日突來一通電話，言明有女錶一隻打算捐獻給同學會，還來不及說兩句客氣話，人已親自開了車把錶送到了我們家，我一手接着那金光閃閃的好錶，側覷他老兄誠誠篤篤面容上一臉善意，一時之間竟吶吶不成言，不知道說些什麼才得體。

十月七日上午還在我們小公寓吵吵嚷嚷亂成一團的局面，居然也就這麼倉卒成軍地草草登了場，只見每名大漢一陣吆喝，爬高的爬高，懸樑的懸樑，不到幾分鐘，一個類似「測字攤」的「店面」誕生，前面是一根克難痲繩上掛了四隻小燈籠，上書「謎、謎、謎、謎」！後「壁」乃我們家中臥房布幔大搬家，用金字剪了大大的「聖若望大學」浮貼，桌上一字排開各大獎品，女

錶、國畫、書法是特獎，同時老惠捐的臺灣貝殼手工藝是頭彩，接下去，豐富的禮品有打火機、香煙、乳液、洗髮精、香水、口紅……足足花了我們六十多元老本，「謎條」早由葉婉之、張麗瑛她們寫好準備着，厚厚一大疊，拿金鈎串了，左右各一條大漢持着，只待謎人們上鈎。看看一切就緒，那邊遊藝會快要開鑼，主辦的黃強來催人了，我不得已，依依不捨離開我們的「店」子起身換衣裳去，開始在寒風裏上臺主持節目，臨去，把「小店」叮嚀又叮嚀，重託給各位「兄妹」，忍不住在心裏暗暗祈禱：主哇！保佑我們小本經營，財源茂盛，可不要血本無歸。

等到那頭我們的遊藝會三小時後結束，卸下重擔，我三步併做兩步，「跳」回老巢一觀就裏時，天哪！居然已經認不出「小店」的原有風貌了——原先厚厚一疊的謎單子只剩薄薄數張，鈔票卻是滿天飛，案前圍着大批遊客，情緒熱烈，氣氛融洽，不知道從那裏傳出一陣麥克風裏的低嗓門：「哎！來！來！來！五毛錢做學問！太便宜了！考驗孔夫子，向自己挑戰！太便宜了！五毛錢做學問……」

一旁做「觀察家」的好友忍不住拉我袖子：

「這聲音那兒來的啊？怎麼這麼絕？」

那來的？我也不知道哇！剛才還沒有，怎的一下子「面目全非」到了匪夷所思的神話地步？連「音響效果」都出來了！

經前後左右一陣搜索，終於在布幕邊找到「元凶」，原來是劉定國這妙哥們，不知那兒搞來一架擴音器，就此拉開喉嚨「叫賣」起來，弄得大夥想笑又不得不故作正經八百，一個個臉上強忍的滑稽相。

天色暗了，風呼呼狂吹，別人都收攤走了，只剩下我們的門前依然人頭不斷，算一算，共收入三十五元五角，連老本一半都不够，賠錢是賠定啦！誰叫我們的謎那麼好猜，又窮「放水」，幾乎「統統有獎」呢！一次五毛，哦！也有七、八十人來此繳過「香火錢」了呢。好吧！收入雖少，人頭取勝，我們是誠心「爲藝術犧牲金錢」了，只要事情做得好，賠，就賠吧！

最後還是在當地華文報的新聞上讀到：「第二名——聖若望大學」，總算是「功德圓滿」，「收成感」淹沒了辛苦與損失，一週後同學們再度聚首我們的小公寓開慶功宴時，忍不住就有人建議：我們來猜謎吧！

啊！是「謎」住了，上了癮，戒不掉啦！

第二輯　人物報導

大娘與仙女

紐約市皇后區，靠近聖若望大學的一百六十四街口，有幢公寓大樓，樓中有戶笑聲不斷、賓客不絕的娘子軍團。

當初這批姊妹羣也不過「烏合之眾」，全是今年秋季班聖大的新生，因爲學校沒有宿舍供應，只好四下尋一棲身所在，不約而同地，就齊集到這二房二廳一廚一衛的無家具簡陋小公寓裏來，只因爲「眾志成城」，女孩兒的纖手巧心，就此把這了無生氣的破公寓房子建設出了一番新局面。又因爲這批小女子們個個熱心公益、和善可人，於是蝸居成爲市集，大有成爲「臺灣留學生俱樂部」的趨勢。

五人之中，年齡最大、社會經驗最豐富的廿八歲東亞系「大娘」由於居住客廳「把關」（臥

房太小的緣故），被視爲理所當然的「大當家」，像佈置房間、指揮做菜、接應賓客各務，都委諸大娘之手，大娘也以全家爲已任，把那小了兩到六歲的各位仙女妹妹當成母鷄羽翼下的小鷄般護衛，眾人的情感問題、思鄉問題……無不「躬親」料理，每當深夜，樓下街頭尖銳的警笛頻頻傳來，小仙女們一個個粉臉嚇得煞白時，大娘雖然自己也初來乍到，對大紐約的行情不知就裏，但總強自打點，對大家來個「精神講話」：「不要怕，紐約沒什麼，我們團結在一起，頂上三尺正氣就把歹徒嚇跑！」

大仙女蕭，是個來自東吳外文系的林黛玉，仙風道骨，輕顰時眉峯微蹙，此刻改讀圖書館，由於天性帶點憂鬱感，便不免因紐約的治安惡名昭著，而顯得更脆弱，尤其她的功課需要跑遍全市各圖書館查資料，這便有的是煩惱。更因男友遠在日本，無法隨護左右，瘦小的身影常在孤伶伶的巴士站牌下枯候，那份淒涼，眞是一幅「美人落難圖」。幸而蕭喜愛家務，大娘太忙，大仙女就成了家中洗廁所、掃地、涮爐灶的要員，異鄉的孤寂，寄情在抹布拖把間倒也自得其樂，在她那溫柔而倔強的美麗面龐上，似乎難覓激情，她有如是一隻嬌慵的小貓咪，綣伏在榻上，等待着愛憐。

比較起來，與蕭同室的二仙女靖康可謂「同型異體」，一樣心情，不同表情，靖康來自逢甲商學院，現在續唸本行，功課上比較應付裕如，個性上也比較樂觀積極，一雙大眼睛，常眨啊眨

的，流露出她調皮的基本天性，「等信」是她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節目，有無之間，情緒的升降無比尖銳化，爲了上圖書館讀書，能從早到晚餓上一天，然後三更半夜慘白着花容跌跌撞撞趕回來大口呑生力麵，「嘛」完了，再摀着胃大聲呻吟喊疼。

三仙女阿張是二仙女的大學同窗，是最後才加入這小家庭的圓臉小姐，一臉的「天眞」，最喜歡「打破砂鍋」，譬如老問「爲什麼？」，又常以「眞的！」、「天啊！」、「上帝！」之類天眞爛漫的「兒語」加強語氣，搞得大夥煩不煩勝，但也由於有她這等「未解人間事」的「小孩兒」存在，總還叫人對這過於現實的社會帶有幾分孩子氣的幻象，要不是阿張的稚氣未脫，環境給人的壓力就更叫人喘不過氣了。

小仙女麗眞，綽號「小胖子」，政大教育系一畢業就飛到了美國，家財萬貫，來美國除了好奇，也爲了想改行學目下最熱門的電腦學問，她是家中的百靈鳥、解語花，只要她一回來，滿室生春，因爲她沒有經濟上壓力，生活上也就輕快一半，嘻嘻哈哈，了無城府，帶來一家子活力，快樂得叫人嫉妒。

這一大家子聚居，談何容易，人家都說女孩子心眼小、嘴巴多，碰在一塊總要磨磨擦擦，但是一旦遠隔家鄉，自然而然，也就團結起來了。在課堂上老是捲着舌頭強說洋話，回到家能舒舒暢暢的蓋一場國語，這是何等通體舒泰的事！更何況每到假日周末，「人出一菜」，來上一場「

滿漢全席」，又比硬啃漢堡、熱狗高明不知多少！所以那怕有人爲這一家子「國貨」發警報：

「小心啊！你們老在這兒說中文、吃中菜，英文沒進步！老是一票女子同進退，終身大事沒頭路！」

大娘與仙女們從不爲所動，因爲除了阿張情歸尚無處之外，各人都大致「心有所屬」，不必太緊張於「花落誰家」。而每當寫報告、書評時，大家七嘴八舌，一貫作業迅速完成：由中文權威大娘起中文稿，由文法專家阿張定句，機靈鬼小胖出奇點子，再由英文大師蕭最後校正，交付打字大王靖康「出貨」，如此有效率的「報告製造公司」，那裏去找？

由於這幢三級公寓本來無家具，進門空空，於是一切必求諸人棄我取，大娘與仙女們因爲剛到學校，總有不帶色素的純友誼男生護花，於是，老劉、老吳、老鄧、老蔡、老欽、老廖……他們就是名正言順的「監護人」，監者，監視何處有甚麼可供使用的棄置物，護者，護運到家以供所需。——在這批男士們協助下，尤其是老劉，他出有車，是主力軍，還有老吳，眼光又準又狠，故常能發現若干絕品，於是空蕩的陋室，漸漸各種必須的家具用物俱全，將將就就，家也就像個家了。

如果參觀這小家庭的廚房，誰也嘆爲觀止，只因這小廚房中有三多：蟑螂多、杯盤多、電鍋多，也有三少：正經食兒少、洗碗人少、冰箱存貨少。請看，眾人各携一大同電鍋上飛機，一家

子五大電鍋一字排開，有如大同服務站；而大娘生平嗜好是逛「車房大賣」，一塊美金買廿五個碟子，這種勾當每週惡性循環，日積月累形成杯盤泛濫；導致蟑螂大批入駐，非到「山窮水盡」，決不來次大掃除。別以爲她們吃啥好玩意兒，若非客來打牙祭，冷麵包、生力麵就是主食，味全花瓜配稀飯已是佳餚，因爲五人都沒車，購貨不便，冰箱裏向來「冷冷清清，淒淒慘慘」，只有一瓶冰開水充場面，除非監護人們大發善心，來個集體購貨，開車接送，這批在臺北養尊處優的大小姐們只得啃蘋果度日，美其名爲「節食」。

聖大的研究生課程大都排在黃昏以後，只因紐約生活程度太高，學費又太貴，很少有那全然不爲生活憂心的「純學生」，像大娘與仙女們所居公寓，如此殘舊，都要四百廿元美金一月，外加兩月訂金、一年合同及自付電費、電話。苛刻的環境，加上一學分一百一十三元美鈔的「知識代價」，打工就此成爲理所當然的事，這一大家子人口之中，也不例外。

首創打工風氣的是大娘，因她花錢如流水，又有購物狂，無法節流，只有開源，也免得坐吃山空到了下學期學費也告罄，於是到處找「工」，先是到學校對面速簡美式餐廳抹桌子，兩週下來，每天中午被「殺」掉的時間够讀一車子書，所賺卻不够買一本書，乃將其轉讓給見獵心喜的阿張，阿張初出茅蘆，不識利害，歡天喜地，一天下來，就被那些欺善怕惡的美國婆娘同事欺負得眼淚漣漣，每日就收聽她數不完的牢騷。

阿張的打工生涯終於在兩週後無疾而終。大娘腦筋一轉，照着報上的人事廣告，尋到一家夜總會女侍，還特別問明了這家絕無「色情」勾當，乃純做端菜送水的女服務生才走馬上任，小胖子麗貞愛看表演，聽說在夜總會打工有的是唱歌跳舞可瞧，死活吵着一起冒險，於是每到週末，其他仙女赴約的赴約，散心的散心，只有大娘領了小胖，可憐巴巴到「燈紅酒綠」裏小心翼翼謀生去了。

打夜工除了回家是件痲煩事，鬬不過瞌睡蟲也不行，大娘是夜貓，還可支持，小胖可慘了，一過十二點，哈欠連天，客來，在一絲絲燭火下，眞是東南西北也分不淸，那怕臺上的歌星唱得多熱烈，小胖子只想夢周公，迷糊起來，桌上的小費都會連花生殼一併掃了去，再猛想起來急急忙忙爬到半人高的垃圾筒邊去翻找。做到午夜三點，兩人攙着手，瑟縮在唐人街頭，地下鐵不敢坐，計程車更害怕，無可奈何，只有硬着頭皮攔計程車，到頭來，計程車費一趟十來元，收入去了一半，得不償失，精神上的折磨比什麼都痛苦。不明眞相的人士還要冷言冷語：「哎呀！那種地方怎麼能打工呢？簡直自貶身價嘛！小心哦！那是黑社會的老窩！」有那眞心關切的，就好言相勸：「太晚了，女孩子太不方便，還是找個白天的工作吧！那種地方待久了，名譽也不好聽！」

在大娘來說，「身入虎穴」乃是爲了體驗生活，增加寫作素材，在小胖子麗貞，只不過好玩

見識場面，這下各人目的已達，這二度打工計畫也就自然而然的圓滿收場，不再自尋煩惱了。

目前，大娘已找到了正式的編輯工作，展開半工半讀，小胖的「爸爸基金」多得用不完，不再有興趣「玩樂」了，阿張經過教訓寧願苦撐着，而蕭自命疏懶，要先把老本吃完再說，靖康則抱着「賺一花一」哲學，儘量克制自己，事實上到此刻她尚未謀到一工半職，依然做個瀟灑的「在野」閒人。

與打工相反的，是消閒。如此用詞，一定使老紐客哈哈大笑：「什麼？在紐約居然還有工夫閒着？居然還要消磨掉這閒？」其實沒有錯，學生嘛，如非唸書，而不打工，自然就有閒可消，總不可能日夜唸書成癡，最後被送杜鵑窩啊！

天可憐見，大紐約市如此多名勝，相信任何一個觀光客都能如數家珍，什麼聯合國大樓、自由女神像、世界貿易大樓、帝國大厦……信不信由你，大娘加仙女，誰也沒去過任何一處古跡，白白來到紐約一兩個月，除了教室、圖書館，就是家裏的書桌前，要不，打工的辛酸地，所以只怕有一天，學業告一段落，要揮淚別紐約時，別人來一句：「好哇！在紐約住了這麼久，一定可以做導遊啦！」大家除了目瞪口呆，還眞是「無顏見江東父老」。

爲了免得落到那步田地，全戶也曾浩浩蕩蕩坐輪遊哈德遜河，到紐澤西採蘋果，到帝國大厦、格林威治村遊逛……每回都能興沖沖排除萬忙而去，帶着一腦子回憶而歸，當大夥漫步在第

五大道的廣厦之間，置身百老匯閃亮霓虹燈下，不免相對傻笑，五人互捏一把，以證明是「眞的在紐約逛街」了！不是做夢。紐約客居，心情自與臺北不一樣，遊子天涯，男女界限再不那麼劃分清楚，但是大娘與仙女們觀念守舊，雖開通而不放浪形骸，和善卻有分寸，男賓到府，無上歡迎，只要是五人全票通過的，招待之熱誠不在話下，但是，對那些無聊份子，娘子軍們卻也沒那麼好惹，除了大門、二門把守森嚴，必要時個個都不是「省油燈」。小胖子還聲稱學過中國工夫，可以使兩招「無形神拳」禦敵，因爲尚未有表演機會，不知究竟是吹牛或眞才實料。

當大娘和仙女團隊出巡時，各人把臺北帶來的上好行頭一亮相，由大娘統一「整容」，薄施脂粉，那份威風挾着香風，足令老外側目，又由於這五人小組是公寓裏唯一的中國住戶，而往往「齊步走」，惹得樓上樓下各國人等無不竊竊私語：好一隊中國娃兒！連那每天定時送信的老郵差都早已熟悉了每個人的姓名拼法，一到中午十二點半，老郵差扛着大袋希望踏進樓下大廳，五人一窩風衝下樓去把他團團圍住，只見老郵差先生不慌不忙，打開包包，早就準備停當，咬着舌頭一個個唱中文名發信，就此「幾家歡樂幾家愁」，各人表情天差地遠的上樓，老郵差笑咪咪加以安撫：「別急，明天一定有你的！中國小姐！」

而那住在「中國小姐」們樓上一位大娘的指導教授康克里博士，爲了「業務需要」，常需把各種影印文件、表格傳遞給大娘，也就不必煩惱碰不到大娘忙碌的人影，只需捉住任一位在公寓

上下走動的中國娃兒，就有如親見大娘一樣效果——那怕康克里博士到現在尚未搞淸這一屋子中國女郎誰是誰，至少，從沒誤過事。

小小一間公寓房滿盛着大娘與仙女們的笑與淚，她們就像這世上任一角落的女留學生一樣，「莊敬自強」地在海外求學生存，長期的獨立自主，養成她們堅強樂天的個性，再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大事能打倒她們，那怕功課再難、生活再苦，她們一咬牙、一跺腳，就這樣過來了，等待有朝一日，她們結束了課業再回到生長故鄉的臺灣，又該有一批新的娘子軍等着接棒，這不是個壞現象，只因磨練於人有益，經過奮鬬的新生命更足擔風擋雨，中華民國需要的新女性該不只是喊兩聲「女權運動」時髦一番的綉花枕頭，而是够條件站得又直又穩的鐵血女兵！

且看大娘以及衆仙女們的未來表現罷！

新舞客

他們沒有事先告訴我有他，事實上，連他們也沒料到「他」會來，而他絕對是我「慧眼」識出來的。

是那種最 easy 的小型舞會，在男生們的公寓宿舍客廳裏，大考已畢，身心都需要鬆弛的時候，派兩三員「玩將」主持大局，該貢獻音響、飲料或女孩子電話的分頭出力，挑上個頂恰當的週六晚，數碟炸芋片，一缸冰茶，就等燈光熄下來，可以盡情瀟灑這一夜。

派出的「禮車」由紐澤西殺到了紐約，曼哈坦直驅皇后區，安抵我們聖大的「地盤」求「援兵」。

這是我定心紐約一學期以來首次有興緻投入這種場面，當然不是爲了他，因爲誰也不曾預知

他來的奇蹟，我只是直覺地感受到邀請人的誠意：

「參加試試好嗎？看一看我們做事情的方式！」

是啊！跳舞本來就是椿學生時代的優美特權，是惠而不費，樂而不逾份的享受，也可以說是項最佳運動吧！又何必非固執於所謂「思想深度性」的追求，而又忽略了這直截了當的友誼溝通？動動手足，也撥撥心底那根蟄伏多眠的弦，好容易才重拾的學生生涯，那怕不再有廿歲左右青澀式的期待，至少，以一雙已邁向成熟的眼，定可發掘出另一番新局面罷！

雪花飄過車窗，「接待大員」沿途簡介此次舞會的前因後果，純係老天眞們臨時起意，份子也單純到極點，就是附近兩所理工學院的研究生們，當然全是「國貨」，沒有老外。——只是忘了，也大概想不到，可能有像「他」這樣特殊的人物。

終於在經歷了車爲雪阻上不了坡，車沒油找不着假日開放的加油站，預定要接的女賓臨時黃牛……等各種阻礙之後，千辛萬苦地，老爺「賓」字號抵現場，卻已經近十點了，一屋子黑壓壓的人頭，別低估了這些「人口」，非準碩士卽準博士，T恤牛仔褲掩不住書卷氣，都是有「料」的，這樣的聞樂起舞對他們來說該是種K書、打工之外的奢侈級大餐了，還有不少人都因陷身「工地」而連這一丁點「浮華」都沾不到呢。

悠揚的華爾滋滑向耳邊，是個「老」舞會，許多研究生都是在國內做了幾年事才出來深造

的，老婆孩子俱全的大有人在，他們就不可能像大學部的「狄斯可俱樂部」一樣「抖」完終場了，幾根老骨頭，經不起折騰，也缺乏那股衝勁，取代激情的卻是穩重而平實的方步，輕輕把臂，淺淺相談，誰也不帶一絲無謂的追尋，很赤坦地交付自己在這瞬間的永恒中，找到些流浪中的安定感！只因爲我們都來自同一塊芬芳的土地，有共同緬懷的話題，有相等的未來憧憬，安詳的互存互依信念便油然滋生。

他卻是特殊而奇異的。

瘦伶伶的長個兒，單薄地罩在一襲灰白毛衣裏，落寞的神情寫在眉宇間，黑框鏡架下是雙茫茫然直視的細眼，微皺起眉頭時，一條條魚尾紋、抬頭紋清晰浮現，一個人，自始至終縮在牆角的暖氣口邊，卻又不像是「圍爐取火」的架式，倒像是做白日夢的唐吉訶德，錯把舞場當成了道場。

說不上我爲什麼注意他，也許是一種天性中的「悲天憫人」使命感，想不透，世上何以有這般不快樂的舞客，不跳舞、不說話、不吃東西、不喝飲料、甚至不理人，每隻曲子乍起，場中一片混亂找伴時，他便下意識地倉皇四顧，好像生怕誰會來招惹了他，要等到一對對都已塵埃落定，翩然飛舞而去了，休息區域內又只剩下他一人，這才像一塊石頭落地，驚魂甫定似的重拾他的寂寥，卻彷彿咀嚼得津津有味，而這美食又是只宜獨享似的，絕無法與人分潤。他，就這麼苦苦

熬着，一曲又一曲，偶而有一兩個男生上前與他搭個訕，陪他坐一會兒，又都被他的拘謹、手足無措支走了，沒有人和他拍肩開懷，也沒有人能一古腦搶走他的「武裝」，他依然全身披掛着像尊土地爺一樣「供」在那兒，滑稽裏有點悲哀。

又是一個暫息的休止符，場子裏鬧哄哄的，人來人往，笑語頻傳，但這一切都和他沒有關連，他還是那付靈魂出竅的樣子，我實在忍不住了，看準了他身邊一張空座，漫不經意地坐了下去。「嗨，好熱，跟外面的雪地眞是兩個極端世界啊！」我揮着汗，若無事其地開腔，臉向着他，笑容也遞了過去，自認是挺和藹可親的。

「呃？——」他眞的受了驚，嚇到紙杯子脫手跌地的程度，原先我還以爲這種反應只有誇張的電視劇裏才可能發生。

「你爲什麼不跳？」單刀直入也許省事，我想。

勉強整理過情緒，他顫着喉嚨很小聲地半耳語：「我不會！」

立刻，被我揑住了把柄：「沒關係，我教你！」

「噢！不！不！你們去，你們去，我——不行。」

我是瘟疫嗎？或是毒蛇猛獸？這種不服氣和男女性別無關，只是很單純的恨鐵不鋼，發奮要把這無藥可救的死馬當活馬醫。

「沒問題，來！來！我是天下第一有耐性的老師，不信，馬上立竿見影給你看！」伸出一隻手，我開始拉扯他「下海」了，不信天下有如是倔強的「雪中蓮」，跳舞算什麼壞事呢？何況，要是不屑與大家爲伍，便不該來擺測字攤嘛！旣來之，又不肯安之，算是那一門子！

他眞的完全崩潰了，這是我始料未及的，幾乎是帶着哭腔哀告，活像不肯上牙齒手術椅的三歲小賴皮：

「眞的，我沒有辦法，你跟別人跳好不好？這麼多人，他們跳得多好！你何必找我？我一點辦法也沒有。」

言下之意，是我活得不耐煩了，尋他開心？

好吧！放棄！我走了，能否在這異國的新春寒夜裏尋到一絲暖意全看個人自己，我盡力了，也問心無愧。

於是，我又沈醉在「結力巴」的旋轉中，不再爲那窩囊的老小子浪費精力。

耳邊，卻突然傳來些竊竊的議論，是兩個鬼鬼祟祟的小男生：

「去照顧他一下嘛！老江，你帶人家來，又不管人家，太說不過去！」

「不！我要他自己體會，那是一種很可貴的經驗，我不 Push 他。」

「這不是 Push——」

「不要說了，一切都看他自己的造化，這也是我情願和他同寢室的原因，我們不能揠苗助長，要順其自然。」

「你這麼不在乎他？」

「錯了，正因爲我重視他，才用這種方式，我不願意看見以往很多錯誤的歷史重演，事實上，我們能給他的，這是最直截了當的一種了。」

「好吧！你有你的方法，可是——你眞行嗎？」

「我有信心。同時，不要搞錯了，今天我們其實對他一無所求，我們只是很單純的給予幫助，盡我們的心，我們應該不再有那種急功近利，爭取什麼的心情，感化教育才能收到潛移之功，他會被慢慢修正成預期的型態的，等他回去的時候，他就是我們的信鴿與使臣了，而且他會主動不自覺地做，因爲那是最自然的反應。」

「眞妙！誰教你這招的？」

「沒有人敎，我自己悟的。你不知道吧？我是僑生，二十二歲才從高棉回臺灣升學，我自己的親身體驗，住在臺大宿舍裏，每天和同學們唸書吃飯打球談女孩子，沒有人告訴我一句什麼，走出臺大的時候我是另外一個我，好像換過腦袋一樣，身不由己了！」

「你還要回去——我是指臺灣。」

「Sure！爲什麼不？那是我的家，我的國，除了那兒，我還有什麼？那麼多好朋友，不是開玩笑的。」

聽入了神，我差點忘了該踏的舞步，老在人家跟前扭來轉去，實在不像話，犯了竊聽罪，心裏卻多了一層深思，順着兩位耳語者詫異的目光望過去，那位患「自閉症」老兄的德性卻差點笑破了我的肚皮。

「那他——天哪，他——」

猜猜看他做啥子？他怔怔地研究眾人的舞步，拿兩隻手在膝蓋上實習，笨拙的手掌忙碌地前後挪動，嘴一張一合，可能在打拍子，總之，寄身在牆角的他，遠觀像一隻困獸，不甘心在牢籠裏了其殘生，卻又低吼了幾聲想不出什麼好法子，只有繞室徘徊自遣一途了。

突然，一股酸楚的溫柔在我胸中滋生，想保護他，也想助他一臂之力的欲望自丹田昇起，這是我的同胞呵！何忍見他失落在黑暗沒有街燈的死巷？更何忍任他盲目的摸索撞得頭破血流？有心引渡，何懼受挫？我，是一向自許爲俠肝義膽的「女傑」的，更何況相見總是緣，能做多少就再做着試試吧！

這回，我不再以江湖氣十足的女頭目姿態出現了，輕輕走近他身畔，我靜靜俯視他勞瘁且蒼

白的面龐，平和地啟齒：

「讓我們試試看跟拍子走走好不好？很容易，眞的！」

像是被我舒緩的語調催眠了一樣，他眞的遲疑地站了起來，呆呆地隨了我走進搖晃的舞池，邁動僵直雙腿，第一步，就踩了個結結實實，把我米色的高跟鞋前端染上一大團灰黑。

「對不起！我——唉，我不是說了我不行嗎！」

眼神裏有太多自責與懊惱，怯懦得叫人不忍，這卑微的人哪！是誰把你的信心志氣打擊成這付面貌？是什麼因素促使你變爲蝸牛殼中的隱士？要如何伸出手來你才能把握得到激濤中的方向？你，到底是誰呢？

「我——唉！不要談我吧。你是臺灣小姐？」

話題終於可以順延了，簡易平移的四步也終於給了他一點安慰，腳一順暢，口也像順過了一樣，頗有些條理起來。

「我的籍貫是江蘇，但是我在臺灣出生、長大，所以只能說，我是中國小姐，哈哈！」這是我習慣使用答案，奇怪的是，自來美國，回答過不少次了。

「江蘇那裏？」

「宜興，但是我爸媽說的好像是上海話。」

「啊！你會說嗎？」

「會啊，譬如說：『小癟三，明朝儂到阿拉窩裏廂來白相相』，哈哈！不道地，太久不說了。」

「哈哈！你說得不錯！——唉！我太太也是上海人，我三個孩子也會說上海話——」

「他們人呢？」

「他們——呃，在上海啊！」

「哦——。」

突然，話題像誰用斧頭腰斬一樣，懸在那兒了，再也無以爲繼，勉勉強強，找到一條生路，我把它又檢回來：

「你在這兒唸什麼？」

「電機。」很簡捷的回覆，又重返剛一開步時的嚴峻面貌。

「好唸嗎？習慣嗎？喜歡嗎？打算長住紐約嗎？」

臉上掠過一層黯雲，他乾啞着嗓子艱困地平視我，這可能是他第一次有勇氣面對我這怪誕而不死心的女娃娃：

「你呢？」

噢！我嗎？我的話多了！我爲了什麼一份理想單騎走天涯，我打算何時結束旅程鳳還巢，我卅歲以後那一年有什麼計畫，我在臺灣有那些割不下捨不掉的好東西……

到頭來，只聽我一個人蓋個沒完，吱吱喳喳，自己都發覺自己的「貧」。（北平土話：無聊加三級！）

沒想到，他倒幽幽然開了腔：「臺灣的女孩子都像你這樣嗎——我的意思是——很活潑——好相處。」

「你不好看看她們嗎？她們都是臺灣來的大學畢業生，她們不都是跟我一樣？」

我向四周呶呶嘴，女孩子們與高采烈地舞着、說着、笑着，還有人隨着音樂低吹着，歡樂的氣氛洋溢在小廳中，健康而紅潤的粉頰在燭火銀輝下閃動着朝氣，幸福開朗的目光中流盼出希望無窮，她們一個個都如此落落大方、風姿天成，不做作、不匠氣，很標準的「臺灣出身」的形像，絕不可能被誤認爲是其他地方「產品」。

他顯然是眞用心盯過了那些小姐們，羡慕的語氣裏滲了自暴自棄：「她們的確好！可惜，嘿，我都不認識。」「爲什麼？你不認識我嗎？喂！閣下，你叫什麼名字？總可以告訴我了吧？別擔心，我不會拿你的名字炒菜吃掉的。」我逐漸失去了耐心，露出野性。

又是老表情上身了，規避、閃爍加痛心疾首，他那白多黑少的眼珠子裏卻直接地認眞投來一

份誠意：

「待會兒叫我室友寫給你好了！他是個好人。」

「哦，你不會寫字的？」

「我——英文不太行。你知道，名字地址都是洋文字。」

「那你怎麼留學啊？連地址的英文都——」話一出口，我就知錯了，卻已經收不回來。

他倒沒有眞惱，只是表情比生氣更糟，是那種自己有自知之明的消極：「是嘛！我都四十好幾了，我也知道很累，可是——」

眞的不忍再「站」視一個如此自虐的同胞一刀一刀用嘲諷凌遲自己，我開始非常盡職地挑起了舞師的擔子，兩個人舞到邊緣處，連說帶比劃，加打鴨子上架，活活「整」了十多隻不同的舞曲，他眞的逐步「上路」了，興趣很明顯地勾了起來，情不自禁地，口中感喟着：

「啊！原來跳舞這麼好玩，以前眞是看都沒有看過。」

「老土！」我一高興，就駡出了口。

「什麼？」居然，挨駡的人聽不懂粗話，也眞絕了。

「我說閣下白活了半輩子！」我只好「翻譯」一下。

這樣，他聽眞切了，竟然自顧自點點頭：「嗯！是白活了，一點沒有錯，我一來這裏就知

道。」

「你是說今天來跳舞？」

「也不光是今天，我來半年了，不過，今天眞的第一次跳舞——還要謝謝你！」

主持人突然宜布剩下最後一曲，熱門歌曲的狂放驀然衝出來撒上一屋子火種，不知道那名淘氣鬼發難大家手牽手來亂扭，繞室打轉的狄斯可長龍瘋出大夥被大風雪強抑住的熱流，什麼報告的壓力、什麼得A得B的擔心，全丢到印度國去罷，眾家都撒起野來。他，夾在人羣之中，汗流浹背地被推着到東到西，兩隻手一左一右被我和另一位女孩緊緊握着，他開始踏上節拍了，甚至，他的口中也咿咿喔喔胡唱了起來，雖不成調，卻能充分表露出他的參與感在一寸寸滋長、蔓延，終於，淹沒了他的僞裝，戰勝了他的矜持，在那一刻之間，不再是遍身芒刺、一頭荆棘的苦人兒，他像個「人」了！這個「人」，是有獨立人格與自我主權的「眞人」，是有血肉、有七情六欲、有人性尊嚴的「自然人」，偸偸斜眼看他，體會到他手心炙燙的熱汗，感受到他那顆尚不曾眞正絕滅的良心，也傳染到他興奮得無法自制的顫慄，我讓淚水無聲溜下腮邊，不敢抬手背去拭一把，生怕驚到了這難得的友人，——來自北京的公費「留學生」。

天涯同此心

——兼記連戰先生紐約行

人之一生，自尋寸席「安身立命」所在，該屬至要理想。所謂「人不爲己，天誅地滅」，但若再能於全然「貨力爲己」之中，注入對國家命脈、民族尊嚴的禮敬尊崇，甚至奉獻投注，相信將使個人的「小我」生命更豐富有意義，亦足以眾志成城「共襄盛舉」地造就出「大我」的璀璨遠景。——此之謂「廣義自私」，把「自」的界限擴張到族性種性上去，能服之務，可造之福也就「私之有方」了。

所以我們今日無論成就目標在何處，都該由大處着眼，所做所爲應非僅「但求溫飽」或只「行有餘力」而已，得把每一分實效都使喚出來，讓「公私兩無憾」，才叫「鞠躬盡瘁」，這是有

幸也不幸生長在動亂大時代的「使命感」，是不肩挑也不成的「動員戡亂時期國民」天職責任。

如果沒有高雄暴力事件刺激，很多人測量不出自我對國家的關懷摯愛究竟深入到何種程度，就像一個日夜呼吸的人一樣，除非在空氣中添加了毒素，吸之則亡，他感受不到新鮮氧的寧和之美。「美麗島」一瞎搞，驚起海外酣伏遊子與浪子不知若干，驀然激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覺醒；騷動之餘，紛紛各做打算，國難當頭，國運卽民運，誰願做那失魂的猶太民族？誰又願泱泱堂堂大中華民國降級縮減成了孤島上的「臺灣國」？這下，深恐「時不我予者」，深感「舍我其之誰」者，羣做歸計，「美麗島」的鷄鳴狗盜徒非但不曾策反成功，倒做了次「國民內交」的催化劑，也爲「四海歸心」這四字成語得面金牌！

此時此際返國，就像美匪建交當兒毅然束裝開拔的愛國忠貞們一樣，是誠心「效命」去的，一如高雄之夜拿了盾牌護身的警衞，壓根沒有「倖免」的心理，打定主意要「捐軀」驅馳，則對政府既無所求，對環境亦無抱怨，令人感動之餘不無感嘆：沒有國那有家！

同樣的實力，如果能發揮，何不淋漓盡致的揮灑開來，不要浪費了資金、智慧、技術、才幹……那皆爲國之寶藏，這金銀大礦該教它生生相息，利上滾利，才不失經濟價值。

「開源」與「節流」誰都能瞭解孰爲「活泉」，臺省固嫌窄小，「一個蘿蔔一個坑」地也眞難爲了執政人，則栽樹之前拓展林地是天經地義的。

提高科技水準、研究發展工商業新途徑新方案……是政府與社會共同需要，三十年生聚教訓之後如何得奇兵討國賊、復中原，端賴今後的腳步如何走出一條嶄新路途。

大道理眾人想得通，大事業少人做得通。換句更坦切的「白話」，有這麼一處可投奔的所在讓「各色人等」各安其份嗎？既沒錢、又沒人事的「白手」如何「起家」？既不喜歡教書，又耐不住「公務員」的一身幹勁活力份子從何開始？尤其是丟下了海外基礎的熱血熱性子民，手捧着他們多年血汗，如何轉移到國內另起爐灶？……許多疑問有待解答。

二月三日，農曆春節慶祝高潮前夕，滿携整匣強心針的「大夫」翩然來到紐約「望、聞、問、切」，對這全美第一位華人重鎮施以妙手得春，那就是久仰了青輔會連戰主委。

特意為了溝通上意與下情的座談會於下午三點在華埠勿街（Mott St.）十六號留學生服務中心召開，流暢而肆無顧忌的交談交心帶來暖意無比的安全感，連戰先生不愧青年才俊的楷模，儒雅溫文、言辭中肯，在他的侃侃款款中，我們獲得了再清晰也沒有的明確概念：

——政府感念海外民心歸向，積極為願做歸計的每一個人設想安排。

——政府已有整套現行且逐步修訂使其更趨完善的制度方案，扶植青年們回去開拓前程。

——政府關懷、繫心散佈在世界各角落的愛國同胞，歡迎大家携手並進，起步、向國內轉，一切「自有道理」。

事實上我們看得見，留學生返國服務不但有「青輔會」可茲申請工作（且定可獲分發，只要個人要求與條件並非限制過多），還有旅費的補助，擔任公敎職的任用資格上也極盡優渥放寬，無論爲國掄才上、獎勵忠貞上、照顧子弟上，都已無懈可擊。

而在「輔導就業」之外，有一條更寬廣平穩的大道是該鼓舞與積極舖陳的，政府也早就默默展開了努力的，便是輔導「創業」！

「創」這個字以「刀」爲邊，足見披荆斬棘並非容易，其實誰不願做「自己的老板」？問題是錢從那裏來？就算在國外唸完了博士、碩士，還不是清風兩袖？只要年齡尚稱得上是「青年」的人，政府幫忙的角度，就針對了「資金」這方面着手，是最「實惠」的作法。

根據連戰先生開的「支票」（立即兌現、信用卓著）：只要年在四十歲以下，有高中、職畢業以上學歷，每個人都有「借錢」臺幣六十萬的資格，其中二十萬算是信用，不要「保障」，四十萬要抵押，同一個企業在開創時，可以有六個人申請，也就是給了三百六十萬臺幣「開一個門」的標會式，而且利息方面特別低廉，銀行還要「每年算帳」，青輔會卻是五年爲期，頭一年不必還本光付利息而已，讓那些手忙腳亂草創惟艱的「小傢伙」不用太緊張；另一方面，廠房啦、土地啦，都可以長期貸款（廠是十年，地是七年，够寬裕了！），且可貸到70%之多，連設備也能貸七年，頭兩年同樣先付利息罷了，剩下的慢慢逐年分攤，給人喘息的機會。相信，這麼

大力扶持了，除非自己經營太不善，該沒有「扶不起的阿斗」吧！

連先生代表政府，在給海外青年的「禮物」方面，給了桃園、臺中兩新闢工業區中的「特劃」部份，專爲僑界、學人回去創業用的，希望大家在一腔愛國、護國、建國的熱血之中，引進新的技術與知識，把我們「中小企業」做得更蓬勃、更茁壯，也給「落葉」們一個歸根，所以，「技術」這個抽象的東西竟可被允許成爲具象的投資成本，無怪乎歐洲、以色列近年來紛紛有外商與僑胞搶着回去「創天下」，半年據說便有十起，也算熱烈啦！

說到政府花了多少心血去籌錢，一共提了若干資金來流轉，連主委嘴裏報出了好大一串數字，由於缺乏數字觀念，又眞少根數學筋，只知道去年一年之內就有了相當過去十年總和的一億元來運用，而居然還「供不應求」，到了去年底，又湊出兩億來專給青年們借的，而從民國五十七年十二月到六十八年十一月，就有一千八百七十七人貸到款，創下了一千四百一十個事業，全部資本額到達十五億三千七百多萬，全年生產額是五十二億八千四百多萬……老天！這些天文數字，竟都是政府一點一滴、辛辛苦苦爲我們做的工。想想看！如果不是有此「公僕」，將少掉多少成果與成就，又失去多少個人和社會的進步良機哪！

但是鼓勵青年「創業」的好處絕不止於此而已，除了讓更多的年輕人成爲總經理、廠長，讓更多的機器、人力爲國「開動」，最最理想的便是可以製造出無數的就業機會。連戰先生統計，

一個創業青年能製造大約八點七個工作機會，這就叫「利人又利己」了！青年企業家迭出，個人財富與社稷財產都大幅度增加，青輔會本身也大肆「創業」，把會務料理得欣欣向榮，眾多「流離失所」的遊子平添就業良機無數，青年們各獻所長、各取所需……眞是好一番花團錦簇的太平盛世之景，國運、家運、民運五世其昌！

在這麼一個良好的結語之後，願以二月三日紐約眾與會者與連戰主委整整一下午的談心、包餃子時交換的意見提供給大家參考，或有助於更精進的青輔會與青年們間密切合作——

·「就業」與「創業」皆爲青年們的正途，而「創業」是製造「就業」的搖籃，所以，只要有膽識、有才具、有理想，不用擔心「罩」不下來，青輔會將是最好的顧問與靠山，連主委說得好：青島東路十號的大門永遠爲青年們而開。

·今日所謂的「就業」者，已非「就一種職業糊口」而已，而係就一種「事業」，那怕不是自己「創」的，也可以經由各種途徑逐步入股參與；創業者則尤應一本中國人吃苦耐勞的腳踏實地精神苦幹實幹，同時給予就業的員工充份參與權、參與感，而不是蓄意成就一個掏出名片印了大堆頭銜，在豪華辦公室翹二郎腿的電視劇型董事長。

·政府所訂「四十歲」爲「青年」的限制固已很寬（一般習慣，四十近中年矣，古人說法已不惑），但是對力攻學位的海外學人，假使在求學過程中曾步過艱苦漫長的歲月，似乎可再放寬

這年齡的尺度到四十五歲左右，以鼓勵學人返國創業。——事實上，要學養、經歷與個人成就、能力都達到回國以後不負眾望和己志，也差不多超過四十矣。

·返國創業雖說仍有個人營利目的，但絕不可視爲唯一目標，而應以對國家經濟建設的提供實效爲主，以追尋科技突破、揚播新知，促進現代化爲理想，而不可存心造成壟斷或投機。正如連主委開的玩笑：「如果各位現在要說回去設牙膏廠，就不一定歡迎了！」——不要忘記，青輔會貸款也需審核，並不是那麼隨意放任。

·回國投資、貸款創業固爲國家熱烈歡迎，但忠奸之辨也至爲要緊，假如是心懷異向、別有所圖的同胞，奉勸不必浪費精力做無謂「美麗島式」努力，因爲政府自經美麗島事件之後，已不再縱容叛逆，明察秋毫之後一定就是秉公嚴懲，想僥倖、苟且、偷機的傢伙可以省省了。——連戰先生說得好：我們心頭雪亮、大有分際。

·返國創業如同「歸宗」，應以欣然的心情、豁達的態度、明智的抉擇爲決斷，而不能存心腳跨牆兩邊，以綠卡懷身、隨時「撒鴨子」的「高級國民」自居，更不可蓄意在國內「大幹一票」再「往外國養老」，平白教國家苦心安排替個人私利白忙一場。

原本話題嚴肅的座談在連主委特具之平易輕快節奏中飛逝，香噴噴的韮菜餃子和各家携來貢獻的好菜成爲這次圓滿會議尾聲。捧着紙盤子，拉張椅子坐到連主委座旁做「消食聊天」，今日

之「官員」已經不是八股時代的「大老爺」了！由於蔣總統的以身作則、親民愛民，小市民乃可坦蕩蕩和「官方大員」平起平坐，甚至直言「放炮」。

所答連主委此來者：青輔會所做所為，關乎民生百年大計，中共一片「四個現代化」的「經濟學臺灣」聲中，臺灣省本身豈可不百尺竿頭、更上層樓？我們不能自以為經濟起飛已經飛得夠高夠遠，要以「龜兔賽跑」為戒，不能掉以輕心，在「眾望所歸」下，青輔會眞是任重道遠。海外子弟們除為連先生宣佈的種種好音雀躍，不啻打了針強心劑，加重了各人對未來方向天秤上的考慮砝碼，相信青輔會定能令青年們滿意，青年們也會給輔青會帶來信心的。

一位留學生之死

——林宗慧案的始末

林宗慧是一個來自臺南鄉間的純樸青年，畢業於臺南高工，立志到美國發憤讀書，落腳在紐約。他先在餐館打工存錢，由洗碟碗做到侍者，一方面到唐人街天主教會學英文，他輾轉多所教會，使自己的英文程度層層遞進，終於進入紐約大學，正式選修經濟學與電腦，他白天上課，晚間打工，所賺血汗錢除支付生活學雜費用，還得寄回家鄉奉養雙親；積極、上進、負責、淳樸，是廿六歲矮小瘦弱的林宗慧特色。無論學校同學或餐館同事，沒有人不知道他的心思純正，爲人眞誠，他一生沒有和任何人有過任何爭執。

就這麼一位優秀堅強的中華青年，不僅被冤屈橫死，而且死不瞑目地被控以誣陷的謀殺罪

名，難怪在全紐約華人界以及留學生圈內，掀起了不平的怒吼和正義的呼聲：林宗慧！我們要爲你站出來出一口氣，說兩句話。

事情是這樣莫名其妙之下發生的——林宗慧和他的好友陳德忠，十一月二日深夜在格林威治村附近一家中國餐館打工下班開車回家，半途被後面開來的一輛車子撞上，兩人只得下車理論，卻被後面車子裏兩名任職私人公司的警衛毆打，陳德忠被打成重傷，林宗慧七竅流血倒地，送醫院後死亡。

慘案發生以後，兩名毆打者立刻反咬陳、林二人一口，說是他們酗酒、吸毒、謀殺，眞正是叫生者蒙辱、死者含寃。

紐約華人社區團體在獲知情況後立即緊急組成援助林宗慧委員會，紛紛捐款支持這件慘案進行法律訴訟，十一月十三日上午法院開庭時更有一百多名華人前往中央街刑事法庭旁聽，表示對本案的關心，林、陳二人服務的WOK餐館同仁（全係華人）也很快捐出了四千美元做爲基金，辦理林宗慧的後事。

華埠勿街十六號留學生服務中心，這幾天來總有不少華人同胞聚集在那兒商討如何爲林宗慧申寃血恨，「援助林宗慧緊急委員會」成立後已積極展開行動，他們是由全紐約的愛國留學生、僑界人士共同義務組織起來，他們在唐人街擺了地攤，要求過往同胞簽名、捐款，連日來竟有成

千上萬的「收益」，非僅是經過的華人同胞慷慨解囊，連洋朋友們也爲這件不公平的寃屈案子投注下他們的關切。

一個大規模的治喪委員會也已成立了，在林宗慧的家屬（哥哥和姊夫）到達紐約之後，他們就要以沈默遊行來示威，在決定於十一月廿九日發喪的出殯儀式中，抬棺環繞唐人街默哀，會是件令人無法不感動、悲淒的行動。這種種作爲，爲的是告訴美國警方，華人的勢力不可忽視，華人的尊嚴不容踐踏，他們審理林案，不只是針對林宗慧一個孤苦無依的異鄉人，乃是針對了整個華裔的同胞。

現在，就讓我們來透視一下林案的基本癥結所在，究竟，爲什麼會造成如此不合理的態勢？整個案由的緣起與後果，誰應負更多的責任？

首先，由僥倖生還的陳德忠口中，我們瞭解到，當時他與林宗慧下車理論時，是陳先與對方衝突，然後林才迫不得已爲援助陳而動手，其中關鍵，在林返身由車中取出一把防身尖刀，對方卽據此刀而聲稱是爲了自衞才打死林，雖說刀不曾見血，矮小的林宗慧也絕不可能意圖去殺對方那兩名鐵塔般的壯漢，但有刀的事實，爲此一刀，死者含寃而生者莫辯了。

由此，我們雖不必責以如陳所沈痛自陳：「林宗慧是爲了救我才喪命的！」但，輕率操刀是件予人藉口的事，當然，紐約治安太糟，誰無自衞之心？可是不到萬不得已，還是忍耐爲上，要

是當時看苗頭不對，兩人立即避身車內，飛馳報警，豈不減少很多麻煩？逞血氣之勇無非自尋災禍，這是眾人都該有的體認。

其次，當對方大動干戈，林宗慧倒地面臨死亡，陳德忠尚可勉強支持時，警方趕到，圍觀者甚眾，對方不但趕緊抓住兩名證人做不利於我方的證詞，而且對警察即席做了指控，此時陳德忠因爲一則急於救護林宗慧，一則不懂個中厲害，以致任憑對方反咬，而導致被莫名監禁了兩天，這全是華人不知洋規，不能說流利洋文所吃的暗虧，但臨危不亂應是人人自我培養的要求，要是當場陳德忠能挺身說話，抓到幾個目擊證人爲他做證，情勢定大爲不同，至少，不致處於像目下這種「一面倒」的劣勢，大家爲他們努力抗爭時，也省力得多。

如今，林案的發展仍在不斷開庭審理中，陳德忠的「殺人」罪當然早已不成立，黑人眞兇也已被傳訊，但是，若說林案何時可獲公平結論，眞是爲時尙早，而且就算眞相大白，兇手頂多判個幾年徒刑，根本不關痛癢——這是由於美國的監獄太過舒服，政府每年要花太多錢在供應犯人生活上，使得他們很不願判人多年徒刑——尤其目下一無旁證，二無有利說詞，所以，官司是要打的，但死者已矣，生者的生活才是最重要問題。林宗慧家境不佳，得靠社會善心人士踴躍捐助來幫助他年邁雙親的晚年，全紐約如今熱烈發起的募捐，也就是針對此點來對地下的林宗慧有個安慰與交代，如若國內也有這樣善心的義舉發起，相信將是我們華人同胞發揚互助精神的表現。

由林宗慧命案，我們見到了華人的堅強面，也發現了其懦弱面，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希望以後不再有類似的情況發生。

上海客

畫堂上，老師宣佈：星期六晚有場名家欣賞會，紐約的名收藏家與鑑賞家均將齊集。這是個例行小敍，本週主賓，是位來自上海的「客人」。

並非特別偏愛上海人，而是好奇與「求知」促動第六感神經。龍潭虎穴裏闖過來的三江好漢？還是苟全性命於亂世的蒼海餘生？甚或投機騎牆因勢利導的字畫販子？「上海客」未謀面先動人，大大激盪起我們這一班老中畫生的腦波，那怕才不過學了兩筆枯枝、楊柳的小技，都躍躍欲試要上大場面觀摹去了。

於是「小香妃」載「美」，春郊夜空中，車行直下，往皇后區中心某婦產科名大夫的着稱「藝宛」之家而去，一車的吱吱喳喳——

上海還有畫家嗎？

他怎出麼來的？

他那來的神通帶書畫闖關？

……

目的地到了！霧色濛濛，冷艷的紅磚洋房裏人聲鼎沸；一腳踏進去，有種拍賣場的熱烈。幾名彪形老美手掌水銀聚燈與鏡頭，可是來採訪我們稀罕的上海客？呆頭呆腦我等一羣學徒級畫僮，那來資格躋身大廳中央圓桌會議？膽怯怯、心虛虛、挨挨蹭蹭，終於一顆顆頂着驚詫探索的大腦袋，擠進了層層繞聚的中心。

嘩！遍桌精品，卷卷「黃金」！可全是這「世上」：臺、港、歐、美……頂頂拔尖的書畫權威、名士之作。

左右一望，可不是嗎？紐約市「有頭有臉」書家、畫師、金石大將、評鑑高人……幾乎一網打盡啦！

再一舉目，牆上、案上、几上、地上……處處無不爲稀世之珍藏藝品，那怕一隻小小挿花瓶座，八成非康熙卽乾隆。

可口的冰淇淋在嘴裏一絲絲融化，忐忑的心語也被笑語溫言安撫了，這麼一個雅緻、高尚而

又輕鬆溫馨的聚會，幹嘛要被小小「上海」二字嚇了個面煞唇白？上海是地獄界或鬼門關都不打緊，反正，那「客」，是身在紐約的，是站在了一席目下尚稱自由的土地（美國之前途命運，誰知道？）所以，讓我們享用這份自在吧！上海客又當如何？大不了，紅眉毛綠眼睛，一張口，吐出一口惡氣。不打緊！頂上三尺正氣浩然存焉，不怕變戲法。

問題是，上海客何在？與會人人西服革履、鮮衣怒馬地，也不見什麼餓莩級人物，或形容不堪之輩……。

有人張口了：「……這是程十髮的畫册，程今日在中國大陸的地位，就有如張大千、黃君璧之於臺灣，他是專畫邊疆情趣的畫家……」

哦？是他嗎？是這麼一個「文化商人」狀的「營養過良」老兄？

別開玩笑了，上海的「海派」作風，到了文革之後，大概頂多剩一點夢中幻象幻想了，老共會任你上海的同胞就法外施恩乎？我不信天方夜譚。

果然，下面的，就是答案——

「我？出來一年多了。哈哈！否則我有這付樣子嗎？出廣州時，在深圳，足足檢查三天，把什麼都翻乾淨了，連兩隻石頭硯臺也硬扣下，兩手空空，有個人活着，不容易啦！」

「回去？哦，不！不！我不會回去，我太太孩子都出來了，人生也沒什麼苟求的了，再回

去？別開玩笑。」

「這些畫嗎！唉——自然有門路運出來，這就不好講了——反正，現在在大陸，什麼事都可能做得成的，只要有錢，那些幹部，像叫狗一樣叫就可以了。」

「上海？還是老樣子。我的意思是和『解放』前一樣落後。三十年了！我相信誰也不會感到上海踏過了三十個時代的腳步，頂多，能感受到經歷一場又一場風暴，而洗刼殆盡眾人的志氣豪情與城市的英華後，就只留存了那個空名：繁華的上海市，身在上海目睹這幕滄桑的老人，一定肚裏暗笑你們各位今天的好奇，這有啥好問好看的？還有人思鄉情切千里迢迢特爲跑了回去要看看古跡，免了吧！古跡經文革不在了，『今跡』更沒有，上海就是冠上任何一個其他市名也不會不合適，保證旅客到了上海也不會感受到那便是世界聞名的大都會上海。總之，你們別問我上海了吧！看看我，那有一點點像個上海客？既不像過去你們印象中的十里洋場豪客，也不像目前眞正的窩囊上海倒運客，我嘛，是美國客、紐約客嘍！」

話題似乎頗不投機，打破沙鍋的聽眾非認定他是「上海客」、而「上海客」卻死也不認這筆賬。怪哉！

同去「姊妹淘」們忍不住相相面覷，竊竊私語：這年頭，竟然還有否認自己「來路」的人氏？「不稀罕！他不否認才奇怪。」有旁觀吾等「鬧劇」的冷眼冷語人揷嘴。

面對幾十隻興味盎然金魚眼珠，此君慢條斯理開腔訓示：「做個『上海客』本來是件榮譽，對不對？好！可是現在的上海已經不是當年的形象啦！又落伍、又破舊、又貪汚、又舞弊的，你們說說看嘛！當一名『上海客』面子上有什麽光彩？既然身爲上海客無啥風光，像他那樣體面的人物何必自貶身價嘛！所以啊，他是寧可自稱紐約客了。」

「可是——人不能忘本啊！」不死心的「死硬派」揷話。

「什麼叫『本』？是指的民族與國家是不是？現在是國破山河在，中華民國又不在上海，上海目下所在的那個『本』根本非眞『本』，你叫這可憐的上海客怎麼能說得出口自己是上海來人？」

啊！這下我可明白了！「上海客」到了「民族自抉」的一瞬間，就是寧可「流亡客」，也不幹「共黨客」啊！

「那他既然不承認自己是上海客，何不試試看去做臺灣客？」有人建議。

好主張！大夥附議。不過，再加一道註解：絕非「臺灣客」，而是「中華客」！臺灣僅代表中華民國政府的所在地耳，是全國衆多省份之一，不要望文誤義，差以千里了。

於是又一陣推推讓讓，派了代表上前「陳情」。

上海客——姑妄仍這麼稱呼他吧——答案是肯定的：「我一定去的！早就嚮往臺灣寶島了，

從上海出來的時候心裏就打定這個主意：非到臺灣去比較一下不可，看看到底那裏是天堂，那裏是地獄，那裏是公理，那裏是邪惡。我的大腦不糊塗，相信有我自己的判斷力。」

好！好一名上海客！誰說他不夠資格再自稱「上海客」呢？那麼個國際上赫赫聞名的世界大城，那麼顆光芒萬丈的商場明珠，就這樣平白被蹧蹋了，凌遲了，就這麼從今以後在歷史寶典上除名？不行！太不甘心，也太不公平！老共對上海這般不知珍惜，也就是對中國整個命脈史料的不負責任！我們豈可任其魔爪強姦民意，強暴民心？

很巧，我就是半名上海人，家裏從小「阿拉」「儂」的慣了，這會兒，客自故鄉來，卻「不提家鄉情」，夠傷心了！再一發現故園成空，豪情做灰，眞想嚎啕一鼻子！我還是臺灣土生土長，這輩子沒見過上海市「當年勇」的上海小同鄉，要是盛年離家，對上海魂牽夢縈的老鄉們可怎麼好？簡直不要活了嘛！

回家的時候，一車子啞巴景，也沒誰再嘮叨。幸好，中華兒女是夠堅強的，歡迎歡迎，暫時做做「臺灣客」，儘快，就咱們一塊兒回上海去重整雄風罷！

赤子夏志清

來紐約未識夏志清，正如入寶山而空回。

在哥倫比亞大學「夏敎授」三個字擲地有聲，學術界固然，藝文圈也總難忘他的兄長夏濟安與他代兄整理出版的「夏濟安日記」。

夏志清究竟何許人也？

前輩高人來紐約，當導遊逛第五大道時忍不住好奇探個究竟。

「四個字可以形容：天眞可愛。」她簡捷作覆。

又不是孩子，以「天眞」及「可愛」來形容一位國際知名學人，未免「那個」吧！

「妳看了便知！」她又扼要加註。

當晚恰有機會「白食」，忝做不速之客，除可一仰夏志清豐采外，就是考驗吾友前輩的「斷語」準確度若干。

到席，目光一掃，紳士眾多，不開口，誰知誰是誰？

一開口——「哈哈哈！歡迎，好哇好哇！來了美女兩名，開心開心，菜更吃得下了……」

噢！難不成便是他？

不甚花白，幾近全黑的頭髮，面上線條柔緻有「韻味」，嗓門其實不大，卻嗚里哇啦像那麼回事，口不「梳理」其言，手脈不「安頓」其位，忙上忙下，熱鬧成一團，這就是夏志清？

「來來來！這是我，夏志清，這是我太太王洞，認識了吧？」

沒有比這位夏教授更缺乏教授「架勢」的人了！他親切得像鄰家阿伯，這辭間也不曾「賣弄」一丁點英文單字，怪的是，誰也不會因此不把「夏教授」當教授，反而越發敬他，而恭敬之中，就此漸漸滋生出喜愛——敬是容易的，愛卻總要難些。

酒宴輕快地展開，夏志清是主角。

他逗每個人說話、吃菜、喝酒，他發掘每個人的「光榮史」加以褒揚，他關心每個人的現況與未來，鼓勵中自有濃濃眷顧情懷，那怕只是初度謀面的我。

「為什麼我不知道有妳呢？——啊！那是因為我們不認識的緣故。只要一旦認識了，自然就

會看到妳的文章了！因爲我一向只看認識的人寫的文章，不認識，看起來多沒意思！」夏志清怡然自得地侃侃而談。

多妙的哲學！只看認識的人，那是一種「人性」自然流露，下意識的「認同」感作祟。其實很多人都不知不覺如是去做，卻不敢承認，生怕自己不够「時髦」，本來該是「有看無類」的嘛！但夏志清「坦陳」了他的「自私」，他是否太天眞？是否太可愛？菜一道道上來，主人太殷勤，客人太謙遜，盤盞堆滿佳餚，他又開口了！

「打包！打包！統統包起來，我帶回家去！難得吃一頓，還可以連吃好幾頓，多好！又免於浪費！太太明天妳可以不用燒飯啦！」

接下去，又幽自己一默：「反正館子裏只要看見夏志清來了，就趕緊準備塑膠袋沒錯！」

目瞪口呆眼看着他老人家指揮若定，撤盤收菜，一隻隻「菜包」排列整齊，那一臉的「躊躇滿志」，好似「南面王不易也」，再回想他方才菜上時目光爲好菜吸引，一亮一亮的快樂神情，實在像極了一個不知人間冷暖爲何物的小小兒童，眼底所見，一絲絲小小喜悅便足以因此歡愉上一整天，而這「兒童」，竟是連國人也敬服其學養的名教授夏志清啊！

「走！上我家去！好好聊聊！看見妳們，眞高興極了！我就喜歡跟漂亮小姐談話！」他拍拍吾友，又向我眨眨眼。再回身朝着假生氣的太座故作「恐懼」狀，活脫的小頑童！

到了家，他可忙了！又要急着爲滿坑滿谷的書城雜亂「開脫」，又要快步「搶」收去爬着蟑螂的殘碟剩杯，又不願見我等呆坐無聊，於是，茶來了，瓜來了，毛巾來了，大呼小叫，要把太太、女兒全「拘」來陪客，架上的照相框，几頭的小擺設，無不成爲「簡介」目標，話題自然更海濶天空，完全不是「學術性」濃厚到如我這不學無術之輩無法攀談的高水準，而是絮絮叨叨，媽媽經加社會新聞加小牢騷，總之，是大家都可以有興味也有話談的小題目，是家常，也是「社會學」，這一瞬，夏志清只是「我們的好朋友夏伯伯」，不是哥大名教授，不是紐約名學人。

突然，他像發現了新大陸：「啊！我忘了，照相，照相！」手忙腳亂搬出一臺「拍立得」相機，太太一旁開了腔：

「他呀！就愛照相，照相又等不及底片拿去洗就想看，所以只好給他買『拍立得』啦！一照一大堆，底片好貴啊！每次照完就得再花一大筆錢洗了送人，唉！他的幾文薪水啊！這麼折騰還得了！……」

「興趣嘛！來！來！擺好姿式，我要過癮啦！」

咔嚓！咔嚓！閃光連起，迫不及待抽出底片等顯影，夏志清興奮得有如等待「開寶」，持着底片的手緊張得微顫，等到一張張影像清晰出現，一聲歡呼，他沾沾自喜着：

「眞好？怎麼會照得這麼好？我的技術很高明嘛！」

眾人傳觀之下，一致公認的確「技術本位」，夏教授越發樂開了，豪情萬丈，他宣佈：

「一人洗一份，每張都有！」

替他計算荷包，夫人又該皺眉啦！

「她？呵呵！可怕，我是怕老婆協會的，因爲那樣才會『發』嘛！」

夫人一旁忍唆不住，噗嗤笑了出來，一臉的縱容與「溺愛」。

我環視這位名教授的「公館」，乃是哥大的老宿舍，窄小的走道，零亂的空間，居停之中除卻書本雜誌報紙無他物，正如屋主所自嘲的：

「我這兒只有書和蟑螂多！」

屋內沒有酒櫃，沒有絲絨沙發，沒有豪華地毯壁紙，屋外甚至沒有一部車，如果與一些商業鉅子或財團小開生活水準相比，夏教授難免在物質環境上大大黯然失色。

但是坐擁書城，鑽研學理，子弟何只三千（包括洋弟子）？著作洛陽紙貴，一言震撼文壇，夏教授的精神生活何等充實豐盈，又豈一些董事長、總經理所足比擬？

就是一般汲汲營營，在學術界、文藝界不求眞知眞學，但望步步高昇的俗物，也無法得夏志清的純眞無欲境界於千萬分之一。

呆呆凝視我眼前這開朗、豁達的永不服老「老人」，清純的眸子中流露出稚氣，竟然赤誠得

叫人心悸，很難在今天這繁囂唯利的世上尋到如此一對童心未泯的眸子了！眸子裏寫着眞、善和美，把寄托眸子的面龐也揉成一片孩子式的天然，帶有人間烟火味的「入世」天然，卻非人工成形，若無「夏志清式」胸襟情懷，相信再佳妙手也整形不出這渾然天成的赤子神色。

我愛夏志清，雖然微末的我根本沒有資格做如是狂言，但喜愛一個人總不越份。

他是否喜愛着我這後生晚輩呢？答案是肯定的！不是往自己臉上貼金，是由於我敢肯定他胸中的博愛，一視同仁的關懷，或許這世上能得夏志清愛情的女子僅其夫人王洞，但，相信不分男女老少，只要被他「認識」了，而本身之善質善性被肯定，都可獲他一份眞摯的愛心，在這方面，他是寬宏的。

試着瞭解一個人何等喜悅！尤其是如此一位天眞可愛——噢！不知不覺地，我已經和我朋友同一論調啦！

北京姑娘

她是個好姑娘！圓長面兒，俏麗的眉眼，纖秀中帶着莊重，一口脆生生京片子。

第一次看見她是在皇后區的一家大飯店廳堂中，爲了慶祝一九八〇年元旦辦的一個盛大舞會。全紐約的中國人幾乎沒漏掉幾個——當然我指年輕一輩。她，夾在大批亮晶晶的妙齡女郎之中，一眼就吸引了我。

可能是她那股沈思的表情，或是超脫她年齡的成熟和冷靜，深深震撼了我的第六感神經——她，一定不是尋常的「脂粉」，她是特例而絕非常例。於是我偷覷她，觀察她的表情，追着目送她一次又一次旋入舞池，她那有分際的快樂、壓抑的歡笑給了我一種喘不過氣的激動，她不該這

麼懂事的！

帶着憐惜和衝動，我拉住她身旁一個熟悉的男孩：她，究竟是誰？紐約的社交場合中，她是首度出現。

「噢，她嗎？北京剛來的女孩，游泳的好手！」

「給我介紹吧！」

「想認識她？算了，她沒什麼材料可挖掘，最普遍的逃難例子，唯一特殊的不過她會游游水。」

是嗎？她平凡到了「不過會游游水」？問題是，當她由鐵幕內的汚水縱身躍入自由世界的清流時，帶來了多少憧憬與餘悸？爲何在她眼底殘餘了這麼多謹愼和步步爲營？她不是「反共義士」那一型，她也缺乏標準難民的畏縮，她像朵凛然不可侵犯的百合，仰直了脖子，卻垂落着花蕊。是營養不够充分？或是新鮮的陽光、空氣、水無法適應？她守禮守份得教人心疼。

顧不了很多，我抓了個「中間人」硬把我們彼此介紹了。互留下姓名地址，點頭之交總算建起地基，那狂熱的探索慾卻日益高熾。

所以，當有一天，一批年輕朋友爲了縱論國是、高談抱負而聚會時，我特地叮囑：別忘了約我的北京姑娘。

「妳的?哈——」朋友嗤我太癡。

「不要笑,她有個故事,一定!信不信由你。」

我充滿自信。

當晚,她翩然而至。

華埠,小義大利區的一家咖啡座,點唱機裏不知是誰丟了兩枚該死的兩毛五分錢幣,宣洩出一屋子湯姆瓊斯。活見鬼!我們需要的是平克勞思貝。

而她,「我的」北京姑娘,依然冷若冰霜,艷似桃李,像尊石像般佇立在中間,任一桌子男男女女喊破了嗓,震壞了耳,起司蛋糕就是她唯一專注的目標。

我試着撩撥起她的回憶:「北京好嗎?」

愕然抬頭,她的表情相當怪誕:「好啊!」簡單明瞭,沒有太多接續的意願。

「好在那裏?」追問並不欠禮貌,她該回答的。

「好在——國土。」

「人民呢?」

搖搖頭,神色帶了黯然:「如果也好,就不必出來了。」

「妳很愛國?」試探追進一層,我不確知她是否將提出反駁。

而她果然回擊了，一點不令人意外：「妳難道不？」

「是的！我愛國，但也愛人民、愛家、愛自己，我不要那樣的國——把我周圍一切東西都破壞了的國——我要一個一切爲我想、爲我做，給我溫暖和愛的國！……對不起，不要瞧不起我，我是自私了一點。」

她陷入無邊難堪的寂寞中了！好像去到海上荒島，放目四下皆波濤，驚濤駭浪之中，放聲大哭也是惘然。

「妳眞生氣了嗎？妳鄙視了我？」我很惶恐。

「不！我只是在想——想我們家在文革期間被拆毀的房子，想我們一家被趕在大街口下跪的樣子，想我們申請了五、六年終於出來以後全家抱頭大哭……我只是想，想北京的一亭一臺一樓一閣，那些大家都引以爲傲的古跡名勝。……我，該記得那些，又該忘掉那些呢？」

這下，輪到我默然了

故國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身爲大漢子民、中華兒女，我們眞正是失去了太多太多，如何去彌補？又如何去排遣這份憾恨？

輕輕地，她扯扯我靜止的衣袖，怯生生地：「我眞的不是爲了享受物質生活才來美國，我只是受不了精神上的壓迫！我們一家人都受够了——妳不會笑我們吧？我們很沒出息是不是？做了

逃兵。」

突然，熱淚湧上我的眼眶，我激動地攬住她，用盡我生平的誠意：「不！可敬的北京姑娘！妳是對的。當某一個理想在妳面前幻滅時，上帝也無法強迫妳繼續忍受磨難。只是妳一定要記住，陣前永遠需要將士，而敵人卻不一定就披着一身敵意的外衣，或許，敵人就是最親近的人，端看妳如何去處置這整個事件。」

「我？可敬？——」她苦笑搖頭。

「是的！妳可敬。因爲妳背棄無理，有勇氣揭開黑暗奔向光明，妳是淸醒的反共者，不是盲目的反共者。」

輕輕喟嘆一聲，她無奈地訴說：「可是我才十九歲，我一無所有，我能做什麼？」

「妳不是會游泳嗎？而且游得很好？」

「那是一種手段。妳知道嗎？因爲有這些特殊才能的人才能享受到好一點的待遇，吃得多一點，所以我才拚了命去游，我長得很好——我的意思是沒有營養不良的樣兒——全仗着游泳賜給我額外好處。」她解說着。

「現在呢？游泳仍然是妳的才能嗎？或者，已成爲妳的負擔？——因爲妳原本並非喜愛它？」

相當肯定地，她點頭：「我會繼續它，也許和這邊的高人一比，我不値什麼，但是，旣然我

只有它，就該珍惜。」

「再讀書嗎？」

「要的！」她堅毅的眼神告訴我，美國、紐約，已給了她重整信心的基礎。

「對祖國呢？——我是指臺灣所有的中華民國。」

「回去過！好棒！全世界，我相信那兒最富足了。」她的面龐因興奮而脹紅了，溢出驕傲。一旁有人插口，多不識相：「什麼？妳從北京一出來就回了臺灣？妳好大膽子！也不怕人家說妳是特務！」

「哈哈哈！——」哄堂一陣，是合聲。

特務嗎？臺灣「放行」至少不下天文數字了！如果臺灣在乎這些心存比較，或好奇的觀眾，而且眞是生怕「露出馬脚」的話，便不會門禁若此之不森嚴了，中華民國怕誰呢？「美麗島」狐羣狗黨莫奈之何，共黨特務又怎麼樣？只怕到頭來第一個遭同化的便是共字號的人物。

「談點輕快的如何？」有人提出異議，因爲深思國事畢竟是件與咖啡館情調不合的東西。

「好吧！我來告訴你們天安門——這天安門是長得不錯的……」她興致來了，口若懸河，純然相聲裏那種熟識的京腔。

字正腔圓哪！字正腔圓。北京來的姑娘說北京事，這是何等自然的行爲。圍聽入神的友眾們

一個個癡了，誰也不曾見過那片江山，嚮往與惆悵兼湧心胸。我們要它，這是天經地義的！除了海島上的我們，誰更有資格去取得它、保護它？中國是亘古卽存的，河山亦然，政局代代更迭，滄海桑田。八〇年，該是自強年，亦爲反共年，誰若忘卻了這樁反攻回去的大志，便是自棄棄國也棄河山。

她款款起立：「該走啦！要是在北京，這麼又談又吃，搞到這麼晚，早就被批鬪了。」一笑，露出滿排皎潔具齒，一身鬆軟大毛衣的她裹入了呢大衣，好個美人胚子！修長均勻的曲線加氣質，够成氣候。她，會在紐約的華人圈、留學生界裏嶄露頭角，除去「游游水」，她該是足够做些更實際的反共大業，讓我期許她，也瞭望她吧。

小鳥李先生

秋季班在聖大註册，洋洋一張選課單，上列眾教授大名，選誰好呢？誰是眞正能給予我們幫助的先生？這「幫助」，除去例行之知識傳授，更應包括言、身合一之品格教育，以及最重要的，解決我等遠來「土和尚」唸洋經吃力之苦的問題。剛開始的第一學期，誰不是戰戰兢兢？選錯了課有如「嫁錯郎」，研究方向有偏差尙無妨，反正書不嫌讀多，但是教授不能體諒與協助，或無法給予我等適當之輔導，「後遺症」就只好自己去品嚐，症小，拚一拚老命，硬着頭皮就此闖過；症大，縱千軍萬馬，難登堂入室，只得鎩羽而歸。

據說聖大東亞系的特色之一是中國教授多，而且肯對我中國弟子格外輔助、加倍講解，但是，自從薛副校長故去後，只餘兩、三位在研究所開課了，若不早早去「搶」這有限的中國先

生，只得各憑本事「瞎摸」，外國教授是怎也不會同情我等舌頭打結，眼睛無法適應螃蟹文的困難。

好容易，「搶」着了張老師的藝術史，接下去，該往另一位中文名姓的先生處擠，總該是同胞的姓吧！

「噢，妳無需選 Li 先生的課！」秘書小姐翻翻白眼。

什麼？天哪！——

「因爲 Li 先生的課是新生必修課，非選修。」

上帝！阿門——

既是必修，想來，無人向隅，皆大歡喜。一看課名：Introduction to Source Material on China，這是啥呢？地理課乎？物資學乎？一頭霧水。由於在聖大六親全無，連個問的人也沒有，只得嚥下好奇，靜待開課。

九月六日開課，直「熬」到十一日才有「Li」的課，眞正等不及啦！在最後一刻實在沈不住氣，試探性向新朋友、舊學長問訊：

「Li 到底如何？」

「妳選了李教授的課嗎？」

「是必修，所以得來全不費工夫。」

「放心吧！李老師妳不會失望的。」

「喂！到底怎麼樣？說詳細點吧！」

「不用了，一上課妳自然而然會知道！想不喜歡李老師都不可能！」

「喂！喂！爲什麼？爲什麼——」

電話掛了，霧水更濃，啊！何方神聖？

好容易，週二到了，晚上六點廿分的課，神秘的 Li 吸引我六點五分就到達三號館，登上二樓，找到教室，居然，已有人先我而來，這 Li 的威風不小。

探頭問問矮矮小小的這位「早起鳥兒」：

「李教授的課是這間上吧？」

「是的！是的！」細細的嗓音，帶了童腔，這位同學看來跟我一樣也有二十七、八了，但她的「妹妹頭」比我的「大燕窩」高明，望來只能做小妹了！一臉可愛，笑起來細細白牙粒粒如珍珠，小小短襯衫、細長褲、球鞋，純樸裏有天眞，我立刻喜歡了她的「造型」，一點不做作。

同學陸續來了，誰也沒見過 Li 先生，六點廿分了， Li 居然不見蹤影，好大架子啊！

可人的小鳥來來回回在教室繞圈子，左看看，右瞧瞧，往上翹的丹鳳眼笑成一條細縫，小圓

臉上盛滿快樂。

她，居然走到講臺後，黑板前，喜滋滋開口：「各位同學，歡迎來到這裏，我們的課………」

流利的英語，清清楚楚，一字一句，像是擲地有聲，她的稚氣不見了，起而代之者，是一股書卷氣，英氣，甚至帶點「殺氣」，怪認眞的，臉一板，也不太妙。

她是誰？

李——又——寧

有人偷偷附耳過來。

「別看她小啊，哥大博士，在聖大敎七年了！」

「學問之好，不是蓋的，人又和氣，對中國同學尤其沒話講，不信妳去問她別科，她都能敎妳，免費的！」

免費？這太怪了，在美國，連談話都論秒計酬，居然有此教授願敎別科又不要錢乎？這是天方夜譚吧！還是「吃飽了撑的」？

且先不管別的，這快樂的小鳥兒竟會是我們的老師呢！她的無邪，她的輕盈，爲敎室帶來春天，她講的，原來是一科「目錄學」，敎給我等新研究生如何運用資料去查閱，於是，大批的

人名、書名、出版社名一一出籠，她如數家珍，好似每一學者，無論中外，每一圖書，也無論洋土，她都耳熟能詳，她眞像一部活字典！

她的英文，居然連我這種出身中文系的都聽懂了八成，眞叫人驚喜，是自己英文能力一夜之間突飛猛進了？不！是李老師爲了怕我們這批才來的膽怯學生一下子被大串英文講課嚇住了，特以較淺近的字彙輔助我們，她一個字一個字慢慢說，儘量寫黑板，和洋老師簡直天壤之別，幾堂課下來，我們由於都聽得懂，有了趣味，她便逐漸加快、加深講課，循序漸進的結果，眞是皆大歡喜，教學效果達成，眞知識也自在腹中矣！

李老師的好，自是這一篇小文說不盡，但，最著稱之「個別輔導」是怎麼回事？由於我親受其惠，就更加感激涕零，還記得是洋老師金介甫的第三次課下來，眾人愁眉不展，實在「莫法度」也，他先生的英文又急又深，內容之豐富，快得追不上，如此下去，只好「猜謎大會」了，沒辦法，只好向金先生請願，沒想到這位洋教授竟像料準了一樣說：「你們去請教李又寧先生吧！她會幫助你們，我也已和她商談過了，我瞭解你們的困難！沒有關係的，去，找李老師！」

妙哇！如此洋先生，也夠可愛，而李老師呢？更教人感動，她給了我們一個上「課外輔導」的時間，她自己辛辛苦苦抱了我們該讀的書目們讀去了，讀完，深入淺出講個精義給我們參考，如此一點化，茅塞頓開，怪的是，一懂了大意，好像全部都可觸類旁通了。

功課上的大力提攜若此，私下，李老師也關愛大家的一切，女孩的婚姻問題，男孩子的打工問題，她有點像「中國學生顧問」，是專心照顧我們的「小阿姨」，在我們那雕樑畫棟的「東亞中心」裏，她總是咪咪笑着，到東到西，忙碌異常，像一隻辛勤小鳥，日夜工作着，充滿了希望。

不敢問：「老師！您有沒有三十歲啊？」因爲，替老師算算，至少也該四十啦！卻爲什麼望若三十許呢？大約是心境的平和、開朗使老師「松柏常青」吧！記得在大夥爲另一位中國教授張隆延老師祝賀七十大慶時，李老師也參加我們的祝壽行列，大夥起哄，要替李老師也「做做生」她哈哈一樂，說：「也到我七十吧！」

可是，瞧這「小鳥」先生的活力，七十，何其遙遠乎？要熬到另一人生之開始，對永遠不老的小鳥先生而言，眞得慢慢等待呢？壽筵散會時，有車同學爭先恐後以送李老師回家爲榮，但李老師仍是她平時的風格：「我喜歡走走！各位，再會！」

瀟瀟洒洒，提起那件小小的大衣往身上一罩，小鳥去也！有如振翅高翔之鸞鳳，遍天采霞相映照，俊爽天然美丰儀，這眞是令人心服口服的一位良師。

第三輯　小說

靄靄晨風

清晨起個大早，中央公園綠盎盎地靜浴在薄霧依稀之中。春來了！看不見，路旁擺出的露天咖啡座上，斜倚着風情萬種露膀子裸肩俏女郎？靄靄貪婪地吸了幾口鮮朗空氣，懷着無限感恩的心情向這嚮往中的自由國土做了目光崇拜，虔誠得近乎愚昧了。

紐約？是的。靄靄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眞個存在了紐約，才十八歲呵！多幸運的小女孩，千眞萬確能聽由四肢百骸在一片廣大而放任的空間中自在舒展，不必再噤口噤聲隨時做豁出一條小命的鬪爭準備，不必再勉強壓抑住發育中高漲的胃口偸嚥酸水，不必一身破舊灰暗掩蓋住玲瓏曲線，不必偸聽偸看人間人性與圖片中的繽紛世界。劉靄靄，何其平凡的滄海中一粒微不足道小細砂，那輩子積了德修到這脫離苦海的機運，又蒙千古來過往一切神靈護佑，攫取了再拾書本的契

機，「靄靄！妳是個交狗屎運的小傢伙！」她這麼自嘲式地忍不住沾沾自喜。

只不過一個月不到的短暫時光隧道之前，劉靄靄何許人也？湖南長沙公社小嘍囉一名，前途灰黯的壞份子家庭餘孽，如若不是卅年失散的姑母突然來了消息；如若不是中共近日來「門戶開放」對「海外關係」多所利用，像這樣「美國有親戚」的「黑五類」門庭，大概不被鬪臭鬪垮也可「自求了斷」了。

然而目下卻大不相同！「紐約有人」這種特殊身份，簡直足够讓祖宗八代都從棺材裏爬出來磕頭傻笑，有了人，就有了外匯，也就有了「關係」，有了希望。——別的還不算頂重要，那够資格申請跨出鐵幕吸兩口自由空氣的機會，就非比尋常，靄靄在等待最後一段的時間內，被冷嘲熱諷，又羡又妒的同學們簡直都逼得沒法子安眠了，誰見了她不是不痛不癢來上這麼一句：

「喲！劉靄靄同志，不一樣了，現在是有海外關係的人了，我們高攀不上了！」

到頭來，果真准予放行，靄靄收拾行囊，喜心翻倒往大牢籠外快跑時，謠言就更多，簡直閒話滿天飛。最熱門的，就是：劉靄靄同志對美帝資本主義社會存有幻想，忘記了人民統一戰線的革命任務。

靄靄才管不了那許多，正如一隻振翅高翔的大鵬，直冲雲霄都來不及，還顧得到舊日那條綑綁自己的大鐵鍊嗎？別發癲了！她理直氣壯地告訴自己，這種避之唯恐不及的「義無反顧」心

態，只有這輩子都嚮往飛向白日青天的小地鼠心裏明白。

到了那從未謀面的姑媽在機場抱了瘦骨嶙峋的靄靄一把眼淚、一把鼻涕時，靄靄才眞正感受到，自己也是個人了！不是工具，不是牛馬，而是敢愛、敢恨、敢哭、敢笑的血肉之軀。

多不像話，已經十八歲的女郎，尤其是像靄靄這樣有一張姣好面容的大姑娘，居然在街上看見什麼都新鮮，瞪大了圓滾滾的眼珠，猛往第五大道熙來攘往的人羣裏伸舌頭。天哪！這多光滑柔軟又細緻的漂亮衣服，這多體面自在又悠閒的紳士淑女！靄靄恨不能立時飛回去，讓全湖南，噢，是全大陸的人都知道，這世上還有不必糧票可以吃飯，不需布票可以買衣的好地方，而且男和女可以隨意交往，任自己高興出街、出城、出國、甚至走出世界上太空去，老天，要是一下子給了靄靄這多自由，大概都不知從何享用起了！幸好姑母不放心女孩子獨自在外住校，非要靄靄住在家裏不可，無形中，就給放任劃了道界限，靄靄才不致頓然手足無措，爲排山倒海而來的極端相反環境嚇得發昏十二章。

其實，年輕人適應能力很強，才不到幾個禮拜，又澀又貧的小土包子在起司、漢堡合力灌溉滋養下，就這麼眼望着注入了新生命、新血液，「排骨湯」成爲「豬排飯」，劉靄靄早就不是當年的小可憐丫頭了。穿上牛仔褲，剪了赫本頭，背上搭隻嬉皮袋，上身是燙了紅唇嘴印緊綳的T恤衫，涼鞋一套，邁開瀟灑學生派步伐，劉靄靄現在是「安蒂·劉」，美國的高中女學生，要說

她是中國大陸而才出土的和氏璧，誰也不信。瞧她那股俏皮的帥勁兒，典型的美式少女吧！

不過靄靄的隱痛就是不能開口，一開口就全然洩了底。結結巴巴的洋涇邦英文簡直不能聽，活像鴨子學音人語，又似舌尖發炎不能出聲，這該怪靄靄生不逢辰，好好的唸書打基礎黃金時間被「文化大革命」搞得人人停課去勞動，靄靄根本沒唸過幾天書，有限的知識也還是聽人傳說的，自己的接觸面狹窄得不能再狹窄，連小說都沒有看過幾本，紅樓夢、西遊記之類最基本的章回還是到了姑母家從表兄姊的書架上取下來翻着讀的。劉靄靄處的是標準表裏不一的唬人狀態，只要嘴皮子一張帶了家鄉土音的怪腔怪調殘破英文足足嚇壞那些慕她青春活力外表的少男們，到頭來，一傳十、十傳百，紛紛退兵不說，還把安蒂·劉形容成纏小腳、抽大煙的清末式頹廢派中國婦女，好似外頭那張活色生香妙女郎人皮全是假，中國大陸出來的女孩天生上不得臺盤，換得了湯換不了藥，再修改外殼也沒有用，肚子裏一團草包。

這就是靄靄最大的苦惱。怎麼樣才能擺脫掉那萬手所指的眞相呢？改善它，也要求自己，靄靄眞爲所有出自中國大陸的少女憂心。

轉捩點是個相當奇特的契機，來自羅勃·田的。

這是個臺灣來的軍校生，經過了幼校、官校、外語學校一重重訓練、考驗，托福、GRE、軍官留學考等道道關卡，接受軍方公費來美進修物理碩士的田大鵬。

田也不過廿八歲吧！小伙子身高一八三公分，重八十公斤，相當魁武的虎背熊腰式儀隊身材，濃眉大眼，山東好漢的架式。他來自一個標準公務員家庭，父母都在政府機關擔任「小螺絲釘」，安安份份的，靠着兩份薪水，五個子女也這麼順理成章就都長大成人受高等教育了！這不知道是靠政府一筆又一筆子女教育補助費、主副食配給、公教人員福利……平順度過的歲月，或是九年國教的善果讓做家長的不需耗費一丁點心思金錢。這七口之家每月尙有多餘能力儲存購屋也是因素。總之，田大鵬由小學到大學，簡直沒叫家裏費一點心，活活潑潑，健健朗朗一條好漢就這麼由國家栽培扶持着飄洋過海到了新大陸，安安心心唸他的碩士學位。

田是怎麼認識霭霭的？噢！對了，那也得感謝宇宙主的安排，田從小就接受了洗禮，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霭霭呢？是委實禮拜天無處可去了，沒有朋友的日子是艱苦的，姑母又能和她談什麼年輕人的知心話呢？沒奈何，閒閒逛到了天主堂的門外，神差鬼使地一頭撞了進去，驚詫地發覺，竟然滿座的中國人呢！田的身邊正好有個空位，默默坐了下去，友善的目光投注過來，彼此都有種心悸之感，依外表看，這也確然是相稱的一對。

還是散了彌撒以後，一句親切鄉音中，田向霭霭展開攻勢：

「小姐，妳會說國語嗎？」他用流俐的英語探路，還以爲她是ＡＢＣ呢。霭霭的氣質也確有那股味道。

靄靄卻不敢胡亂搭腔了，過往太多的教訓早就讓她明白，自己是「開口死」。沒奈何，只能含着點愧意，低低地回覆：「當然！」這一個「sure」還不甚清晰，含含混混，活像嘴裏含了棗子，不吐不吞，好生難受。

田是善解人意的，在一瞬之間就靈光閃動，明白了大半。莫非這眼前的時髦女孩竟來自中國大陸？他也看多了，近半年中共爲了故示對推行「四化」運動的誠意，不斷做些表面工夫，大批的「有辦法」人士被通行無阻送出大陸，女孩子們一個個到了五光十色的世界大都會都徹底脫胎換骨了，好像除了一身黃皮不能剝了去，眞是連一絲絲過去的影子都不願沾到，所以，只要看見那外表格外「前進」，而又不敢張嘴，在神情間畏畏縮縮的，總能猜個八九不離十。

這會兒，田有了腹稿底案，就好辦了。對這樣缺乏自信心卻又極力想往上走的辛苦人，田是帶了三分尊敬的，好歹，那是自己的手足，是揚棄黑暗迎向光明的同胞，就算不是公費生的身份吧，田也自認是有「革命情操」使命感的義務，要爲國家多爭取一份人心，多爲很快卽可實現的反共復國大業充當一棒接力人手。

因此他和她很快就熟悉起來了，在田的眞心誠意與靄靄的如逢黑夜明燈之下，靄靄很快對這瀟灑而憨厚的大男孩子產生了依賴信任，什麼事，都願取決於他，也都能由他那兒得到助益，田大鵬成爲靄靄生活、課業乃至人生道途上的指南針，這在田來說，也是椿志得意滿的驕傲。

而靄靄的姑母呢？眞是愈看田大鵬愈中意愈開心。移民美國卅年，兒女們都成了內白外黃的巴蕉，連國語都不肯學也忘乾淨了，怎麼追打逼迫着叫他們親近中華文化也沒有用，靄靄姑母的心中是有着不可觸及的隱痛的！好容易，費了多少勁，花了多少明裏暗裏的金錢，才把嫡親外甥女接出了魔掌，用無比的耐心耐性爲她改頭換面，然而，靄靄外在的「矯枉過正」與內在的自卑怯懦又有什麼仙丹妙藥足以化解？要是聽任她這麼矛盾地在異邦掙扎下去，鐵定靄靄是要失落沈淪的！到了那種欲罷不能的地步，誰又能救她呢？多少來自長年禁錮下鐵蹄的青年男女不是迷失在五光十色的異鄉幻境中不可自拔？所以田的出現，不啻是靄靄的救生圈。

要論田大鵬眞個給過靄靄什麼「實惠」倒也不是，他甚至不曾認眞請靄靄吃過一頓大餐。他只是「以身作則」地以靄靄大哥自居，精神上帶領着她走向正確的途徑，不要岔了氣、扭了筋。就像田義正詞嚴地去矯正靄靄那些嚼口香糖、吸大麻煙，滿口「呀呀」「嗨」與「卡馬」之流口頭禪一樣，他會不厭其煩去爲靄靄分析，他有些什麼心態上、行爲上的基本誤謬。

「靄靄！對，我叫妳靄靄，因爲妳我都是中國人，不必硬要入鄉隨俗改成瑪麗約翰不可，妳一定得記住，做中國人是可自豪的，因爲如今大陸的共黨政權雖丟人現眼，破壞進步，妨礙統一，但海的彼岸有一個堅強的堡壘，三十年來穩穩當當鞏固在那兒，中華民國就是新中國的唯一希望，三民主義就是實現世界大同的至高目標。靄靄！我不是在跟妳唱高調，這是事實！看我，

我家裏小康而已，是誰栽培我長大成人留學放洋？是誰給我這個對自己、對前途的樂觀信心，遠大理想？是國家！是中華民國政府！是位在臺灣島上的三民主義模範省。靄靄！不要存疑了，暑假有空，我帶妳回去看看就知道，現在，妳該找個零工做做，自己用勞力智慧換點錢存起來當零用和將來的旅行費，妳不該這麼遊手好閒只知道學洋人的惡習皮毛而自以爲時髦，妳不該只知道依賴姑媽不知生產。在我們這種年齡，絕對是『闖』的時機，是吸收學習的時期，眼睛要往正確的路上張望，不能老撿了人家番鬼們的牙慧當寶貝，搞得自己不中不西不倫不類，聽到了沒有？」

靄靄總是不服氣的，爲什麼田的話和姑母老是同一論調？姑母是老頑固，田不該啊。搶白時，靄靄也不示弱：「田！你一定是天生土包子，到了美國都不曉得要洋一點。中國就是太土了，你知道？我們湖南老家每天爲了喝口水要排隊三五個鐘頭不止，買一個菜得排半天長龍，就是他們不會學歐美的科技嘛！我們就要迎頭趕上了！你看你這臺灣來的人，還這麼落伍守舊。我是不喜歡在大陸待着的，我喜歡紐約的自由……」

田大鵬不和靄靄爭辯，他只是不厭其煩一再沒收她的香煙打火機，一再搜走她袋中的口香膠大痲，而且採取了緊迫盯人制，逼着靄靄陪他上圖書館，不讓她有一點空閒去逛狄斯可夜總會，去擠在黑人同學裏賣弄風騷。靄靄起初不習慣，總是抱怨了又抱怨，甚至腳底抹油開小差，可

是，不到一兩天，沒法子抗拒的孤獨落寞之感又逼使她主動回來田的身邊。日久天長，潛移默化，靄靄也眞就改變了許多，能稍稍符合姑母的水準，做個規規矩矩、認認眞眞的留學生，中國的，不是半吊子的。

而田爲了鼓勵靄靄去體驗勞工神聖的美式自尊，親自陪了靄靄上餐館打工，他洗盤碗，她做女侍，幾個月下來，靄靄存在田大鵬處的私房錢竟也有了美金千元，買一張來回臺灣的機票是足够了。

田大鵬的學業也差不多到了尾聲，兩年的苦讀，碩士方帽一戴，就是束裝返國服務之時，大好的差事正等着他，升任營長，或是在母校當講師，都由他自擇，反正一是文的路線，一是武的大道，軍職在身，還有這大伸縮，不能不算一切以服從爲天職的軍中精神一大特色，文武全才如田大鵬，還眞不知是選擇下部隊帶兵好，還是進學校做研究好，兩條康莊坦途，眞是魚與熊掌之分了。

而田最希望的，還是靄靄能隨他一同回到寶島共組小家庭，爲美好的未來共同奮鬪。爲了這件事，兩個人又是一番爭論。

田說：「跟我回去吧！軍人的待遇現在很好，有房配，有糧給，還有一切半票半價的福利，不論我上那個單位去，都是足够會讓妳以我爲榮的。」

靄靄卻捨不下紐約：「為什麼要離開這麼好的紐約呢？看我們生活電器化，出門有車，進門有牛排吃，臺灣一定沒有紐約舒服。」

田大鵬還是老樣子，不再浪費口舌，只是自作主張訂了兩張機票，和靄靄的姑母密商後代靄靄做了一切準備，直到行前一日，把機票往靄靄面前一放，很嚴肅的向她提出最後通牒：

「靄靄，我要走了，不管妳跟不跟我走，我是走定了！妳要是珍惜我們的過去與將來，就不要再猶豫，我和姑媽都談妥了，她自己也打算回去養老，把妳交給我，她老人家是放心的。要是妳願意，機票在這兒，妳可以懷着姑且一試的心情回去看看，不滿意，再回來。要是妳眞的認同了那片土地，那批人民，妳願意讓我照看妳一輩子，我們就在臺灣結婚，否則，我也絕不會勉強妳，妳是百分之百自由的，只是，不要違背妳自己的良心與意願，要全由自己爲自己下這終身的決斷。給我一個機會，好嗎？靄靄！我愛妳，我會帶給妳幸福的，我保證，也代那美麗福爾摩沙保證！妳如果當眞不快樂，再讓我知道，去設法修正彌補，好嗎？」

靄靄眞被田大鵬這種單刀直入式的求愛嚇住了，這大哥，這一直在自己左右噓寒問暖，關懷備至的心上人，自己怎忍心離開他？又怎能任他自身邊溜走呢？靄靄迅速在心底盤算一巡，終於咬着牙點點頭，隨着田，在姑母的萬般祝福下，跟著上了華航班機。

• • •

故事是沒有終結的，因爲，在桃園機場一降落，出得大廳，到了臺北，安頓在田大鵬那充滿溫馨與歡笑的大家庭中之後，靄靄就懶得再動一動。不單單是靄靄，隨後的姑母、表兄表妹，都一樣，他們終於全家挪到了寶島，在四季如春的美好風光下享受着一生一世夢寐以求的安詳寧靜與福祉，代代緜延。

而那股子靄靄晨風，正如溫暖春陽，拂照大地，披灑一身，照耀得通體舒泰、萬物復甦。

春雷

他像隻冬眠的蟄獸，困坐圍城，滿面陰霾如揮不去的烏雲，徹頭徹腦籠蓋。在幽幽的薰紅燈光下，他該是全場唯一「跳」翁之意不在舞的人了罷。

喧天音響嘈嘈嚷嚷有如翻騰江海，這是紐澤西，一所鄰近紐約市的理工學府，是間樸實而饒富韻「味」的男生宿舍。平素，寂靜的公寓小客廳裏罕見「人煙」，零落的一本本厚重洋文書堆之中夾着煙蒂和包裹漢堡熱狗的油紙袋，臭襪子混合着膠球鞋的薰「香」四方飄敢。這會兒，氣象一新的茶几面上擱了乾芋片、爆玉米、冰紅茶紙杯，閒閒圍坐着的男男女女和中央特爲空出來擔任舞池的空地構成一幅悠然畫面，這是個具體而微小的家庭舞會。

在年輕人，尤其來自寶島臺灣的現代青年男女，舞會是碟普通小菜吧！大學四年不知躬親若

干回合，不算「必修」也「選修」，幾乎很少有那純然的「柳下惠」。其實這何嘗就代表着「迷失」或頹唐呢？酣然一舞，只是種步向成熟的社交禮儀鍛鍊，也是西風東漸聲中最具體有味的玩意兒。落落大方的女孩子們與彬彬有禮的男孩子們自然生動地流暢交談，毫無拘束或勉強，也不必因此一舞或數言就負上道枷鎖重擔，男和女，該是打開一道友誼之門的時代了吧？尤其在這離鄉背井的海外，扭捏作態不必，「授受不親」嗎？難保不背地裏挨上句「小家子氣」呢。

他卻是個例外——假如他也是來自寶島的夥伴，那眞是名「怪胎」。

無可否認地，他生就一付溫文爾雅的書生典型，沒有臺大出身的狂放，倒帶些成大出身的質樸純眞，只不過眉宇間那般森森陰氣教人不寒而慄。當他這般拘謹而沈默孤獨地據守在那方牆角時，雲雲就這麼一厢情願地相信了他也必然是和她同來自南部鄉間一員土包子，所以才這麼縮手縮腳強耐着心癢意浮大擺「測字攤」，而在顏面上寫滿了落落寡歡。

雲雲從不諱言自己是個寒門小丫頭，踩縫衣機的母親憑一雙挑燈夜織的手撫養四個孤娃長大，父親早就在海上隨波去了。假如不是母親的堅強信念和寶島臺灣的繁榮安定幫助這一家渡過最困乏的歲月，又怎會有今日留學放洋的未來女碩士何雲雲？所以他們全家加入了南部當地的教會，是想感謝宇宙主宰給予他們的最佳指引，也是想透過類似教會這樣行善濟世的組織，爲社會上其他需要幫助的人做點奉獻。

這會兒，爲了仗義解圍，也爲了顧念鄉情，雲雲收拾起女孩子偌多矜特，拿出十幾年領導團契和義工服務磨練出的平易親切，兀自走近他的身畔。

雲雲原本是想端張摺椅過去的，也好略作長談。幸好她不曾眞箇去做，因爲，那一臉惶惑的他，居然見到雲雲飄舞過去的大圓褶裙陰影，就像被毒蛇啃咬了一口，不知手足是否皆安然在位，驚驚慌慌，起身有欲逃席的激動，踉蹌間，差點踢翻了座椅，又險些弄灑手上撥弄的可樂杯。

「對不起，你不舒服嗎？」雲雲搶前一步，就要去扶他了。

沒有半聲回答，甚至沒有眼神飄來，他鏡片後的目光狂亂如臨上刑場的羔羊，面對雲雲熱望的眸子，閃跨不及之餘，只得垂下又復翻白，總之，是絕不「應戰」的架式，好像躲在陣後的小兵，未見敵人之面，早已豎起了白旗。

雲雲也不禁楞然，眨動黑白分明的斜斜丹鳳眼，緊抿兩片薄唇，忍不住有些生氣了。自忖這樣的上前雖嫌冒昧，卻也不致到了惹人反感或驚嚇若此的地步，何雲雲雖非絕代佳人，卻也平頭整臉，怎該是接受男孩子避之唯恐不及待遇的德性呢？放眼四顧，一雙雙、一對對，早就紛紛滑下舞池一個不剩，這不知享受美好夜晚、動人樂曲的笨蛋！雲雲在心底暗自嬌嗔，對眼前這不解「風情」的怪物一籌莫展，也爲自己無所爲而爲的「三八」行徑後悔。

然而，經歷了這場挑戰與挫敗，無端放棄初衷倒也心有不甘，即便繼續「躲貓貓」遊戲吧！這道難解的謎題定當有個令人大開眼界的答案。雲雲的豪情與好奇被一下子提昇到了沸點，他，究竟是誰？又何以像煞了冰寒日久的不見天日重刑犯？是需要心理醫師治療的「異性恐懼症」？還是久離鄉土後的水土不服症？可憐又復可笑的書蛀蟲啊！需要陽光、空氣和水是人生存下去理直氣壯的充要條件嘛！何必羞怯，又何必多疑慮呢？

而僵局似乎是一點一滴化解中了，人心總是肉做的，伸手不打笑臉人不是？何況是這麼一張細潔溫柔的美顏。眼看着，冰山在煦日下逐漸消融，他緩緩鬆開了緊絞着的雙手，帶點靦覥，期期艾艾，勉予接納地向着雲雲尷尬一露齒，牙，倒是挺白的。

「妳坐！」他說。

居然也帶點人味了，他原來不是啞的！雲雲對此「進展」頗感滿意，一得意，便忘形，連珠炮的發問不吐不快，快意的後遺症是什麼也就暫拋腦後再說。

「你是什麼學校的？什麼系？你家在那兒？南部嗎？你幾年次的？」

一陣難堪的沈默，他那躑躕的沈吟之色倒像在決斷什麼君國大事。

「清華，化學。家——嗯，是的，在南方。」答案很簡扼，無啥誠意交心大會。

她卻一下子跳了起來：「哈：果然是南部來的，我就說嘛：我們南部的草地郎啊！不一樣就

是不一樣。那麼你到底是那裏呢？——別告訴我，讓我猜猜看！……嘉義嗎？還是高雄？——要不，屛東？」故意不提臺南，爲的是給自己一個退路，免得期望過深而失望。

他定定地望着她，相當愼重地，下了決心：「我，是上海。」

「什麼？你是上海人？眞怪，一點也不像，你像本省人，眞的！不過，你家住南部是嗎？」

「是的，上海。」他重覆肯定。

「我知道上海，我是說在臺灣，你的家！」她不耐煩了，語氣也急切了起來，總覺他太遲鈍了點。

「我沒有去過臺灣！」他說。

「什麼？」

「我生在上海，長在上海，大學畢業以後也一直在上海工作，我是上海來的。」

他的語氣十分肯定，不像玩笑，也不再閃躱，他是「豁」出去了吧！雲雲卻像是被迅雷擊中了，怔在當地，動彈不得。

「妳不要——，我——也沒什麼。」他反過來安慰着雲雲，像是要爲彼此間的交談找個藉口或安全感，畢竟，他還是名男子漢。

雲雲這時間不能不面對現實了！原是自己招來的「禍患」！老天！這答案竟然是這等的嚇

人，和一名如假包換的「那邊」來人做短兵相接，對何雲雲，對一個臺灣土生土長單純的孩子，這該是生平第一遭，也是做夢沒料到的奇遇。

懷着與方才截然相異的心情上下重新打量着這位上海先生，雲雲才領悟，何以全場之中，他看來如此特殊而怪誕，除去他那畏縮的神色與陳舊的衣着，他更帶了十足的「土產」氣息，那怕四周遍布洋情，他還是一成不變的依然「國色」，而且絕不會令人誤解到臺灣的方向去，臺灣學生，極少這大年歲才留洋的吧！他，至少也有三十好幾了。

「我四十二。」

爲什麼呢？四十二出發浪跡天涯遊樂？也許這正是活到老學到老吧！然而，平均年歲說來，未免在和來自臺灣的年輕小夥子們相形之下，有種遲於起步的遺憾。

「這沒什麼！文化大革命期間，有誰讀書？想讀也沒得讀！這麼長一段時期人才的眞空，現在當然只有我們了！我們都是文革前的大學畢業生。」他急於爲自己辯白，也爲那個政權。

噢！雲雲這才恍然而悟。他，是公費的，中共門戶半開之後選派留洋的第一批「科技人才」，他在「那邊」的地位身價可想而知，不是「又紅又專」，不是「高幹高官」，他會是遠適重洋的「和平大使」嗎？要小心此人！雲雲告訴自己，可別爲他所「統戰」，匪類的陰險與手段，那是在糖衣的外表僞裝下所無法察覺的。

「臺灣是個好地方！治安好，生活好，是嗎？」無限嚮往似的，這位中共信差，居然投錯了郵筒？

雲雲的驕傲與虛榮可一下被整個鈎動了起來：「那當然，臺灣還有什麼話說！你該自己去看看，百聞不如一見你懂不懂？大陸呢？我也想知道知道。你說說看？」

「內地——過去是落伍了點，目前改革了！在進步了！也鼓勵大家開放了，只不過——誰也難說這會維持多久，那天再一改朝換代，也許這一切都立刻完蛋，再換一種新局面。」他好似對雲雲日漸放心，言談也大膽了許多。

哈！雲雲肚皮暗暗笑破，那有自己人對自己的信心欠缺致此的？不過也難怪，一次又一次折騰，一朝天子一朝臣不說，朝令夕改，喜怒無常，誰受得了呢？聽——他又開口了，話匣子一開就將是江河決堤的局面。

「嘿！妳看，現在，有海外關係的人吃香得要命，可以有辦法進點外匯和外國貨啊！想當初有海外關係的人簡直像特務一樣，被批判，被檢討，誰又知道會不會過一陣子有海外關係的人再度倒霉？我自己都不知道這次出來，回去以後會遭遇到什麼命運，會是一家得利，還是全家遭殃。唉——」

沈沈嘆口氣，可憐的同胞呵！雲雲無限同情面對這名「本是同根生」的「相煎何太急」老

兄，若不是那邪惡的共產主義作祟，大中國何致分裂爲二？又何致任廣大土地蒙塵，眾多人民蒙羞？這眞是痛心疾首的事，也是最難讓人理解的民族內爭，只是不幸的，夾雜了外力的左右，蘇聯啦，美國啦！去他們的蛋！雲雲有一股說不出的惱恨，對八竿子打不着的「洋鬼字」們，管他東洋、西洋，全都恨上了。

「那你讀完了要回去嗎？既然出來了，乾脆——」

「我一定得回去的！母親、老婆、孩子，妳說，我能捨下那一樣？」斬釘截鐵，提起這點，他比什麼都緊張。

「好吧！我懂了，是有『人質』的。那麼你在這兒的開銷怎麼說？他們給你兩年嗎？讀得完？」

「食、衣、住、行都得報帳，實報實銷。只供兩年，讀不出學位的！我很明白，以我們這種英文程度，能在這邊勉強留下來，生存下去，不容易了。其實，以我來說，上課根本一個字也聽不懂。」

多坦白！這是個可愛的傢伙！雖然已經明擺着有妻有子，雖然立場涇渭分明，雖然中年已屆，他是個不錯的朋友這點該能確定，至少，他率眞。

「算了，別誇獎我，妳會對我失望的。我——什麼也不是，我是天下最卑微的小人物，尤其

到了美國跟你們這批留學生接觸來往，你們一個個英文又好，人又大方，而且很熱心幫忙人，功課一點不含糊……唉，看你們來的人這麼多，團結起來多有力量，又不必互相提防，中國的前途就應該由這樣的重點起步，妳說是嗎？」

雲雲悚然而驚了！何其大膽，又何其不易！一名像他這樣喝了那邊豈只是奶水，簡直是精血成長的人物，在一身重擔的枷鎖下，尚具這一等吐露眞言的道德勇氣，雲雲對他，已不只是敬佩而已，憐愛裏，更多一點鼓舞與支持。她說：

「當然是這樣！可是——你不覺得……你這樣說話對你而言太危險了嗎？」

他苦笑着：「危險？算了，我早就不在乎了，隨他們怎麼樣。文革時候我父親被扣了帽子硬是死在學校操場上的，我看着他死的！他是什麼？不過一個中學教員，他幹了什麼，說了什麼？什麼也沒有。還不是一樣！還不是沒路子走了？哼！怕什麼？說，不說，反正都有人要整你，一樣挨整，我情願撈點老本回來！哼！——哈！」

到了末尾，他的悶哼居然轉爲冷笑，寒森森的，叫人起一身鷄皮疙瘩。

雲雲忍不住打了一個冷噤，不祥的預感襲上心頭，天哪！這麼消極的想法，那像是一介「國」之大才，選派放洋？倒像是茅坑旁的硬石，吃盡了異味，渾身酸臭，外帶委屈。

溫柔而愼重地，雲雲忍下泣然欲涕的心懷，給了他鄭重的允諾：「你可以來找我，假如有什

麼問題。我的意思是我如果力量够的話。譬如說經濟方面——你眞够生活的？吃飯習慣嗎？」

「够？够什麼？告訴妳好了，一個月只有十八塊錢零用！是美金，當然！妳以爲是黃金十八兩嗎？呸！想買臺收音機聽聽英文廣播都辦不到，十八塊，不是玩的，要是寄給家裏，够他們活好久的，給兒子存着，够娶媳婦的！」

越說越離譜，雲雲知道他是玩笑，否則，十八塊錢，唐人街一頓晚餐而已，何致於就讓他悲憤到了青筋爆脹的田地？他像是沒有止境，也不想休止——

「吃？吃那些生的野菜？噁心！還有什麼帶血的牛肉？一份美金七、八塊！吃下去只有拉肚子，除了害人鬧胃疼，簡直不明白番子們幹什麼吃這些個玩意兒。」

「你吃學校餐廳？」

「我不打算再吃下去了，再吃下去，只有變瘋子一條路！我下禮拜非上華盛頓一趟不可！」

「幹嘛？上D、C、玩？」

「不！我請願去，求他們別非『實報實銷』的逼我們，求他們多點零用給我們，我眞的忍不下去了，我——我已經痛苦了兩個多月，再下去，只有死路一條。」

哦——她明白了，他是打算學了那一套「上京請願」的老模式，往他們那所謂的「使館」去遞陳情書的！雲雲心裏有點淒涼，什麼年頭了？還來這套老把戲？何況把戲得力嗎？誰會在意他

之春雷？他——頂多是陣綿綿春雨，靜靜披滿一身一地，無聲無嗅，隨卽湮沒渙散，不知何處去向，旣不曾眞個沾濕了衣襟，又無力爲自己振奮些局面氣勢，命定了，是犧牲的悲劇。

「等着瞧吧！妳——妳叫什麼名字？」

雲雲忍不住笑了出來。經歷過漫長的交談，到現在，還不知道彼此的眞名實姓呢！「何雲雲！」是的，自己是可以坦然自承何雲雲，但是他呢？雲雲一下子「宅心忠厚」了起來，不忍再要他承擔過多重荷，也是揮揮手不帶走一片雲彩。

「後會有期！你——不用告訴我你是誰，反正，要找你也不難，你不是就在這兒唸書嗎？好，我相信我可以找到你的，假如我有心要找你的話。」

他沒堅持，目光中，也不知是否包含依戀，總之，一場狀似交心的懇談大會由是告終，內容或許貧乏，但這只是對雲雲而言，總覺不够意境或深度，對他，想來，或已是極限。一念及此，雲雲也就心滿意足了。

· · ·

當兩週以後的一個清晨，她興緻勃勃捧着一個設計新穎的收音、錄音機，那是份來自臺灣的禮物，也代表臺灣來人的溫情，是打定了主意給他送過去的。

扭開試聽，清朗的樂曲之後，是播音員快速明晰的英語，播報着新聞和氣象……

「……據「中國」大使館表示，這名公費留學生的死因確屬自殺，其他則無法透露。……今天紐約州的天氣是晴，後多雲，有雷雨。……」

雲雲舉目望向窗外，可不是嗎？起風了，風起雲湧，春雷隆隆，這下子，雷聲能聽到了，被每一個抬頭向天仰觀的有心人覺察出，那聲聲錘擊中變化多端的一面。人生不就是如此？當所謂「數十寒暑」都如白駒過，不如奮力一聲，霹靂當頭，那怕旋即煙消雲散，也比悶困無端來得叫人服氣。

側耳細聽，雲雲微笑了！淚光隱隱中，她伸手關上收音機，生怕打擾了大地春雷。

歸人

從來不敢夢想自已能在學位未成之前有餘錢、餘閒或顏面回趟家門「見江東父老」，尤其正是打工旺季的暑期。

但是她畢竟踏上了華航直飛臺北班機，還得感激系裏給予她的一項專題研訪經費，「東亞研究」這大標題下的細目，還是實地考察較有心得罷！同領了專款的洋同學湯姆趕時髦飛往北京去了，她，自然急急奔向那生長了廿餘載的鄉土。臨在學校圖書館分手，她傲然而自信地和湯姆打賭：

「讓我們看看這一個月下來誰的收穫大。」

出國的時候，可不也是這麼想嗎？只要出去就好了，管他學中文的到了外邦要英雄如何有用

武之地，只要能躍身出籠，別再做井底之蛙，豐收是可預期的。

而今，一年下來，帶着滿腦袋漿糊，她又莫名其妙地向着那原先失望的環境做期望甚至熱望了，豈不是大大的矛盾？

說來就這麼怪，是誰的名言？——家，是離開了才知道有多好的地方。她，就成了標準的「去國方知愛國」的典型留學生，一點一滴對寶島臺灣上那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的信心與愛心，還是出了國才建立起來的。

一路上，無心瀏覽機外白雲蒼狗，她聆聽着空中服務小姐的悅耳的國語對白，面對着一大盤子中式美點，不由得沈思起來——為什麼，同是坐在家自國己的飛機上，一去一回之間，竟有這麼多迥然不同的感受？

那時，在信義路所謂的「在臺協會」大排長龍領到赴美簽證時是何等喜悅，機上漫長的兩三天旅程中，她又是何等厭煩於老聽不到該有的洋文會話，這那像出國呢？一點意思也沒有，原本該一出了那道關口就是「社會英語大學」最佳學習英文環境的，誰再想偷這個懶和老中混在一道？她在下機前鄭重警告自己：一句中文也別再講，絕不跟中國人來往，唯有這樣，才能够入境問俗，有最高度的適應性。

這會兒，飛機緩緩降落的，已經不再是當年她振翅高翔的松山機場了，宏偉而莊嚴的桃園國

際機場，正以最符合國際水準的高「卡」（Class）向着她招手，她卻一下子羞慚得兩腿發軟，竟自不敢踏上那在三藩市、洛杉磯那般世界大城機場裏也找不到的平行前進電軌。

憑什麼再回頭來接受這份恩寵？中華民國的進步繁榮自己到底貢獻過什麼？是在異地混不下去了所以只得返身將就？還是趨炎附勢看出國運昌隆趕緊燒香拜佛？她沒來由地驚出一身冷汗，茫然呆望眼前令人不敢相信的新機場，隨着觀光季節似湧人潮一步步挨了出去。

紅絨繩條金柱子圍起來的出口處已經有人在尖聲叫喚她了：「小貞！貞貞啊！在這兒！在這兒。」

是媽媽！噢——她眼眶唰一下湧上一股熱流，貞是年邁的老母親。還是那麼土氣，那麼大嗓門，那麼給她丟人現眼，出國時，要不是媽媽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哭得又她煩又怒，也不會匆匆提前入關，損失掉配了花環左一張、右一張故作名人狀的臨別留影，更不會在她品嚐夠冰天雪地裏舉目無親的慌張淒涼後留下這麼多悔恨懊喪。

母親卻像是永遠不懂得記仇的糯米菩薩，重逢時，又是這麼些尷尬的涕淚縱橫，好似一點也不介意這放洋一載來極少音訊的叛逃女兒不把老人家放在心上。

「哎呀，貞貞，快回去洗個澡，今天供水，瞧妳一身汗，飛機上沒有冷氣嗎？」母親嘮叨着。

她不由一驚，貞是乾旱到隔天供水了！德州已經熱死了人，臺北呢？母親豪氣地一揮手：

「沒問題，咱們公寓家家有水塔，供水的當天馬達自動一打，第二天足够使喚了。節制供水是要大家強迫節省能源，不是眞的山窮水盡了！怕什麼？」

哥哥的跑天下已經在機門外催了，她這才如夢初醒拉了一旁沈默的老父一頭鑽進由嫂子駕駛的新車。

「哇！哥，這車好漂亮，比我在加州那部五手貨要高明多了，大嫂！妳在臺北敢開車的話，世界各地沒有不敢開的了！」她逐漸恢復了昔日的活潑與輕快，是臺北市的鄉風吹得她如醉初醒？還是親情的滋潤融化了她一年來冰鎮了的心？這一年，比一世紀還長呵！

聳立着巨厦的街道在嫂子小心翼翼穿梭於車水馬龍中向後推去，前頭一輛大型冷氣巴士活像美國的「灰狗」遊覽車，父親告訴她，那只要五十塊錢一個人，帶多少行李都能上去，平平穩穩，就能由桃園機場到了臺北。

掐指算一算，才一塊半美金不到嘛！她有點爲自己的行徑好笑，想當初，無論什麼都用四十乘，現在，卻又倒過來老用四十除了，乘的時候心驚肉跳，美國貨竟一貴至此？一雙浴室塑膠拖鞋要兩百五十元臺幣？到了除時就輕鬆無比，反正，就當它是花美金，則横竪幾塊錢上下，鈔票經用得很。

家門到了，整幢公寓經過整修簇新簇新的，差點她就認不出來那進出了十多年的起居遊憇之

地，幸而，鄰居沒變，張媽媽、李媽媽、王媽媽吵嚷嚷聚了一樓梯，全是聞風知她「返國考察」來的探問消息，他們的子女中好歹也有不少正在美國，總希望由她那兒知道些孩子們的現況，可惜，他們不明白，偌大的美利堅合眾國，五十多州，那怕同在一鄉鎮，也不見得有興致精力常見面。她只得無奈地這麼一一應付着：

「……芝加哥？哎呀，我在洛杉磯啊！只知道那邊黑人不少，治安不怎麼好，張天宏是男孩子不怕的吧？……什麼？奧克拉荷馬？我怎麼可能沒事專程跑去看李秀薇呢？李媽媽上次托帶的東西裏有包肉鬆，害得我在驗關的時候差點下不了臺，後來沒收剩的東西還是我寄給她的……」

才周旋完這些要請吃飯的，想托她申請I——二〇（入學許可證）的親友，電話鈴也不甘寂寞插上一腳：

「哈囉——噢，不！喂？我是趙眞眞，——啊，太好了，我明天就去報到，謝謝！謝謝。」

掛下話筒，她卻像被太多驚喜弄儍了，居然有這樣好的機會，有一個來自世界各地作東亞問題研討的參觀訪問團，由政府安排明天將要由臺北開始出發做環島及外島旅行了，是她的系主任推薦她加入的，這下子，除了得以重溫學生時代的舊夢，到全島一一攬勝，而且十大建設她一項也不曾親眼目睹過，全是從報章、電視上得到的概念，如今，百聞不如一見，可以親身體會一下全臺百姓的羣策羣力成果，這眞是天大的良機，這趟再回學校做研究時，就不愁沒有最新材料

了，而且，對着那批迷信中共權威的外籍同學如湯姆者，也有更多的詞藻得以辯解，要是有啥子左派、臺獨上門找碴，不也倍加具有信心和鬪志好好來場唇槍舌戰？

也就藉了這個要前往參觀團的理由，她才「閃」過了大批的所謂「應酬」，這眞是令人頭大的問題，是每個回國去的人最招架不住的，就是從南到北的各式大小吃，「臺北眞是吃的天下！」她向着滿街飯店、餐館嘖嘖稱奇，不但口味好，而且花樣多，臺灣眞的太富裕了，以致沒有人在乎花這點錢去滿足口腹之欲，而中國式的熱情與歡迎總是經由吃來表達的，所以，回臺灣得先上藥房買表飛鳴，再展開吃的「應戰」，這到底是好還是不好的現象呢？「管他好不好，反正，要是去大陸，就連請客的人都沒了，還得歸客人自己去請衆親友們來打牙祭，如果兩者選一，我情願要人家請我，那多有人情味啊！」她自己給自己下了結論，就坦坦然然去吃了幾頓，再推掉了那些「撞期」的，就提着小箱趕往臺北火車站報到了。

坐北迴鐵路逛海景與數山洞，這眞是件有趣的經歷，她依稀記得，這條現代化的鐵軌，在若干年前就開始興建了，開山、鑿道，經過了多少艱險才完成的，不但節省了臺北到花蓮的交通時間，也爲東部的繁榮紮下根基，如今，端坐在華麗潔淨而寬敞的車廂內，啜飲着鐵路局供應的上好清茗，向窗外瀏覽碧藍海岸，爲行行重重所過的山洞計算長度，她忍不住向鄰座一位也來自洛杉磯，但不同校的南加大國際關係博士研究所的傑森讚美着：

「啊！眞不知道，臺灣的東部海畔，比起佛羅里達、邁阿米也毫不遜色呢！」

傑森皺皺鼻子，半幽默地開了腔：「那是因爲妳從前沒有意思使它不遜色，不過我倒覺得只要是家鄉的風景都是世界上最好的，哈哈！」

她羞慚得整個臉都紅了，的確，嚮往洋山洋水心太切，使廿多年土生土長的家鄉在她心目中失去了地位，這種莫名其妙的變態心理阻礙了她對寶島風光的欣賞、享受，而今，由一個初次來訪問的洋人向她點破了這一層關鍵，怎不叫她無地自容呢？

所以，到了花蓮最大的亞士都飯店筵開數席時，她就一筷子也夾不下去了，憑什麼自己能儕身衆學者、外賓之間享用着祖國的溫情呢？過去她一點也沒想過「我能爲國家做些什麼」，只是天天詛咒「國家爲我做得够不够」，如今，去國負笈，是追求自己的自私自利前程去的，回來了，也是爲了討回一絲餘溫替自己再加油打氣的，可是國家並不怪罪自己的利己主義，反而以格外的親情來滋潤她、補充她，她眞正的，生平第一次，覺出自己的渺小與卑鄙。

告別馳名國際的大理石工廠，她隨着隊伍坐上最新設備冷氣巴士，向橫貫公路進發。

巴士比美國的灰狗高明多了，至少，它帶了種祥和潔雅之氣，而非令人不寒而慄的恐懼和不安，她清楚地想起，去年冬天，她乘坐灰狗橫越美中到紐約去探望姑母，一車的黑人，加上嗆鼻的烟味，她把自己蜷縮在車廂裏一動也不敢亂動，就怕突然遭了打刼或強暴，經過幾晝夜的轆車

顫鏇，骨頭快要散掉了不說，精神也面臨崩潰，嚇得她以後再也不敢爲了省幾文錢作如此單獨而恐懼的灰狗旅行，她還是乖乖的花光了所有打工積蓄，買了飛機票回到洛杉磯。

這會兒，一車中中外外，也不是沒有黑皮膚黑面孔，可是她就有說不出的親切愉快與溫暖，一點也不感到孤單，甚至，每一個細胞都在向外冒着興奮，尤其，當熟悉的中橫風光一幕幕在窗外馳過，她只覺血液直往上沖冒，她要向全車的每一個人介紹她生長了廿餘載的家園，她要讓在座每一名外籍友人都能欣賞到臺灣最美的一部份風光，她覺得胸中充滿了驕傲與使命感，那是她所擁有的最大財富了呢！——一塊值得、也拿得出去的土地，是中國人忍辱負重，教訓、生聚所建設起的堡壘與基地，是未來大中華的希望和源頭，她一把搶過正高唱流行歌曲以娛佳賓的導遊小姐手中麥克風，帶點語無倫次的激動，英語也因此結結巴巴起來：「——各位，讓我來告訴大家一個故事，這條橫貫公路，在十年前，有個女孩子曾經參加了救國團所辦的健行隊，親自走完過全程，但是，當時，她並不感到這裏有什麼特殊之處，她只盼望在這個廣大的世界上有更多國家的土地能由她踏遍。直到現在，她倦遊歸來，經歷了許多的旅程，她才發現，那起點，也就是終點，所以她再度重遊舊地，發現到太多過去所忽略的東西……」

全車的人都在靜靜聽着她含淚的傾吐，大家都深深爲窗外的雲山巨壑震懾住了，也爲她至誠的旁白所感動，梨山、天祥，他們沿途買了好多土產的香菇、金針、龍眼乾、菊花茶……也不知

多少回停車留影，遊玩似乎成爲其次，驚嘆才是要務，「王豆腐」（Wonderful）與「凡坦斯迭克」（Fantastic）成爲口頭禪，此起彼落，在洋人間流傳，等到再登新路時，她滿足而心安地在車上睡着了，香甜的夢中，有一樹纍纍碩果，是這次回來獲取的豐收，事實上她的懷中正擁了一大袋本省自產水梨與水蜜桃，還沒來得及狼吞虎嚥呢。

車到臺中省政府時，她愕然發現，電視上、報章上常見到的省主席大人居然正在迎接着她們這一行人，天哪，她簡直不敢相信，地位相當美國州長的大人物，會如此平易而樸實，和大家說起天南地北時，無論英語、國語、臺語都刮刮叫，而回答各種問題非常深入，足證他不是只會「做官」的空心架子，而是具眞才實學的「練家子」。她仰望這位臺灣省的大家長，衷心向前用國語坦誠地說：「主席！讓我們都謝謝您，謝謝您帶給臺灣繁榮、進步和安定，才能建立起海外千萬學子的信心，安穩求學，您的貢獻，不是表面上能度量的，是影響深長的。」

主席和她緊緊握着手，以豪邁的爽朗大笑，串起語重心長的叮嚀：「好極了，如果大家都安心，國家一定強，要相信國家一定會強盛壯大，也要讓自己來加入這個建設的行列，不能推卸責任哦！」

高雄，有一大串的冒烟工廠，馳名國際的中油、中鋼、中船都在那兒，她茫茫然跟着進出一幢又一幢大建築物，看着聽不懂的簡報，好多數字啊！都是這些經濟建設最大功臣的成果展示，

可惜，天生「數理盲」的她，只要一看到數目字，就立刻昏了頭，更何況那些鋼鋼鐵鐵呢？所以，當「導遊」——廠中派出的專任解說外交官，向着大夥指點那些機器、設備時，除了張着大嘴瞪大眼，她簡直不知道該如何理解這些浩然雄偉的工程，這些都是中國人自己創造的嗎？是在像臺灣省這麼小的海島上一點一滴辛勤耕耘出來的？她回憶起在臺中縣東勢鎮所看到的一個「詔福社區」，那是個出產葡萄的農村，卻建設得人人有汽車，家家有洋房，那和眼下的這些鋼筋水泥大船大架呈現出不一樣的風貌，但精神上卻是一致的，那就是一種「自力更生」式的莊敬自強，那怕臺灣土地小、資源少，外在環境受了限制，但只要大家一條心，政府和民眾通力合作，這些現代化的工廠，科學化的設備，理想化的進步，不都是中華民國最值得驕傲的成果嗎？

她在沿途零星記載心得的小筆記本上這麼寫下一行：「今天參觀一些看不的懂工廠，但是，我懂了它們的精神。」

然後，一班軍機，把她與那些已被中華民國整個眩惑住了的洋客人們載到了金門前線。金門，在她的想像中，該是片不毛的海灘，該是個千瘡百孔、被砲彈打花了的禿頂景色，金門的人，也都是漁民與戰士，是極枯燥的。

事實上呢？也不知道她該失望還是高興，金門，竟然是一片蒼翠的山嶺，環海碧藍如洗，建築物古意盎然，街上行人熙熙攘攘，男女老少個個衣履鮮然，看不出一點肅殺或蕭條，那怕是些

駐軍來去，也都活潑純樸，帶着微笑，金門跟臺灣本島，要說有任何不同，就是它更具積極性和戰鬪性，而臺灣要格外繁榮耀目些罷了。

擎天廳裏，她頑皮地想：「這麼大一座夜總會，要是在洛杉磯，因爲好奇來觀光的人要擠破頭了！」四下摸摸，不得了，眞是大山大石頭裏硬鑿出來的洞穴呢！如此艱鉅的工程，是在砲火連天中不聲不響做的，是多少軍民的心血結晶！她深深地受了感動，看到了金門的整齊、樸實，誰能再忍心放縱自己過奢華糜爛的生活？那怕是小小的享受，如果和金門軍民的胼手胝足、勞苦功高相比，都覺得是慚愧的。

古寧頭瞭望了大陸，莒光樓參觀了陳列，陶瓷廠、釀酒廠搬回大批價廉物美的特產花瓶、大麯、高粱、貢糖……，再叨擾了一頓豐盛的海鮮宴，心滿意足地，大家舉步維艱地抱了大包小包告別金門，登機臨別回首，她虔誠揮手祝禱：讓這堅固的堡壘更茁壯、更穩固罷！因爲，這是捍衞國土的第一線，也是全民的希望重心呢！

一週後的清朗早晨，她又已經端坐在學校的助教辦公室裏了，大桌前堆滿了此行歸去的照片，每一張，都有段美好回憶。湯姆呢？正好相反，一無所獲之外，還一肚子怨氣，直嚷着吃沒吃，睡沒睡，備受精神虐待呢！他的大陸之行是徹底失敗了，湯姆直在那兒跺足悔恨，如果和她一塊兒去了臺灣，豈不是值回票價？何至於賠了夫人又折兵，錢花光了還是一場空？

她咪咪笑着，安慰湯姆：「好男孩，別喪氣，明年還有機會，臺灣的大門，永遠開着歡迎我們呢！」

只是當時已惘然

緩緩將小別克駛入車道，窗際人影一閃，旋即傳來欣欣一聲歡呼。超行的心一下子被提昇上了口腔，多少憐愛，多少疼惜，湧往胸臆，化做溫柔的眼神，投向窗中嬌小身影，趕緊三步兩步奔上臺階，將那一路低笑雀躍着出迎的欣欣擁入懷中。深深、緊緊環抱住她，好似生怕她就此消失不見了，相依偎着踏進門廊，欣欣爲他除下西服外套，小心翼翼用沒有沾染油煙的左手解下絲質領帶，再遞來他慣穿的晨袍，罩在身上，超行專用的搖椅上加了個繡花靠墊，一定是欣欣這禮拜的「家事課」成績。超行一屁股坐了上去，一邊接過欣欣點好的香煙。長壽，她知道他愛抽國貨，特地由臺北航空寄了來的；再啜一口滾燙飄着花瓣的噴香茉莉花茶，一伸腿，拖鞋來了，再一伸臂，煙灰缸來了，熱毛巾早就上上下下把超行的一臉風塵除去，八聲道音響廻盪滿室，是鄧

麗君的「小城故事」。廚房裏傳來嗤一聲，是青菜下鍋的掙扎聲，燉牛肉鍋香飄四溢，吊懸的萬年青被晚風輕動垂莖，風鈴也不甘寂寞自叮叮噹噹作柳腰款擺，還是欣欣在西門町地攤買的碎玻璃條那種手工藝，一看就是臺灣產品。……超行滿足地開困頓了一天的雙腿，架上茶几，扭開錄影機，欣欣在海灘嬉水的影象閃動眼前，多美好的寶島姑娘！健美、活潑、充滿生命力，最可貴的是，不忘本。

超行讓自己鬆弛在寬敞的沙發座裏，又那麼不可避免地暗自將欣欣與家裏的那個瑪格莉特相比，唉——他痛苦地閉上雙目，似乎這樣就能逃掉噩夢的追擊，瑪格莉特和欣欣，是多麼不同世界裏的兩個人呢？

瑪格莉特，那維持了十六年夫妻關係的女人，年長超行五歲的印尼土著，你不能說她有什麼地方不好，但是，你又說不出她有什麼地方是好的，黝黑的肌膚，五短的身材，吶吶不成言的口齒都非疾病，唯一的苦楚，就是她那誓死也無法認同中國民族性的天然本質。十六年了，她既不曾學說過一句中國話，學寫過一字中文，更沒有一件旗袍、一個中國朋友，或炒過一盤中國菜。她就這麼安安心心做着她的美籍印裔華婦，一個與中國丈夫以半吊子英語勾通的惰性長妻，連帶着，孩子們也感染到母親的習性，久而久之，再也不肯，不會說一字中國話了。超行寄托在下一代身上的無窮希望——希望他們做個堂堂正正中國人的切盼，也因此化爲泡影。

超行沈醉在一曲又一曲字正腔圓的國語歌曲曼吟低唱中，好似靈魂也因擁抱着家鄉的歌聲而欣喜舒暢了，忍下飢腸吸吸鼻子，欣欣的厨藝是沒話說的，尤其對超行喜愛的螺絲、螃蟹、龍利魚，做出來眞讓人垂涎三尺，若是換了瑪格莉特呢——

超行甩甩頭，企圖將不愉快的回憶整個甩到腦後去，自幼生長在印尼的華僑父親臨過世時再三訓誡的話猶在耳邊：

「超行！不要忘本，要做一個中國人，我們從那裏來，要回到那裏去。」

而自從由印尼籍的繼母硬將她自己的姪女指配給超行後，一道無形的枷鎖架上肩頭，瑪格莉特不能算是名壞的妻子，洗衣煮飯生孩子，她默默盡着妻子的本份，但是，午夜夢廻，望着枕邊沈睡如泥的「外國女子」，超行常這麼自問：

「她是誰？是我林超行的太太嗎？是中國人的媳婦嗎？那麼為何我不能使她向我認同，向我的祖國認同呢？爲什麼她總是給我一種隔了一道牆的陌生之感？爲什麼我們沒有共同的語言？是口頭的語言，也是心靈的語言。爲什麼她怎麼也無法使我快樂起來？是她年歲太大，給我一種心理上的不適意？還是她的姿色太平庸，給我一種感官上的欠缺遺憾？或是她的個性太沈悶，讓我無法與她共享羅曼蒂克的情愛生活？也許都是，也許是我太苛求，是不是我太不知足呢？唉！既成的事實，也無能爲力了，就讓這份苦痛永遠沈寂在腦海深處吧！這就是命運，是無法抗拒的。

然而，隨着旅居異國的日子一天天過去，超行的貿易行生意越來越發達，深刻的裂痕也就愈加顯明，自從超行結束掉父親去世後的印尼產業，舉家遷到紐約，在華埠落下腳根，一晃就是十年，這其間，有多少與華人同胞交往、聯誼的機會，都因瑪格莉特的印尼習氣太濃厚，卻又無法講流利的英語，所以，就算是說國語、廣東話的場合無法參加，連與洋人社交的所在也帶不出去，而她那全然依賴超行維生的惰性使得超行疲累不堪，由於瑪格莉特言語不通，又不會開車，而生性怯懦，所以即使是到唐人街買個菜也得超行特地接送陪伴，她無法獨立處理得好任何事情，更談不上對超行有任何精神上、實質上的幫助，她除了能節節儉儉在家做一名管家婦，有如蝸牛藏身背殼般躲躲閃閃混日子之外，超行實在想不出往後十年將與過往十年有何不同，經常，超行一天在外厮殺奔命後回到了無生氣的家中，面對着瑪格莉特僵硬死板的面容，以及一屋子以英語交談的家人，吃着難以下嚥的印尼菜，他眞恨不能立刻衝出去，瘋狂地對空喊一陣，也好渲洩掉滿腹愁悶。

所以，也難怪鄭欣欣闖入他的生命。雖然超行曾多麼小心翼翼地警告自己，不能自毀毀人，不能以一個有婦之夫的身份去做那不合天理公道的事情，卻怎麼樣也克制不下隱伏多年對眞生命的追求，對純正中國女郎的仰慕，他是株太乾枯的老樹，以致下一場小雨也足以滋潤到滿葉盈盈，他追尋艷陽當空，而欣欣正是那發光的原動力，在他望見欣欣的一剎那間，超行就知道，自己

是不可自拔了。

欣欣卻是勇敢而善體人意的，由於超行給予她的關愛，建立了她對生命的信心，她接受了那份不能接受的眷戀與眞情，更回報以相當，她不畏世俗的眼光，她無視於親友的善意勸解，她也接納了他，一個年長她十二歲的有家男人，說它是畸戀罷！或稱其爲敢做敢當的愛情，總之，她昂着頭承擔了，不曾發出一字怨言，也不曾提出過一項要求，她甚至希望超行不要輕言離異，不要把瑪格莉特置於絕地，至於她自己，則除了咀嚼超行的片片深情，就是硬朗地面對現實，盡其所能還報超行關愛。鄭欣欣是臺灣來的留學生，一年半讀完了商學碩士就經叔叔的介紹進入超行公司擔任會計，她只有廿六歲，自小生長在高雄鄉間，標準的現代姑娘，大方、努力、能幹，加上她獨具的樂觀天性、奮鬪精神，使欣欣整個人看起來生氣蓬勃，活得興興頭頭，而她那標準的國臺語雙聲帶，她全身上下煥發的對家鄉的熱愛與眞誠，以及滿腹說不完、道不盡的鄉情拾穗，都讓超行入迷，就這麼茶餘飯後談天說地，令超行得到大旱逢甘霖的欣悅，一回兩回，超行想得到欣欣的心一日比一日深切，而瑪格莉特，相形之下，益發使超行無法忍耐與寬容，但是，這局殘棋又將何以自了呢？超行也無法爲自己的矛盾下結語了。

她是那樣的堅強鎭定，卻又那樣的嬌憨可人，超行常迷惑地望着她，不知道她這樣做是爲了什麼。

「開飯了！」欣欣在厨內一聲召喚。

超行從沙發裏彈將起來，忙不迭地衝進小飯廳，三菜一湯已經放妥在鵝黃餐桌上，番茄炒蛋、蠔油牛肉絲、蝦仁青豆、榨菜肉絲湯。白米飯熱騰騰在小瓷碗中冒着白煙，超行的位置前面擱了一碟紅段生辣椒，這是她每飯必爲他預備下的，超行望着繫上白底粉格圍裙的欣欣，一臉汗水，滿目縱容式的鼓勵，好似叫他快快坐下大快朵頤，忍不住，眼眶濕潤了，一個箭步，上前擁住欣欣，他顫聲問：

「欣欣！爲什麼？爲什麼？妳不要對我太好，行不行？我受不了！眞的，我沒有給妳什麼，告訴我，我能給妳什麼呢？」

倚在他的胸膛，她低低地回覆着：

「超行，不要說這些，只要你高興。如果我能眞能帶給你快樂，再怎麼困難的事也該去做，何況是這些簡單的小節。」

超行困惑地凝望欣欣，她的葫蘆裏賣什麼藥呢？她要的是什麼？她何苦來哉？想起昨夜瑪格莉特突然向他要求到唐人街的華文學校去從頭學中文，超行好生納悶，這也是件奇蹟，十六年的夫妻，他太了解瑪格莉特了，無論如何不會有這種勁兒去爲做一個中國人而賣力的，這陣子卻是怎麼了？難道，是知道了自己和欣欣的事？不可能的，瑪格莉特從不與外界接觸來往，她的生活

圈子只有家裏那巴掌之地，而超行也從未有不回家過夜的記錄，他依然在扮演着好丈夫的角色，是欣欣這麼要求的，也是他在思尋不出解決方案之前的權宜之計，可是，瑪格莉特卻在近日做着怪誕的蛻變，開始翻閱中英對照的中華食譜，開始略事修飾自己，這，難道是一種女性直覺的第六感發現丈夫走私了心所做挽回嗎？超行不知道如何去爲這身邊的兩個女人下註解，她們都是那樣成全着他的欲望和追求，但是，欣欣卻太吃虧與不值了。

飯後的點心水果用畢，欣欣又開始催促超行回家了。

「快走啊！明天還得上班不是？不許賴皮，快，走！」

一個星期天又這樣無聲無息結束了，近半年來都是如此，在欣欣的執意下，超行全天在家陪着孩子度過一些唱獨腳戲的辰光，然後在傍晚時分到欣欣處享用一個短暫卻快樂的夜晚，再被催打着回到瑪格莉特身邊續做無味的例行公事式報到，然後又是一週六天奮戰，幸好，欣欣總在超行的身邊相隨相伴着共做工作上的努力，否則，超行眞不知該何以自處了。

雖說，這樣的生活相當令人不滿意，卻總比沒有欣欣之前好得多，至少，工作時是可以與欣欣有商有量地並肩作戰的，但是，超行常自問，拖延下去，又當如何呢？欣欣總要找尋歸宿，自己卻未能以自由之身給予自己那份追求做欣欣固定避風港口的權利，而欣欣如此無條件的付出，令超行倍加慚然，回到家面對着庸碌的瑪格莉特時，一面倒的心益切，他幾乎是下定決心了，如

若再無法合理地給予欣欣什麼承諾，他便沒有面目再正視欣欣無邪的潔然笑靨，他要為欣欣下賭注了，瑪格莉特那邊，已經給了她十六年的機會做努力，都沒有一丁點成績顯現，也足夠了，超行滔滔不絕向欣欣訴說着他的計畫，瑪格莉特如不願離異也不勉強，但，欣欣的終身大事不能耽擱，就讓他林超行做一個享盡人間至福的「齊人」也好，總之，瑪格莉特也該認可欣欣這個人的時候了，反正，不認可也駟馬難追，超行的固執與死心眼，是沒有人能影響分毫的一意孤行。

欣欣卻沒有往常的鎮定，她略帶一絲慌張，但旋卽就安定下來了，她拍拍超行的手，這麼婉轉地要求：

「再過幾天好不好？嗯——一禮拜，到下星期的今天，你回去以後再提，好嗎？」

超行不明白欣欣，但他順從地允了，一禮拜就一禮拜罷！這並不是什麼問題，只是，欣欣要做什麼呢？超行為這陣子欣欣莫明的忙碌納悶，然而，他並不去做無謂的猜測，猜測也沒有用處，欣欣是個獨立的女孩，她的所做所為，都該有她自己的道理。

在一個同樣期待中來臨的休息假日，超行又將車子滑進那熟悉的車道內，大門並未上鎖，推開進去，卻只迎接到一室人去樓空的孤寂，白色厚厚的信箋兀自躺在地毯上，超行將它攤開，餘暉之中，淡藍紙張上跳動着灑脫筆跡，是欣欣的字體——

超行！讓我向你道一聲珍重再見，我回臺灣去了。

奇怪我的行逕嗎？一無所求的付出與祝福，都不是沒有緣由的。

或許，你該聽聽這個小故事，亂世裏的小小揷曲。

近三十年前，有一個中國留學生到日本苦學，相逢了一位東瀛姑娘，環境的孤寂使他愛上了她，更娶了她返回國去，生下一個混血小女孩兒，日本母親是不會華文華語的，於是中國父親在回到了自己的鄉土後很快便不再需要一個言語無法溝通的伴侶了，他棄下這一雙母女，和家鄉中的望族之女成婚，任憑一個離鄉背景無法生存的弱女子領着幼女流浪街頭，廿多年，這原本一點不識華人世界的東洋婦人一點一滴成爲百分之百的中國婦女，她誓言將女兒敎養成爲百分之百的中國女郎，她咬着牙賭這口氣，終於，她成功了，沒有人會懷疑這對母女的血統，因爲她們不曾有一點破綻足令人起疑，她告誡女兒，永遠要記取自己是中國人的孩兒，要以做一個中國人爲榮，因爲中國人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

超行！那個婦人就是我的母親。

相信嗎？我也有一半東洋血脈呢！但是，我肯定，我是中國人，百分之百，在意識形態之中。

由此，我肯定，只要肯做中國人，任是誰都可以做成，只看是否有這份毅力。

我愛你，只因你是這樣熱愛中國的一名華僑，你將全付愛國家的心寄託在我身上，我何能辜

負於你？更何況你給了我這多照顧與眞誠。

但是，歷史的悲劇不可一再重演，瑪格莉特是善良的，我不忍傷害到她，所以，我自作主張，代你敎育了她，她現在很明白事情的癥結了，她也答應了我盡力而爲，你發現了她的改變嗎？

如若你眞愛我，就把那一腔愛心發揚出來，爲苦難的祖國多做點什麼吧！有餘閒時，在瑪格莉特與孩子身上多下點工夫，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超行！相見總是緣，緣盡情未了，我是個超世俗的人，難免所爲奇異了些，你可知我一番苦心？你的愛，永遠常存我心。

欣欣。

——超行的手顫抖了，何等超絕的欣欣呢？想不到一個天眞純潔的女孩，竟在胸懷間暗藏着這大見識，想起瑪格莉特今晨爲試做稀飯小菜早餐，以及那一臉愚昧卻巴結的蒼老笑顏，他痛苦地閉上雙眼，是了！這就是人生，就是那一去永難改變的人生道途，欣欣，是參悟得透的。

而，緣盡情未了，回首已惘然，相契相知難割分的一片眞誠就此封塵了嗎？超行低頭步出欣欣的小屋，茫茫然發動車子，他苦笑告訴自己：

「好罷！回去吃飯，讓欣欣在海的那一邊爲我的聽命滿意也好。」

瑪格莉特一定會喜出望外的，他想。

而，若能把公司業務遷回臺灣一部份，成立個分公司，讓欣欣掌理，爲了她，貢獻出自己的一點心力，也爲了自己的心向祖國找到依歸，這不是很理想嗎？他又加上一重心思。

超行這麼一路開了下去，渾然不覺夜色已然昏暗下來

青青河畔草

青青河畔草，
綿綿思遠道。
遠道不可思，
宿昔夢寐之……

一覺醒來，柳媚覺得全身黏答答的，有種虛脫之感，是房中太熱了，也是自己的心境影響到夢境。方才，在那個依依不捨的彩色夢寐中，青葱的綠原，紅磚白籬的鄉村式小洋樓，活像啄木鳥般矗立在植滿野薑花園子邊上的天藍郵箱，乃至停靠在花石拼成路緣傍的鵝黃跑車，配合了萬

里晴空、金光普照，使得奔馳其中聽任微風拂面的女郎，分外耀目、分外清麗，光潔的容顏上煥發出無比的青春與希望。

「唉！——」柳媚幽幽嘆了口氣，把身子挪到三夾板拼湊的四方「桌」前，拾起桌上一方菱形手鏡，灰濛濛的剝落水銀殘餘映照裏，返射出一張悶慨慨了無生氣蒼老怒相，眞叫人望而倒胃。拾起肘膀把鏡片湊得更近些，柳媚眞不能相信適才夢中如旭日東昇的自己已在不知不覺之中蛻變爲零落斜暉的夕陽，這是歲月老人開的玩笑，將時光腳步悄悄挪得快了半拍？還是無情心路的折騰，將一朵原本嬌艷含苞的春花摧殘成憔悴破敗的槁木死灰？

柳媚失神環顧室內，僅足旋身的木床之外空間便是這張七倒八歪的枱面了。就算如此，在中國大陸，在上海市擁擠的人海中，如非特殊階級，還輪不上有這方獨立私有片瓦之地。柳媚，靠了有字有號「聲樂家」的名位，音樂學院留任授課的鋒芒，且是代表了國家出過洋的一等體面級人物，這會兒，有一間單獨擁有的臥房，有牆角一張在紐約劇院舞臺上放射萬丈光芒的劇照陪伴著寂寞芳心，還有什麼不滿足的地方呢？

是該爲自己的際遇滿意了，柳媚拾起那幀珍惜在心底永難磨滅的放大彩照，不禁又神馳萬里，悠悠然，彷彿回到了一年多前那段閃亮耀眼的日子。

那是被全國綜藝革委會在千萬人中挑選了擔當臺柱遠赴海外「宣揚國威」的大好機運，若非

憑着柳媚赤貧賤農的出身背景，姣好的容顏，以及聰慧的大腦，天賦珠圓玉潤一條好嗓，加上力爭上游的雄心壯志，拚命鬪爭，這趟免費遨遊異域天大榮譽怎會平白無故落在了自己頭上？但是，就算經過再嚴格的整整半年集訓，裏裏外外整肅再三，政治洗腦課程以遠遠勝過技藝課程的姿態佔據掉全部習訓時期三分之二，這批肩負了特殊使命的文化武器，仍舊在派遣海外作牛作馬的六個月巡廻演出時間之內，遭逢到令人難以想像的重重困難與危機。

柳媚簡直不願再去做任何回想，在除卻水銀熱光、濃重脂粉和虛幻掌聲之外的世界，便是扮演着兩面人之中頂糟糕的「哭鐵面」角色，因循不斷的檢討大會，互相批鬪與緊步盯梢亦步亦趨而來，不准許任何「花心」由閉鎖的心靈裏透出一絲鼻息，不允許零點一的嚮往和期待，當然，若是不自量力地存上那麼些許擺脫惡劣境域奔向自由的心態，而又無意中流露出太多切盼，日子就將成爲一道堵死的暗巷，再也觸不到半絲曙光。

柳媚很記得，自己是如何去爲了本身的生存而奮力作殊死鬪的，綜藝團中有的是不解世故的小弟妹們，抵不過花花世界種種誘惑，忍不住一時嘴饞、眼花，偷偷買些隨處可見的冰淇淋、巧克力吃，被「領導」有意派至的眼線記下一筆，到了夜間定期檢討會上，便只能拖住已在舞臺上翻滾了一天的疲憊身子，眼淚汪汪接受批判，柳媚，在這種時候，總是擔當着劊子手的任務，兇狠惡賴地助紂爲虐，將一些莫須有的罪名隨意加諸那些不知奉承或打點的同僚身上，把他們鬪臭

鬪垮，則，第二天他們的演出水準就必然受到影響，無法發揮全力，相形之下，柳媚的表現也就分外突出優異了。

像這種爲了自身利害而陷別人於不義的勾當幹得多了，柳媚也免不了開始接受四面楚歌式的圍攻，就連她自己也想像不到，袁禮安事件，竟會在不知不覺中發生，因此成爲她日後向上爬昇的過程之中最大致命傷。

袁是從那裏冒出來的呢？柳媚已經記不淸他的出現給過周遭一雙雙盯人狗眼多少震憾，總之，他是以一種大無畏精神做的最佳勇氣奮戰，一切的一切，只爲一分憐惜與愛才，當這名來自臺灣的青年發現柳媚有一付上天給予她最珍貴的嘹亮嗓音，有一雙帶了哀愁卻掩不去聰敏的黑亮眸子，袁禮安就此深深爲之沈醉吸引了，他明明知道那是個天大的冒險，去接近一個身不由己的鐵幕內禁錮慣了的冷酷共產黨「女同志」，但，爲了固執的疼憐感在胸中滋生，袁禮安也顧不得那許多了，他默默看完了全部演出之後，兀自在謝幕聲中自說自話踏上臺去，獻上手頭臨時找到的一枚來自寶島的梅花徽章，就這麼衆目睽睽地，爲柳媚別在了藏靑色毛裝胸前，也不管臺下如雷掌聲，或柳媚進退失據的尷尬笑容，昂然直立在怒目而視卻不得不強顏作態的「領導」身畔，還那麼得意揚揚地向着臺下揮手示意，拍拍前襟，把個佩於領際的中華民國國旗特爲揭示出來，激得「領導」的眼珠子都差些爆離眼眶。

直等到大幕緩緩落下，柳媚呆怔在當地，無法自圓其說地張口結舌，生怕「領導」怪罪下來，無端給扣下一項預謀或陰謀之類大帽子；而袁禮安，那天不怕地不怕的健壯小伙子，就在一瞬之間，磊落大方伸出手來，用他那寬濶厚實的掌心，攫住了柳媚茫然直覺反應下遞出的浸汗柔荑，搖憾着：

「太好了！妳唱得太感人了，非常恭喜妳，妳一定是學聲樂的罷？我是袁禮安，很高興認識妳，妳是？——」

「這是柳媚同志。」「領導」冷冷挿口，一步橫在了兩人中間，尖刀般鋼利的目光，割向袁禮安篤厚的胸膛，胸前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徽，正燦然生輝，傲向柳媚領首那朶寒梅，寒梅上，有一排小小金字：處變不驚、莊敬自強。

柳媚相當爲袁的勇氣喝采，畢竟，那單槍匹馬、直搗虎穴的行徑需要些決心，所以，也顧不得自己定然會面臨的後果，柳媚鼓足全力向袁嫣然一笑，大大方方，把自己交托給了不可期的命運。她朗聲字正腔圓啟口：

「這位同志，謝謝你過獎，也歡迎你光臨，我是柳媚，你呢？」

「我？唉——我再介紹一遍自己吧！袁、禮、安！波麗理工學院化學系，我是臺灣來的——」

一語未畢，「領導」臉上驀然往上做作的笑顏，客氣得近乎離譜，搶前半步，高八度的嗓門

因爲與奮都走了調：

「唉呀，袁同志，太歡迎了，這眞是再好也沒有的大結合，你不知道，我們出來的時候上級就一再叮囑，要好好和臺灣來的同志串連，你是我們第一位臺灣同志！來來，柳媚同志，給袁同志一個地址，我們保持連絡！」

柳媚也沒想到，「領導」的態度何以有若是之巨變與泰然，或許，他是急切求功，拿了鷄毛當令箭，自以爲可以由袁禮安身上榨出些甚麼有價値的東西向上邀賞討封，總之，柳媚佔了能充當工具之利，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特殊待遇，單獨外出假期與隨意購買美製貨物的特權都由她一人享盡了，袁禮安也一直被呵護着由「領導」親自「處理」成貴賓的形態，直到整個綜藝團結束紐約行腳，飛往西岸，柳媚的「奔向自由」幻夢一日比一日根深蒂固，她幾乎肯定自己的確願意留下來，與袁同行，那怕再困苦，也勝似回到那個大牢籠的好。

袁禮安也一再這麼告訴柳媚：若要做一隻高唱的五彩金絲雀，被一道道柵欄圈住着被迫哀鳴，倒不如像那灰褐羽翅的土麻雀，自在跳躍，啄食遍野，羽毛潤澤，心胸開朗。

柳媚卻不羨慕別的，只是貪婪地坐在袁買的二手貨小跑車內，瀏覽一排排向後飛倒的鄉村式房屋，坐在屋前草坪上嬉戲的白胖孩子們，以及推着剪草機的男主人與一身輕便T恤短褲的女主人。她告訴袁，也告訴自己——

「如果能有個那樣的家多棒！最好，在家的傍邊有一條淸澈小溪，溪邊垂柳，靑靑楊柳下，奔跑着無憂的孩童，輕哼一曲小調，讓潺潺流水聲伴着幸福的輕歌飄送……」

袁禮安忍不住伸過猿臂，摟住柳媚瘦伶伶的肩頭，柔聲告訴她：

「那是再簡單也不過的事情，在我的家鄉南投，妳可以太容易尋獲這種令妳感到十全十美的所在，輕易實現妳全部的理想。只是，不要太看低了自己，妳的歌喉，該是成就爲大聲樂家的資材，相信，只要是一個有心的環境，就能爲妳舖出一條康莊大道。柳媚，妳是個天才，不該被埋沒在塵土中的！」

柳媚被全然挑動了。無論情與心，都有了觀世音楊柳枝活水點化的特效，她像是復甦的春芽，又像難按捺的野貓，蠢蠢欲動，一發不可止。她開始對「領導」反感，開始同情過去被自己屢屢攻擊的團友，她渾然忘卻自己仍舊處身在躍不上去的深井之中，一廂情願地，打着脫身苦海的如意算盤。

「領導」是個何等精幹的角色？不用等這整個團隊的「精神」被柳媚左右到鷄飛狗跳，早就有了極高明的手段策略，他對於正値暑期，所以得以隨着團移往舊金山一遊的袁禮安，下了不少水磨工夫。「領導」的意思是歡迎袁到大陸參觀，最好，就以臺灣留美學生的身分，公開而熱烈地訪問中共，當做雙方「和平統一」的前驅部隊。這一切，都爲了柳媚好，甚至，「領導」承

諾，柳媚會因此獲得殊榮，會自此扶搖直上，青雲萬里，而袁禮安，在未來亦可隨意予求予取，中共當局，不會忘掉他的汗馬功勞。

袁禮安也絕，從一開始，就與「領導」做正面「彼此戰」，凡是「領導」希望袁做的，他都反求「領導」去實踐，他做出誠懇而謙遜的模樣，熱情地拍着「領導」的肩：

「走啊！去臺灣觀光嘛，溪頭觀竹，阿里山看日出，我做嚮導，臺北市的繁華世界第一，比紐約不遜色，我們政府一定竭誠歡迎你們來做比較，到我家住兩天，柳媚一定喜歡，領導！你說呢？」

接着，又狡滑而讓人莫可奈何地向柳媚眨眨眼，正色表示：

「至於上北京，去南京，遊上海，逛天津！哎呀，領導！你老兄不要急嘛，怕我太早翹辮子去不了不成？等我們光復大陸，把不合理的僞政權解決之後，像你老兄，只怕還忙得來不及管到我了呢！到那時候，多少人返過來重溫舊夢，唉！三十年嘍，你們也眞够慘的，不急！不急，快了，快了，再耐着性子等一陣子，我答應你一定回去行不行？」

在「領導」氣得發青的臉上，袁禮安就此判下一個死罪了！柳媚也開始接受一連串最嚴厲的批判與勒令自我批判，她被禁足與禁食，而依舊得粉墨登場披掛上陣爲綜藝團賣命獻唱，憂愁的心思，憤怒的怨氣，充塡滿在她已被袁禮安改頭換面過的腦海裏，柳媚「造反」了！「領導」接

到最高指令，將她立即遣送回去，至於袁禮安，暗殺或暗整都不必，也太招搖，只要調走柳媚，他便孤掌難鳴。

柳媚很清楚自己的未來道路，那是走不盡的灰黯與無望舖成，她並不後悔，只是惋惜，何以在一發端時缺乏壯士斷腕的雄心孤注一擲，也不是沒有人那樣試過，投奔自由只需一個動作，換來的就將是終身不盡的幸福，而今，的確是遲了。

柳媚在「領導」親自安排監督下秘密送上了飛往北京的飛機，她得在北京先接受一系列審判洗腦，再由上級決定她的未來命運究竟是發放邊遠或下獄勞動，歌唱，大約是今生無緣的了。

袁禮安是在最後一次聆聽柳媚演唱的舞臺邊上見的告別一瞥，他充滿鼓舞的眼神與熱烈的掌聲永遠在柳媚心中激發盪漾，他祈望的情意就此成爲柳媚一路支撐着到達北京最大力量，柳媚突覺自己充滿鬬志和信心，袁禮安是一定會過來將她解救出這個黑暗牢籠的，若非如此，世界上就再也無正義的道途了！暴政必亡，現在再吃更多的苦頭，又算得了什麼呢？柳媚在徹悟之後，倒也坦然了許多。

而袁禮安的一番悄悄話，常因此而在柳媚心上反芻了又反芻：

「隱忍、期待與蟄伏，以靜制動，以文克武，以陰服陽，大前題下吃小虧，靠大智慧、勇氣來敵一時之逆境，柳媚：要做條能潛藏深水的蛟龍。」

所以柳媚再也沒有二話，乖巧柔馴的，在所有檢討鬪爭會議上，昂首應答，承擔下一切罪責，爲自己做了鮮血淋漓的供狀，令上級滿意得不能再滿意，也令整個事件變得稍爲單純化，經過重重轉折，柳媚還能够安然返上海，以待罪之身，做「將功贖罪」的賣命，這是她唯一最好的出路，也是「袁禮安事件」留給她的最佳禮物，由表面上看，她是接受了命運的擺弄，實質上，柳媚已不再如昔日柳媚，希望的種子在心中發芽，或許生活是更艱難了，而憧憬卻日強一日。

雖然，折磨仍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袁禮安以前給她那許多封鼓舞的信函，都在小組會中一箋箋當眾字字檢討，那形成柳媚心潮起伏，躲不過的激盪，但，相對的，也就成爲柳媚定期「進補」的精神口糧，柳媚幾乎是依賴着袁禮安給予她的那幾天邂逅活下來，若是沒有了回憶中頂珍貴的那一頁，柳媚怕早就奄奄一息在無水的枯瓶瓶頸裏了。

袁禮安在半年後，突然消失了蹤影，也不知是上級看出柳媚底機密，不再允許柳媚「享受」袁的遙寄心儀，還是袁自己覺得柳媚的信念已足够到一人抵禦強勁外力，總之，袁禮安如旋風般進入柳媚心中，又在一陣昏眩的風雲色變下抽身引退，剩下柳媚，獨自煎熬在進退失據的孤單裏，驚險沈浮，難自撐持。

柳媚老了，柳媚變了，才二十九歲芳華，望若四十許的婦人，她失去了在殘酷現實裏緬懷美景的本錢，只因，她曾一度將不該探出的腦袋伸出於鐵柵欄外那自由自在的世界。她也曾想把深

深刻印心版的痕跡抹除，那是談何容易的事呢？再回復到昔日柳媚也根本不可能了，那一昧屈服在強權下的幼稚靈魂一旦成長，就不可能再教它回復於原始的狀態，柳媚就這麼糟蹋在蛻變爲彩蝶失敗的僵死毛蟲情形裏，逐漸成其無藥可救的拖延歲月。

柳媚還是每日到音樂學院教課、練習，演出卻輪不上了，上級不時考察着她，她也爲達成袁禮安賦予的終極目標而奮勉着，日子正如一道混沌小溪，在默默迴流中，滋生無數菌種疾病，而慣於依賴小溪洗濯、飲用的人們，並不曾自覺於慢性蔓延的癌與膿血。

柳媚的青春或許都這麼流逝在記憶之窗的瑰麗門牆之外了，那是她終身難以忘懷的一幕佳景

——

在那麼一片青青草原上，奔放的自由與快樂可以無拘無束令人遨遊，柳媚、袁禮安，兩顆相吸引的心靈，共牽着往還在青天白雲之下，身邊是伸手可掬大把隨意，腦中沒有一絲憂鬱，那不一定是紐約或洛杉磯，或許，正是袁口中那座四季如春的寶島，或是未來整個大陸美好河山的一大轉機與契機，是可期許的確然未來。

柳媚放下手中的照片，疲乏的笑了，拾起床下面盆，打算到公用水龍頭開始排隊接水，或許，運氣好，能來來回回接到兩桶够洗個澡的用水，再到市場試試買些蔬菜，這月的糧票還有些，果菜公社的幹部也「打點」過不下一回了，今天，想該挨得上取回點足以果腹的東西。日

子，就這樣過着，袁禮安，或是屬於袁禮安的美景寒冰凍不死，春風吹又生，返回心尖與現實之中，是遲早的。

留洋

冷冽的晨風寒霜般打在臉上，乾燥而尖銳，劃過舜君已經紋裂脫皮的唇角，在凍得發紅的面頰留下一陣微癢。這就是典型的大陸性氣候，雖然已屆初春，早晚的溫度仍然很低，那怕到了中午連件T恤都穿不住，這會兒趕早打工卻不得不裹緊了外套頂風疾步，恨不能早一刻到了「金珍妮」，也好喝杯免費的熱咖啡暖暖心。

「金珍妮」是家廿四小時營業的純美式小吃店，所賣不過漢堡、熱狗之類簡單的「快餐」，因爲消費額不高，所以生意尚稱興隆，尤其午夜和清晨這兩個其他餐飲館子都歇業的時段，佔了「一枝獨秀」的光，幾乎天天門庭若市，夜遊神、早覺客、載運長途貨物的卡車司機，徹夜巡邏的人民褓姆……常擁擁塞塞擠滿了一屋子，可是，就算這樣，忙碌歸忙碌，一桌吃不了三元五

元，舜君一個人要管半座店面六張桌子，八小時耗下來，總共也拿不到幾塊錢小費。

算一算這筆帳，委實划不來，一小時「賣身」的銀子不過區區一元，起個大早，呵欠連天的徒步穿過三條街也要將近廿分鐘，到了「金珍妮」，換上短迷你裙制服，還沒來得及喘口氣，紅髮的胖老板早就急吼吼催着上工了！

這一站着，就再也沒有坐下來歇個腳的機會，來來回回，端冰水、遞菜單，記了點菜上廚房叫菜，再一盤一盤用最快的速度、最穩健的腳步、最強而有力的手臂托了送上每個客人的檯前，恭恭敬敬侍奉到客人一切滿意抹嘴算帳，丢在淺碟剩餚邊的可能只是枚小小的兩毛五分。

想當年，陶淵明不肯爲五斗米折腰，舜君還暗暗爲陶公這番豪情喝采過，曾幾何時，A大校園裏昂首闊步的女才人俞舜君也落到困頓在小城食肆中供洋人隨意呼喝的地方呢？

好容易，近晌午了，「金珍妮」到了清淡的時段，畢竟這是家以宵夜爲號召的小店。舜君掏掏口袋暗自計算，連固定工資，今天的進帳也有十六、七元！生活費總算就這樣湊合着將就過去，要是肯再多賣點勞力，譬如說兩份工作接着做下去，就不必向家裏伸手要錢了……

舜君呆呆倚着牆角咬指甲，這是從小養成的習慣，小時候，只要心眼裏容了些存放不下的東西，不知不覺就會啃起指甲來，一定要啃到光禿禿露出紅紅的指縫間肉，連皮都泛白了，才戀戀不捨的放棄。

這會兒，離交班只剩下五分鐘了，眼看不會再有什麼客人進門，舜君簽了字，向廚房領了屬於她那份免費餐飲，狼吞虎嚥吃將起來，一天之中就這一頓是像樣的，其他，或許就熬過去不吃，或許買一袋三毛九分一磅的蘋果慢慢充飢，反正，只要告訴人家自己正在美容節食之中，誰能懷疑她是爲了省那幾文勒緊肚皮？

其實這一盤子起司、鹹肉、生菜什麼的一點也不好吃，比起家裏的麻婆豆腐、螞蟻上樹、醋溜黃魚要差遠了。臨出國前親友們搶着送行，大小餐館也不知吃了多少，那時節，滿心嚮往着一手麥當勞，一手可口可樂的瀟洒日子，也實在吃怕了整桌油膩的大宴，舜君常漫不經心的回覆那些關心她過不慣異國生活的叔叔媽媽們：

「我本來就喜歡過簡單一點的日子，而且愛吃西餐，中菜太油了，我才不自找麻煩去燒中餐吃。」

就連母親也一臉得色的向親友宣稱：「我們舜君天生就該留洋，她從小個性活潑，專愛洋玩意兒，又唸了外文系，她到美國去，我們再放心也沒有了。」

就這麼拿了父親的半生積蓄，舜君申請了最熱門的大眾傳播系，輾轉幾回飛機，到達這美南的小學校。選擇這塊偏遠土地固然因爲只有這邊給了舜君入學許可，心存僥倖想混個文憑唬人而已也是主因，舜君倒不自認沒有能力向好學校、大學校挑戰，只是，何必呢？女孩子唸書再好還

不是一嫁了之？她不想讓自己被功課壓出一臉老態，只要說出去是「美國的碩士」，誰管妳學校是啥路數？舜君自許是有才華的，在國內大學裏也着實露過鋒芒，留學只是「錦上添花」的一種高級嫁妝，好好物色一名有條件的伴侶才是正經。

只不知美國的物價和生活水準有舜君意想不到的高昂，一個月，房錢、飯錢花費不算書錢學費，沒有個三百元打發不了，就這樣，還是跟大夥合擠租來的小公寓，輪流煮飯自炊，而且沒有車不必負擔汽油費的最低消費額。

結匯帶出來的一年學雜費五千元眼看着逐漸少去了，舜君在小城由陌生而熟悉起來，功課上的逆境、人緣上的差勁、生活上的恐慌，事情沒有一樣順遂，對這塊金元王國的嚮往熱愛逐漸消褪，舜君一點點喪失了信心。

想不通外文系四年爲什麼到了眞正外邦難於派上用場，上課時教授從不「講課」，只是師生一羣討論座談，舜君的耳朵跟不上那批忽而暴笑，忽而暢議的洋同學，嘴裏更突然拙於言辭起來，尤其扯到政治、財經、軍事各方面的專題，簡直搜索枯腸找不出什麼可資發表的詞彙與高論，寫報告和考試的文句、內容也老被列到在C等，文學院一年，實在熬不下去了，只得硬着頭皮轉到據說容易過關而且可能有獎學金的數學系。

避難到數學系原來是同房中國女孩林佩音的指點，因爲林本身就是由社會系「逃」往數學系

去的，美國人很少願意唸理論性重於實際性的科系，而數學又是校內所有科系的必修科目，所以數學系極需助教與學生，獎學金也給得大方，每月四百多元，只需給大學部的大一新生上點國內的高中數學，既輕鬆，又高尚，修的課除去電腦外，全是在臺灣的高中、大學有的基礎，而且數學系來者不拒，善門大開，舜君急急忙忙一頭鑽了進去，只想找塊安身之地，並沒有鴻圖大展的意思，沒料到，開罪了林佩音，惹來一車閒話。

話還是從原來大眾傳播系的江雪玲傳到舜君耳朵的：

「俞舜君也太過份了，在大傳系混不下去的程度，也想到數學系中請獎學金？到頭來還不是賴着劉一帆幫她唸，要憑她自己啊？這輩子別想畢業了！」

劉一帆是數學系的元老，博士班的，據林佩音自己說一直對她有意思，自從舜君轉系以來相當照顧舜君。

一生氣，一難過，舜君決心退出獎學金的爭奪戰，反正也眞是搶不過，不如設法自食其力吧！在美國混不下去是必然的了，那有臉一事無成的回去。用掉這多父母的血汗，總得有個交代，何況，近日來家書也寫得很明白——

「……親友多羨吾女赴美深造，勸我二老及早前往探親，弟妹亦盼乃姐提携，何以因細故輕言歸計？負笈在外，鬱悒在所難免，萬勿影響功課，畢業後或結婚或就業，應以綠卡爲念，年輕

人志在四方，美國地大物博……」

舜君就這麼開始打工的——在「地大物博」的「好地方」，除去出賣勞力、青春、血汗換取生存，沒有別的路子，別人的國度，別人的社會，想打進去，往上爬嗎？從早期開洗衣房、餐館的中國移民到今天成千上萬一窩蜂湧向美洲大陸的留學生，眞正能和上流社會水乳交融的有幾人？「外國人」，註定是要扮演卑微的寄生角色的。

「金珍妮」之前，舜君已經換過七家餐館了，中國館、墨西哥館、法國館、義大利館，什麼陣仗都見識過之後，倒還不如在道地的美國館心理上舒服一點，至少，美國老板不太敢觸犯「人權」，少點「主子」樣，那些「外白內黃」的假洋人，或是自負於種族優秀的歐洲民族，從來不把「打工仔」放在眼裏，刻薄的話，額外的工作常無緣無故加諸「工人」的頭上，不要說曾是驕傲孔雀的舜君受不了，就連已經磨成圓角的「工頭級」老大高偉夫也常按捺不住。

「老高」今年卅七、八了，身份還是學生，十年多流浪在餐館的經歷使他通達行情、經驗豐富，職位也一級級升到了帳檯，可以高踞上位、控制店面，要賴的客人，醉酒的大漢，都能處理，除去紅髮老板娘，老高算是「金珍妮」第一把交椅，碰到老板一句話不好聽，舜君敢怒而不敢言，老高總會挺身而出護着點，舜君剛開始只知道那是一種「同胞愛」，久了，才體會出另一份特殊的東西。

「看到妳，就像在鏡子裏照出我自己，我也是在國內唸了外文出來，自以爲語文絕對沒問題，誰知道文科根本外國學生沒法唸，沒有獎學金，把家裏的臺幣換美鈔能用多久？轉系以後更是一竅不通，要活下去，只好打工，反正只要不被移民局抓到，能混一天算一天吧。一晃，也就十年過去了，回去吧？沒臉，留下吧？沒有指望。唉！這輩子就這麼完了。」老高感慨地望着舜君這麼說。

「難道說，我們沒有任何路可以走嗎？」舜君也慌了，廿六歲，尤其對女孩子，不是再可以浪擲的年齡。

「我想了很久，想過一百種方法，可是都不能叫自己滿意，也許，這輩子是命中註定要老死他鄉了。——舜君，妳說呢？妳甘心這麼活活悶死嗎？」

不甘心，當然不甘心！就像個溺水者勇敢的划動四肢，舜君一下子豪氣干雲了起來。

「大不了，就嫁人嘛！」

「哈！好主意，嫁個有綠卡的是不是？如果只是想弄張綠卡倒也容易，可以花錢找個黑人，講好假結婚，等手續一辦妥馬上離婚，不過可別上了當弄個包袱甩不掉，到時候對方不肯離，非要強迫妳履行夫妻義務！」

舜君一下子倒抽了口冷氣，腦子裏很快閃過黑人那一身黑漆漆的肌肉，不由得打了個冷噤。

老高憐惜的拍了拍舜君，語重心長的說：

「只要還沒有眞的絕望，就試試看給自己找條退路吧！我也還在找，是找個臺階下，也是找回一點自尊心。」

老高在一個月以後就找到了，他應紐約一家中國餐館之邀去當帳檯，當然那老板也是舊識，做了一陣子，帶着「美國餐館業務經理」的招牌，他終於回到臺灣，馬上和朋友合開了一家美國式自助餐店，憑着十年打工經驗，生意做得有聲有色，沒有人再問他學位的事，他也只以生意做話題，總算，他找了個平穩的臺階跨了下去。

舜君也回去了，她在火車站前的美語補習班授課，雖然拿的數學碩士，教的卻是英文，數學系怎麼畢業的呢？這是個秘密，要問她的丈夫劉一帆，劉在專科做了數學科主任，他們買了房子，過着受人尊崇的日子，畢竟，這和在餐館打工的生活是不同的，沒有誰生性喜愛受人踐踏，尤其接受異族的歧視。問題是，他們總以爲沒有退路了，爲了可憐的自尊只得一步步錯下去，事實上，路子總在那兒，只看有沒有決心與慧眼去孤注一擲，無論如何，總比不走來得心安。

失落，寫在臉上

低頭離開信箱，她不敢給身邊一齊下樓取信的室友看出失望，而失望，除了寫在臉上，更溢滿眸子，盛在一汪淸泉裏，狠狠往下撒落。

沒有！依然沒有！正如成天響個不停的電話，找張三、找李四，就是沒有找她的一通，即或有，不是他的：信也一樣，張三有信，李四有信，就是她沒有信，卽或有，不是他的。她知道，等待也是空等待，而自欺欺人式的自我掙扎總也有告一段落的時候，「不必了！」她向自己說。

大步向門外推出一個新世界，她決心把往事一古腦丟到大西洋！

「見鬼！天下男人沒有死光！」她罵個過癮，往學校走去，四周是深秋淸涼涼的好空氣。

踩在一撮撮落葉上，發出喳喳的破碎聲，紐約市在向她展露多變的面孔，一下是一夜之間紅

了校園，一下是再也不肯回頭的舊戀人。

她茫然經過銀行，朝裏無意識張望，張張撲克臉活像牛頭馬面。林風！林風！你在那裏？陰曹地府嗎？還是天堂仙界？不身論在何處，都該有一絲人氣尚存，不該這麼音訊渺茫。

林風！林風！林風！林風！林風！每唸五遍揪一根頭髮，她賭氣似的打算揪光爲止——也好順理成章做尼姑去。

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每唸五遍咬一口巧克力，假作是吃他的肉飲他的血吧。

不知道我寂寞嗎？不同情我孤獨嗎？就讓我這樣慢慢的憔悴而死嗎？紐約！殺了你！再自殺！只因爲不甘心再害旁人無辜如我般上當。

她咬牙切齒咀咒着。

從來不知道自己這輩子會有眞箇漫步在紐約街頭的命，而且是讀着昂貴的書呢！誰告訴媽媽的：這孩子命大，遨遊四海，出人頭地……

鬼才要出人頭地！我只想和林風過一輩子。

她幽幽向自己再重覆一遍。

只是，林風不再是臺北那個林風，她也不再是她。

軟軟拖兩步路，想起和林風在華國的貼面舞，那不是舞，是名副其實的纏綿，很窩心的享受，卻再也沒有進一步了。

「到美國再說吧！那是個自在的地方！」她這麼拒絕的。後悔嗎？不曾以此把握住林風，緣份就此稍縱卽逝了。「如果我們眞的能重逢！」記得他生氣時答話也生硬了。

「爲什麼不能？我去，你也來，不就在一起了？」她天眞的笑。

漫應，無聲，加一個聳肩。他回身在雨中消逝，帶走了共同的雨傘，傘下的人挺立如昔，他是永不會被擊倒的巨人。

卽使巨人，也禁不住寂寥吧！她只走半年，紅帖來了，「我倆情投意合，訂於民國……」呸！情投意合？婚姻是無需情意的，只需互相解決問題，投合更不必，合又怎樣？下場不過是另一方無聊的漫步紐約街頭，任黑鬼吹口哨，任青春一點一滴耗死在去打工的地下鐵裏。

林風！

她哀哀在胸中喊一聲，沒有人可能聽到，聽到又怎樣？偌大紐約市，不少她一個，少了，也無足輕重，不過窮留學生之中減少一名充女侍的餐館下手，馬上就補過一名新人，又快又好的，老板滿意，小費多多……她，算什麼？

不是沒有拚過最後一命，灑着悽淚勉強寫完整頁：

「風：

我不怪你，只怪自己，現在，只求你不要忘記我，我永遠是你的，再見面時，我不會再拒絕，你要什麼，我都給你……」

這便有用了嗎？

「人家正新婚呢！」代爲刺探軍情的摯友來信無情點醒，執迷不悟的依然如故。

就交個男朋友你看看！怕我嫁不出去嗎？見鬼。

她不只一次這麼命令自己。

光棍多得滿街都是，優秀的不在少數，約會卻總像缺乏了什麼潤滑劑。

「小姐貴姓？那所學校畢業？現在讀什麼？幾年次的？將來有什麼打算？……」

公式套來套去，離不了大一剛進校門第一次參加舞會那一套，煩了，累了，不想再玩這孩子們的遊戲了，她已經廿六，不是十六。

將就點，何必認眞？不是可以「閉眼抓博士」？

慢着，博士們卻還明眼挑骨頭呢！

「什麼？學歷史？爲什麼不改唸電腦？妳這門找事太困難了，現在夫妻很少不一起賺錢的！」

「太瘦了，身體不太好吧？在美國生不得病，藥罐子誰吃得消？」

「快畢業了，沒身份是吧？嘿嘿，看看嘛！假如大家試試看可以協調再行儀式不遲！」

「……」

她不再甘願做俎上肉，林風的信未來，消息卻一道道無風自播。

林風太太生了大胖兒子！

林風升了訓導主任，去國立×大再修學分，準備考試，假以時日有望高升校長。

林風貸款買了房子，三房兩廳，全新家具，請了人看孩子，小夫妻倆上班，每月總有好幾萬收入。

林風奉派出國考察，到韓國走了一趟。

林風……

當年令老父背下一身債狠命留洋的她，除卻兩年來的三十多學分，甚至連一紙鍍金文憑尚不曾到手。

語文、生活、精神，各方重擔豈是她纖纖一肩可挑？

林風接受某大學邀請，代表學校赴美一月交換訪問。

大學就在鄰州，開車不過四小時餘。

他知道她電話，他清楚她地址，他一人在美。

為什麼不能重拾舊歡？他明知她不在乎名份，目前、也不在乎流言，只要得回那份落實。

她期待了又期待，暗示了又暗示——寄去無名的卡片，撥過無聲的電話，聽見他熟悉的「喂——」，驚出一身冷汗地任話筒摔落地上，任他一聲又一聲莫名其妙喊着「喂——喂——」

好土！為什麼不說「Hello」？她挑剔着，幾近刻薄地。

而，即或是「喂——」也不曾主動上門。

掐着指頭算日子，該逝去的光陰不肯留駐，他期滿了，除去撥電話臺北和兒子兒語，她的情報中他不過一片空白。

最後一線希望吧，絕症的人總相信醫學已昌明到可以治癒一切的癌。

而信箱是空的、電話是空的，心是空的，肉體也隨之蠱腐爛盡。

她抱緊手中一疊洋書，不容這堆命根子再失落，失落的東西未免過多了，總要補上一點什麼才好。

大不了再唸博士，讓他看看威風厲害！她像是壯士斷腕，一掌下去，劈走一膀，也劈失一顆鮮血淋漓的心房。

天下有幾個女博士？林風？不稀罕！

她揚了揚下巴，打鼻孔裏惡聲出氣，重重推門進了教室，又是新的一課。

冷月沈沈

目送卓浩反身消失在門首，厚實的雕花門碰一聲關了起來，「拍」地一剎之間，高懸前洋臺頂端一盞圓罩門燈也旋卽歸於沈寂；相對地，淺格窗櫺迅速透出暈黃，大約是鵝黃色的重帷染上神秘的金黃，歡聲在屋內隱隱響起，有高昂的女聲，正是他的妻子，叨叨絮絮，如一串冗長的爆竹，炸得人發昏，也有稚嫩的童音，七嘴八舌，此起彼落，爭搶不休。也難怪！卓浩不可否認地是三個孩子的父親，那怕他自己仍然朝氣蓬勃衝勁十足，結婚早已十年，歲月的腳步緩緩爬向四十是無法抹煞的事實。韻宜苦笑搖頭，把着方向盤的手心卻莫名其妙沁出一掌冷汗。

該走了！人已經送到家，也目送着平安進了家門，天下還有比自己的家更踏實的地方嗎？卓浩折騰了一整天，是該回去窩在妻兒老小的身邊安享天倫的時候了，然而，這不知扮演着何種苦

情花角色的連「小星」也不是的所謂「朋友」，除卻一踩油門，讓人與車一同茫茫然奔往莫明的寂寥，又能做些什麼？又配有什麼想頭？

韻宜留戀而貪婪地向密實實裹在一屋子溫馨裏的小洋樓投下千言萬語，默然扭開車內的收音機，任憑兩行清淚在喧嚷的搖滾樂中煎滾了一日日憔悴了的雙頰。

明知是不該的，韻宜忍不住自責。像卓浩這樣的兩個世界的人，怎會走進她的生活的呢？熙攘庸碌的紐約客們所共同的特質卓浩全有，何況卓浩做的是最讓人嫌棄的差事——餐館老闆，想也不敢想像那一身油煙加一身銅臭，能把像韻宜這般清癯瀟灑的人物薰成何般不堪。而，愛情硬是排山倒海而來，掩蓋住兩人之間十五歲的差距，隱藏起內在外在種種危機，有如瞎眼的小貓，胡七八糟就這麼闖上了韻宜的重門深鎖禁地，稀里嘩啦，撞個人仰馬翻。

是紐約生活凝重得太讓人喘息不過來嗎？還是卓浩那中年男人特具的深沈持重太吸引像韻宜這般乍入婚姻恐慌期的少女？才廿五歲呵！大專畢業兩年，好端端辦着一本文藝雜誌，記者加編輯幹得正興頭，硬生生被母親逼着辦了出國手續，名義上是「探親」，實質上也不過藉了嫁在紐約的姐姐當跳板，冀望着在人海中掏金，能過濾出一粒金砂，則不虛渡這一洋。——誰又能逆料，千山萬水的，竟歸到了卓浩的身邊，偏偏，他又是個絕無昧良心本錢的性情中人，這段苦戀，也就分外咀嚼得辛苦了。

記得是韻宜第一次到他的餐館打工，沒有經驗，更沒有身分，百分之百的黑市嫩手，而又非留學生，缺少了讓人尊敬的僅餘一絲自尊，韻宜那身瘦骨嶙峋簡直承受不住從裏到外餐館上上下下人等的冷眼厲聲，勉強支撐了三天，袋中所裝的小費固足抵償一切辛勞，心靈上的負荷，卻似已沈重到再妄加一分便要澈底崩潰的地步。第四日的午後，送走一批又一批飢腸轆轆的餓客，也挨够了卓浩那位胼手胝足共同奮鬬過來的惡婆娘呵叱，忍不下士大夫落難的心酸，躲在儲放乾貨的小庫房，韻宜讓自己儘量壓抑住悲聲，卻沒料到命運之神平白指使了卓浩爲尋找藏酒而一腳踏了進來，毫無防備地衝破了她那繃得過緊的矜持。

不復回首那個倚靠在他肩頭狠狠放聲的下午是如何盡情，只願在腦子裏留下卓浩溫和卻冷靜的一番言辭：

「……哭吧！如果眼淚能洗刷羞辱之感，如果妳經過這一場風雨之後能更堅強生存下去，就不必忍耐想哭的衝動。總之妳是人在紐約了，妳能否認這個事實嗎？要是無法改變這一點，就不如接受它，還比逃避它好些，誰不是無可奈何在這兒苟延殘喘呢？韻宜！抬起頭看我！我像是個學文學的人嗎？我像是曾經有過海明威志向的人嗎？……哼！不過一介酒樓親自下厨的東主罷了，每晚在收銀櫃前面數美鈔的時候，我就覺得自己只不過一架造幣機而已，而且是部陳舊不堪的破敗機器，徒有空殼，靈魂早就腐蝕乾淨……」

由哀傷自己到憐惜卓浩，韻宜的心情起自感激，緣着好奇走上去，終於到達了知心的殿堂，成就出一系統的心與心間溝通，這一電光火石擦擊，便再也分不開了。

韻宜終於知道，爲什麼酒樓裏的兩壁畫係蒼勁山水，而非大花大朵，那每一幅都是卓浩的手筆，也都代表他流落異鄉的無奈心境。而韻宜更能由卓浩忙中偸閒，悄悄藏在灶下的幾本臺灣作家的作品，窺知卓浩無法充分死熄的往日情懷。

而韻宜自己呢？堂堂一介國立大學中文系的高材生，放下了高雅皓潔如日月的前程，委屈着寄托殘破自我於一室洋鬼子們狼吞虎嚥的小帳裏，談不上目標與理想，也不必重提那些大學時代屬於熱血青年的報國心潮，今日之韻宜，無非大紐約市多少浪子遊人中之渺小一微末塵埃，隨意輕揮，自然就會隨風逐落，天知道落向何個角隅？能否在起伏間剩一丁點知覺都不敢奢求了。

這就是韻宜之所以難捨卓浩的自然心態吧！兩個天涯淪落人，而卓浩更有個一心追求「利」字的精幹之妻，騎在了他的頭上，卡緊了他的脖子，卓浩除了日夜埋首菜、肉、魚、蝦，口中吞吐着煙圈，夫復何爲？夫復何欲？

相惜相憐的愛苗在暗中生根、滋長，韻宜也養成了順應環境的圓滑耐性，在共同隱瞞卓浩老婆的技巧上合作無間，在安撫卓浩經常低落的情緒上懂得溫婉中肯，日子就這樣打發了！卓浩爲她買了車，也教會了她如何駕駛，每天餐館收工後，卓浩老婆先回去看望孩子，韻宜便例行地送

卓浩回家，再一人返回那租賃來的小小公寓，獨眠孤枕，也養息不斷淌血的心頭傷口。

卓浩倒並非有意這麼因循的！他例行的爲韻宜安排下存款簿上的加添數字，也曾充滿歉疚爲韻宜介紹過年齡相當的男友，只是，說不出的契合與適應，韻宜自己反倒像懶散了，成了不肯撤守的戰士，把着關，當仁不讓，全然不去理會一年復一年，無情光陰腳步所可能帶來的悲哀！

而這紐約市數以百計大小餐館中的小小一戶酒樓，又能代表着什麼呢？代表卓浩及髮妻的手腕高強、吃苦耐勞嗎？還是代表如卓浩這種「高級知識分子」的思想行動已高超到在金元王國高喊「勞工神聖」？天生我才必有用！卓浩之才，該是擲地有聲的金玉篇章，而絕非「青椒牛肉飯」或「宮保鷄丁」鍋鑊間的油汗蒸騰，卓浩該是不失他赤子眞誠的一個成功學人，卻非寄情寄身番地作弄自尊的玩笑客，生命，是嚴肅得無法兒戲的吧！

所以韻宜面對着一夜又一夜獨行踽踽在漆黑街巷的冷月，沈思了又沈思，思索着如何解決這一個死結，她相信，卓浩也定是反覆在心底自問的！痲木雖依然，心總尚未死絕，只要是脈膊中奔流着的中華兒女血液不曾澆熄，燃燒起最後的光輝該行有餘力。

結束這間店面嗎？只怕卓浩的妻子絕不肯放棄；重拾書本嗎？卓浩該是可以勉力的，韻宜卻擔心自己的程度趕不上一流大學的標準。回去吧！又總覺得無顏見江東父老，一業無成事事休，進取失據的流浪客啊！韻宜在心底悲嘆，爲什麼人要將自我放逐到精神的荒島上到了這步田地？

而刻意維護着的孤高又一丁點擱置不得，這大約就是曠古悲劇的造因——不能扯下面具，正視鏡中自己和眞實自己，往往將虛幻的自我與切實的需求混淆不分。

韻宜用力把着方向盤，讓汗水汩汩，淋淋滄滄灑在喇叭鍵上，恨不能浸得喇叭大鳴一聲，就此向世界宣告出難言的隱痛，卻又明知那汗水的力量是不够的，然而她又能做些什麼呢？是前進或後退？是左旋或右轉？她就這麼虛虛幻幻走上了高速公路，迷失在前後左右閃爍的一片燈海中。

高處不勝寒

哈着一眶激情的淚水，他掩上門的手微微輕顫，臉上的肌肉扭曲着，強自抑止不叫滾動的淚珠落下腮邊。

他緊皺的眉頭中盛滿太多委屈，嘴角緊緊抿成一條直線，縱橫交錯的魚尾紋都因努力圓睜的雙目而拉扯平了，八字分叉的法令紋卻滑稽地凹陷在唇際，劃開兩道歲月的殘痕。

天哪！得到了！眞的得到了！他有種急欲一放悲聲的愁苦，更有恨不能縱身一嘯的狂喜，古人說：「十年寒窗」，算一算，前前後後，他來美正好九年半了，昔日滿懷熱血的游俠，今天竟然兩鬢染霜。幸而，上天有眼，終於得到了！也算對自己、對蕙君、對小裳、小依姊妹、對望穿兩眼的高堂二老都有了交代。

方才強森握着他的手，半譏諷、半無可奈何的說白言猶在耳：

「恭喜你，許博士，你的毅力大家佩服得五體投地，所以，我們決定你可以通過了！但是，這對你似乎並不是一件好消息吧！因爲這麼一來，你就必需回去啦！當然，除非你能在此地找到工作，這也不是不可能！所以，也許咱們還有合作的機會啊！哈哈！」

他疲倦地在長廊的椅子上跌坐了下去，雙手緊緊抱住腦袋，腦子裏像走馬燈一樣廻旋着，儘是這近十年來的點點滴滴，絕望的、淒涼的、無助的、掙扎的，一幕幕、一樁樁，有如洪潮氾濫，刹時淹沒了他的整個心靈，而今，那一切都闖過去了，未來雖仍吉凶難卜，至少，已現曙光，他蒙住面的指縫間汩汩溢出清淚，那是股自憐的激流，也是在經歷了太多困頓後乍獲舒緩的發洩。

當初來美，懷抱着滿腹青年人的夢幻式理想，他又何嘗少過豪情；總是動不動便「以天下爲己任」，一派「舍我其誰」的大志，由於自己的本行——法律，是那麼深具「政治潛力」的科系，而師長、親友們又無不因爲他滔滔的辯才、翩翩的丰采期許以光輝燦爛的未來，他也不負眾望的在國內唸完了研究所，順利通過了各種考試，竟然囂張到能徘徊於母校講師、法院推事、與某著名大律師合作開業三者之間，家中名媛淑女的相親玉照堆積着一大疊，眼看着，便要直上青雲，拓展前程了！

也不知道是否神差鬼使，他竟在終於暫時性選取了回母校任敎的當兒，陷進了愛河。

她的名字是天嬌，人如其名，天之嬌女，有個顯赫的老父，有份壓死人的家當，在偌多供他挑選的對象中，他一眼就相中了她，倒並非全然因爲她的背景如此有利於他未來的事業，而是因爲天嬌的天生富貴姿態能充份滿足他的私心——在他的念頭裏，自己總是要往政壇嶄露頭角的，「一品夫人」的「鳳冠霞帔」也只有像天嬌這樣氣質風貌的世家女子够格頂戴。

天嬌的反應也眞箇叫人感動，雖是宦門嬌養，出入從沒要他叫過一回計程車，看電影、吃小館，也總挑東南亞附近替他省着花，體貼溫柔得讓他有種飄飄然之感，所以，他只得儘量付出自己深藏的情感以做回報，不知不覺裏，才兩個多月，他已然陷入情網而不自知了。

記得是在萬國戲院隔壁巷內一家咖啡座，天嬌倚在他炙熱的胸前委婉進言：

「你眞的有計畫一步步朝爸爸那個方向走的話，最好還是先出去唸個學位回來，至少，這對你將來在學術界還是有用的——我的意思是唸了博士回來可以腳踏兩條船，那邊都不怕落空，畢竟這年頭鍍一層金是不一樣一點，你說是不是？」

「那麼我們呢？你等我？」他有種「就算爲了她」的大無畏精神，卻擔心天嬌守不了這別離的兩三年。

「你要不放心，我們就先訂婚好了嘛！」她半嗔半羞，他醉了。

「眞的？天嬌！好！我就聽你的，反正我托福、GRE早就考過了，現在還沒過期呢！學校我也申請過，人家早就來了I—二〇，只是我老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出去看看，既然你認爲該出去鍍金，我就拿博士回來送你當結婚禮物怎麼樣？我儘量趕一趕，兩年就唸出來你瞧瞧！」

帶走了天嬌親自爲他收拾的行囊，指上套着訂情的金環，袋中裝着老父全部退休金，他匆匆趕在秋季班前到達太平洋的彼岸。

猶憶自己在接過那筆父母一生辛勤換來的「棺材本」時拍胸做的保證：

「爸爸，您放心，今天您只是投資，不出五年，包您連本帶利收回來，那時候，您不但是許博士的爸爸，而且是張天嬌的公公，是張老的親家，說不定，還是——」

「算了！算了！我不要聽，給你錢，是因爲你有大志向上進取，做父母的該成全你，我不貪圖你什麼，只希望你好好唸書，好好做人，到了外國不要忘記自己是中國人，不要忘記回來！」

老父揮手打斷了他，言簡意賅的說。

唸文科沒有獎學金是意料中事，唸文科無法勝任卻給了他相當致命的打擊。

從初中讀起的英文，在考場能順當過關得高分的，到了全然洋腔的課堂上竟然叫他目瞪口呆，直攻博士原來並非如傳言中的只要拼老命卽可，事實上，對於絲毫不熟悉異國社會、風俗、人文行情的他，與一批口若懸河的洋同學共一課堂已成苦刑，他們忽而哄堂大笑，忽而對着一組

莫名其妙的簡寫英文字母大加討論，而他呢？縮着脖子敬陪末坐，不敢面對教授憐憫中帶着不屑的眼神。

住不起昂貴的宿舍，他搬到一幢破舊的平房與一批單身客同炊共處，睡在一根根彈簧頂着背的老掉牙的破床上，望着天花板上剝落的殘痕，心中除了天嬌還是天嬌。他狠下心，利用晚上時間到餐館打工，躲躲閃閃，怕給移民局抓到，爐火薰得他兩眼紅腫，賺的錢，十之八九花在了深夜的長途電話上。

「天嬌！我想你，你出來吧！我們結婚，你跟着我吃兩年苦，以後我再補償你！」他反覆要求着。

「許！別傻了，現在去，我們吃什麼？還是等你拿到博士再說！」天嬌的話也不無道理。

「天嬌！天嬌！你知道我今天一共洗了多少盤子？我的手都燙出泡了，你在幹什麼？」

「我？——噢，許，你不能要求我悶死在家裏啊！我出去騎馬了，然後到希爾頓吃飯——許！你安心唸書，別再打電話來了，電話很貴的！」

九月到十一月，他掙扎了漫長的兩個月，天嬌的信少了，打電話去也多半人不在家，大考前，他收到一束信，是他每天伏案的深情，天嬌結婚了，信，退了回來。

他的人崩潰了，考試也全部砸了鍋，兩門拿了C，其他也不過B，平衡不過來，只有走路。

怕回傷心地，怕見江東父老，他必需在美國滯留下去，轉校吧！到一個全然陌生的學校去，重新開始！有人勸他改唸熱門的電機、化工，或是容易找出路的電腦、醫技，法律這門也不是他承擔得下去的了，他決定改讀化工，從頭來過。

轉系又構成他的一項大負擔，他被新學校要求從大學部起修學分，於是，要讀的科目更多更雜了，包括大批莫名的美國史地等必修共同科，交的學費更多，而並非天生具理工頭腦的他，面臨着大批數字和計算，昏天黑地之外，只剩下一身皮包骨。

寒暑期，他在日夜打工中度過，他做過水泥工，挑過石子，也割過草，下過油井，凡是愈高酬愈辛苦、危險的差事他愈搶着做，一輛三百元買的舊車就是他全部家當，餓了，他買一個最便宜的漢堡充饑，渴了，對着龍頭灌一肚子水，睏了，車廂就是眠床。沒有星月，沒有激情，沒有愛慾，也沒有希冀，他胸中只有一個意念，就是錢！錢！錢！他要把學費賺出來，好換取留下來的學籍資格，好繼續瞞住海那邊殷殷盼望的老父老母，他們所知道的是他已經拿到了美國的碩士，也已通過博士資格考試，對一個有獎學金的準博士，家中何需再寄錢或憂心呢？

天嬌並沒有眞正在他心頭死去，相反的，天嬌成爲支持他生存下去的唯一目標，他告訴自己，非要讀出頭不可，非要衣錦榮歸站在天嬌的面前，讓她羞慚悔恨，叫她抬頭仰視，那怕是白頭狀元，他也要期待這鳴鑼開道的威風。

就像千萬不知道自己何以隨衆出國，不知自己爲啥唸書的留學生一樣，他茫然的讀了下去，他讀得苦不堪言，到後來，修課已經成爲一種拖延時日的手段，只因爲他是這麼騎虎難下，欲罷不能。

午夜夢廻，他也曾撫着手臂上、雙腿上累累傷痕自問：這是爲了什麼呢？放棄了在自己國土上做人上人的尊嚴，卻在異國他鄉任自尊被踐踏，任驕傲被蟻噬，原本錦繡的前程而今安在？就算得到了這夢寐以求的學位吧！又該如何？留在「金元王國」做淘金夢嗎？看看那些留下「發展」的前輩吧！除去買幢分期付款的房屋，購輛分期付款的汽車，追求一張綠卡，生個美國公民的兒子，又能怎麼樣呢？生活，變成一種無奈的公式，人生，慘白得了無人色，賺美金也花美金，還要向美國政府繳上巨額稅金，除非炒地皮、開餐館、做貿易，想要以一個書生那區區學位在美國唬人，談何容易？

他徬徨了，他也清醒了，爲一個天嬌虛擲掉一生，值得嗎？正當他徘徊在十字路口，蕙君出現了。

蕙君是個平庸的女孩子，沒有天嬌的艷麗，也沒有天嬌的尊貴，她來自臺南鄉間，全仗着優異的成績得到助教獎學金，而她唸的，正是足以助他的數學。

開始時完全不帶一絲雜念，他只是單純的發現蕙君樂於助人與善體人意的特質，於是他坦然

承受了小他六歲的蕙君所給予他的關懷和照顧，他也不感到接受她的課業指導或生活細節料理是可恥的，主要還是由於蕙君從不會使人難堪，她總是巧妙而溫柔地化解掉一些尷尬，讓他有種在和風中的解脫。

蕙君逐漸成爲他生活中的一部份，他起先不懷好意地比她是鷄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慢慢地，他由蕙君身上發掘出太多容忍、諒解與相知，他收起不敬的心，認眞開始考慮蕙君與他的可能性，天嬌的幻影早已碎了，蕙君卻是活生生的，他也早非昔日傲氣干雲的青年才俊，如果說天嬌所代表的是他縱橫嘯傲的叱咤歲月，則蕙君該是他被現實磨平之後那熨心的熨斗，他決定和蕙君共組一個風雨同舟的小家庭，開拓他另一階段的新人生。

此後光陰容易過，日子裏有了蕙君，一切都不再灰黯，蕙君的刻苦、蕙君的能耐，分擔去他一半重擔，她幫他打字，她指導他打電腦，她甚至爲他做報告改文法，小裳、小依這對雙胞胎姊妹更是蕙君給他的最佳禮物，雖說有了孩子生活更形拮据，蕙君卻能巧妙地安排出在家爲人帶孩子的營生，蕙君和天嬌，同是影響他一生的女人，帶來的震撼卻何等懸殊。

眼看着他慢慢熬過一關又一關，歲月也無情地一年又一年消逝，他眞的站在博士學位的門外了，爲了得到學位以後的安排，蕙君第一次如此強烈的與他爭論。

「許！你出來快十年了，不回去看看爸媽嗎？爸媽也七十多了吧？你忍心就這麼任他們衰老

而去？國家需要人才，你現在也有了學位，不會虧待你的！」蕙君雖說的委婉，卻很堅定。

「不！我不回去！爸媽可以接出來，我要留在美國找事，吃了他們美國十年苦，也該揚眉吐氣享點他們老美的福，我要是找到事，第一件事就是換部汽車！」他恨恨的說。

「回去不是一樣享福？臺灣物價便宜多了，你現在回去，月薪不會少的——」

「不要說了，反正我不回去，我要是有了綠卡，說不定會回去看看，否則，一回去想再出來談何容易？」

「可是小裳和小依現在越來越不肯講國語了，她們要是再不回去，豈不眞變了ABC？」

「那才好啊！她們從小講英文，比我幸運多了，以後他們讀書做事也方便。英文是世界語言，你別傻了！」

「可是——」

「好了！好了，要回去，你一個人回去，反正我是不回去！我辛辛苦苦來這裏折騰了差不多十年，我爲的什麼？我——」

話說了一半，他自己也怔住了，是啊！辛苦折騰近十年，所爲何來乎？剛開始是爲了天嬌，後來，就像是爲了賭一口氣，到最後，變成了不得不完成的一道公式，機械化的一步步撐到終點才算跑完全程，當那攀登頂峯的一刹那，除了驕傲狂喜的征服感與苦盡甘來的自憐辛酸，還有什

麼？不過腦子裏眞空一片，反而像丟掉了目的地一樣一陣失落，東南西北，該往那條道路而行，完全把不定方向盤了。

「許！聽我一句，回去吧！來美國，是爲了求學問，當然，也求學位，名至實歸，兩者都得到了，你不走，多留有甚麼益處？當然，圖生存，世界上任何角落都沒有發不了芽的種苗，尤其咱們中國人，韌性何其強，但是，有國有家而不歸，情願在外飄泊流浪，你不是傻瓜嗎？」蕙君再度語重心長的勸着他。

「這年頭時局很難講，萬一臺灣——」

「許！你說別的還情有可原，你說這個就太過份了，臺灣是這麼危險的巖牆嗎？臺灣的軍民會像越南人那麼沒出息嗎？你十年不回去，怎知道國內壯大的現況？你怎不比較一下鐵幕人民的生活？也好充實你自己的信心！許！醒醒吧！別中了那些煽火、離間、中傷份子的毒，你不回去，國家並沒有損失，自有比你優秀的人回去，但是你自己損失大了，講現實一點，你在美國做事，永遠獲得的只是金錢酬勞，你那怕拿了公民權，也躋身不了一等公民的行列，誰會抬舉你、重視你！你永遠只是個外黃內白的香蕉，是個外國人，那怕你成天和老美親密得共穿一條褲，老美也永遠不把你當自己同胞，而你自己，只怕要巴結得頭點到地上，也就太寂寞痛苦了！」

從沒想到蕙君有這麼具說服力的口才，有這麼深刻的體認，他啞口無言了！他不得不承認，

欲把自己天生的黃膚黑髮轉變爲金髮碧眼是不可能的，而「外國人」永遠只是外國人，那怕貴爲什麼參眾議員了，也只是一個唯老美之命是從的假洋鬼子，如果自己甘願棄祖拋宗，入籍歸化，就得忍受那一生一世與中華文化隔絕的日子，要是一方面捨不下享受中國飯菜、說國語、看武俠片的樂趣，一方面又要強顏去打入美國社會，豈不矛盾？

「我留下來一陣子，觀察一下美國社會不是很好？」他只有退一步設想。

「都由你了！許，反正，嫁鷄隨鷄，我也只有跟定了你，只是，我不忍見你這輩子委委屈屈在人家的國度裏餬口而已，我希望你揚眉吐氣，被人尊重、受人重視，而這只有回到你自己的國家才可能辦到，當然，如果你優秀得足以獲諾貝爾獎金又當別論，人家爲了利用你的智慧，也許會搶着請你入籍呢！但是，你也明白我們都是平凡的，在自己的土地上還可能有機會出人頭地，要是在這別人的國土上，就只能勉強圖存罷了。」

蕙君一口氣說完，扭身到廚房去了，留下他一人呆呆望着窗外初昇的明月發怔，外國的月亮比較圓嗎？看那輪皎潔皓月，孤伶伶掛在天邊，不正和他在家鄉所見一般寂寥？是誰說的？月是故鄉明，十年暌違天涯路，明月也帶三分愁，是眞的不如歸去嗎？他像個舉棋不定的孩子，不知該如何取捨這一盤殘局了。

他終於踉蹌着從長廊的椅子振起身子，抹乾興奮的苦淚，夾起方才口試的報告書，他要急着

回家，把這個十年辛苦換來的博士頂戴獻給蕙君，同時，告訴她一個叫她高興的消息，如果蕙君知道這是他十年來唯一做對的一件清醒事，她該會何等的雀躍呢？

中國新文學叢刊

	書名	定價		書名	定價
1	梁實秋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18	秀亞自選集	精110.00 平 80.00
2	徐志摩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19	林海音自選集	精110.00 平 80.00
3	曾虛白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20	朱西甯自選集	精110.00 平 80.00
4	朱自清自選集	精110.00 平 80.00	21	胡品清自選集	精110.00 平 80.00
5	夏丏尊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22	趙滋蕃自選集	精110.00 平 80.00
6	蘇雪林自選集	精110.00 平 80.00	23	司馬中原自選集	精110.00 平 80.00
7	許地山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24	葉維廉自選集	精110.00 平 80.00
8	趙友培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25	顏元叔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9	阮毅成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26	段彩華自選集	精110.00 平 80.00
10	易君左自選集	精110.00 平 80.00	27	葉石濤自選集	精110.00 平 80.00
11	羊令野自選集	精110.00 平 80.00	28	劉枋自選集	精110.00 平 80.00
12	郁達夫自選集	精110.00 平 80.00	29	舒暢自選集	精110.00 平 80.00
13	陳紀瀅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30	洛夫自選集	精110.00 平 80.00
14	瘂弦自選集	精110.00 平 80.00	31	彭歌自選集	精110.00 平 80.00
15	謝冰瑩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32	楊牧自選集	精110.00 平 80.00
16	洪炎秋自選集	精110.00 平 80.00	33	蔡文甫自選集	精110.00 平 80.00
17	鳳兮自選集	精110.00 平 80.00	34	李喬自選集	精110.00 平 80.00

編號	書名	定價
35	王鼎鈞自選集	精110.00 平 80.00
36	田原自選集	精110.00 平 80.00
37	鄭清文自選集	精110.00 平 80.00
38	蕭白自選集	精110.00 平 80.00
39	劉非烈選集	精110.00 平 80.00
40	林綠自選集	精110.00 平 80.00
41	羅門自選集	精110.00 平 80.00
42	琦君自選集	精110.00 平 80.00
43	翺翺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44	楚卿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45	吳東權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46	楊念慈自選集	精110.00 平 80.00
47	歸人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48	張默自選集	精110.00 平 80.00
49	鄧文來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50	邵僩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51	鍾雷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52	杜若自選集	精110.00 平 80.00
53	寒爵自選集	精120.00 平 80.00
54	紀弦自選集	精110.00 平 90.00
55	王集叢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56	周介塵自選集	精110.00 平 80.00
57	蓉子自選集	精110.00 平 80.00
58	澎湃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59	李曉丹自選集	精110.00 平 80.00
60	許希哲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61	張騰蛟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62	王書川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63	繁露自選集	精110.00 平 80.00
64	穆中南自選集	精110.00 平 80.00
65	尼洛自選集	精110.00 平 80.00
66	姜穆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67	孟瑤自選集	精110.00 平 80.00
68	吳望堯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69	呼嘯自選集	精110.00 平 80.00
70	夏楚自選集	精110.00 平 80.00
71	王默人自選集	精110.00 平 80.00
72	張拓蕪自選集	精110.00 平 80.00
73	張鳳岐自選集	精110.00 平 80.00
74	魏子雲自選集	精120.00 平 09.00

編號	書名	精	平
75	童世璋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76	鍾肇政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77	魏希文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78	劉心皇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79	菩提自選集	精110.00	平 80.00
80	張放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81	康白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82	宣建人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83	陳香梅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84	陳克環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85	姜貴自選集	精150.00	平120.00
86	吳痴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87	吳若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88	曉風自選集	精110.00	平 80.00
89	唐紹華自選集	精110.00	平 80.00
90	上官予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91	彭邦楨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92	辛鬱自選集	精110.00	平 80.00
93	公孫嬿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94	王明書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95	沙錚自選集	精120.0	平 90.0
96	艾雯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97	王璞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98	張漱菡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99	鄭慶慈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100	徐鍾珮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101	楊海宴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102	周伯乃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103	張雪茵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104	朱星鶴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105	小民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106	趙淑敏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107	碧果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108	許世旭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109	姚葳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110	侯榕生自選集	精130.00	平100.00
111	尹雪曼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112	謝霜天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113	歐陽子自選集	精150.00	平120.00
114	莊原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115趙淑俠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116張系國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117心岱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118朱秀娟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119朱夜自選集	精130.00	平100.00
120隱地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121王怡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122康齡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123朱介凡自選集	精130.00	平100.00
124周嘯虹自選集	精120.00	平100.00
125王文漪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126古丁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127馬各自選集	精130.00	平100.00
128亞薇自選集	精130.00	平100.00
129戚宜君自選集	精130.00	平100.00
130應未遲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131丁樹南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132王牧之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133丁穎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134喬木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135黃雍廉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136朱煥文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137臧冠華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138邱七七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139郭兀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140柯叔寶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141廖汀自選集	精120.00	平 90.00
142蕭颯自選集	精190.00	平150.00
143馬瑞雪自選集	精170.00	平130.00
144思果自選集	精120.00	平100.00
145無名氏自選集	精130.00	平100.00
146葉慶炳自選集	精140.00	平110.00
147黛郎自選集	精130.00	平100.00
148陌上桑自選集	精130.00	平100.00
149梅新自選集	精130.00	平100.00
150王潤華自選集	精150.00	平120.00
151李冰自選集	精130.00	平100.00
152黃信樵自選集	精160.00	平120.00
153凃靜怡自選集	精150.00	平120.00
154姚曉天自選集	精150.00	平130.00

155蕭傳文自選集	精150.00 平120.00	158畢　璞自選集	精160.00 平130.00
156王怡之自選集	精150.00 平120.00	159張行知自選集	精150.00 平120.00
157華　羽自選集	精150.00 平120.00	160向　明自選集	精 平印刷中

朱婉清自選集

圖書目錄：八五七一四二（七七）

中國新文學叢刊160

著作者：朱婉清
出版者：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者：永裕印刷廠
地址：臺北市西昌街一六八號
發行者：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發行所：臺北市大直北安路八〇七號
門市部：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九號
臺中市市府路三九號
高雄市五福四路九五號
花蓮市忠孝街60－1號5樓
定價：精裝二四〇元
平裝二〇〇元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七月初版
郵政劃撥帳戶：〇〇一八〇六一～五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局版臺業字第〇一八五號

■版本：三十二開
■裝訂：穿線
■排版：新五宋15×42
■封面：一五〇磅銅版紙
■蝴蝶頁：一〇〇磅模造紙加印淺灰色
■內封：八〇磅模造紙
■內頁：五〇磅大康米黃色印書紙
■插頁：八〇磅雙面大豐銅版紙

